武俠世界



$2.00

722

· 特別介紹 ·



小鬼子傳奇故事： **橫財一億萬** 上官庸·著

一部薄薄的油印册，竟然可以替人帶來上億萬的橫財，這不是太不可思議麼？

然而，這部册子落入窮人手中，却是一籌莫展，到底這部册子有什麼法力和秘密？那就只有在本故事中追查答案了。該故事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橫財一億萬 （小鬼子傳奇故事）
橫禍橫財 直衝直撞
葬人葬行 一死一逃
合謀合作 乍喜乍驚
辣心辣手 害人害己……上官庸 4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黑 店 （一月完新派俠情小說） ◀續完▶
力挽狂瀾劫 嚴懲倡亂徒……東方英 27

梟 魅 （新派奇情中篇連載）
魔王困絕地 少俠出生天……單于紅 117

三湘七劍 （兩期完精選故事） ◀上▶
焚梅軒 全眞遭害
易廬山 總管查兇……南宮吟雲 12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七代劍
寧死不受辱 貪生落荒逃……秦 紅 3

霧中花
殲除火魔脫險境
難忘情愫探香閨……東方玉 11

刀 神
細意抽絲繭 重找解鈴人……獨孤紅 19

天殺星
千方百計避 功虧一簣亡……慕容美 83

神眼遊龍
鉄拐當頭壓 鋼劍貫胸穿……臥龍生 89

香羅帶
逼供眞象白 懺悔遣將忙……高 庸 95

九月鷹飛
藝高雖可怕 心沉更可驚……古 龍 101

血 劍
指風除虫毒 劍刄殺惡徒……孫玉鑫 107

魔劍恩仇
煮豆燃豆萁 証疑釋疑團……林 非 135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2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七代劍

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文·秦紅
圖·盧令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戚明星獲大殺俠海書郎遺贈無鋒寶劍，爲第七代大殺俠，詎知海書郎剛死，北邙四鬼便現身要奪劍，危急間，幸三花娘子到來解圍，戚明星駛車護送海書郎遺體返回大殺門安葬，離開金華不久，驀見黑龍八俊自後趕來，八俊趕到馬車，逕分前後左右，將戚明星連靈的馬車圍在當中，但却一言不發，管自隨着馬車前進，到一三岔路口，戚明星擬走中路，至是八俊始出聲招呼，說是走中間那條路，正好碰上越西鴻的埋伏，要戚明星先往世雅，然後再轉道東行，這樣便可逃過越西鴻的伏擊——

寧死不受辱　貪生落荒逃

戚明星點頭道：「好。」

端木煌於是撥轉馬頭道：「那麼，請跟上來吧！」

戚明星跳回前面車座，驅馬駛上通往世雅之路，隨後跟了上去。

黑龍八俊，仍是兩個在前，兩個隨於車側，四個殿後護送，一路護車前進。

破曉時分，車抵世雅。

世雅是個樸實無華的鎮甸，居民不過百餘戶，此刻全鎮尚籠罩在晨霧之中，街上不見一個行人。

在前領路的端木煌，忽然掉頭問道：「要不要在這鎮上歇一歇？」

戚明星道：「不，在下打算繼續趕路。」

端木煌點點頭，繼續順着街道走去，一面說道：「過了此鎮，有一條路可通磐安，咱們走快一些，今天中午便可——」

他突然住口，同時勒住坐騎！

因爲，對面街上，出現了三個人！

那三人似乎早就立在街上等候，因街上晨霧很濃，臨近才看出來。



戚明星一眼看清了那三個人時，神色遽變，暗嘆道：「我命休矣！」

原來，出現的這三個人，是他最不願見到的人。

一個，是鐵船帮主越西鴻！

另外兩個，乃是越西鴻的護法，一爲七海毒蛟樓寒波，一爲賽諸葛燕青雲！

後者，也正是戚明星的師父。

這三人，看上去最可怕的還是越西鴻，他身高七尺，頭大如斗，臉色黧黑，兩顆眼睛圓如銅鈴，迸射出野獸噬人的光芒，望之有如兇神惡煞，令人不寒而慄！

戚明星心中雖然震驚，却仍端坐車座不動，只將車子勒停下來。

他不想逃走，因爲他不忍棄海書郞的遺體於不顧，他已決定拚死一戰，不勝便死！

而在這一刹那間，最感尷尬的要算是黑龍八俊了，他們顯然沒料到原在永康大橋埋伏的越西鴻一幫人竟會在此出現，老大端木煌怕戚明星誤會，連忙回頭說道：「戚明星，很抱歉，沒想到反把你帶到鬼門關來了！」

戚明星淡然一笑道：「不要緊，只要不是蓄意的，在下死亦不抱怨。」

端木煌道：「是不是蓄意的，你馬上可以看出來。」

他說完這話，隨即回對越西鴻一拱手，道：「越幫主，請讓路！」

越西鴻沒有立刻答話，他面上掛着一臉的獰笑，注視他良久後，才開口道：「你們八人，莫非是傳說中的黑龍八俊？」

聲若宏鐘，每吐一個字，就使人心弦震動一下！

端木煌含笑道：「不錯，越幫主賞我們兄弟一個面子如何？」

越西鴻獰容一笑道：「不行，你們若想多活幾年，馬上給我離開此地！」

端木煌突然哈哈大笑道：「我兄弟受三花娘子之托，要護送戚明星及海大俠的遺體安全到達某地，越幫主要是不肯讓路的話，得罪的將不止我兄弟八人！」

越西鴻嘿嘿笑道：「別抬三花娘子來嚇人，別人怕她，老夫可沒有把她放在眼裏！」

端木煌笑道：「既然如此，那就無話可說了！」右腕一翻，撤出長劍。

老二公孫强，老三楚偉，老四谷秀全，老五干寶通，老六仇德善，老七宮漢卿，老八戎龍亦紛紛拔出長劍，準備幹了。

戚明星這才確知黑龍八俊非與越西鴻狼狽爲奸者，心頭放寬了不少，暗忖道：「既有黑龍八俊相助，這一仗可以打一打了。」

他反身由車廂中抽出一條齊眉棍，一躍下車，舉步走了上去。

那賽諸葛燕青雲一見自己教養成人的徒弟，今日竟敢倒戈相見，登時怒髮衝冠，霍地跨上一步，瞋目厲聲道：「畜生，你連爲師都不認了？」

戚明星躬身一禮，神色平靜的答道：「師父請聽弟子一言，越西鴻殘暴成性，殺人如麻，實非可共事之人，弟子已憬悟前非，故決心重新做人，師父如以此而認爲弟子逆師犯上，弟子亦不想分辯了。」

賽諸葛燕青雲勃然震怒，喝道：「胡說！幫主一向最器重你，對你愛護有加，你不思報答，反敢叛幫殺害同門，似此無情無義之徒，留你不得！」

身形一動，便欲撲上。

越西鴻橫臂攔住他，目注戚明星，神色嚴峻地說道：「戚明星，老夫問你一句話！」

戚明星聽着。

越西鴻道：「要是老夫不追究你叛幫及殺害同門之罪，你可願重返本幫？」

戚明星搖頭道：「不！」

越西鴻沉容一笑道：「你想死？」

戚明星點頭道：「是！」

越西鴻道：「有種！」

他抬手一招，便見左右民房上躍落七條人影，連同賽諸葛燕青雲，七海毒蛟樓寒波兩人，迅速的將戚明星及黑龍八俊包圍起來。

越西鴻喝道：「打！」

一聲令下，九人立時猛撲而上！

賽諸葛燕青雲首先撲上戚明星，右掌暴推而出，朝戚明星胸口擊去。

他能教出像戚明星這樣傑出的青年，其一身武功自非尋常，隨手而出的勁風，凌厲至極！

戚明星對於這位授業恩師的爲人了解極深，心知他寧可殺死自己也絕不敢開罪越西鴻，是個不講師徒情份的人物，故他自叛離鐵船幫後，從來就不敢希望這位師父能對自己袒護一下，但雖然如此，他仍格守着「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規律，不願與他交手，看見他發掌攻來，立即拖棍躍開，叫道：「師父，弟子不願與您動手，您叫樓護法上來吧！」

七海毒蛟樓寒波正想攻上端木煌，聞言便轉向他撲去，怪笑一聲道：「好，老夫成全你！」

這位鐵船幫護法，練就一門「九陰白骨爪」，雙手十指，指甲長如鋼鉤，看上去很像龍爪，十分的可怕。

他行動如風，話聲甫落，人已飛臨戚明星的頭上，好似老鷹抓兎，雙掌猛抓而下！

戚明星疾忙錯開一步，手中齊眉棍一招「敲打金鐘」，迎着對方的雙掌磕去。

七海毒蛟樓寒波右掌化抓爲切，「砰！」的一聲，以掌沿震開他的齊眉棍，左掌原式不變，五指如爪，對準他頭上百會穴抓下！

戚明星功夫雖不及他，却也不會輕易被他抓着，他擰身錯步，很巧妙的避開來勢，同時齊眉棍一橫，反掃其雙足……

這時候，賽諸葛燕青雲和幫中七位高手也已找上黑龍八俊，十六個人分成八對，各展本身武學鬥成了一團！

只有越西鴻一人挺立未動，含笑在旁觀戰。

雙方激戰了一會之後，戚明星和端木煌首先露出敗象，原來樓寒波和燕青雲這兩位護法的功力較之幫中七位高手高出甚多，他們舉手投足之間，都挾着强猛無比的勁風，使得戚明星和端木煌處處受制，始終處於挨打的局面。

公孫强，楚偉，谷秀全，干寶通，仇德善，宮漢卿，戎龍七人，則與那七個鐵船幫高手剛好鬥成平手。

戚明星一看公孫强七人未能取勝，而端木煌又和自己一樣只有「等輸」的份兒，就知今天這一仗凶多吉少，他可不顧拖累黑龍八俊，當下大聲道：「黑龍八俊！你們走吧，這兒沒你們的事！」

老么戎龍大笑一聲道：「你放心，我們黑龍八俊出道迄今，還不曾栽過跟斗，今天也不會！」

他一面說，一面運劍猛攻，劍鋒霍霍生輝，勢如鬧海蛟龍！

對手被他一掄猛攻之下，連連往後退去。

老七宮漢卿看了喝采道：「老么，眞

有你的！」

他也不肯後人，立時使出渾身解數，全力搶攻，也把對手擊退了數步。

公孫强，楚偉，谷秀全，干寶通，仇德善一看他們佔了上風，不禁精神大振，亦各展絕學，奮力進擊，不久也都佔了優勢。

越西鴻看了大感不滿，沉聲道：「你們七人今日若敗在這幾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手下，就別想退回幫中了！」

這話，竟有無比的威力，那七個幫中高手一聽之下，登時不再後退，決心豁出性命似的，奮勇反撲！

越西鴻笑了，道：「這還差不多！」

端木煌雖被燕青雲攻得手忙脚亂，却不改其玩世不恭的本色，大叫道：「各位兄弟，你們想不想一睹三花娘子的花容月貌呀？」

公孫强七人齊聲答道：「想啊！」

端木煌道：「那就拚呀！」

「好！」

於是，七人也以拚命姿態，揮劍猛劈猛砍！

越西鴻失笑道：「端木煌你說甚麼？你們是爲了一睹三花娘子的面貌才來拔刀相助的？」

端木煌道：「正是！」

越西鴻笑道：「風流！」

端木煌哈哈笑道：「這是我們八人共有的毛病，越幫主若是──」

「砰！」

由於說話分神，一下失閃，腰部被燕青雲一掌擊中，登時摔倒地上。

燕青雲厲笑一聲，乘勢再發一掌，往他腹部切去。

端木煌翻身滾開，手中長劍一招「撥雲摘月」，由下而上，反刺他咽喉！

燕青雲右足猛抬，又是「砰！」的一聲，踢中了他的右腕，將他的長劍踢得脫手飛去。

戚明星一見他遇險，心中着急，陡然大喝一聲，一棍迫開樓寒波，順勢將齊眉棍脫手擲向燕青雲，厲聲道：「師父，請手下留情！」

齊眉棍在他脫手猛擲之下，頓如怒電疾矢，朝燕青雲的背心飛射過去。

他擲出齊眉棍，目的在搶救端木煌而不在傷人，故於擲出齊眉棍的同時，向燕青雲開聲招呼。

燕青雲正欲對端木煌痛下殺手，聽得背後勁風襲至，連忙閃身避開。

那條齊眉棍便以毫釐之差由他身邊飛過，反向地上的端木煌撞去。

戚明星大吃一驚，急叫道：「端木兄快躲！」

端木煌却不含糊，朗笑一聲，雙手疾揚，竟將撞到胸前的齊眉棍一把接住，緊接着就地一掄，向燕青雲雙足猛掃過去。

燕青雲不料他動作如此矯捷，一時不及進招，只得往旁跳開。

端木煌乘機一跳而起，掄動齊眉棍巧打猛劈，再度發動疾攻。

燕青雲摸不淸他的路數，一時竟也奈何他不得。

而戚明星失去了齊眉棍，空手更非樓寒波之敵，被逼得東跳西竄，十分狼狽。

越西鴻一看樓寒波已勝劵在握，忽然開聲笑道：「樓護法，別忘了老夫要拿他回幫治罪！」

這話的意思，是說要捉活的，但凡是見過他殘酷手段的人，聽了這話都會爲之胆戰心驚。

因爲，他處置敵人手段之狠辣，是天下著名的！

戚明星所以決心叛離他，也就在看不慣他那一套殘暴的作風，這時聽了他對樓寒波的交代，死戰的決心更爲堅定，並打定主意，一旦失手被擒，立刻咬舌而死。

他一面奮力抵抗樓寒波的攻勢，一面注意着黑龍八俊的情況，發現端木煌仍非燕青雲之敵，心中很是不安，忍不住又大叫道：「黑龍八俊，你們犯不着爲我喪命，快走吧！」

端木煌眼看已經敵不住，却還硬朗地嚷叫道：「不成，我們不能失信於三花娘子！」

越西鴻嘿嘿笑道：「戚明星，你那馬車中載着甚麼東西啊？」

說着，舉步向馬車行去。

戚明星怒吼道：「老魔，海大俠與你毫無過節，你若是傷害他的遺體，就不是人！」

越西鴻充耳不聞，走到馬車後面，將車中的棺材拖落地上，哈哈笑道：「老夫縱橫湖海一生，最引以爲憾的便是始終無緣一睹大殺俠海書郞的風采，如今他不幸中年夭折，入土在卽，老夫豈能不瞻仰瞻仰他的遺容！」

語畢，便欲揭開棺蓋。

但就在這時，突有一縷蚊吶細語，傳入他的耳朶裏：「越西鴻，你莫非不想活了？」

細語，竟是從棺中透出的！

越西鴻突地面色大變，摸上棺蓋的右手，像似被火燙着，慌忙一縮而回，同時疾速後退三步。

過去十多年，他其實有數次機會可以和大殺俠海書郞碰頭，但每次都是他先避開了，因爲他十分淸楚海書郞的能耐，他不願打沒有把握的仗。

這次，事前並不知海書郞在金華賣劍，因獲悉戚明星將到金華，故率領幫中高手追來，及至金華府城，才發現了在城中賣劍的海書郞，於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海書郞身上，後來見到戚明星時，已無暇下手，但是他曾暗中把海書郞和戚明星的一切行動看在眼裏，他原以爲海書郞確已毒發死亡，做夢也料不到海書郞還會說話。

他頓時有「中計」之感，駭然瞪視棺材半晌之後，隨卽縱身飛上臨街的一間民房，大喝一聲道：「大家住手！」

聲若雷鳴，响澈全鎭！

燕青雲和樓寒波眼看已將得手，一聽幫主突然下令住手，大感不解，但他們素知幫主的脾氣，不敢違拗其命令，故聞言之下，立時撤招縱退。

越西鴻也不加解釋，一揮手道：「咱們回去吧！」

聲落人起，往西疾掠而去。

燕青雲九人滿頭霧水，但一看幫主走得那樣匆忙，情知必有緣故，當下跟着紛紛縱上民房，隨後掠去。

轉瞬間，已遠去不見！

端木煌愕然四顧道：「這是怎麼回一事呀？」

戚明星亦百思不解，搖搖頭道：「誰知道！」

公孫强笑道：「是不是他忽然生起惻隱之心？」

戚明星一笑道：「這是笑話，他是沒有心的人，怎麼會有惻隱之心呢！」

公孫强道：「不然，他們已佔壓倒優勢，何以突然跑了？」

戚明星搖頭道：「恐怕不是，越西鴻目空一切，除海大俠之外，天下沒有第二個他畏懼的人。」

端木煌移望那口被越西鴻拖落地上的棺材，笑道：「他總不會害怕已死的海大俠吧？」

谷秀全接口笑道：「剛才我看見他拖出棺材之後，似有開棺觀看之意，但不知怎麼搞的，忽然縮手後退，也許海大俠陰魂未散，顯靈嚇倒他了。」

戚明星可不信鬼魂之說，他走近棺材，仔細察看一遍，見無任何異狀，乃將它抬回車上。

老五干寶通突然說道：「且慢！」

戚明星正欲將棺材推入，聞言一怔道：「何事？」

干寶通目注棺木，面現一絲冷笑道：「在下有些懷疑，棺中的海大俠，是否眞已亡故……」

戚明星點頭道：「不假，海大俠確已死亡。」

干寶通道：「他是怎麼死的？」

戚明星道：「中毒死的。」

干寶通道：「他武功蓋世，修爲已至化境，怎麼會中毒而死呢？」

戚明星道：「他中的是百花瘴氣。」

干寶通微驚道：「哦……可否開棺一看？」

戚明星搖頭道：「不行。」

干寶通不悅道：「有何不可？」

戚明星道：「這對海大俠和我，都是一種侮辱呢。」

干寶通道：「怎麼說？」

戚明星道：「海大俠不會僞死騙人，在下亦未說謊，干兄却要開棺察看，非侮辱則何？」

干寶通怒道：「可是，越西鴻突在開棺之前匆匆離去，這已表示棺中有鬼！」

戚明星星目一抬，冷然道：「就算棺中是個活人，這又與閣下何干？」

干寶通一時爲之語塞，怔了半晌，才換上一副笑容道：「你也許不知道，我們黑龍八俊雖非貪心之輩，却最好奇！」

戚明星道：「人死以入殮爲安，閣下因好奇而欲開棺驗屍，於心何忍？」

干寶通道：「在下無意侵犯死者，只想開棺一看，此事何傷大雅？」

戚明星不再理他，托棺推入車廂中。

干寶通很不高興，臉色一沉，說道：「戚明星，你太傲了，今日設非我們黑龍八俊——」

戚明星冷冷截口道：「你弄錯了！」

干寶通含怒道：「甚麼弄錯了？」

戚明星道：「要求你們護送馬車的人，是三花娘子，不是我！」

干寶通道：「這是說，你對我們的拔刀相助，毫不領情？」

戚明星道：「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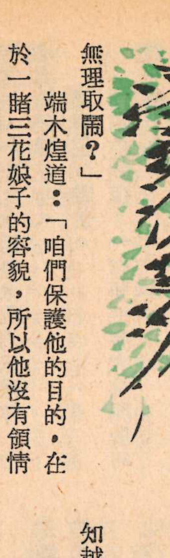
干寶通氣往上沖，轉對其餘七人道：「兄弟們，這小子傲慢無禮，沒有一點人味，咱們教訓他一頓如何？」

端木煌道：「不！」

干寶通不禁發窘道：「老大，你怎麼搞的？」

端木煌突然正色道：「你不要無理取鬧！」

干寶通臉上發紅，道：「怎麼說小弟



戚明星一見端木煌危險萬分，立迫退樓寒波，一棍向燕青雲背心飛擲出去。

無理取鬧？」

端木煌道：「咱們保護他的目的，在於一睹三花娘子的容貌，所以他沒有領情的必要，至於棺中人是死是活，也不干咱們的事。」

干寶通一想有理，不由搔搔頭，尷尬的笑道：「這話倒是有理……」

端木煌轉對戚明星道：「上車，咱們繼續趕路吧！」

戚明星於是轉去車前，登上車座，揚鞭喝叱一聲，驅車前進。

黑龍八俊，也各自登上坐騎，跟上馬車。

一行人出了世雅鎭，轉道東行，端木煌策馬隨於車旁，開口道：「戚兄當眞不知越西鴻突然離去的原因麼？」

戚明星道：「當眞不知。」

端木煌道：「他一定是突然發現了甚麼，否則不致如此。」

戚明星點點頭道：「是的。」

端木煌道：「越西鴻的爲人，你比我們淸楚，他除了怕海大俠一人之外，當今天下，再無他忌憚之人麼？」

戚明星道：「使他顧忌之人並非沒有，譬如三花娘子及法明禪師、風雷眞人、降魔怪丐四人，都可使他難於應付，問題在於，卽使上述四人突然一齊出現，以他越西鴻的胆量，是不會撒腿就跑的。」

端木煌甚然其言，點了點頭，說道：「所以，我實在想不通，他何以突然率衆離去……」

戚明星道：「也許他突然想起某項緊急重要的事情，非立刻趕去解決不可，不過……這似乎也不大可能……」

端木煌道：「是的，不論是何急事，也沒有比奪取『無鋒』寶劍，及擒拿你重要。」

戚明星道：「他是舉世知名的一代巨寇，武功已練至極境，勢力亦世無匹敵，對『無鋒』寶劍不會有多大興趣，他此番之來，完全是想拿我回幫治罪。」

端木煌道：「爲拿你治罪而發動全幫高手，豈非小題大作？」

戚明星說道：「他天性兇殘暴戾，最恨人背叛他，而我不但背叛他，而且殺了他的十二鷹，所以，他恨不得把我碎屍萬段。」

端木煌道：「你爲何要背叛他？」

戚明星苦笑一下道：「不提也罷！」

端木煌道：「我聽他很喜歡吃人心，是眞的麼？」

戚明星道：「不假。」

端木煌笑問道：「你吃過沒有？」

戚明星道：「沒有，我只殺過人，沒有吃過人。」

端木煌道：「你自小在鐵船幫長大，賽諸葛燕青雲又是你的師父，你却能毅然叛離，實屬不易。」

戚明星苦笑道：「我倒恨自己覺悟得太遲！」

端木煌說道：「你想，他會就此罷休麼？」

戚明星道：「不，他還會來的。」

端木煌道：「那麼，我們兄弟願意護送你到達海邊，看你上船爲止。」

戚明星道：「最好不要，爲看三花娘子的廬山眞面目而與越西鴻結仇，太不值得了。」

端木煌笑道：「我却認爲很値得，因爲我們黑龍八俊將是普天之下唯一見過三花娘子的人，這將使我們引以爲榮！」

戚明星失笑道：「你以爲她很美？」

端木煌點頭道：「是的！」

戚明星道：「我却認爲她可能醜如嫫母。」

端木煌搖頭道：「不，她一定是個風華絕代，美賽天仙的一代妖姬，不看她一看實在太可惜了。」

咸明星笑而不語。

端木煌接着笑道：「她答應我們說，等我們保護你到安全地帶時，即現身與我們相見，所以假如沒有別的變化，再過兩三天，我們就可見到她啦！」

咸明星不禁皺眉道：「這樣說來，她一定在後面跟踪着……」

端木煌道：「這有何妨？」

咸明星沉吟道：「坦白的說，她的跟踪和你們的保護，對我都是威脅……」

端木煌道：「你放心，我們絕無覬覦寶劍之心，而她似乎也沒有，如果她眞愛海大俠，那麼此次她要求我們保護你，乃是出於愛屋及烏。」

咸明星沉默着。

端木煌問道：「你要把海大俠葬於何處的海上？」

咸明星道：「我打算由海門出海，至於下葬何處，等出海再說。」

端木煌沒有再發問，拍馬向前領路。

× × ×

車行一日，在入暮時分，到達磐安縣城。

馬車駛上城中街道，端木煌勒慢坐騎，與馬車並頭而行，向咸明星說道：「咱們已經走了一日一夜，今晚就在此城住宿如何？」

咸明星道：「好的。」

端木煌看見前面街上有酒帘飄揚，知為酒肆，乃一指那家酒肆又道：「先去那家酒肆飲食，然後找一家客棧投宿。」

咸明星點頭道：「可以。」

於是，八騎一車馳至酒肆門口停了下來。

黑龍八俊下馬拴好坐騎，但見咸明星仍坐着不動，端木煌乃向他招手道：「進去吧。」

咸明星道：「諸位進去，在下要看守這輛馬車。」

端木煌不禁笑道：「在城中很安全，你還怕被人開走馬車不成？」

咸明星道：「不能不防。」

端木煌道：「如果你那口『無鋒』放在車上，可以拿出來帶在身邊，至於海大俠的遺體，我想不會有人要的。」

咸明星道：「在下怕的就是海大俠的遺體受到傷害，他一生樹敵極多，如今雖然死了，可能有人想拿他的遺體出氣。」

端木煌道：「車子停在這門口，咱們就在裏面，要是有人敢來鬧事，還怕阻止不及麼？」

咸明星仍無意入肆飲食，說道：「諸位請進去吧，在下已經決定不離開馬車一步。」

端木煌道：「你不餓？」

咸明星道：「端木兄可命夥計端一碗麵出來給在下吃即可。」

端木煌道：「你不喝酒？」

咸明星說道：「將來有機會，願與諸位把酒言歡，盡興一醉，現在，則恕不奉陪。」

端木煌無奈，只得與公孫強七人一起進入酒肆去了。

不久，酒肆裏的一名夥計果然端出一碗牛肉麵來，咸明星接了，就在車上吃起來。

正吃之際，忽有一個青年走近車側，一脚踩上車槓，含笑道：「咸明星，還認得我麼？」

咸明星定睛一瞧，認出他是三花娘子的轎夫之一，面色微微一變，點頭答道：「有何貴幹？」

那轎夫四下瞥了一眼，低聲道：「我家姑娘遣我來奉告一事，她已發現不少人在跟踪你，其中兩個似是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要你小心戒備。」

咸明星心中大驚，道：「法明禪師及風雷眞人乃當代武學大宗師，他們也想奪劍麼？」

那轎夫道：「他們的目的，可能不在奪劍。」

咸明星若有所悟，道：「而是要我的命？」

那轎夫點頭道：「是的，他們和另一位降魔怪丐，一直想消滅大殺門一脈，此番他們明知海書郞已死，却還要暗中跟踪你，我家姑娘猜想他們可能打算跟踪你到大殺門的秘密壇所，澈底毀滅它，再下手殺死你，以絕大殺門一脈，所以她建議你不要立刻運送海書郞的遺體回去，先將靈柩暫寄寺院，避走他處，一俟無人跟踪你時，再運棺回去。」

咸明星沉思有頃，忽地一笑道：「請回覆你家三花娘子，說在下很感激她的通知！」

那轎夫道：「你意下如何？」

咸明星微微一笑，道：「在下已有萬全之策。」

那轎夫問道：「你不打算接受她的建議？」

咸明星微笑道：「請告訴她，如果她有誠意協助護送到海邊，可繼續護送到海邊，到了海邊，在下就不怕了。」

那轎夫又問道：「何處的海邊？」

咸明星道：「你請她跟着就是。」

那轎夫見他不說，亦不再追問，乃轉身而去。

咸明星也不去看他走向何方，端起牛肉麵繼續吃了起來。

黑龍八俊的酒量似乎都不錯，他們在酒肆裏飲食了足有半個時辰光，才見他們帶着幾分醉意，搖搖擺擺的走出來。

端木煌笑道：「咸明星，你吃飽了沒有啊？」

咸明星點頭答道：「吃飽了。」

端木煌道：「這家酒肆的酒味不壞，你却不想喝些，眞是可惜。」

咸明星但笑不語。

端木煌舉手一指前面的大街上，說道：「那邊聽說有家客棧，咱們就去那家客棧投宿去吧！」

說畢，解繩上馬，向前馳去。

轉眼間，九人已來到一家客棧門前。

這家客棧名叫「嘉賓」，規模倒也不小，入門是一大片院子，兩邊各蓋着一排馬廐，是供停車放馬用的，一行人進入之後，早有夥計上來接待，將黑龍八俊的坐騎牽入馬廐。

端木煌見咸明星仍無下馬之意，不禁失笑道：「怎麼回事？難道你想在車上睡覺？」

咸明星道：「是的，在下已說過，決

不離開馬車一步，諸位請便吧。」

相處一晝夜，端木煌已摸清了他的個性，知道他是一個很堅硬的人，當下也不再勸說，只笑笑道：「好吧，但你不可乘機逃走啊。」

咸明星微笑道：「諸位又不貪圖甚麼，在下何必逃走呢！」

端木煌道：「我們爲了看三花娘子才保護你，要是你跑了，我們便看不成，這個損失可要你負責。」

咸明星含笑道：「端木兄請放心，現在你們要我走，我也不走了！」

端木煌笑道：「很高與你肯信任我們兄弟。」

咸明星不再開腔，將馬車開入一間可供馬車停放的馬房裏面。

黑龍八俊隨在夥計的招呼之下，一起進入客棧，八個人開了四間上房，住宿下來。

咸明星向夥計要了一桶馬料，親自餵飽馬匹，即進入車廂，在棺邊坐下，閉目調息養神。

不久，夜已漸深，嘈雜的客棧也漸漸安靜下來了。

端木煌似不放心，數度入馬房探視，後來看見咸明星一直端坐於棺邊，忍不住說道：「要是你信任得過我，我替你看守半夜如何？」

咸明星道：「盛意心領，不必了。」

端木煌道：「此地距海邊尚有兩天路程，你不睡覺支持得了麼？」

咸明星道：「去年，鐵船帮的十二鷹追殺我時，我一連七八天未曾睡覺，結果我反在沙漠上把他們幹掉了。」

端木煌道：「這次情形不同，打算奪劍之人，可能比十二鷹厲害得多。」

咸明星道：「是的，我知道……」

端木煌道：「海書郞贈給你的那口『無鋒』寶劍，你是否已經放妥當了？」

咸明星點頭道：「是的。」

端木煌笑道：「不久之後，你將成爲第七代大殺俠，是麼？」

咸明星點點頭。

端木煌道：「你運氣很不錯。」

咸明星說道：「是福是禍，尚未可料，說不定，我永遠也成不了第七代大殺俠呢。」

端木煌道：「這話怎講？」

咸明星道：「剛才你們在酒肆飲食之際，三花娘子已派她的一個轎夫來通知我，說有不少武林朋友在跟踪馬車，包括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

端木煌大吃一驚，失聲道：「甚麼？連他們兩位世外高人也來了？」

咸明星神色平靜地道：「他們的目的，可能不在奪劍，而是想消滅我大殺門一脈。」

端木煌滿面驚疑道：「他們與海書郞有何深仇大恨？」

咸明星道：「沒有，他們只是看不慣海大俠的殺人如麻，想遏止我大殺門再造殺孽而已。」

端木煌深深的皺起眉頭，說道：「他們兩位若然出現，我們兄弟八人，只怕不濟事……」

咸明星道：「是的，所以你們最好打消看三花娘子之念，馬上離開此地。」

端木煌認眞的考慮了一會後，忽然又笑道：「不，我們不走！」

咸明星嘆道：「爲看三花娘子而丟掉性命，豈非太不值得？」

端木煌笑道：「我們黑龍八俊別的沒有，一身骨頭却比任何人都硬，那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當眞出現的話，我們仍要領教領教！」

他舉目四掃一眼，接着問道：「如果他們已跟到此城，你認爲他們會在今夜動手麼？」

咸明星道：「不會，他們會一直悄悄的跟踪到我大殺門的秘密壇所，然後才動手殺我，並毀壞我大殺門的一切設施。」

端木煌道：「你有何對策？」

咸明星微笑道：「我只要到了海上，就有把握擺脫他們的跟踪。」

端木煌點一點頭，說道：「那麼，我回房去歇歇，若有風吹草動，就叫我們一聲。」

咸明星道：「好的，你請回房安歇，不必再來探望了。」

端木煌於是轉身入棧。

咸明星又復閉上眼睛，在車上打坐調息。

他知道，目前已危機四伏，隨時都會發生事故，但是他並不怎樣憂懼，一則是因知有三花娘子和黑龍八俊在附近護衞，除非是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突然現身動手（但他斷定他們絕不會在這路上動手），其他的武林人物均不難應付，二則是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自從在沙漠上與卓一帆合力擊斃十二鷹之後，他已將生死看得很淡，因爲那一戰可謂死裏逃生，而本欲殺死他爲妻報仇的卓一帆反因協助他擊斃十二鷹而死，他感到虧欠卓一帆已太多了，他現在可說是爲卓一帆而活，他現在活着的目的，就是準備將來摘下越西鴻的頭，爲卓一帆報仇，也爲所有死在越西鴻手中的人報仇。

換句話說，他自覺自己早已「死」了，因此對死已無所恐懼。

這時，客棧裏的宿客似乎都已入寢，四周更爲寧靜了。

驀然，有個人的脚步聲朝馬房响了過來！

他警覺的睜開雙目，撩開篷簾，向步聲來處望去，只見來的是個夥計，手上端着一碗熱騰騰的食物，不由輕吁一聲，暗笑道：「黑龍八俊眞够熱心，還命夥計送宵夜來！……」

那夥計來到馬房外面，開聲道：「客官，您在車中麼？」

咸明星探頭出去，沉聲問道：「那是甚麼？」

那夥計答道：「餛飩。」

咸明星道：「誰叫你送來的？」

夥計道：「那位端木大爺。」

咸明星道：「他們還沒睡？」

夥計答道：「是的，他們還在房中喝酒。」

咸明星接過那碗餛飩，說道：「你進去，替我謝他們一聲。」

夥計應諾退去。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小說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純青護着石中英至一秘洞，石中英在洞中運行逆天玄功逼寒毒，藍純青則緊守洞口，未幾，高翔生等追到，藍純青施彈指迷香擊退他們，石松齡親自偕同李天衍追入洞中，藍純青故技重施不逞，迫得與李天衍放手相搏，各以內功，招招硬拚，李天衍久戰不下，驀然左手迫開藍純青長劍，右掌以十成功力劈出，藍純青正感不支，幸石中英已運功迫毒成功，暗中把李天衍擊傷，此際驀聞莊中傳來警訊，石松齡率衆撤走，只留假石中英看守，未幾盧焜叔姪來到，藍純青一見驚呼不好，他們要用火攻——

****

殲除火魔脫險境
難忘情愫探香閨

只見假石中英話聲方落，岩下已有兩條人影，飛身而上！

前面是一個身穿一件長僅及膝的寬大黃衫的老人，生得面如雷公，頦下留一把花白鬍子，雙目烱烱有光。

他身後是一個身穿天青勁裝的漢子，約莫三十出頭。

石中英悄聲問道：「老前輩，這兩人是誰？」

藍純青道：「他們是叔姪兩人，老的叫火龍盧焜，是昔年武林中大大有名的火器祖師火神羅煊之徒，小的是他姪子盧傳薪，都使得一手好火器。」

只見火龍盧焜朝假石中英抱拳一禮道：「屬下見過公子。」

假石中英還了一禮道：「家父要盧老英雄趕來，就是要老英雄出手，對這座山洞，施行火攻，老英雄有把握麼？」

火龍盧焜道：「公子要屬下把他震塌？還是予以燒燬？」

假石中英道：「都可以。」

火龍盧焜道：「若要把山洞一舉震塌，屬下只須一顆『霹靂子』即可，如要只把它燒燬，仍然保留洞窟，那就稍為費事了。」

假石中英道：「那就把它一舉震塌好了。」

火龍盧焜躬身道：「屬下領命，只是在屬下出手之前公子最好率人遠離此岩，三十丈以外，以策安全。」

假石中英點頭道：「好。」

一面在岩上揮了揮手，大聲說道：「所有黑衣隊的人，速即退出三十丈以外佈陣。」

火龍盧焜也朝他姪子說道：「傳薪，你可到岩下去接應，這裏有我一個人就够了。」

盧傳薪答應一聲，立即朝岩下飛去。

假石中英等盧傳薪走後，拍拍火龍盧焜的肩膀，含笑道：「如此，偏勞老英雄了。」說完，縱身躍起，朝岩下飛去。

藍純青低喝一聲道：「石公子，咱們走，但有一點，必須記住，咱們分頭行事，公子必須在衝出石洞之際，一下就制住火龍盧焜，老朽去把盧傳薪制住，再作安排。」

石中英道：「晚輩遵命。」

話聲出口，人已疾如箭射，從山洞穿出。人還未出，手中一粒石子，早已彈了出去，一下擊中火龍盧焜的「玄機穴」。少林絕藝「米粒打穴神功」，例無虛發，自然一下就把對方制住。

藍純青更不怠慢，身形一閃而出，看到盧傳薪就站在岩下不遠，此時，假石中英已率着十二名黑衣隊，迅快的朝谷外退去。

藍純青眼看機不可失，一式「飛鷹攫兎」，身形急撲而下⋯⋯

那盧傳薪似是毫無防備，一下就被藍純青制住，點了兩處穴道。

藍純青心中雖覺奇怪，對方武功縱然

不如自己，但自己飛撲而下，也決不可能毫無一點警覺。

他心中雖覺起疑，但此刻時光寶貴，立即挾起盧傳薪，雙足一點，飛上石岩。

石中英問道：「老前輩，這兩人如何處置？」

藍純青道：「石公子可曾學過易容術麼？」

石中英道：「晚輩學過。」

藍純青道：「那很好，咱們時間有限，公子快和盧傳薪換過衣衫，把他身上的東西，一齊留下。」

石中英道：「老前輩要晚輩化裝成盧傳薪麼？」

藍純青迅快脫下自己長袍，換上了火龍盧焜的衣衫，一面說道：「是的，咱們不如此，不能脫離此地，也不能再混入石家莊去了，本來老朽還正在爲難，這是天賜的良機。」

石中英依言，迅速換上了盧傳薪的衣衫，一面問道：「咱們還要混進石家莊去麼？」

藍純青道：「不錯，老朽本來懷疑獨角龍王李幫主可能已被他們運出，但看到他們聽到緊急求救訊號，走的如此匆忙，不但李幫主可能還在莊中，說不定還有其他的人，也被囚在石家莊中。」

石中英眼中一亮，喜道：「老前輩，家父會不會也被囚在莊中？」

藍純青沉吟道：「這很難說，這些年，老朽經常在石家莊出入，也一直在暗中留心，始終找不出他們的破綻。別說老朽了，老朽是他們一直視作外人的人，就是派在莊中，一直隱秘身份的七星劍主，也始終沒有查得出來。這次，咱們正好趁假冒令尊的賊人，和祝景雲等人，都去龍門幫之便，仔細的搜上一搜。」

說話之時，兩人已經換好了衣衫。

石中英先替藍純青臉上易過了容，然後自己也依樣葫蘆，化裝成盧傳薪的模樣，正待問話！

藍純青一揮手道：「你快下去了。」

石中英依言飛落石岩。

藍純青依然揮着手道：「你至少也要退到十丈之外去。」

石中英仰臉道：「老前輩，你呢？」

藍純青道：「我自然得把山洞燬了再下來。」

說話之時，迅快的挾起火龍盧焜和盧傳薪兩人，放入山洞之中，他改扮火龍盧焜，早已把他身上所有火器都繳了下來。

那是火神羅煊遺留下來的幾種獨門暗器，諸如：「霹靂子」、「銀燐箭」、「彈芥神通」等，都是使人們談火色變的利器。

藍純青見多識廣，自然認得出來，此時從身邊取出一顆「霹靂山子」，揚手朝洞中投擲過去，縱身朝崖外劃空飛瀉，落到石中英身邊，口中大喝聲：「速退。」

這眞是快得如同電光石火，兩人身形堪堪掠起，只聽身後响起驚天動地的轟然大震。

整座峽谷，都在震撼，山上大小石塊，紛紛飛滾而下。

光是這份聲勢，就够嚇人！

藍純青、石中英連奔帶掠，連袂飛落到三十丈外，差不多已到谷口，回頭看去，但見那座石洞，已經整個炸坍，山石滾瀉，幾乎認不出方才存身之處！

石中英怵然一凛道：「老前輩，你用的就是『霹靂子』吧？這東西竟有如此威力！」

藍純青道：「這是火藥做的，所以威力極强。」

一面卻低低道：「你記着了，從現在起，咱們是叔侄身份，切莫露了破綻。」

石中英臉上微紅，應了聲「是」。

藍純青低聲道：「咱們快出去，別叫那賊子起了疑心。」

兩人奔出谷口，只見假石中英負手站在那裏，谷口四周，散佈着十二個一身黑色勁裝，背負朴刀的驃悍漢子！

這些人敢情就是「黑衣隊」了。

石中英心中暗暗忖道：「這厮原來是個胆小如鼠之徒！」

他連火龍盧焜以「霹靂子」爆炸山洞都不敢看，要避到谷口來，也無怪石中英笑他胆小如鼠了。

藍純青走到假石中英面前，雙手抱拳，道：「屬下已把石窟炸燬了，特來向公子繳令。」

假石中英目光有意無意的看了兩人一眼，含笑說道：「很好，辛苦老英雄二位了。」

石中英只覺他雙目之中，閃着異采，明亮照人，心中暗暗忖道：「這賊子內功倒是不弱。」

心頭憎惡其人，恨不得把他制住了，撕下他面具來。

藍純青依然神色恭敬，抱拳道：「公子可要進去驗看麼？」

假石中英微微一笑道：「既已炸毀，那就不用看了，咱們快回莊去吧。」

說完，朝四週「黑衣隊」武士揮了揮手，轉身就走。

他似是毫無戒心，這樣掉頭就走，藍純青、石中英緊隨他身後，相距不過數尺，幾乎伸手可及，他身後要害，全都賣給了人家，而他卻懵無所覺。

這原是下手的好機會！

只因藍純青、石中英志在救人，自然不能對他貿然下手。

石中英並沒看錯，假石中英的一身武功，確然不弱，這只要從他走在前面，脚下奔行極快，依然能保持他瀟洒飄忽的姿態，就可看得出來。

就是跟在後面的十二名「黑衣隊」武士，同樣奔行如風，身手矯捷，和石中英三日來所看到護院武士，高出甚多！

石中英心中暗暗驚異，忍不住以「傳音入密」朝藍純青問道：「老前輩，這些『黑衣隊』，晚輩怎的從來未見？」

藍純青也以「傳音」說道：「據老朽所知，這些人平日由屈長貴親自指揮，平日行動十分隱秘，不是練有特殊毒功，就是身中藏有十分歹毒的霸道暗器，只要看看他們左手腕底，衣袖較隆，就不難發現了。」

石中英暗暗留心看去，果見「黑衣隊」武士，每人左手腕底，衣袖微微隆起，心中暗道：「這眞是世事留心皆學問，若非藍老前輩指出，自己竟然一點也看不出來。」

× ×

緊急求援訊號，只是藍純青「調虎離山」退兵之計。石家莊自然平靜無事。

假石中英回到莊中，便逕自往前面覆命去了。

「黑衣隊」武士也各自散去。

藍純青帶着石中英折入中院西首兩間屋中。

那是火龍盧焜和盧傳薪叔侄的住處。

藍純青掩上房門，長長呼了口氣道：「你現在可以歇一回了。」

石中英道：「小侄還不累。」接着問道：「老前輩，咱們現在該當如何了？」

藍純青笑了笑道：「不忙，既來之，則安之，咱們雖然脫出危境；但後山傳出緊急求援訊號，等老賊率人匆匆趕回，又並無其事，這緊急求援訊號，是莊中特製的秘密訊號，老賊爲人心機極深，自然會想到莊中有潛伏的敵人，因此，從外表看來，雖然平靜無事，暗中可能每一角落，都有人監視，咱們行動，須得特別小心才是。」

石中英聽的暗暗欽佩，一面問道：「那麼老前輩之意，咱們要什麼時候才着手偵查？」

藍純青道：「老朽之意，還是等老賊和獨角龍王等人動身之後，較爲方便。」

石中英道：「老賊和假冒獨角龍王的賊人，同去君山，必有陰謀，如若讓他們去了，龍門幫也就完了。」

藍純青笑道：「這倒不要緊，咱們目前最主要目的，是救出獨角龍王，只要把他救出來，也就等於救了龍門幫了。」

石中英點頭道：「老前輩說的也是，只是他們會不會把李幫主害了？」

藍純青說道：「目前還不會，他們若要把他暗中害死，又何用把他誆到石門山來？」

石中英道：「那麼他們又有什麼陰謀呢？」

藍純青道：「這個就不知道了，但以老朽猜想，他們一定有某種圖謀的了。」

說到這裏，接着說道：「公子現在的身份是盧傳薪，總不能不懂火器，你把身上的東西拿出來，老朽還略知一二，趁這時候，給你略加解釋免得露出馬脚來。」

石中英道：「晚輩從他身上搜出不少東西，正要請老前輩指點呢！」

當下就從身上取出一大堆東西，一齊放在桌上。

那是一條皮製的腰帶，可以束在腰間，帶上有五個小皮囊，但只有三顆胡桃大的鐵彈。

那就是威力最强的「霹靂子」。

兩排皮鞘，內插二十四支五寸長的銀色小箭，就是「銀燐箭」。

另外還有一個小銀盒，內貯數十粒黃豆大，色呈暗藍的鐵東西，則是「彈芥神通」。

雖然火龍盧焜有其師門獨特的手法；但火器屬於暗器的一種，任何人拿到手上，都可使用。

「靂霹子」只要使勁擲出，即會爆炸，唯一訣要，就是你擲出之後，必須往後倒縱，以免傷了自己。

「銀燐箭」，可以當甩手箭使用。

「彈芥神通」，必須練有指功，方可使用，而且在彈出之時，必須以內力在中途把它外壳震碎，這要拿捏的準，方能發揮威力。

石中英人本聰明，經藍純青一一加以說明即能領悟，隨着就把東西一一收起。

藍純青道：「你且在這裏休息一回，老朽有點事，要出去一下。」

說完，開門往外行去。

× ×

六合劍石松齡早晨和獨角龍王李天衍等人，動身赴龍門幫，無疑只是想藉機除去藍純青而已。

當然，他們如果順利的除去藍純青之後，可能眞的早就動身走了。

只是中途橫生枝節，被藍純青逃脫；但藍純青和石中英，終於被火龍盧焜以「霹靂子」震坍山洞，葬身石窟。

這對六合劍石松齡來說，是拔除了一枚眼中釘。

於是，午後，他率同八卦門掌門人高翔生，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由長江龍門幫主獨角龍王李天衍，副幫主耿承德的陪同，啓程走了。

他們走的如此匆忙，顯而易見，是爲了協助獨角龍王「整頓」尚未完全穩固的龍門幫去的。

石家莊由他至友華山掌門祝景雲，總管屈長貴留守。

火龍盧焜（藍純青）只是石家莊豢養的武士，盟主的行動，事前當然並不知道，等他知道石松齡等人應李幫主的邀請，去了龍門幫，已是晚餐時光的事了。

這還是晚餐的時候，聽總管屈長貴說的。

因爲盟主一行，前去龍門幫，並不是秘密，大家也就作爲美談。

石家莊的人，本來就習慣於不追根究底。

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事，誰都不會多問一句。

因此，沒人好奇的探詢上午後山發出緊急訊號之事。

也沒人私下詢問何東昇帶着獒犬去做什麼？

自然更沒人知道崆峒掌門人藍純青，葬身山洞石窟的事了。

早晨雖然發生了事故；但大家根本就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一般。

石家莊還是和平日一樣的安靜！

晚餐之後，除了輪値的人員，大家就各自回房。

藍純青、石中英回到房中。

藍純青輕輕咳了一聲道：「眞想不到他們去的這麼快。」

石中英道：「那一定是他們急於圖謀龍門幫了。」

說到這裡，忽然迅快的轉了個身，輕哦道：「老前輩，今晚……」

藍純青壓低聲音道：「老朽已在膳廳上留了記號，咱們先得和七星劍主取得連絡，方可有所行動，今晚，你還是早些去睡吧！」

石中英回到隔壁盧傳薪的房中，忽然想起了祝琪芬。

她兩次向自己試探，並曾一再表示，她對自己的關心。

她說過，自己說了，她也不會說出去的，而且還可以幫助自己……

看來，她對自己是眞心！

昨晚發生的事，她一定知道了；但她不會知道由那賊子代替了自己。

自從昨晚破窗而出，已經整整有一天一夜沒見到她了。

一個已經墮入情網的人，他自己是不會知道的。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這話說的一點不假。

他一想到祝琪芬，心頭就再也靜不下來。

不錯，自己應該去看看她，看她會對自己說些什麼？

她既然知道那一盒菉豆糕有毒，可見她一定也知道賊黨的陰謀。

說不定她知道李幫主的下落！

啊！還有爹，她如果也是賊人一黨，一定知道爹的下落了。

一念及此，立即開啓房門走了出去。

隔壁房中已經熄了燈火，敢情藍純靑已經睡了。

他悄悄走出迴廊，四顧無人，立卽雙足一點，長身縱起，一下掠上圍牆，立卽施展「天龍御風」身法，快同流星，在屋脊和暗影處，劃空閃過，朝北投去！

因爲從中院出去，必須經過前院，再出東院門，這是石家莊的心臟地區，平日都有值崗和巡夜的人，萬一給他們發現，總是麻煩事兒。

他往北，出後院，再循院後小徑，繞到「翠翎小築」，雖然遠了一些，但地勢僻靜，不易被人發現。

其實憑他這一身輕功，快得如同殞星劃空，白駒過隙，縱然從人家面前掠過，也如淡烟幻影，一閃而逝，人家也只當眼花而已！

閑言表過，却說石中英一路施展輕功，掠出後院圍牆，不消多時，便已奔近「翠翎小築」。

但見前面小徑，正有一條頎長人影，朝「翠翎小築」行去。

此人身穿一襲梅紅衣衫，走的不慢，但仍然保持着他瀟洒意態，翩翩風度！

他，就是李代桃僵，冒充自己的假石中英！

石中英見到他，心頭不禁有氣，忖道：「看來他也是往『翠翎小築』去的了，哼，你假冒了我，還要去騙妹子！」

一個人最難忍受的，就是看到別人，取代了自己，再去向自己心愛的人談情說愛。

衝冠一怒爲紅顏，多少上了年紀的人，尚且要爲了一個女子，不計身敗名裂的去爭！

何況石中英是個血氣方剛的少年！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但覺心頭熱血衝動，暗暗凝足功力，正待突起發難！

驀然間，腦際靈光一現，暗暗忖道：「妹子如果也是賊人一黨，這不是最好的機會？自己正好聽聽他們說些什麼？也許可以從他們口中，聽出一些端倪來！」

一念及此，妒意頓消，就放緩腳步，悄悄的尾隨着他身後走去。

一輪淡月，萬竿竹影！

「翠翎小築」前面，有一片石砌的平台，圍着朱紅的欄杆。

右首有一片豎立的岩石，瘦峭挺拔，足有一丈多高，是從山上移植來的，放在這裡，別有奇趣！

這片大石下面，週圍一丈，鋪以茸茸靑草。

這時，這片草坪上，正有一個纖巧的人影，坐在那裡，一手支撐着身子，舉首仰望。她似乎對天空那一輪朦朧月色，存着無限依戀！

山坡間，正有一條瀟洒的人影，悄悄掩近，她似乎一無所覺，只是低低的吟道：「書樓深鎖夜空濛，
杜宇啼聲西復東！
儂怨落花惹別恨，
落花也在怨東風。」

吟聲甫落，只聽一個淸朗的聲音，接着笑道：「好詩，好詩，纏綿悱惻，婉轉多愁，妹子幾時也變得多愁善感了？」

祝琪芬連看也沒看他一眼，冷冷的道：「你來作甚？」

假石中英含笑道：「我是特地來看看妹子的。」

說着，已經走到祝琪芬面前，嬉皮笑臉的往草地上坐了下去。

祝琪芬左手一收，身子坐正，冷峻的道：「謝謝你，我很好。」

不但臉色冷峻，就是這兩句話，也冷得有如從冰窖裡吹出來的！

假石中英絲毫不以爲意，一雙俊俏的目光，直注在祝琪芬的臉上，依然含笑道：「妹子好像有什麼心事？」

祝琪芬冷聲道：「我有什麼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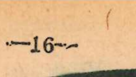
假石中英道：「爹臨走時交代的，要我多照顧妹子一些。」

說話之時，有意無意的回過頭來，朝十數丈外石中英藏身之處，瞥了一眼！

這一眼，直看得石中英心頭不期「咚」的一跳，暗暗忖道：「莫非這廝已經發現我跟蹤他身後來的？但這也不像，他只是無意的朝四外瞧瞧而已！」

只聽祝琪芬道：「我又不是三歲孩子，用不着人家照顧。」

石中英看她對假石中英一片冷漠的神



石中英縱出石洞，施展米粒打穴神功，凌空把火龍盧焜點住穴道。

色，心中暗道：「看來妹子已經知道他是假冒的了。」

假石中英忽然哈哈一笑道：「但我們是兄妹咯！爹不在，我這做乾哥哥的，多照顧妹子一些，也是應該的了。」

祝琪芬道：「我很好，你可走了。」

假石中英面有失望之色，說道：「怎麼？妹子好像很討厭我？」

祝琪芬扭着頭，冷冷的道：「你知道就好。」

假石中英柔聲笑道：「自從我回來之後，家裡的人，都知道妹子和我很好，出入成雙，形影不離，怎麼今天晚上，妹子突然對我這般冷淡？莫非我有什麼地方開罪了妹子？」

「沒有。」祝琪芬倏地站起身來說道：「我心裡煩的很，要回房了。」

假石中英聲音說的更柔，凑上一步，含笑說道：「妹子心裡煩，我可以陪你解悶，總比一個人悶着好。」

祝琪芬道：「我不需要有人陪。」

假石中英輕笑道：「那麼，我講個故事，妳要不要聽？」

祝琪芬頓了頓腳道：「你快走，我不要聽。」

假石中英也不理她，只是自顧自的說道：「從前周瑜身爲東吳都督，率師和曹操拒於赤壁之下……」

祝琪芬道：「我不要聽。」

「這故事妳非聽不可。」假石中英接着說道：「但當周瑜在山頂上，看了曹操水寨之後，忽然大叫一聲，往後便倒，諸將把他救回營去，周瑜以被蒙頭而臥，諸葛亮聽到周瑜病了，就來見魯肅，說這病只有他能治，周瑜摒退左右，諸葛亮密書了十六個字，那是：『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周瑜看了又驚又喜，心中暗想：孔明眞神人也，原來早已知曉我的心事……」

祝琪芬冷冷的道：「你說這故事，是什麼意思？」

假石中英凑上半步，輕笑道：「我是說，那周瑜的心事，只有諸葛亮知道，妹子的心事，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祝琪芬柳眉一挑，正待發作。

假石中英接着說道：「我今晚來找妹子，就是有一件事，要來告訴妹子的。」

祝琪芬要待發作的人，冷冷的望他一眼，問道：「你要告訴我什麼？」

假石中英道：「昨晚我跟爹練完『穿雲指』，回轉房去，發現有人假冒了我，睡在床上……」

祝琪芬沒待他說完，冷冷的道：「我早就知道了。」轉身欲走。

假石中英笑了笑道：「但妳還不知道今天發生的事吧？」

祝琪芬腳下不覺一停，問道：「今天又發生什麼事情？」

她口氣雖然冷漠，但只要看她原本不想理睬他，而要離去的人，居然又停下步來，就顯得她對他口中說的今天發生的事，心內有着何等關切？

假石中英道：「我知道妹子一定想知道這件事，也想知道昨晚妳掩護他的那人的下落，對不？」

祝琪芬聽的臉色微變，冷聲道：「你

胡說什麼？」

假石中英聳聳肩，輕笑道：「妹子打出一把飛針，傷了兩個護院武師，這就是妳做的傻事，試想妳雖以黑巾蒙面，但被妳打傷的人，體內不是留下了飛針？妳能瞞得過誰？」

祝琪芬臉色煞白，沒有作聲。

假石中英道：「差幸我聞警趕去，替他們吸出了腿上的飛針，一看是妹子的，就收了起來……」

祝琪芬披披嘴道：「天下用飛針的人，又不止我一個……」

假石中英笑道：「但妹子用的針，是鐵匠老何打造的軟鋼，不是一般鋼針。」

祝琪芬又不開口了。

假石中英低聲道：「飛針之事，我雖沒敢跟爹說，但妹子掩護外人，爹好像已有所聞。」

祝琪芬道：「我問心無愧，讓人家去說好了。」

假石中英道：「妳知道爹去了龍門幫，祝伯伯怎會不去的？」

祝琪芬道：「我不知道。」

假石中英豎起兩個指頭，說道：「那是有兩件事，第一，爹要祝伯伯對妳嚴加管束，第二……」

他故意拖長語氣，沒往下說。

祝琪芬道：「第二是什麼？」

假石中英神秘一笑，說道：「爹發覺妹子可能已經偷偷的愛上了假冒我的那個小子……」

他口中「假冒他的小子」，自然是指石中英而言。

祝琪芬臉上微微發赧，怒聲道：「你胡說些什麼？」

假石中英哈的笑道：「妹子，妳這就寃枉了好人，這話可不是我說的。」

口氣微頓，接下去說道：「爹認為那小子也可能暗暗戀上了妹子，才要祝伯伯留下來主持……」

祝琪芬沒待他說完，問道：「要爹主持什麼？」

假石中英噗哧笑了出來，說道：「美人計。」

祝琪芬心裏有些明白，但故做不知，問道：「什麼美人計？」

假石中英道：「以妹子為餌，引那小子前來……」

說到這裏，又回過頭來，有意無意的朝石中英隱身之處，看了一眼。

石中英聽的暗暗一驚！

祝琪芬氣憤的哼了一聲。

假石中英又道：「但現在情形已經改變了。」

祝琪芬道：「如何改變了？」

假石中英道：「因為爹早就懷疑崆峒藍掌門人和『護劍會』有關，因此今天早晨藉動身前往龍門幫為由，把藍掌門誘往石閭坪，授意高伯伯（高翔生）出言相激，終於證實了他果然和『護劍會』有關，就在那時，突然出現了一個蒙面人，把藍掌門人救走，一同逸去。」

他看了祝琪芬一眼，補充說道：「此人武功駁雜，還用魔教『魔刼神刀』擊傷了屈總管，據爹說，他可能就是假冒我的那個小子。」

祝琪芬聽的眼睛一亮，張了張口，但她忍住了，並沒問出來。

假石中英又道：「當時爹和祝伯伯等人，分頭追了下去，那知藍掌門人和那小子却回頭朝咱們後山逃來，躲在一處石洞之中。」

祝琪芬忍不住問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假石中英道：「後來何東昇率着獒犬找到的，那小子也眞厲害，躲在山洞裏，不肯出來，連李幫主都被他『魔刼神刀』所傷，最後爹一怒之下，調去火龍盧焜，用『霹靂子』把整個山洞都炸坍了。」

假石中英話聲甫落，祝琪芬臉色慘變，嬌軀搖搖欲倒，一言不發，轉身朝屋中奔了進去。

假石中英急忙促聲叫道：「妹子，妹子，……」

祝琪芬沒有理他，「砰」的一聲，把木門關得震天般响！

假石中英望着她後形，微微搖頭道：「看來妹子眞的愛上那小子了！」

突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冷哼一聲道：「賢侄說的不錯，這丫頭眞是該死！」

這突如其來的話聲，聽的石中英暗暗的吃了一驚！

假石中英驚啊了一聲道：「是祝伯伯！」來人正是華山掌門人祝景雲，黑夜之中，只見他一身銀袍，黑鬚拂胸，丰神飄逸的緩步走來。

他身後還跟着一個一身黑布衣裙的老嫗，一頭白頭髮，戴着黑布包頭。除了一身打扮，是個老太婆，看她走路的模樣，簡直像是男子漢。

假石中英看到黑衣老嫗，不覺一怔，趕忙抱拳道：「戚婆婆幾時來的？」

黑衣老嫗呷的尖笑道：「老身是奉盟主之命，來保護小姐的。」

她這一笑，臉上竟然變幻不定，使人有深沉詭異之感！

石中英雖不知這黑衣老嫗是誰，但可以猜想的到，她在賊黨之中，身份一定很高。

這只要看假石中英對她好像十分恭敬，就可知道。

假石中英一呆道：「爹怎麼會要戚婆婆來保護妹子呢？」

戚婆婆尖笑道：「這就可看出盟主有多疼小姐？盟主出門去了，怕小姐一個人寂寞，才要老婆子來陪伴小姐幾天的。」

假石中英抬眼望望祝景雲，道：「祝伯伯，妹子……」

祝景雲沒待他說下去含笑道：「賢侄明天一早就要上路，還是早些去睡吧！」

假石中英躬身應「是」，又看了戚婆婆一眼，才轉身走去。

戚婆婆看着他離去的後形，呷呷笑道：「小伙子只要遇上年輕小妞，個個都成了多情種子。」

祝景雲走在前面，沒有作聲。

兩人很快越過平台，走到門口。

祝景雲腳下一停，沉聲叱喝道：「霓兒。」

但聽霓兒答應一聲迅快的啓門迎出。

祝景雲，戚婆婆相繼走入，霓兒跟着掩起了門。

石中英方才聽假石中英說過：假冒爹的老賊，在臨行之時，交待祝景雲，要他對妹子嚴加管束。

如今他領着戚婆婆同來，自然是要她管束妹子來的了。

只不知這祝伯伯是眞是假？

假如祝伯伯也是假的，那麼妹子祝琪芬，是眞的？還是假的呢？

正在思忖之間，突聽身後有人以「傳音入密」說道：「石公子，快回去了！」

石中英聽出是藍純青的聲音，趕忙回過頭去，也以「傳音入密」說道：「老前輩也來了？」

藍純青道：「老朽回房，沒看到公子，想來可能到這裏來了，才匆匆趕來，此地不宜久留，咱們回房再說。」

兩人匆匆退出回到火龍盧焜的房中。

石中英低聲問道：「老前輩聽到了什麼消息？」

藍純青道：「方才七星劍主派他一名手下，前來和老朽連絡，據說，直到目前為止，他們也並不知道李幫主的下落。」

石中英道：「會不會被老賊他們偷偷的運出去了？」

他口中的「老賊」，自是指假冒石松齡的賊人了。

藍純青道：「老朽也問過了，據他說，老賊一行前往君山，除了一人一馬，並無箱籠等物，李幫主不可能被運出去。」

石中英忽然「哦」了一聲，道：「晚輩方才聽祝景雲的口氣，那假冒晚輩的小子，明天一早，好像要到那裏去。」

藍純青頷首道：「不錯，他也要到君山去，而且是坐船去。」

石中英心中一動，問道：「老前輩，他不和老賊一起走，却要坐船去，是不是很有可疑麼？」

藍純青含笑道：「據說，他還要帶不少高手去呢？可能也有咱們兩人。」

石中英道：「咱們也要去麼？」

藍純青道：「據老朽猜想，小賊此行，如果不是押運李幫主前去龍門幫，便是率領石家莊的勁旅，作為後援，目的在於鎭壓龍門幫的不穩份子，派到咱們，咱們自然要去，正好從中行事。」

石中英道：「老前輩說的極是。」

說到這裏，突然想到那個面目詭異的戚婆婆來，這就接着問道：「老前輩知不知道戚婆婆其人？」

藍純青聽的微微一怔，道：「戚婆婆？老朽從未聽人說過。」

× ×

第二天一早。

天色還只黎明，就有人在院子裏叩着門叫道：「盧老英雄起來了麼？公子請二位到前廳去，有事相商。」

藍純青聞聲開出門去，含笑說道：「老哥上覆公子，就說老朽叔侄，洗把臉就去。」

那人走後，藍純青含笑道：「大概就是派咱們的差事了。」

石中英也一躍下床，開門走出。

兩人匆匆盥洗完畢，趕到前廳。

只見廳上共擺着品字形般四張桌子。正中間一張，坐的是假石中英。

他今天換了一件寶藍緞的夾袍，唇紅齒白，容光煥發，眞不愧是武林盟主的兒子。

左首一張桌子，只坐着一個面目森冷的老頭，他身邊板櫈上，擱着一個長形的灰布袋，自然是他隨身兵器了。

右首兩張桌上，坐的是十六名身穿黑色勁裝的慓悍大漢。

石中英一眼就認出他們，是「黑衣隊」武士。

每張桌上，早已放着一大盤饅頭，和四碟小菜，另外還有一鍋稀飯。

只是還未開動。

藍純青慌忙趨上幾步，抱拳道：「老朽盧焜見過公子，只不知公子見召，有何吩咐？」

石中英緊隨藍純青身後，也抱抱拳。

假石中英面含微笑，招招手道：「盧老英雄不可多禮，先請坐下。」

他手指的是左首一桌。

藍純青應了聲「是」，便率同石中英朝左首一桌走去，一面朝那灰衣老頭拱拱手道：「高兄早啊！」

那灰衣老頭只是冷冷的點頭道：「盧兄早。」

藍純青借着伸手拉開板櫈之際，暗以「傳音入密」朝石中英說道：「此人叫做花戟高順，能使一支長戟，五支短戟，前後左右攻敵，才有花戟之稱。」

石中英跟着藍純青一同落座。

只見廳外急步走進一個身穿古銅長衫，疏眉小目，面貌白皙，身材瘦長的老人，朝假石中英連連抱拳道：「屬下聽得公子寵召，急急趕來，還是讓公子久等。」

假石中英含笑道：「沈老從後山趕來，快快請坐。」

他同樣朝左邊桌上，招了招手。

藍純青趁機朝石中英以「傳音」說道：「此人就是穿雲鏢沈長吉，一手梭子鏢，例無虛發。」

穿雲鏢早已走了過來雙手抱拳，呵呵笑道：「兄弟遲到，有勞諸位久等了。」

藍純青含笑點頭：「沈老哥請坐。」

高順也冷漠的點點頭：「沈兄好說。」

沈長吉却在高順的下首坐下。

大家免不了要互相謙讓一番，但沈長吉怎麼也不肯，大家只得由他。

假石中英等他坐下，才瀟洒的站了起來，輕咳一聲，說道：「家父應龍門幫李幫主之邀，同赴君山，臨行時，命在下陪同諸位前去，現在船隻已經準備好了，諸位用過早點，咱們就可動身了。」

他面含微笑，說完之後，連說了兩個「請」字，便自坐下，伸手取過一個饅頭，撕着吃了起來。

石中英心中暗道：「藍老前輩料的不錯，他此行目的，不是押運李幫主，便是趕去支援老賊的了。」

在座的人，誰也沒有說話，就各自開動。不多一回，大家都已用過早點。

十六名「黑衣隊」武士首先站起，由為首一人，朝假石中英躬身一禮，就列隊往外行去。

石中英暗暗留神，多看了為首之人一眼，把他面貌，記在心裏。

假石中英等「黑衣隊」武士走後，便離座站起身來。

（未完）

新派長篇俠情超穎故事

神刀

文·獨孤紅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秋和莫言再到梅家廢園，在園中的一個枯井中找到殘廢老人，詎知殘廢老人雙手雖殘，武功高不可測，莫言被他制住，楚雲秋迫得任他離去，以交換莫言的安全，殘廢老人走後，楚雲秋四覓不見，斷定他仍隱身附近，遂與莫言在廢園中的一座小樓瓦面上坐了下來，決定守株待兔，莫言詢問楚雲秋找尋殘廢老人的目的，楚雲秋毫不隱瞞的把百花城主和他約定的條件說出，莫言慚愧地說對百花城主和城中的人，一無所知，問楚雲秋有沒有看出來那些人的來歷——

細意抽絲繭　重找解鈴人

楚雲秋微一搖頭道：「沒有，他們都戴着面具，我到『百花城』目的不在此，沒留意，同時我也沒工夫在『百花城』多待，我只看出那位『百花城主』兩手不靈活，看上去有些僵硬，而且據我猜測他的年紀在四十以上，典型的偉丈夫，是個很不凡的人物。」

莫言微一點頭道：「他應該是個很不凡的人物，聽時偷兒說過你老弟對『刀』的高論，這位『百花城主』能選出老弟那把刀爲天下第一，而且信守諾言，慨贈一頁三式『軒轅刀法』，這是相當難得的，不但有眼光，而且有魄力，可惜我却不知道這位不凡的人物是當今的那一位。」

搖搖頭住口不言。

楚雲秋道：「不凡是不凡，只是野心大了些，我看他有意一網打盡武林精英，他却說是想藉那『賽刀會』誘去奪他愛妻，害得他家破人亡的仇人。」

莫言道：「這沒甚麼，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古來的英雄人物那一個不是稱奇宇內，君臨天下的大野心，就拿眼下的各門各派來說吧，又那一個是安份守己的，那一個不是在暗中勤練絕藝以圖壯大自己的聲勢？」

楚雲秋點點頭，說道：「也許莫老說對了……」

莫言忽然一凝目光道：「就因爲老弟你身懷一頁三式的『軒轅刀法』，使得武林中人莫不得之而後甘心，只不過老弟你僅僅碰上了南宮海天，武林中的各種絕藝我知道得不少，也見過不少，唯有這『軒轅刀法』……」

楚雲秋探懷取出那一頁三式「軒轅刀法」遞了過去。

莫言一怔道：「老弟可眞痛快，眞信得過我？」

楚雲秋道：「我還怕莫老跑了麼？」

莫言笑道：「說得是，我再有兩條腿也不够。」

他笑着接了過去，等他取出那一頁三式「軒轅三式」一看，他不笑了，而且臉色變了，猛然抬眼道：「老弟看過這一頁三式『軒轅刀法』了麼！」

楚雲秋入目莫言的異樣神色爲之微微一怔道：「看過了，怎麼……」

莫言說道：「老弟認爲這是『軒轅刀法』？」

楚雲秋又復一怔道：「我以前沒見過『軒轅刀法』，我只覺得這三式刀法奇妙深奧，威力十分强大……」

莫言臉色又一變，急道：「老弟照這三式刀法練過了麼？」

楚雲秋道：「這個可還沒有，我還沒有工夫……」

莫言舒了一口氣道：「那還好，幸虧我厚着臉皮跟老弟要來看看開開眼界，也幸虧是我看見了，老弟台，我敢誇一句，當今武林之中，除了那位『百花城主』，以及學過這種刀法的人，還有我這個『萬事通』莫言，再沒有人識得這種刀法了，這不是『軒轅刀法』，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楚雲秋心頭猛地一震，差點沒叫出聲

·他伸手抓住了莫言，急道：「怎麼說，莫老，這一頁三式不是『軒轅刀法』，而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莫言一點頭道：「正是，老弟台。這就是當年令尊捨棄正宗改習，等於已毀了他自己的『殘缺門』『左手刀法』，這上頭畫的雖然是右手使刀，但右手絕練不起來，一上手就會覺得十分蹩扭，這畫的右手使刀只爲掩人的眼而已，老弟台要是不信，可以試着在心裏比劃比劃。」

楚雲秋接過那一頁三式「軒轅刀法」，目光立卽落在那第一式上，他聽了莫言的話在心裏試着比劃，一試之下，不但誠如莫言所說覺得十分蹩扭，而且一把刀根本就揮不出去，他心頭一震，抬眼說道：「莫老，果然不錯，『百花城』主何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莫言道：「只有一種解釋，『百花城』就是銷聲匿跡多年，神秘邪惡的『殘缺門』，『百花城主』就是『殘缺門主』，恐怕沒錯，老弟台，你不是說那位『百花城主』兩手有點僵硬，動起來不够靈活麼，那可能是一變假手。」

楚雲秋驚聲說道：「有這種事，『百花城』居然會是銷聲匿跡多年的『殘缺門』。那『百花城主』居然會是『殘缺門主』，我正愁找不着他們呢，沒想到會當面錯過，失之交臂……」

莫言一怔，說道：「老弟你找『殘缺門』……」

楚雲秋道：「莫老兄，當年家父所以捨棄正宗，不惜自殘右手，爲的就是改習『殘缺門』這種左手刀法，我找的是那把家父引上歧途的人，我認爲這個人跟『殘缺門』絕脫不了關連。」

莫言微一點頭道：「要照那位『百花城主』把這一頁三式『左手刀法』給了你老弟這件事看，當年的『殘缺門』的確脫不了關連。」

楚雲秋駭然一驚道：「莫老是說那位『百花城主』已認出我是『神手書生』的後人……」

莫言搖頭道：「那倒未必，老弟認爲他舉辦『賽刀會』有一網打盡武林精英的野心了，恐怕這才是他把那一頁三式左手刀法給了老弟你的眞正目的，老弟在『百花城』所表現的武功與機智，使他認爲老弟你是個可利用的大才，因之他選你爲天下第一刀，把這一頁三式『左手刀法』名正言順，不着痕跡地給了你，他讓你先爲他辦他的事，在這段時間裏還會有不少人想搏殺你奪取這一頁三式所謂『軒轅刀法』，你爲了保護這一頁三式所謂『軒轅刀法』，就不得不大開殺戒，這是他利用你爲他削減武林實力的第一步，萬一你不幸被殺，這一頁三式『左手刀法』也被人奪了去。能搏殺你的人，身手一定比你更高，那更好，那人一旦習了這一頁三式『左手刀法』，就會情不自禁地殺人，照樣也是爲他削減武林實力，這是他利用你的第二步，要是你能護住這一頁三式『左手刀法』，你殺的人就不會少，等你再學了這左手刀法，你殺的人會更多，不管這一頁三式左手刀法仍然是你，或者是被別人奪了去，總都是爲他削減武林實力，爲他消除對手，消除阻力，而到最後那被他利用的人一定會像『神手書生』當年一樣，傷在有數幾個白道高手的聯手圍攻之下。而現在的情形跟當年又不一樣了。當年『殘缺門』實力不够，武林中的阻力强大，所以在『神手書生』傷在白道高手聯手圍攻之下後，他們並不能一舉席捲武林，如今『百花城』兵多將廣，實力雄厚，武林中的阻力已被他利用的人消除得差不多了，剩下有數的幾個白道高手，豈能撐大局，試問，這中原武林，不是他『殘缺門』的是誰的？」

楚雲秋道：「莫老，你忘了，眼下武林中已有個已習『左手刀法』的梅凌烟後人梅恨天。」

莫言呆了一呆道：「說的是，有兩個習了『左手刀法』年輕俊彥，後起之秀爲他『殘缺門』賣力，那收效更快更大！」

楚雲秋道：「五年前『殘缺門』陰謀未能得逞，因之銷聲匿跡，暫避風頭，五年後的今天，聲威猶凌駕於諸大門派之上的『百花城』崛起武林，看來他們是處心積慮很久了！」

莫言道：「而且，用心之歹毒，令人髮指。」

楚雲秋道：「現在我有點明白了，我要找的那位前輩是『百花城』的人，也就是說他是『殘缺門』的人，他一定是知道『殘缺門』引家父走上歧途，供他們利用的眞象，五年前那時候本想告訴我，但又怕我年幼力弱，一時衝動找上『殘缺門』去白送一條性命，因之他讓我五年後到『百花城』找他去，五年的工夫倘遇名師，一定能有所成就……」

莫言道：「要是這樣的話，恐怕你要找的那個人不是告老還鄉，歸隱林泉了，『百花城主』這一着根本就是個騙局。」

楚雲秋挺身站起，道：「看來我該到『百花城』去一趟。」

莫言忙跟着站起，道：「這個殘廢老人……」

楚雲秋道：「莫老，這個殘廢老人現在已屬次要，等我去過『百花城』後再找他不遲，其實急着找他的應該是梅恨天而不是我。」

莫言微一點頭道：「說得也是，好，我跟老弟你到『百花城』走一趟去。」

楚雲秋道：「莫老，我是說，我自己去。」

莫言微微一怔道：「怎麼說，你沒打算讓我去。」

楚雲秋點點頭說道：「這不是莫老你的事。」

莫言道：「老弟台，咱們是朋友。」

楚雲秋道：「莫老的好意我心領，我不需要助拳。」

莫言道：「老弟台，你別忘了，『殘缺門』毒害的是你，但他最終的目的還在席捲武林，我也身在武林哪。」

楚雲秋道：「話是不錯，莫老請恕我直言，莫老你跟我一塊兒去，並不見得能幫我多大的忙。」

莫言倏然一笑道：「老弟的好意我懂，我武功雖然不靈光，可是我這獨步當今，傲誇武林的騙說不是能派大用場，再說老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莫言在武林中混了這麼多年，得到的只是一個臭字，人死爲名，豹死爲皮，要是讓這臭名聲傳下去，我死也帶着一臉紅，老弟何不給我這個機會，讓我也沾一點香。」

楚雲秋道：「倒不是我不給莫老這機會，而是……不管怎麼說，我不能讓莫老跟我一塊兒去。」

莫言道：「老弟台，不管怎麼說我是跟定你了。」

楚雲秋道：「那麼，就要請莫老你原諒了！」

他飛起一指點向莫言腰間。

莫言連殘廢老人那沒有手的胳膊都躲不過，又那能躲得過楚雲秋這一指，他連躲的念頭都還沒來得及有時就已中指倒了下去。

楚雲秋扶着他把他輕輕放在瓦面上，莫言人不能動，但是他還醒着。情形跟在那小亭初遇楚雲秋時一樣。他急道：「老弟你這是……」

楚雲秋道：「莫老的穴道一個時辰之後自會解開，這地方既隱密又安全，誰也不會想到這兒會有個人。可是莫老千萬別叫，要讓人聽見喧嚷那就難說了，別忘了，那殘廢老人還在左近。」

話落，他飛身掠了下去。

莫言苦笑一聲閉上了眼。

現在雨是不下了，晴空萬里無雲，看樣子也不會再下了。

不下雨的時候太陽大，晒起來那可是够受的，好在莫言躺在枝葉下，陰涼裏，並不覺得晒，可是他心裏急，那比晒還難受。

急歸急，難受歸難受，奈何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正如楚雲秋臨走時所說，這地方既隱密又安全，誰也想不到，也根本看不見躺着他這個人。

除非他叫，他喧嚷，可是他敢麼，他自問還是不敢，那殘廢老人還在左近，楚雲秋還眞嚇住了他。

沒奈何，只有等一個時辰之後了！

既是非得等一個時辰後不可，現在急有什麼用，靜下心閉着眼養神吧，奔波江湖這麼多年，還眞難得有這麼一刻呢！

莫言閉上眼養起了神。

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一個話聲傳進了耳中，話聲來自下頭，淸脆，甜美，悅耳，很顯然的是女子話聲，而且是個年輕女子的話聲。

那年輕女子說的是：「姑娘，怕是咱們聽錯了吧，您看這兒破得這個樣子，江相公怎麼會到這兒來？」

「江相公」，莫言聽得一怔，心頭也一跳，想坐起來看動不得，只有凝神再聽下去了。

只聽另一個話聲跟着響起，也是個女子話聲，這女子話聲比剛才那女子話聲更甜美，更好聽：「儍丫頭，妳那兒知道，這座梅家廢宅可不同於一般廢宅，這是昔日江南首富梅凌烟的家。梅家不但是江南首富，也是個武林世家。梅凌烟幾年前遭逢變故，一夕之間家破人亡，究竟是怎麼招來的禍，那些人行的兇，到如今仍是個謎，江相公身懷絕學，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咱們也很淸楚，既然到了『揚州』，焉有不來梅家廢宅的道理！說不定他就是爲查這件事才到『揚州』來的。」

這番話莫言字字聽入耳中。他有八成把握，這「江相公」指的是江山，可是還欠兩成把握他不敢肯定，而且他一時也不知道這兩位姑娘是何許人。所以他仍不敢出聲，仍得耐心聽下去。

隨聽先前那位姑娘道：「可是咱們到這兒來有什麼用，這兒什麼都沒有……」

後說話那位姑娘道：「我知道，我並不一定要找着他，我到『揚州』來也不是來找他的。既然到了『揚州』，我認爲我該來看看這座梅家廢宅。妳看，眼前這座梅家廢宅雖然殘破不堪，但也可以看出昔日梅家是如何的富有如何的美侖美奐。」

只聽先說話那位姑娘道：「您這是何苦，要不您就別來，既然來了，你幹嗎又不承認是來找江相公的，你的心事婢子還不知道，你對婢子還用得着隱瞞什麼！」

後說話那位姑娘道：「別胡說了，妳又不是不知道，他是個已經訂了親的人。我不想爲惹這個痲煩，更不願意讓他未婚妻的家人再跑來找我理論，這不是別的事，傳揚出去落人笑柄，要讓谷主知道我也別想活了。」

這一來莫言更糊塗了，「他是個訂過親的人」，「江山」連提也沒提呀。「谷主」？這又是什麼谷？

先說話那位姑娘道：「江相公也眞是，在咱們船上待那麼久，說也不跟妳說一聲……」

只聽後說話那姑娘道：「儍丫頭，妳是怎麼了，人家跟我說這個幹什麼，犯得着麼。」

「船上」，莫言爲之心頭猛跳，他明白了，這他聽「江山」提過，當卽開口說道：「下頭可是蕭棲梧蕭姑娘！」

下頭陡然傳上一聲驚喝：「什麼人躲在暗處……」

後說話那位姑娘說了話，話聲很平靜：「翠吟不可無禮，是那位在此，請出來讓蕭棲梧見見。」

莫言忙道：「蕭姑娘，我是莫言，在樓頂上，我行動不便，可否請兩位上來一會。」

沒聽見蕭棲梧說話，却聽見一陣衣袂飄風聲上了小樓。

莫言忙又道：「蕭姑娘，我在頂上，屋頂。」

話剛說完，眼前一花，香風襲人，一位美艷絕倫，冰肌玉骨，宛若神仙中人的白衣姑娘，跟一位明眸皓齒，俏生生的青衣少女已站在眼前。

那白衣姑娘兩道淸澈目光投注在莫言臉上，只聽她道：「可是『風塵三奇』中的莫老人家？」

莫言忙道：「不敢當，正是莫言，我穴道受制，行動不便，只有請姑娘屈駕，還請姑娘原諒。」

青衣少女道：「老人家你怎麼知道是我家姑娘？又怎麼知道我家姑娘叫……」

莫言道：「我是江山的朋友，聽江山提過蕭姑娘！」

青衣少女美目一睜，神情一喜，就要說話。

蕭棲梧却已嬌靨酡紅，開口說道：「原來老人家跟江山是朋友，那就難怪了，

老人家這穴道是被誰制住的。」

莫言苦笑道：「就是江山！」

翠吟叫道：「江相公，他人呢。」

莫言道：「走了，剛……」

蕭樓梧滿面詫異地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老人家既是江相公的朋友，怎麼會被他制了穴道。」

莫言當即從他結識楚雲秋說起，一直說到剛才，當然，他爲楚雲秋瞞了該瞞的事，他只說了能說的，有關殘廢老人那一段，他只說楚雲秋懷疑那是梅凌烟，想找着殘廢老人問個究竟別的他一字沒提。

靜靜聽畢，翠吟首先叫道：「原來那『百花城』竟會是昔日的『殘缺門』，江相公也眞是，怎麼能一個人去深入險地，姑娘，我看咱們還是趕快趕去吧。」

蕭樓梧臉色有點凝重，別的沒看出什麼，只聽她道：「不忙，先爲莫老人家解開穴道再說。」

莫言忙道：「那眞是多謝姑娘。」

蕭樓梧道：「老人家別客氣，江相公可是在老人家腰間點了一指？」

莫言忙點頭道：「正是。」

蕭樓梧伸纖纖玉手往莫言腰間拍去，這一掌是拍實了，但是莫言仍躺着沒動，蕭樓梧呆了一呆道：「江相公用的是獨門制穴手法，這我就無能爲力了。」

莫言爲之一怔道：「怎麼，他用的是獨門制穴手法。」

蕭樓梧點點頭道：「不錯，恐怕老人家只有等穴道自行解開了。」

莫言苦笑一聲道：「那也只有等。」

翠吟望着蕭樓梧道：「姑娘，咱們是不是先趕去……」

蕭樓梧遲疑着沒說話。

莫言忙道：「姑娘能不能等等我，剛才我已經嚷出了聲，要是那殘廢老人還在左近，他一定聽見了！」

蕭樓梧微一點頭道：「老人家說得是，那就等老人家一塊兒走吧！」

說完話，她轉身坐了下去。

翠吟只有跟着坐了下去，但她却忍不住心裡的焦急，說道：「老人家，還有多久。」

莫言有點窘道：「就快了。」

蕭樓梧看了翠吟一眼。



楚雲秋說聲對不起，一指凌空點出，把莫言點了穴道。

盡管翠吟皺起眉鋒，還想再說，但她却沒敢再說！

莫言遲疑了一下，窘迫地笑了笑。然後望着蕭樓梧道：「請恕莫言孟浪，姑娘可是來找江山的？」

蕭樓梧嬌靨又一紅道：「老人家剛才既已聽見我跟翠吟的談話，我也不便隱瞞，我到『揚州』來是來找他的。」

莫言道：「聽姑娘剛才說，他已經訂了親，他未婚妻的家人還找過姑娘。」

蕭樓梧微微點了點頭，道：「是的，提起來實在讓人羞愧，其實我並不知道，我也沒做錯什麼。」

莫言道：「這不是罪孽，姑娘本就沒有做錯，而且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怎麼能說錯，姑娘是聽誰說他已經訂了親的？」

翠吟美目一睜道：「怎麼，他難道沒有……」

莫言抬手攔住了翠吟，望着蕭樓梧道：「請姑娘妳先答我問話。」

蕭樓梧道：「就是他未婚妻那個娘家人。」

莫言道：「那個人姓什麼，叫什麼，是他未婚妻的什麼人，長得什麼模樣。」

蕭樓梧道：「他沒說他姓什麼叫什麼，他是說江相公的未婚妻是他的妹妹，很年輕，人長得也很俊，穿一件白衣，不過我看他是個易釵而弁的紅粉女兒身……」

莫言「哦」地一聲笑了，道：「我知道她是誰了，姑娘沒看錯，她確是易釵而弁的紅粉女兒，提起她來，姑娘恐怕也知道，她就是那崛起不久，但却使黑道羣邪聞名喪胆的『血無痕』……」

蕭樓梧呆了一呆道：「原來她就是『血無痕』，我還不知道『血無痕』是位紅粉女兒……」

翠吟道：「老人家，她是不是江相公的未婚妻？」

莫言笑笑說道：「據我所知，江山是在『百花城』才認識她的，緣不過幾面，但是她一直在暗中護着江山，也確曾幫過江山的大忙，救過江山的命，她有沒有跟江山私訂終身我不清楚，不過她要是江山的未婚妻，江山不會不跟我提一下。」

「好哇！」翠吟圓睜美目叫道：「原來是這麼回事，虧她想得出這種辭兒啊，眞是不……」

蕭樓梧看了翠吟一眼。

翠吟立即改口說道：「姑娘，怎麼說她都不該這樣對你！」

蕭樓梧沒理翠吟，望着莫言道：「多謝老人家指點，我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她。」

莫言道：「姑娘的度量要比那位姑娘大多了。」

蕭樓梧說道：「老人家誇獎，聽老人家說江相公有位紅粉知己失了踪，可能被『逍遙宮』的人擄了去，是不是指這位姑娘。」

莫言道：「不錯，就是這位姑娘。」

蕭樓梧道：「江相公只憑『揚州八怪』將人送往『梅嶺』『史祠』後大鐘內，以及他在『史祠』內找到一張『逍遙宮』的信箋，便認爲他這位紅粉知己是『逍遙宮』人擄去的。」

莫言道：「是的，姑娘。」

蕭樓梧搖頭說道：「恐怕江相公誤會了，要不然就是這裏頭別有蹊蹺，據我所知，『逍遙宮』的人絕不會做這種事。」

莫言微感一愕，說道：「姑娘知道『逍遙宮』？」

蕭樓梧微一點頭道：「我知道，我對『逍遙宮』知道得很清楚，我敢保證『逍遙宮』的人不會做這種事。」

莫言驚異說道：「姑娘對『逍遙宮』知道得很清楚，那麼姑娘一定知道『逍遙宮』在什麼地方了。」

蕭樓梧道：「我知道，可是，你請原諒，我不能說，因我的家人對『逍遙宮』主人作過許諾，絕不向我家以外的任何人透露『逍遙宮』的所在，不過，我可以再向莫老保證，『逍遙宮』的人絕不會做這種事。」

莫言道：「可是，那『逍遙宮』的信箋……」

蕭樓梧道：「我敢說這裏頭一定別有蹊蹺。」

莫言沉默了一下道：「我不敢信不過姑娘，姑娘要早來片刻就好了，也好讓江山知道——」

蕭樓梧道：「不要緊，咱們想會見着他的。」

莫言目光一凝道：「我知道姑娘的出身來歷，姑娘跟令堂毅然離開了南宮家，雖屬不得已，但却是明智之舉，而且令人敬佩，只是姑娘剛才提到谷主——」

蕭樓梧道：「不瞞老人家，那是家母，我現在跟母姓，家母帶着我離開家父之後，卜居於一處幽谷，家母叫它做『長恨谷』，所以我現在是『長恨谷』的人。」

莫言「哦」地一聲，說道：「原來如此……」

蕭樓梧忽一凝目光道：「老人家，我聽江相公說過，他在爲別人找一個眼睛無舌，兩手俱毀的殘廢老人，找着這殘廢老人他可以換取另一個知道他仇家的人的住處，並且告訴我這個殘廢老人對他極爲重要，要是我沒猜錯，老人家所說躲進此家，就在左近的這殘廢老人，一定就是他要找的那個殘廢老人，既是這樣他怎麼會捨了這殘廢老人趕往『百花城』去，盡管那位『百花城主』有害他，而且席捲武林之心，找着這位殘廢老人之後再趕往『百花城』也來得及啊。」

莫言呆了一呆道：「怎麼說，有關這個殘廢老人的事，他告訴過姑娘了。」

蕭樓梧微頷螓首道：「是的，許是他忘記跟老人家提了！」

莫言有點不好意思，道：「姑娘不知道，要江山幫他找這個殘廢老人的人，就是那位『百花城主』。」

蕭樓梧微一怔道：「原來如此，這麼一來內情就複雜了，難怪他會捨了這殘廢老人趕到『百花城』去……」

遲疑了一下，凝目接道：「老人家，我看江相公似乎有很多難言之隱。」

莫言神情一震，也遲疑了一下才道：「不錯，他是有不少難言之隱，我知道一些，可是我不便說……」

蕭樓梧淺淺一笑道：「老人家誤會了，我沒有背地裏打聽江相公那難言之隱的意思，我也不會這麼做。」

莫言又一次地受了窘，窘迫一笑，剛要說話，他忽地兩眼一睜挺身坐了起來。

翠吟忙道：「老人家的穴道開了。」

蕭棲梧頭一個站了起來，道：「那麼咱們快走吧。」

顯然，她表面平靜心裏却比誰都急。

莫言跟翠吟自然是毫無異議，然而世間事往往是欲速則不達的，三個人這裏剛掠下小樓，從前院兩前八後地進來整整十個人，後頭那八個清一色的黑衣壯漢，前頭那兩個赫然竟是南宮海天跟「無情公子」冷鐵生！

莫言先是一怔，繼而一驚，道：「糟，我碰着對頭了，眞是冤家路窄。」

這當兒冷鐵生也看見了他，臉色一變，立即停了步。

只聽南宮海天哈哈一笑道：「怎麼樣，公子爺，我沒騙你，沒說錯吧，我這位妹妹是不是在這兒，走，過去見見！」

他拉着「無情公子」走了過來。

蕭棲梧嬌靨顏色變了一變，但旋即就恢復了平靜。

南宮海天跟冷鐵生轉眼來近，冷鐵生一雙目光緊緊盯在蕭棲梧嬌靨之上，現在一點也不冷峻了，反倒有點炙熱逼人。

蕭棲梧却是視若無覩，連看也沒看他一眼。

只聽南宮海天帶笑說道：「來，鐵生，見見，這就是我那位妹妹。」

冷鐵生目不轉瞬，連眨也不眨一下，抱起雙拳，滿臉堆笑，道：「冷鐵生見過姑娘。」

蕭棲梧淡然說道：「你我素不相識，不必客氣，我也當不起。」

冷鐵生爲之一怔，好窘，好尷尬。

南宮海天一旁道：「妹妹，妳是怎麼了，我這不正在給妳介紹麼。」

蕭棲梧道：「用不着，你的朋友我不敢高攀，讓開路，我要走了！」

南宮海天忙一伸手道：「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別這麼急好不，怎麼說咱們總是親兄妹，好，這個咱們現在不談，咱們談正經的，行了吧。」

蕭棲梧道：「你有什麼正經的要跟我談。」

南宮海天馬上堆起滿臉笑，一聲嘿嘿道：「妹妹，跟妳一樣，我也是來找江山的，我知道妳來了『揚州』，心想跟在妳後頭準沒有錯……」

蕭棲梧道：「你錯了，江山不在這兒，我也來遲一步，他早走了。」

南宮海天道：「他早走了，上那兒去了。」

蕭棲梧道：「你想知道麼，告訴你也無妨，他上『百花城』去了。」

南宮海天訝然道：「好好的他怎麼突然又上『百花城』去了，他不是剛從『百花城』來麼？」

蕭棲梧道：「你知道『百花城主』給他那一頁三式刀法是什麼刀法，我可以告訴你，那不是什麼『軒轅刀法』，而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也就是說『百花城』的人就是原『殘缺門』的人，如今你還要那一頁三式刀法麼？」

南宮海天眉鋒微皺，道：「這就怪了，妹妹妳既然來遲一步，沒找着江山，妳怎麼知道江山是上『百花城』去了，又怎麼知道那一頁三式刀法不是『軒轅刀法』，而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蕭棲梧道：「我是聽這位老人家說的，信不信在你。」

冷鐵生突然說道：「姑娘可知道這位老人家是何許人麼？」

蕭棲梧道：「冷公子，我還不至於孤陋寡聞的連『風塵三奇』中的莫老人家都不知道。」

南宮海天一點頭道：「這就對了，別人說的話我或許信，唯獨這個莫老頭兒說的話我不敢信。」

蕭棲梧道：「我剛說過，信不信在你，不信你們就在這兒找江山吧，我還有事兒，失陪了。」

南宮海天站着沒動，道：「妹妹，妳要走可以，我也不敢攔妳，不過妳得把莫老頭兒留下。」

蕭棲梧道：「我得把莫老人家留下，爲什麼？」

南宮海天一指「無情公子」，道：「冷鐵生跟他有點過節，想借『梅家廢宅』了一了。」

莫言叫嚷道：「好啊，姓冷的，怪不得你們倆湊到了一塊兒，你要找個助拳的帶你出口氣，他要找江山要那一頁三式刀法──」

南宮海天陰笑說道：「不錯，莫老頭兒，你說着了，我在路上碰見了冷公子，他提起了追趕你遭人插手的事，我一聽就知道那是江山，於是乎我們倆馬上就說了，我要東西他出氣，這麼一來我們倆就湊到了一塊兒，只我們倆湊到了一塊兒，他的氣準能出，我要的東西也一定能拿到手，是不是？」

莫言不相信南宮海天跟冷鐵生聯手就能對付江山，他想用他的騙術施個詐，告訴南宮海天跟冷鐵生江山就在左近，雖然蕭棲梧已說江山不在此地，那不要緊，這種事本就虛虛實實，好在南宮海天跟冷鐵生也不相信。

可是難的是眼前實力懸殊，萬一南宮海天跟冷鐵生一聽說江山就在左近，寧可拚命也非要人不可，那仍然是個麻煩。

他這兒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聽蕭棲梧道：「冷公子，你跟莫老人家眞有過節麼？」

冷鐵生原沒想到蕭棲梧會跟他說話，怔了一怔，有點受寵若驚，忙道：「是的，蕭姑娘。」

蕭棲梧道：「這就麻煩了，莫老人家現在跟我在一起，要是有誰跟他過不去，我自不便不管，難道冷公子要先跟我搏殺一場不成麼？」

冷鐵生作難了道：「這……這……」

南宮海天忙道：「妹妹，這跟妳沒關係……」

蕭棲梧沒聽見似的，望着冷鐵生道：「冷公子可否看我薄面今天暫把跟莫老人家的過節擱下，錯過今天，什麼時候我沒跟莫老人家在一起，冷公子再作了斷，行麼？」

冷鐵生那忍說個「不」字，就是鐵石人兒也不忍心，兩道長眉揚處，一點頭道：「既然蕭姑娘說了話，冷鐵生焉敢不遵

，我話說在這兒，只要莫言跟在蕭姑娘身邊一天，我一天不碰他就是。」

蕭棲梧淺淺一笑道：「冷公子顧全了我的顏面，沒讓我作難，實在讓人感激，我這裏謝了。」

她居然對冷鐵生淺淺施了一禮。

冷鐵生大大受寵若驚連忙還禮不迭。

蕭棲梧沒再說話，邁步要走。

南宮海天哼哼一笑道：「妹妹，想不到妳還會這一套啊，這檔子事雖然提不起來了，還有江山那檔子事呢。」

蕭棲梧立即停步望着冷鐵生道：「冷公子，我說江山已經不在這兒了，冷公子你相信麼？」

冷鐵生連遲疑都沒遲疑便陪笑道：「蕭姑娘說的話，冷鐵生焉敢不信。」

蕭棲梧道：「那麼請冷公子讓讓路，可以麼？」

冷鐵生連忙答應，欠身往一旁退去。

蕭棲梧謝了一聲偕同莫言帶着翠吟往前行去。

那八名黑衣壯漢似乎要攔，蕭棲梧目射寒芒，直逼過去，那八名黑衣壯漢立即欠身退後。

蕭棲梧，莫言，翠吟走了，眼睜睜地望着她三人走了。

南宮海天望着冷鐵生叫道：「我的公子爺，你是怎麼攪的？」

冷鐵生道：「海天兄，只我能帮你搏殺江山，讓你要的那三式刀法到手，你就把令妹給我，這話可是你說的。」

南宮海天一點頭道：「不錯，是我說的──」

冷鐵生道：「那麼我從現在開始博取令妹的好感，有什麼不對？」

南宮海天皺眉說道：「我的公子爺，你這叫博取她的好感，你上了她的當！」

「值得，」冷鐵生道：「你別把我當傻瓜，莫言總不會跟在她身邊一輩子，是不？」

南宮海天道：「莫言是不會跟在她身邊一輩子，可是你別忘了，江山是你的情敵，你要不帮我搏殺江山，她可就要跟江山一輩子了。」

冷鐵生道：「你只知道怪我，剛才你也在這兒，你爲什麼不攔她？」

南宮海天叫道：「我的老天爺，你是怎麼了，她總是我的妹妹呀，她要是不告訴我江山在那兒，我能拿她怎麼樣？」

「這就是了，」冷鐵生道：「咱們不該找她，應該找江山。」

南宮海天道：「你說得倒輕鬆，上那兒找江山去。」

冷鐵生道：「別人不知道江山的去處，莫言那老東西一定知道，我看見他跟江山一塊兒離開那座小亭往『揚州』方向來的，他會告訴令妹，不會告訴咱們，咱們只暗中綴着他們，我不信找不着江山。」

南宮海天呆了一呆道：「對啊，我怎麼就沒想到，我的公子爺，看來你並不糊塗嘛。」

冷鐵生冷冷一笑道：「誰要是把冷鐵生當成糊塗人，誰才是眞正的糊塗人，別躭誤了，再躭誤人家就走遠了，快走。」

邁步往外行去。

南宮海天定定神忙跟了上去。

× ×

出了「梅家廢宅」，莫言一揚拇指笑道：「姑娘，還是妳行，這簡直就是談笑退敵。」

蕭棲梧道：「莫老誇獎了，請這邊走。」她忽然帶着翠吟往右行去。

莫言忙跟了上去，道：「姑娘這是幹什麼？」

蕭棲梧道：「防着點兒總是好的，我哥哥跟冷鐵生可都不是糊塗人。」

說話間三個人拐進了梅家廢宅旁一條小胡同裏。

三個人剛拐進小胡同，冷鐵生跟南宮海天等從梅家廢宅出來了，只聽南宮海天「咦」地一聲道：「怎麼走沒影兒了。」

冷鐵生即道：「他們走不太遠的。」

加快步履行去，一行人很快地不見。

莫言道：「姑娘，妳簡直讓我五體投地。」

蕭棲梧道：「老人家誇獎了，看來他們不相信江相公是去了『百花城』，那最好不過，他們信了反倒是禍害，咱們走吧，避開他們走。」

三個人出胡同，就要走。

只見兩條人影如飛掠到，蕭棲梧跟莫言眼力都够好的，一眼便看出來人俱是一身紫衣，一個是紅臉矮胖老者，一個是黑臉長髯，身軀高大的老者！

他三個看見了那兩個紫衣老者，那兩個紫衣老者自然也看見了他三個，兩個紫衣老者互望一眼之後，那黑臉長髯老者中一人抱起雙拳，道：「請問一聲，三位可曾在這一帶看見一個穿白衣的年輕人，帶着一位穿紫衣的姑娘！」

蕭棲梧微一搖頭道：「沒有！」

只聽紅臉矮胖老者道：「我說那姓江的小畜生不會再跑到這兒來你偏不信。」

蕭棲梧聽得微微一怔，這當兒那黑臉長髯老者又一抱拳，謝了一聲要走，蕭棲梧忙道：「二位請留一步，二位要找的那個姓江的，不知道叫江什麼？」

紅臉矮胖老者道：「他叫江山，姑娘聽說過麼？」

蕭棲梧道：「二位從那兒來，尊姓大名，怎麼稱呼？」

紅臉矮胖老者道：「姑娘問這……」

蕭棲梧道：「我是江山的朋友，有什麼事二位找我也是一樣！」

紅臉矮胖老者兩眼一睜，寒芒微現道：「妳是江山的朋友，妳可知道他現在在那兒？」

蕭棲梧道：「當然知道。」

紅臉矮胖老者兩眼寒芒疾閃，道：「他現在在那兒？」

蕭棲梧道：「二位還沒有答我話。」

紅臉矮胖老者臉色微變，就要說話。

忽聽那黑臉長髯老者道：「老夫彭剛，老夫這同伴姓潘，單名一個朋字。」

蕭棲梧微微一怔道：「莫非『雙鳳門』四位護法中的兩位？」

「正是，」彭剛訝異地白了蕭棲梧一眼道：「恕老夫眼拙，姑娘……」

蕭棲梧道：「我一介女流，藉藉無名，默默無聞，姓名不提也吧，據我所知，江山並不認識『雙鳳門』的人，不知二位找他有什麼事？」

（未完）

一月完俠情新派奇情中篇創作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黑店(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蛇公、蝎婆震以楊天池威名，對湯家堡倒戈相向，願助覃少秋、楊天池也以絕頂玄功，為覃少秋打開閉塞穴竅，並傳予十二路掌法。翌晨，湯家堡家人李來旺來見熊萬里，告以覃少秋鬧雙胞之事，老堡主已另認一人為外孫，熊萬里在李來旺走後，向王老爹查問，方知信物洗塵子已被人調換，在他們正商議如何應付之際，驀聽門外隆然巨响，出視之下發現湯家堡二武師為蛇公蝎婆之徒男女二孩所擒，熊萬里勸諭他們一番後縱之使去，男女二孩互逞武功，要到屋中比劃，却又不敢負打爛傢俱賠償之責——

力挽狂瀾劫　嚴懲倡亂徒

熊萬里道：「我倒有一個辦法，馬上就可以替你們分出高下來。」

兩人齊口道：「甚麼辦法？我們就依你的。」

熊萬里道：「還是我和你們動手好了，你們誰能接滿我三招，誰就比那接不滿的人强，你們看這樣好不好？」

小男孩道：「要是我們兩個人都接住了你三招呢？」

熊萬里道：「那就你們改天再比好不好？」

小女孩道：「好，就這樣辦，小子，你讓開，先看我的。」

那小男孩却是不相讓，爭着道：「我先來，你讓開。」

熊萬里笑道：「不要爭了，我同時攻你們兩個人好了。」

說着，左右手同時一分，分取他們兩個人，這兩個小孩，原本賊滑得很，兩人同時一笑，閃身就讓……

可是，他們身形一動，每人一條手臂，已被熊萬里抓個正着，動彈不得了。

小男孩和小女孩同時撒賴道：「不行，這次不算，我們都沒有準備好。」

熊萬里微微一笑道：「好，這次不算，你們準備好，我再出手。」

兩個小孩各退出五步，作勢以待。

熊萬里道：「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那兩個小孩睨目帶笑道：「好了。」

熊萬里探手一笑道：「你們現在可沒話說了吧！」

那兩個小孩未料到熊萬里還是用的原來同一招式，縱身欲避，但却沒有避開，可不是又落到了熊萬里手中。

兩個小孩同時愣住了，熊萬里微微一笑道：「你們兩個人都還差得太遠，就是分出了强弱，也經不起大場面，如果你們答應我，從今以後不再吵吵鬧鬧，我就可以傳給你們三招奇學，保你們將來可以出人頭地。」

兩個小孩子都高興得跳起來道：「眞的麼？我們以後再不吵鬧了，都聽你熊爺的話。」

熊萬里笑道：「當然眞的，以後，你們也不要叫我熊爺，叫我熊大伯好了。」

「熊大伯。」兩個小孩子同時改了口叫道。

熊萬里叫過覃少秋，又向他們道：「他叫覃少秋，你們兩個人的原來本名叫甚麼？」

那小男孩道：「我叫胡霸天。」

小女孩道：「我叫江幼梅。」

熊萬里笑道：「你奶奶本姓江，你不跟你爹姓，怎樣跟奶奶姓了。」

江幼梅道：「我奶奶要我姓江，所以，我就姓江了。」

熊萬里又道：「覃少秋年紀和你們差不多，可是還沒有練功夫，你們可不要欺負他啊。」

江幼梅道：「熊大伯，你放心，誰要欺負他，我們就帮他的忙。」

胡霸天一皺眉頭道：「如果我爺爺要欺負他，我就帮不上忙了。」

江幼梅小柳眉一揚道：「有了，我們可以結為兄弟，這樣一來，你爺爺和我奶奶就不好意思欺負他了。」

胡霸天轉向熊萬里道：「我們可以結為兄弟麼？」

熊萬里暗暗忖道：「蛇公蝎婆雖然是以恃仗蛇蝎起家，人也難纏難惹，但心中尙有善惡之分，雖然調皮刁鑽，倒不是陰狠惡

毒之輩，諒來不會帶壞少秋……」

沉思了一下，點頭道：「這是你們自己的事，只要你們自己認爲可以，有何不可。」

胡霸天與江幼梅一齊轉問覃少秋道：「覃少秋，你願不願意？」

覃少秋見他們兩人和自己年紀差不多，却都有一身好武功，私心之中對他們非常羨慕，當下欣然道：「願意，願意。」

敘過年庚，江幼梅比胡霸天大了十個月，成了大姐，胡霸天又比覃少秋大了五個月，當了二哥，覃少秋敬陪末座，是老三最小。

熊萬里見他們三個小孩敘過年庚之後，便姊姊弟弟叫得非常親熱，顯得一團和氣，心裏也非常高興，笑道：「好了，好了，我們都回到屋裏去，馬上就教你們武功。」

大家回到屋內，熊萬里是現買現賣，那三招手法同時傳給了三小。

覃少秋學會前面三招之後，以後，就獨自一人跟着熊萬里繼續向下學。

一眨眼，四五天過去了，湯家堡再沒有人來，熊挹芬一去之後，也如石沉大海沒有半點消息。

天氣又變了，又成了大風大雪的日子，小孩子悶在屋裏，覃少秋又向江幼梅和胡霸天學了不少手法，也能和他們對對招，練練手法了。

這是第五天的傍晚時分，風雪一度肆虐之後，又收起了兇威，給予了人們暫時的寧靜。

屋外積雪盈尺，一片銀白，在雪地裏，堆雪人，打雪仗，三小樂得哈哈大笑不說，就熊萬里與王老參也看得忘了眼前的兇境。

驀地，前面大路上出現了三條人影，人影越來越近，除了蛇公蝎婆之外，其中一人赫然竟是湯家堡老堡主之子，湯大爺湯永昌。

湯永昌的出現，很使熊萬里，驚愕了一下，熊萬里雖然很想和他見一面，沒想到他眞毫不顧忌的來了。

禮貌寒暄，肅客屋內落座之後，湯永昌目光一掃，就落到覃少秋身上，道：「熊爺，是不是就是這孩子？」

熊萬里叫過覃少秋，在稱呼上猶豫了一下道：「少秋，過來見過湯大爺。」他因不知湯永昌此來意向，所以不敢要覃少秋叫他舅舅，以免自討沒趣。

覃少秋惶恐的走到湯永昌面前行了一禮，叫了一聲：「湯大爺……。」

詎料湯永昌已是雙眼一紅，道：「少秋，這裏沒有外人，你就放胆叫我一聲大舅好了。」

覃少秋楞了一下，只見熊萬里微微點了一下頭，覃少秋放胆叫了一聲：「大舅！」撲地拜了下去。

湯永昌拉起覃少秋仔細打量了半天，點了一點頭，但隨又長嘆一聲，道：「孩子，你爲甚麼不早三個月來呢？」

這是第二個人說他來遲了，記得第一個人說他來遲的，便是三元棧的張掌櫃。

覃少秋見湯永昌和顏悅色，胆氣一壯，道：「大舅，我三個月前來，又有甚麼分別？」

湯永昌道：「那時大舅就可以替你作一半主了。」

覃少秋道：「現在爲甚麼又不能？」

湯永昌道：「因爲你外公病了，一切都由你外婆作主了。」

此言出口，湯永昌忽然訕訕的向熊萬里一笑道：「熊爺，湯家堡的事情，你大約也相當清楚，所以，在下也不怕你見笑了。」

湯家堡的情形，別人不清楚，熊萬里却是清楚得很，當年覃少秋的父母，就是這樣落得不可收拾。

熊萬里同情地一聲苦笑，道：「大爺，據你看這覃少秋是眞的還是假的？」

湯永昌道：「不用看，在下就知道他假不了，這一見之下，他更是假不了，從簡單的形貌上辨認，就可從他身上看出舍妹與劍秋的影子了。」

熊萬里道：「大爺這樣說，想必老堡主見了，一定也有同感，大爺如果能設法，把少秋帶去見一見老堡主，只要老堡主一點頭，其他的問題，就好辦得多了。」

湯永昌道：「事情怕不會這樣簡單，不過，在下這次却是奉命前來接少秋回堡去。」

熊萬里一怔道：「接他回堡去？」話原是他自己說出來的，但一下子成爲事實之後，反而叫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湯永昌很古怪的笑了一笑，緩緩的道：「事情是這樣的，本來家父已經認了一位外孫，這件事也就成了定局了，但由於胡江兩位老前輩的金面，以及江湖上近來風起雲湧的一片謠言，所以家父又臨時改變主意，要親自看看他們誰眞誰假。」

熊萬里「啊！」了一聲，道：「江湖上起了甚麼謠言，在下倒是孤陋寡聞，一點不知道。」

蛇公胡叫天接口道：「有人說『湯三爺企圖獨佔湯家堡全部財產，弄來一個假外孫，却把眞的外孫趕走了。』等等風言風語，不一而足，這時正好我們也趕到了湯家堡，總算老堡主很賞臉，要親自見一見少秋了。」

熊萬里即席一抱拳道：「多謝兩老鼎力成全，我熊萬里感同身受。」

蝎婆江雪珠忽然搖手道：「熊爺，你且先別道謝，雖說湯堡主很賣我們這兩張老面皮的面子，但我總覺得這太勉强了，大家看看，這會不會另有文章？」

蛇公胡叫天一笑道：「這會有甚麼文章，湯堡主的爲人，你我也不清楚麼，他雖然有點懼內，但對外却是極要面子，你想想，那些風言風語，叫他怎樣受得了，他能不向大家有個明白交待麼？」

熊萬里接口道：「老堡主就是這種性格，不願被人說出句閒話，怕只怕……大爺，請恕在下出言無狀了。」

湯永昌笑了笑道：「熊爺，我們是就事論事，熊爺但說無妨。」

熊萬里一抱拳，說道：「在下先行告罪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道：「最叫人不敢放心的，就是府上三爺了。」

湯永昌輕輕嘆了口氣，道：「說來慚愧，在下這三弟就是不長進。」

蛇公胡叫天道：「熊爺，關於這一點

，「一路上我們也曾談起過，我想有老夫和江婆婆一旁保護，湯老三眞要亂來，那我們正好拿住他，與湯堡主說話。現在的問題是，你熊爺放不放心少秋一人前往湯家堡？」

王老參挺起身道：「還是由我老王陪他去。」

蛇公胡叫天笑道：「王老參請你恕老夫不客氣說一句話，你又不會武功，你跟了去，不但幫不上忙，在有事時，反要多出一個人手來照顧你。」

蛇公胡叫天說的是實話，王老參被說得老臉一紅，望着熊萬里嘆氣不止。

熊萬里雖然明知蛇公蝎婆因爲楊天池的關係，不會不全力衞護覃少秋，但因自己沒有理由跟去，心裏是不放心，一時之間委實難以決斷。

這時，覃少秋忽然一揚頭道：「大伯，小侄本來有心不再踏入湯家堡一步，但回心一想，這是我娘唯一的一個心願，小侄不能叫我娘失望，既然有這機會，就是龍潭虎穴，小侄也要闖他一闖，何況，還有兩位老前輩和大舅，維護小侄，大伯，就這樣決定了吧。」

熊萬里搖了一下頭，接着又變爲點頭道：「好，少秋就付托三位了。」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明天一早，覃少秋就隨同他們前往湯家堡。

但當天晚上，覃少秋還趕了一晚的功，把楊天池留給他們武功秘笈中最後一招手法學完，接着就把那本册子燒了。

學完這第十二招手法，外面天色已是大亮，好在覃少秋現在穴道已通，眞元內力川流不息，並不覺得疲憊。

熊萬里愛惜覃少秋，自己去替大家準備食物，却要覃少秋就在他自己房中打坐調息。

一頓飽餐之後，覃少秋隨着湯永昌和蛇公蝎婆老少四人，逕奔向湯家堡。

熊萬里送走他們，也關了店門，找一處地方，安置了王老參，也獨自一人，也奔向了南樂。

話後覃少秋隨着三大兩小，急行於風雪道上，脚步居然毫不含糊。

起初，大家也沒注意，見他能够跟得上，不知不覺之間，脚步都快了。

忽然，蝎婆江雪珠發現了覃少秋的奇跡，訝然道：「你們看，覃少秋的脚程竟然一點不慢嘛！」

「啊！」蛇公胡叫天和湯永昌眼中都射出了驚奇的光芒。

湯永昌忍不住道：「少秋，聽說你一點武功都不懂，原來並不確實。」

江幼梅一旁接口道：「他過去確是不會武功，才向熊大伯開始學哩！」

胡霸天笑道：「熊大伯也教了我們三招手法，江奶奶，你要不要試一試？」這小子早就手癢了，不敢找自己爺爺，却找上江奶奶了。

蝎婆江雪珠笑罵道：「好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倒要看看熊萬里教了你們甚麼了不起的手法，叫你狂得這個樣子，來吧！」

胡霸天可一點不知道客氣，口裏叫着：「來啦！」身子一伏，便向蝎婆江雪珠一條手臂抓去。

蝎婆江雪珠見了胡霸天的身形，快得頗足稱道，微微一點頭，道：「小子，有點門道，可惜你遇見的是你江婆婆，……」話聲未了，已是臉色一變，只見她身子連連急繞，最後一條手臂還是被胡霸天抓了個正着。

只是胡霸天本身功力難和江婆婆比擬，抓住了江婆婆手臂之後，又被江婆婆一抖手，把身子彈開了。

胡霸天能出手之下，叫江婆婆讓無可讓，江婆婆雖然把他彈了出去，但已是驚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蛇公胡叫天也是目瞪口呆，半天才說道：「江婆婆，你看出甚麼名堂沒有？」

蝎婆江雪珠是當事人，那有蛇公旁觀者清，皺着眉頭道：「他最後的變招太快了，……」

江幼梅見自己奶奶丟了人，心裏非常不舒服，乘機截道：「奶奶你看看，……胡爺爺，幼梅要向你出手了。」

身形一矮，她便找上了蛇公胡叫天。

這丫頭是存心找臉，用着胡霸天相同的一招，奔向蛇公的右臂。

蛇公胡叫天雖然已經心裏有備，同時也見胡霸天使過一次這招手法，臨到江幼梅玉手探到時，竟然像江婆婆一樣，還是被江幼梅抓個正着。

蛇公胡叫天這次沒有彈開江幼梅，因爲他這時的心理與江婆婆的心理完全不同，江婆婆當時是驚急之下忘形所爲，現在蛇公胡叫天却是心中震惑之下，忘記了所爲。

蛇公蝎婆都沉入了深思，湯永昌楞了一下，喃喃的道：「熊萬里的底細，晚輩清楚得很，他再强也比晚輩强不了多少，這倒是怪了？」

蝎婆江雪珠猛然一抬頭道：「胡老，你看這會不會是十二風雲掌手法之一？」

蛇公胡叫天一拍大腿道：「對了，正是十二風雲手。」

蝎婆江雪珠迷惑的道：「熊萬里他？……。」她不是懷疑熊萬里怎會這天下奇學「十二風雲手」，而是懷疑熊萬里怎敢如此妄傳絕學。

蛇公胡叫天笑道：「熊萬里不是糊塗人，當然是他老人家的意思了，這固然是孩子們的造化，咱們可更不能辜負了他老人家的盛意。」

蝎婆江雪珠綻開一臉笑容道：「咱們要不是一時小心，可就下不了台呢！現在可好，檢了現成了。」

湯永昌聽得莫明其妙的道：「兩位老前輩說的是誰呀？」

蛇公胡叫天搖頭笑道：「不可說，不可說，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笑容忽然一歛，正色接道：「賢侄，你最好勸勸令堂，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了。」

湯永昌苦笑一聲，說道：「晚輩能說甚麼？晚輩要能說得上話，也不會有今天了，……」

日光隨着話聲，一同轉向蝎婆江雪珠，接着道：「你老人家的話，她老人家或許還會聽一聽，一切，還望你老人家多說說。」

蝎婆江雪珠搖頭一嘆道：「這次，她

似乎是鐵了心了，我老婆子只怕有心無力了。」

蛇公胡叫天皺了一皺眉，道：「你看她是不是背後另有撐腰仗胆的人？」

蝎婆江雪珠沒有回答蛇公胡叫天的話，目光一轉，投向了湯永昌。

說起湯家堡的內情，應該湯永昌回答最是恰當。

湯永昌搖了搖頭道：「家母爲人脾氣雖怪，但與外界很少接觸，府中最近也沒有用甚麼生人，……只是……」心中似有所懷疑，却又猶豫着未曾說出來。蛇公胡叫天緊逼着問道：「只是甚麼？」

湯永昌吞吞吐吐的道：「去年起，她老人家在園中蓋了一座佛堂，常常有些高僧神尼前來說法。」

蝎婆江雪珠道：「我也到過那佛堂。看佛堂的是一個老尼姑，帶着二個小尼姑。看她們樣子，有一點武功，但高明不到那裏。」

湯永昌道：「她們來時，一點武功都不會，後來大約是家母教了她們一點防身功夫。」

蛇公胡叫天道：「你那位已經認了的外甥，又是誰支持出來的呢？」

湯永昌道：「當時晚輩並不在堡中，事後查問，據說他是手持信物，獨自一人前來求見認親的，至於，他背後另外有沒有人，那就不清楚了。」

一路說不盡的推求，不兩天，覃少秋見到了，曾經一度嚮往，如今不甚在意的湯家堡。

湯家堡氣派非常，但給人感受的氣勢，就不如傳言遠甚了。

覃少秋到達湯家堡的那一天，老堡主的身體非常不舒服，沒有接見他，湯永昌將他們老少五人，安置在一座獨院之內，派了一個老蒼頭，一個丫環，一個童子侍候他們生活起居。

詎料一連四五天下來，老堡主一直未有接見覃少秋等數人，等得蛇公蝎婆都不耐煩了。

尤其最使人奇怪的是，湯永昌也避不見面了。

正當大家迷惑不已之際，突然湯老夫人派了一個丫頭，前來請蝎婆江雪珠佛堂相見。

這位湯老夫人與蝎婆江雪珠相交於嫁給湯堡主之前，也因爲這種關係，蝎婆江雪珠最初還是湯夫人傳信請出來的。

只是那時蝎婆得信之後，直接就找到了熊萬里，並未先與湯夫人見面，是以當時並不完全明白內情，和湯夫人的眞正用心。

當她見過覃少秋，反過來爲覃少秋緩頰時，湯夫人有了顧忌，已不敢向她實話實說了。

所以，蝎婆與覃少秋住在一起之後，各人心裏自有文章，口頭親熱，已是成了形式。

蝎婆沒有携帶江幼梅，獨自一人隨着那丫頭到了湯夫人佛堂。

湯老夫人一臉親熱，迎着蝎婆江雪珠併肩坐在一隻雙人錦墩之上，先嘆了一口氣，接着表示無限歉意的道：「老姊姊，這幾天老頭子又不舒服，忙得照顧他來，就冷落了你老姊姊，你老姊姊可要多多見諒。」

蝎婆江雪珠笑道：「老妹妹，你這樣說，不顯得生分了麼，……老頭子現在怎樣了？」

湯夫人緩緩吁了一口氣，說道：「今天算是好多了，所以小妹才有空請老姊姊談談。」

蝎婆江雪珠道：「老頭子甚麼時候可以接見覃少秋？」

湯夫人道：「如果病情不發生變化，我想勸他明後天就把這件事情解決了，這樣拖下去，也實在不像話，江湖上的風言風語不說，如果再有第三個人出來認親，豈不更要弄得烏烟瘴氣，把人煩都要煩死了。」

蝎婆江雪珠順口道：「可不是，不瞞你妹子說，我就還有兩三件事情，等着去辦啦。」

湯夫人道：「這樣拖累了老姊姊，眞是對你不起，……」

話聲微微一頓，忽然想了起來似的，「啊！」了一聲，接道：「幼梅呢？老姊姊爲甚麼不把她一道帶進來，……」

不待蝎婆江雪珠任何表示，接着又尖叫一聲，道：「靑靑，快去把幼梅姑娘接來！」

吩咐過後，話如聯珠，根本不讓蝎婆江雪珠插口，接下去又道：「幼梅這孩子可愛極了，老姊姊又是第一次帶她到舍下來，我這姑婆說來是太失禮了。」

說話之間，江幼梅已被接了進來，她很有禮貌的拜見了湯夫人，湯夫人摟着她親熱了一陣，誇獎了一番，接着從懷中摸出一個錦緞包着的小包，塞給江幼梅手中道：「孩子，姑婆這幾天冷落你了，這點小意思算是姑婆給你的見面禮，也算是姑婆向你表示歉意吧。」

蝎婆江雪珠笑道：「老妹妹，幼梅得你一份見面禮，我老姊姊沒有話說，但你說甚麼歉意，我老姊姊可就要數說你一頓了，對一個小孩子道歉，你不是罵我老姊姊麼！」

湯夫人笑道：「好！好！好！算小妹說錯了，你老姊姊原諒則個。」

蝎婆江雪珠一面笑着，一面伸手接過江幼梅那小錦包，道：「見面禮是禮，但你這大手筆，可不能太重了……」

打開錦包，錦包裏面耀眼生花，當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雙碧綠色的蟠龍玉環，玉環之下，赫然是一本武功秘笈，上題「三元經」三字。

「碧玉蟠龍環」這是一對價值連城的寶環，說來雖然重了一點，但憑雙方兩老的身份，勉强還說過去，至於，那本「三元經」就重得叫人接不住了。

多少武林人物，對這本「三元經」夢寐以求，連看一眼的緣份都沒有，如今竟出現在湯夫人手中，這還不說，湯夫人更大方得將它送給江幼梅做了見面禮。

見多識廣，豪邁過人如蝎婆江雪珠，這時，也不由雙目一瞪，半天轉不過眼來，激動得全身脈搏賁張，口中「啊！啊！啊！」自己都不知道是說些甚麼了。

湯夫人微微一笑，推着江幼梅道：「孩子，你出去玩吧！姑婆和奶奶還有話說



哩！」

心領神會，那靑靑已笑着閃身過來，把江幼梅帶出佛堂去了。

蝎婆斂過神來，江幼梅已是走了出佛堂，急得大叫一聲，說道：「幼梅，妳回來……」

湯夫人笑口截道：「老姊姊，別小家子氣了吧，叫她回來做什麼。」

蝎婆江雪珠漲紅着臉道：「老妹子，你這份禮太重了，我老姊姊可受不起。」

湯夫人笑道：「老姊姊，小妹送的是幼梅，而不是你老姊姊啊！」

蝎婆江雪珠臉色一正道：「不，幼梅她更不能接受你這份重禮……」

湯夫人笑口截道：「老姊姊，我看你心裏一定在嘀咕了，……怕我乘機向你要求什麼事，是不是？」

本來很多事的最高境界，只在心照不宣之間，湯夫人這一開門見山的說出來，倒叫蝎婆江雪珠無言以對，就算她有這種顧忌，她也說不出口了。

蝎婆江雪珠搖着頭，笑得非常尷尬，正當她措詞尚未出口之際，湯夫人已是大笑着接道：「老姊姊，你放心，小妹這完全是對幼梅的一份情意，絕不會向你有任何需求，唉……。」

一陣搖頭，笑容立斂，臉上換上了一副憂傷之色，似有說不盡的委屈，道不出的辛酸。

蝎婆江雪珠被她一擒一縱之下，弄了個扳不住臉，訕訕的道：「老妹子，你這份見面禮，實在是太重了一點。」語氣已緩和下來，再無堅拒之意。

這種時機，正是最微妙的階段，湯夫人處理得高明無比，並不接着談她的苦經，一觸而止，臉上又回復了笑容，道：「老姊姊，小妹不否認這份見面禮是有點不尋常，但你老姊姊仔細想一想，就不會以爲不尋常了……」

話聲微微一頓，望着蝎婆江雪珠笑了笑又道：「說起這本『三元經』，只怕老姊姊也只是人云亦云，只想到它的好處，而不知道它的特性，像老姊姊和小妹這般年紀的人，已經得不到這本『三元經』的好處了。」

蝎婆江雪珠輕輕「嗯！」了一聲，靜靜的聽着。

湯夫人接着道：「小妹是因看過這『三元經』，才知道這『三元經』雖然習成之後，具有無與倫比的威力，但却不是人人皆可據而習之，其中除了資質心性等等條件之外，最主要的一條，便是凡修習此經之人，必需在十五歲以前開始，方克有成，否則，年齡超過十五歲之上，則常有走火入魔之虞……老姊姊，你說，你我親友之間，除了幼梅之外，還有誰更有資格接受小妹這册『三元經』，小妹據有這本『三元經』，不送給幼梅又送給誰？」

蝎婆江雪珠經她這樣一說，更沒有話說了，因爲事實上，除了幼梅之外，眞還沒有人够接受她這本「三元經」的交情。

蝎婆江雪珠一張嘴，湯夫人笑着站起來道：「老姊姊，你有話留着下次見面再說吧，你這一開口，只怕小妹要忍不住向你訴苦一番了，這樣一來，小妹那『三元經』就送得大有問題，咱們今天最好什麼話都不要說，小妹，就此送客。」

當然不是生氣，而是有着避嫌疑的意味。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也正是「心照不宣」的最高境界。

不管你蝎婆江雪珠怎樣想，你收了她那份「三元經」重禮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其實，江幼梅早把「三元經」帶走了，你蝎婆江雪珠想不收她這本「三元經」，也無法馬上退還她。

蝎婆江雪珠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別了湯夫人，回到自己房中。

她回到了自己房中，只見江幼梅已先她面回，正津津有味的在翻着那本「三元經」。

蝎婆江雪珠忍不住好奇心的衝動，從江幼梅手中要過「三元經」翻閱起來。

就在這時候，門外忽然出現了蛇公胡叫天乾咳一聲，道：「蝎婆子，你好用功呀！」話聲未了，已是跨步走進房來。

蝎婆江雪珠臉色微微一紅，道：「那裏是用功！」隨手一合書，反而現出了封面，「三元經」赫然在目。

蛇公胡叫天驚訝的叫道：「『三元經』！你什麼時候得到的？」

蝎婆江雪珠一楞，訥訥難言之際，江幼梅已接口道：「這是湯奶奶送給我的見面禮，胡爺爺，你說她大不大方。」

蛇公胡叫天凝目望着蝎婆江雪珠，愣然道：「湯婆子把『三元經』當見面禮，好大方的出手啊！」

最後那個「啊」字，就像一把鋒利的尖刀一樣，扎得蝎婆江雪珠暗中「唉喲！」了一聲，但却苦在心裏，忍着他難聽的語氣，擠出勉强的笑容道：「胡老，你來得正好，小妹正要找你商量，我們怎樣處置她這份重禮才好。」

蛇公胡叫天暗笑一聲，忖道：「哼，老夫要不正好碰上，你就不會找我商量了，你這老虔婆和湯婆子一定有了不可告人的協定，否則，她會把這本『三元經』送你麼？」

蛇公胡叫天確實有點多心，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誰見了能不多心呢？

蛇公胡叫天笑聲裏，帶着不自然的腔調道：「你不想受她這份禮？」

蝎婆江雪珠道：「小妹確實不想接受她這份重禮。」

蛇公胡叫天道：「那不簡單，退還給她好了。」

蝎婆江雪珠道：「小妹覺得退回去也不是辦法。」

蛇公胡叫天哈哈一笑道：「善財難捨，那就留下來好了，這有什麼可商量的。」說着轉身就走，一副不屑與談的樣子。

蝎婆江雪珠大叫一聲，道：「老胡，你聽我說。」

蛇公胡叫天頭也不回，抛回來一句話道：「蝎婆子，常言道『拏人的手短，喫人的嘴軟』，你今天收了湯婆子的『三元經』，你拿什還她的人情啊！」

蝎婆江雪珠見他不回頭好好相談，還老氣橫秋的教訓了他一頓，氣得一聲冷笑，也就不再理會他了。

但過了一陣，蝎婆江雪珠越想越不對，這份禮實在受不得，蛇公胡叫天發生了

誤會無所謂，如果被那位「老人家」也誤會了，可就永遠睡不着覺了。

一想起那位老人家，蝎婆江雪珠便不由坐立不安，通身不舒服。

「唉！就是抓破面皮，也非將這『三元經』還給她不可。」蝎婆江雪珠暗暗下定決心，伸手抓起江幼梅，說道：「幼梅，走，我們不能接受你湯婆婆這本『三元經』。」

她有點生氣，也有點惶恐，帶着江幼梅便向湯夫人的那佛堂奔去。

奔進佛堂見了湯夫人劈頭便道：「老妹子，你這本『三元經』，我實在不能收，請你見諒。」

湯夫人一笑，再不堅持，收回「三元經」揣向懷中道：「老姊姊既然這樣不賞臉，小妹也不敢勉强，否則，無私有弊，倒顯得小妹別有用心了。」

蝎婆江雪珠本準備和湯夫人來一番拉鋸戰，沒想到順利得出人意料之外，暗暗吁了一口氣，歉疚的笑道：「老妹子，我老姊姊不是不給你面子，實在你送得大不是時候了，不過你這份心意，我老姊姊決不會忘記就是。」

湯夫人笑了一笑道：「小妹也剛剛想到這一點，所以，不敢叫你老姊姊為難了……其實……。」

話聲一折一頓，又望着蝎婆江雪珠一瞇眼，才接着道：「其實你老姊姊也是多心過份了，不瞞你老姊姊說，小妹現在已完全改變心意，決心勸我們老爺子認下覃少秋了。」

蝎婆江雪珠這時也不知是驚啦，還是喜，一楞道：「老妹子，你眞想通了？」

湯夫人喟嘆一聲，道：「老姊姊，你那裏知道，小妹也有小妹難言之苦啊！」

一聲嘆息，馬上接着又道：「你可知道，小妹完全是替人受過揹的黑鍋啊！」

蝎婆江雪珠一怔，道：「你……。」

她心神微分，「你」字剛剛出口，但覺腰際一麻，已中了湯夫人一指。

湯夫人一指收功，接着哈哈一笑道：「對不起你老姊姊，小妹要得罪你了！」

翻手之下，又一連點了蝎婆子七處穴道，她點完七處穴道，蝎婆江雪珠才能驚愕之中回過神來，可是，這時她已毫無抗拒之力了。

江幼梅小孩子更是粗心大意，當發覺奶奶不對時，自己也像奶奶一樣，動也不能動了。

情勢變化得太突然了，蝎婆江雪珠做夢也想不到湯夫人竟然敢向她下手，所以，一點微波都沒有興起，整個的情勢就完全逆轉了。

蝎婆江雪珠由震驚錯愕之下，慢慢冷靜下來，啞然失笑道：「老妹子，你這件事，做得並不高明，蛇公知道之後，你們湯家堡，照樣對付不了。」

湯夫人扶着蝎婆江雪珠靠在一張椅子上，一面從她懷中摸出一隻山籐編織而成的小盒子，一面笑盈盈的道：「小妹是謀定而動，不勞你老姊姊關注了……」

說着，右手一掀，打開那盒子，接着又道：「譬如說你這厲害無比的神蝎吧，你看牠現在不是乖乖的了麼。」

蝎婆江雪珠暗罵一聲，道：「你想動我的神蝎，那你是自討苦吃了。」這眞是難得的天賜良機，當下雙唇一噘，發出一種奇怪的輕聲，直向那神蝎貫去。

那神蝎聞聲之後，四肢一伸，揚頭望着蝎婆，用力想站了起來，可是，牠就好像喝醉了酒，心有餘而力不足，硬挺了一下，又懶洋洋的萎頓了下去。

這是非常不尋常的現象，蝎婆江雪珠呼聲一歛，臉色瞬變，道：「你……你……在我神蝎身上做了什麼手脚？」

湯夫人笑道：「神蝎一直就帶在你自己身上，小妹能做什麼手脚……也許是你的神蝎自慚形穢，不敢在小妹佛堂之內撒野吧！」盒子一蓋，向自已懷中一收。

蝎婆江雪珠慨嘆一聲，道：「老妹子，我們數十年的交情，眞想不到……」她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湯夫人笑笑道：「老姊姊，你儘可放心，小妹不是反臉無情的人，也不會對你怎麼樣，這次事情過後，我們姊妹還是姊妹……不過，現在却要委屈你老姊姊幾天了。」

話聲一落，擧目示意，那青青已閃身來到蝎婆江雪珠身前，一欠身道：「晚輩侍候你老人家了。」說着右手攔腰抱起蝎婆江雪珠，左手一把提着江幼梅，向佛堂之前走去。

當她走到佛堂之前，佛座自動移開，現出一張門戶，青青一擧步，便帶着他們隱入佛座門戶之內。

湯夫人望着蝎婆江雪珠背影，陰陰的一笑，轉身走入佛堂後面一間靜室之內而去。

話說，蝎婆江雪珠被青青帶着拾級而下，穿過一條相當長的甬道，最後到了一間鐵柵門的石室之內。

青青放下她們祖孫，依然還是非常有禮貌的一欠身道：「你老人家就請在這裏休息休息，晚輩可以解了你們四肢穴道，但請老前輩不要妄自生心，自找麻煩。」說着，不待蝎婆江雪珠任何表示，便拍開了她們祖孫四肢穴道，轉身走出室外，反手關上了鐵柵門。

蝎婆江雪珠活動了一下四肢，隔着鐵柵門叫道：「姑娘，慢走一步，老身有話問你。」

青青隔着鐵柵門道：「老前輩有什麼話，晚輩只怕答不上來啦。」

蝎婆點頭道：「老身知道，你不能亂說話，我只問你，你們準備把我們祖孫怎樣？」

青青搖頭道：「這個晚輩不知道，大約不會對你老人家怎樣吧？」轉身急步離開了他們。

蝎婆江雪珠走到鐵門邊，伸頭從鐵柵之間向外面打量了一週。

只見外面對面一邊一連排着三道鐵柵，每一道鐵柵門都關得緊緊的，裏面有沒有人就不得而知了。

從對面的情形看來，自己這道鐵柵門，正斜對着對面第二道鐵柵門，因此不難想像，自己這一邊，至少也有三道鐵柵門，也就是說，有這樣同類似的三間牢房。

想起來，這倒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佛座之下便是地牢，不知天堂與地獄之隔，是否也是這樣近在咫尺？

蝎婆江雪珠一聲慨嘆之後，不由得縱聲大笑了起來。

笑什麼？她自己也不知道，要不笑，她就只有哭了，可是以她的身份，她能哭麼？所以她只有笑了。

蝎婆江雪珠把眼淚都笑出來，眼淚迷濛之中，鐵門外面，忽然現出三條人影。

蝎婆江雪珠一怔之下，眨了下眼睛，三條人影顯得非常清晰了，赫然覃少秋亦在其中，另外二人，自然是湯夫人和青青了。

湯夫人望着蝎婆江雪珠訝然道：「老姊姊，有什麼事情，使你這樣好笑？」

蝎婆江雪珠忍不住又笑了起來道：「我笑你把佛堂建在地獄之上，唸完了佛，就下地獄，這是多麼有趣的人生！」

蝎婆江雪珠說的實在是自己感觸，但叫湯夫人聽來，頗不是味，面色一寒，冷笑道：「老姊姊，咱們話不投機，仁義在，請你不要冷言冷語，傷了自己姊妹感情！」接着，怒氣冲冲的一揮手，道：「把這小雜種關進去！」

青青提起覃秋少打開一道鐵柵門，人沒走進鐵門，一掄手就把覃少秋抛入鐵柵門之內，砰！的一聲，接着是「唉喲！」呼痛之聲，覃少秋這一下顯然摔得不輕。

青青關好鐵門之後，湯夫人又發出一聲冷笑，頭一揚，不再理會蝎婆江雪珠，轉身就走。

蝎婆江雪珠更看不慣他這副態度，也是一聲冷笑，瞪眼望着她離去。

湯夫人與青青的脚步聲，由近而遠，由遠而消失，蝎婆江雪珠這時發話大叫道：「少秋！少秋！你沒有什麼吧？」

覃少秋啞着聲音道：「您……您是江奶奶麼？我……我……的頭好痛啊！」

蝎婆江雪珠急道：「你怎會頭痛？」

覃少秋道：「我也不知道。」

蝎婆江雪珠道：「你是怎樣被她們抓來的？」

覃少秋道：「江奶奶您和幼梅姊姊一去之後，胡爺爺更是大發雷霆，數說你們見利忘義，被湯……湯夫人收買了。」

蝎婆江雪珠苦笑一聲，道：「你看，我們這像是被收買了的樣子麼？」

這時，覃少秋已出現在對面鐵柵門邊，四目相對的搖頭道：「奇怪，她們怎樣把你老人家也關起來了？」

江幼梅走到門邊，插口道：「我們上了她們的當啦！」

覃少秋迷惑的道：「你們上了他們的當？」

蝎婆江雪珠道：「我們是中了他一石二鳥之計。」

覃少秋更是不懂了，楞着眼睛道：「什麼叫一石二鳥之計。」

蝎婆江雪珠道：「你那外婆，先用『三元經』為餌，在老身與胡老兒之間製造誤會，然後，逼得老身去找她，這時才動手計算我們，這樣一來，胡老兒便不會以我們的一去不回為意了，他計算了我們，還使你們誤會我們一氣之下眞的倒向他了，不再理會我們的失踪，接着又乘機把你也弄來了，這就叫一石二鳥之計，你懂不懂？」

覃少秋傻傻的一笑，道：「像懂又不大懂。」

蝎婆江雪珠喟嘆出聲，道：「常言道『鬼蜮江湖』，處身江湖，就等於與鬼為鄰，不但要時時小心人家的鬼蜮技倆，而且一個不愼，就極可能立時化身為鬼……這些，你將來長大之後，就會慢慢知道了，一時之間，老身也是說不清。」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問道：「你先說，你是怎樣被他們弄來的。」

覃少秋道：「胡爺爺正在氣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大舅忽然來了……。」

蝎婆江雪珠打岔道：「你大舅這幾天那裏去了，你們問了他沒有？」

覃少秋道：「問了他，大舅是替外公找一樣藥去了，他本來也不放心我們，可是沒辦法不去……」

蝎婆江雪珠冷笑一聲，截口道：「我看，他只怕是被故意支使出去的……哼！啊！你說你的吧！」

覃少秋接着道：「大舅說，熊大伯也來了，而且又請來了二三個幫手，已經想辦法，混進來了，……大舅又說，外公的病勢已減輕了，大約一二天後，就可以接見我了，想不到我又被他們弄來了。」

話聲一被打岔，便離開了本題，蝎婆江雪珠說道：「你說你自己被弄來的經過吧！」

覃少秋道：「大舅和胡爺爺談了一陣，出去之後，胡爺爺便嚴命胡二哥和我，不准走出院子一步，並且把我們關於房裏，要我們打坐練功，就在打坐練功的時候，我忽然睡着了，一覺醒來，我已經落到他們手中，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把我弄來的……啊……我的頭好痛！」只見他口中叫着，雙手抱着頭搖動不止。

蝎婆江雪珠道：「你一定是被他們走過去，偷偷弄出來的，頭痛不要緊，那是中了迷藥的關係，過一陣就會好的。」

覃少秋道：「江奶奶，我們有辦法出去麼？」

蝎婆江雪珠道：「我想，我還想得出辦法來，現在別急，你先自己休息一下，天黑之後才能採取行動，現在你好好打一下坐吧！」

覃少秋點着頭在鐵柵門之後，消失了，蝎婆江雪珠也拉着江幼梅退到室中一隅，用身子擋着門外，道：「幼梅，你的小神蝎帶得在身上吧！」

江幼梅一笑道：「我就曉得我的小神蝎，可以大顯一番身手了，所以我乖乖的一點不和她們打鬧。」

蝎婆江雪珠笑道：「我還說啦，你這次為什麼這樣老實，莫非見不得大場面，敢情你還動了鬼心眼。」

江幼梅笑道：「我怕她們搜身了，所以只有老老實實的了。」說着，一面將自己小神蝎取了出來。

打開盒蓋，小神蝎一蹦跳到江幼梅手背上，揚首翹尾，發出一陣「嗤！嗤！」之聲。

江幼梅輕笑一聲道：「小黑，現在看你替我解開『鳳眼』，『精促』兩穴。」

說着，解開衣襟，露出一個欺霜賽雪的玉背，小蝎子一跳爬到她玉背之上，搖幌着尾巴，爬來爬去。

顯然，她是聽懂了江幼梅的話，但是

還分不清「鳳眼」「精促」兩穴的確實部位，猶豫着不敢動手。

蝎婆江雪珠一笑道：「小東西的道行到底還差，看着，這是『精促』，這是『鳳眼』。」同時用手在江幼梅「鳳眼」「精促」兩部位指了一指。

小蝎子「嗤！嗤！」叫着，爬到適當位置，高舉着尾巴，轉了二圈，接着向下一落，扎在「鳳眼」穴上。

江幼梅一皺眉頭，輕輕「喲！」了一聲：「好！再扎『精促』！」

小蝎子爬到「精促」穴部位，尾巴一落，又扎了一下。

那小蝎子扎過兩下之後，疲態立現，爬在江幼梅背上，竟然舉步搖幌起來，蝎婆江雪珠伸手捉起小蝎子，從江幼梅頭上，拔下一根玉簪，在牠尾部下端刺了一下，道：「好了，你也快快休息一下吧，馬上又有事給你做了。」把小蝎子放回籐盒之內。江幼梅穿好衣服，笑着道：「奶奶，小黑我調教得不錯吧！幸好你沒告訴湯奶奶，我也有了一隻這種異種蝎子……」

蝎婆截口道：「廢話少說，快快調息一下，替奶奶解穴吧！」

江幼梅一噘嘴巴，調息了片刻，跳起來道：「好了，解那幾處穴道？」

蝎婆江雪珠道：「先拍『期門』，次點『掛膀』，最後用二五眞力，在『春心』穴上，拍一掌就好了。」

江幼梅依言解了蝎婆被制雙手，蝎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運功調息起來。

時間，慢慢的過去，送晚飯的來了，蝎婆祖孫便不客氣　飽飽的吃了一頓。

送飯的去後，江幼梅便不怠慢，又把她的小黑叫出來，命牠去開鐵門外面的鎖，小黑開鎖，更是專長拿手，只見牠尾巴向鎖孔中一點，「卡察」一聲，這麼重的大鎖就被打開了。

兩人出來，又把覃少秋放了出來，三人一行，由小黑前面開道，順着甬道，一步一步向外面走去，走到出口處，小黑身子忽然一攤，「嗤！嗤！」叫了兩聲，就伏在地上不能動了。

江幼梅飛身向前，捉起小黑，皺着眉頭，輕聲道：「奶奶，你看，小黑怎麼不能動了。」

蝎婆江雪珠沉思了一陣道：「是了，你湯奶奶一定在佛堂裏撒了什麼藥物，所以小黑一到這裏就不能動了，快快把牠收好吧。」

這道出入門，因在佛座之下，有佛座的掩蓋，並未造得綿絲合縫，點風不透，因此佛堂之內，一動一靜都聽得非常清楚，這時，湯夫人正在佛前禮佛念經。

蝎婆顧慮覃少秋功力有限，不能硬闖，率性吩咐江幼梅與覃少秋都退後丈遠開外，僅只自己一人守在門口以觀動靜。

好容易，湯夫人念完了經，帶着青青走了，不久收拾佛堂的人，也收拾好了佛堂，蝎婆運轉神功，已聽出佛堂之內再無留守的人，暗暗一笑，忖道：「湯婆子，也未免太自信了，佛堂裏竟然沒有留下人來，合該我們走運。」

這時，她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口中發出一聲輕喝，雙掌一翻而出，拍在門戶之上，暗勁猛吐，只聽一陣扎扎之聲，一道門戶竟被她震得裂開一條裂縫，再一抖腕，裂縫一分，已可斜身而出了。

招手叫來江幼梅與覃少秋，射出佛座外面，只見佛堂之中，長明燈熒熒如豆，但她這時的感受，不是可愛的寧靜而是可怕的陰陰森森。

她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噤，一擺手，示意江幼梅帶着覃少秋輕輕開門出去，自己則提氣凝功，隨時準備應變。

江幼梅帶着覃少秋剛走到門口伸手去拉門閂，驀地有人發出一聲陰陰的冷笑，道：「哼！你們也想逃走麼！」

隨着話聲，一條人影疾掠而到，形同飛鷹撲鷄，罩向江幼梅與覃少秋兩人。

蝎婆江雪珠心理上早有準備，凝目之下，已看清撲向江幼梅與覃少秋的那條人影，可不正是這裏看守佛堂的那個老婆子，這時看她出手身形，所顯示的功力，分明乃是一位江湖高手，那是什麼僅僅只練身體的人。

蝎婆江雪珠欲待移身過去接戰那老婆子，可是另二條人影，已四手齊出，阻住了她去路。

阻住她去路的二個人，也正是這裏打掃佛堂的二個丫頭，一出手就是勁氣逼人，不容蝎婆江雪珠不回手迎敵。

蝎婆江雪珠被弄了個首尾難以兼顧，急得大叫一聲道：「幼梅，衝出屋去找胡爺爺……」

喝聲中，只見那老婆子已伸手到了江幼梅頭頂上，而這時覃少秋却嚇得向江幼梅身後躲去，不曉得與江幼梅合力對付那老婆子，情形是危急極了。

詎料，蝎婆江雪珠喝聲未了，那老婆子已與江幼梅交上了手，但聽江幼梅一聲輕笑，那老婆子飛撲而到的身子，就怎樣來的，怎樣急急而回，瞪着一雙大眼睛楞在那裏。

敢情，江幼梅出手不容情，把楊天池的「風雲手」使出來了。

那老婆子一則心存大意，再則做夢也想不到江幼梅身懷如此奇學，一上手，就被江幼梅扣住了腕脈，要不是本身功力深厚，震脫了她指力，這一上來就擒人反被人擒了。

蝎婆江雪珠見江幼梅一招退敵，暗暗吁了一口氣，兩臂一掄，接住了攻來的兩個丫頭。

蝎婆這與兩個丫頭動上手，心中又是一震，她原本以爲出手之下，就可以將那二個丫頭收拾下來，那知一連搶攻了三四招，竟絲毫奈何不了那二個丫頭，而被那二個丫頭死死纏住。

幸好，那老婆子被江幼梅出手一招震住了，猶豫之下，沒有繼續猛攻江幼梅，就這畧一疑遲之下，佛門外面，忽然傳來二三聲悶哼之聲，接着，轟然一聲，二條人影已震開大門，疾射而入。

蝎婆江雪珠一見來人是蛇公胡叫天祖孫兩人，喜得大叫道：「胡老，你來得正好，快把覃少秋帶出去……」

她話聲未了，忽然飄來湯夫人的喝聲道：「住手！」

猛攻蝎婆江雪珠的兩個丫頭，聞聲急閃而退，放開了蝎婆江雪珠，蝎婆江雪珠移步與蛇公胡叫天他們站在一起。

湯夫人帶着青青從佛堂之後轉了出來，冷笑一聲，道：「老姊姊，你這是幹什麼？連夜闖入我佛堂，可是認爲小妹好欺侮麼？」

別看她冷語如刀，而且歪曲事實，細心一捉摸，便不難看出她有所顧忌，完全是虛張聲勢。

湯家堡老堡主畢竟只是生病，還沒有死，她這堡主夫人，在外面固然可以傳堡主之命爲所欲爲，但事情到了自己堡中，可就情形完全不同，她要顧忌的地方，在在都是。

蝎婆江雪珠當然也是一塊老薑，見她言不由衷，神情有異，心中忽有所悟，暗忖道：「樹要外皮，人要臉，現在似乎尚用不着扯破臉皮和她相見，這樣弄翻了，她一口不承認囚禁我們的事，反而另生枝節，影響少秋相認的事，不如就此心照不宣算了。」

心念一決，蝎婆江雪珠也裝出一副氣忿忿的神色，冷冷笑她：「哼，你的佛堂，我就不能來？」

湯夫人臉色一舒，道：「老姊姊，小妹可沒說你不能來，只是……」

蝎婆江雪珠「哼！」一聲道：「只是怎樣？你弄清了今晚的事實眞像沒有？你問問你那手下人吧……去！胡老！」

一揮手，便帶着大家向佛堂外面走去，湯夫人口中叫了一聲：「老姊姊！……」當然並不眞要留住他們。

蝎婆江雪珠頭也不回的道：「咱們今晚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出了湯夫人的佛堂。

蝎婆江雪珠等人回到自己住的住所，這時，湯永昌已在等着他們了，湯永昌心向覃少秋，除了暗通消息之外，也不能正面與繼母爲敵，他是有苦說不出，相當爲難。

湯永昌迎住蝎婆江雪珠道：「老前輩，家母沒有對你怎樣吧！」

蝎婆江雪珠道：「沒有怎樣！只是被關在地牢裏了。」接着，便將一切經過情形，告訴了大家。

蛇公胡叫天抱拳一禮，歉然道：「老姊妹，老夫誤會之處，請多多原諒。」

蝎婆江雪珠輕嘆一聲，道：「事情過去了就算了，不過，以後你老兄可要多想想。」

蛇公胡叫天嘻嘻笑道：「只因你們一向交情很厚，所以老夫才想錯了，下次一定不胡思亂想了。」

湯永昌一笑道：「晚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兩位老前輩，就在不久之前，晚輩已得到家父指示，準備在五天之後，正式接見少秋，並且還請了六七個武林耆宿，爲此作証。」

蝎婆江雪珠雙眉一皺道：「令堂一計不成之後，不知她會不會再想別的法子，從中阻撓？」

湯永昌道：「晚輩得到家父指示之後，就怕事情生變，家父收回成命，已經趕着派人把請帖送出去了，別的變化不敢說，這件事情已是成了定局了。」

蛇公胡叫天道：「不管他湯婆子出什麼花樣，從今晚起，我們就抱定以不變應萬變的宗旨，大家不再出去半步，小心謹愼的守住覃少秋，只要保住這五天不出事，就不怕她了。」

蝎婆江雪珠點頭道：「胡兄說得是，咱們守在這裏，湯婆子急死了，也拿我們沒有辦法。」

蛇公胡叫天話鋒一轉道：「令尊請了些什麼武林耆宿前來作証。」

湯永昌屈指一數，道：「少林開鏡大師，……」

蛇公胡叫天截口道：「好！開鏡大師是有道高僧，爲人公正無偏，更可代表少林派一言九鼎。」

湯永昌接着道：「武當白鶴道長。」

這次，他準備蛇公胡叫天接話，話聲一頓，目光投向蛇公胡叫天。

蛇公胡叫天微微一翻眼道：「白鶴道長遠在武當，能如期趕到麼？」

湯永昌道：「說來眞巧，白鶴道長正有事來到了本省，他與家父頗有交情，所以家父請了他，此外，還有大刀關勇；鐵掌震江湖蔡致中；山野散人楊天池；熊萬里和晚輩母舅黃應龍等七人。」

蛇公胡叫天點頭道：「這幾個人都請得不錯，但是，那山野散人楊天池是怎樣一個人，老夫好像未之前聞，江婆子，你知不知道這人？」

蝎婆江雪珠道：「老身也沒聽過。」

湯永昌道：「山野散人楊天池是一位老夫子，不是武林中人，兩位老前輩自然不知道了，此人很有學問，在週圍百里之內，也很是有名，對於地方上頗有影響力，所以家父也請了他，目的是請他澄清地方上的閒言閒語。」

蛇公胡叫天「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這時，覃少秋忽然抱着頭，一皺眉頭，呼道：「我的頭，又痛了！」

湯永昌詫然道：「什麼？你小小年紀就患了頭病？」

蝎婆江雪珠道：「他從前並沒有這種毛病，是被人下過迷藥後才發生的，我想大約是那迷藥太霸道所引起的頭痛。」

蛇公胡叫天道：「這沒有關係，快去睡一覺就好了。」

湯永昌離座而起道：「晚輩也告辭了，大家請休息吧！」

送走湯永昌，蝎婆與蛇公商量了一下，要覃少秋與蛇公睡在一間房中，並且由蛇公把他的靈蛇放出來，嚴密警戒，以防再度出事。

五天時間一眨眼就過去了，覃少秋除了每天嚷頭痛之外，倒是再沒有發生其他意外之事。

可是，覃少秋的這頭痛却也煩得大家心神不安，無計可施。

湯家堡大廳中，前來爲老堡主認親作証的江湖名宿，次第到齊了。

這時，七位被邀來的名宿，先來先坐的在上首坐成了一個八字形，中間留着一張空置的太師椅，那是爲老堡主湯化雨準備的。

上首八字形的兩旁，另外分擺了兩列坐椅，目前還是空無一人。

大廳之內進，在大家的期待中，響起了一陣步履之聲，大家一轉頭，注目望去，只見老堡主湯化雨在湯夫人與大公子湯

永昌扶掺之下，緩慢的一步一移的走了出來。

老堡主身後，緊隨着一位身穿長衫的半百老人，看他樣子，像是照顧老堡主病情的郎中先生。

老堡主湯化雨體形高大，但這時已是皮包骨，空有一身骨架，臉上黃中發黑幾乎叫人不敢相認了。

老堡主湯化雨坐上太師椅後，湯夫人與大公子湯永昌三公子湯永恒就斜立在湯堡主身後，那位郎中先生則另外替他在湯堡主右後側加了一張椅子。

老堡主湯化雨坐定之後，又休息了片刻，這才緩緩抬起頭轉動目光向座中來賓一一點頭，表示萬分歉意道：「有勞各位大駕參與這類俗事糾紛，小弟除了萬分感激之外，更是不勝羞慚惶愧之至……」話聲一頓，畧為休息了一下。

接着又道：「小弟久病體弱，未能親身迎待各位，不週失禮之處，尚請各位多多諒宥。」接着又向大家抱了一抱拳。

大家一齊欠身答道：「老堡主大客氣了。」

老堡主湯化雨臉上泛起一層苦笑，回頭吩咐大公子湯永昌道：「去把他們雙方帶進來吧。」

湯永昌欠身領命，走出廳外而去，不久帶進一羣人來。

這進來的雖是一羣人，但很明顯的分為兩部份，走在最前面的，是兩位老者帶着一個白白胖胖的小男孩，那小男孩規行矩步，顯得非常有教養和禮貌；相隔三四步之後，是蝎婆蛇公帶進來的覃少秋和江幼梅胡霸天三個小孩。

這兩造進來之後，使一東一西各自在已設好的空位上就了座。

湯永昌回到老堡主身前，老堡主上氣不接下氣的道：「永昌，你代表為父，向各位老前輩報告經過情形。」

湯永昌跨步而出，向大家一禮之後，道：「舍妹離家出走杳無音訊，已有十餘年之久，日前東邊席上陳老丈耀東與張老丈華兩位把覃憶秋送來，道是舍妹遺孤，請家父認親收留，當經查証認明，已收認覃憶秋為外孫，詎料，同時又有覃少秋帶有舍妹遺物前來相認，兩者之間，孰是孰非，令人迷惑萬分，因此有請各位老前輩前來，請各位前輩共辨眞偽是非，使幼有所依，老有所慰，不勝感激之至。」

湯永昌說完之後，一禮退回老堡主湯化雨身後，大廳中頓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維持了一片短暫的寂靜。

鐵掌震江湖蔡致中忽然發言，道：「永昌，你剛才好像沒有說明白，你們是憑什麼認定覃憶秋的身份，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湯永昌應聲道：「我們是根據兩大証據，認定覃憶秋的身份的：第一，是覃憶秋對舍妹往事的瞭解；第二，是覃憶秋帶有舍妹離家出走時携去的一件証物。」

鐵掌震江湖蔡致中道：「關於第一點，似乎不足為憑，只要稍加調查，老夫認為誰都可以辦到，倒是第二點所說的証物，很是重要，不知那証物是什麼東西？」

湯永昌道：「覃憶秋帶來的証物，是家父仗以成名的一粒『洗塵子』。」

鐵掌震江湖蔡致中一笑道：「令尊掌中洗塵子共有十八粒之多，你們就憑一粒洗塵子就斷定覃憶秋的身份，這未免太輕率了吧！」

湯永昌道：「老前輩不知，家父掌中洗塵子雖有十八粒之多；但每一粒有每一粒的暗記，外人不得而知，覃憶秋送回來的那一粒，從暗記上証明，正是舍妹當年帶走的那一粒，這一點錯不了的。」

鐵掌震江湖蔡致中「啊！」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了。

大刀關勇輕輕咳了一聲，道：「請問覃少秋又是以什麼理由前來認親呢？」

湯永昌道：「也是一粒洗塵子，但他那粒洗塵子却是假的。」

大刀關勇面色一怔道：「他那粒洗塵子既然是假的，豈不眞偽立判，那還有什麼糾紛？」

蛇公胡叫天大叫一聲，道：「關兄，你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小弟只請問你一件事，如果有人用假的換去了他的眞的，你說有沒有這種可能？」

大刀關勇一楞道：「這……」以下就沒有說什麼了，因為這是可能發生的，所以他不便明確的表示「是」與「否」。

蛇公胡叫天臉色一整，接着又道：「何況，覃少秋還有更有力的証據沒有提出來。」

湯永昌故意詫然一怔，道：「覃少秋還有別的証件，為什麼不早提出來？」

蛇公胡叫天冷言冷語的道：「因為又怕眞的變成假的，所以秘而未宣。」

這話明明是指着湯恆昌而言，但奇怪的是，湯恆昌這時的脾氣特別好，一點不惱火，不但不答腔，而且嘴角還堆起一層笑意，完全一副漠不相關的神態。

蛇公胡叫天暗暗向湯夫人望去，只見湯夫人也是一樣，處之泰然。

蛇公胡叫天暗暗一皺眉頭，忖道：「他們眞沉得住氣，莫非別有用心？」他可是老江湖了，絕不認為這是正常的反應。

可是，他縱然心中有所疑慮，但盲人摸象，無所是從。

一皺眉頭之下，老堡主湯化雨突然一笑，道：「胡兄，還有什麼証據，現在可以提出來了吧？」

蛇公胡叫天一笑道：「當然可以。」說着，向覃少秋微一點頭示意。

覃少秋當衆解開胸衣，從頸子上取出一隻錦囊交給蛇公胡叫天，他只默默的做着，但沒有妄發一言。

蛇公胡叫天一提那錦囊道：「湯兄，你該對這錦囊不陌生吧！」

湯堡主一震道：「永昌，你下去接過來。」

湯永昌去要過錦囊，交到乃父手中，湯堡主接過那錦囊，錦囊入手，只見他全身發出一陣輕顫，淚水像泉湧般掛了下來，喃喃自語道：「不錯，這是秀蘭隨身常帶在身上的那隻錦囊……」

這時，湯夫人忽然微微一笑道：「洗塵子很可能以假換眞，但這隻錦囊又何嘗不可以從別人手中得來。」

就這輕描淡寫一句話，聽得老堡主湯化雨雙目一凝，點頭道：「這話有理！」

緩緩轉向蛇公胡叫天道：「胡兄，不

知覃少秋還有沒有別的証據？」

蛇公胡叫天也不辯答，一點頭道：「有！這裏還有令嫒很多生前所留下來的遺墨。」

說着，這次却從自己身上取出七八張書畫，遙遙向湯堡主一推，用一股眞元內力，送向湯堡主。

湯永昌閃身而出，接住那些書畫，逐一在湯堡主面前攤開，請他過目。

這都是湯秀蘭生前所書所畫，湯堡主對這愛女的筆跡，比誰都熟知，入目之下，便知件件不假，尤其其中有一幅「晨鷄唱曉」圖，上面竟題得有少秋吾兒留念字樣。

老堡主提起那幅「晨鷄唱曉」圖，只向大家一照，口中剛說得一聲各位，只見那陳張兩位臉色陡然一變，身形一長，便急射而逃。

他們見機奇快，突起發難，誰也沒想到他們逃得這樣快，因此毫無防備，竟被他們一長身之下，就出了大廳。

大廳之中，雖然個個身懷絕技，又碍於面子不便妄自出手，被他們逃出大廳之後，湯家堡的堡丁更是攔阻不住他們了，只聽一陣喝叫之聲，漸去漸遠，最後消於沉寂。

大廳之內留下那覃憶秋，想逃又不敢逃，哇的一聲，大哭着嚷道：「我是他們叫我來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不打自招，自己先就叫出來了。

這樣明快簡單的變化，似乎有點戲劇性，叫蛇公和蝎婆自己都不敢相信，來得這樣不費力。

但有人冷眼中，却又因此皺起了眉頭，暗暗提心吊胆不已。

湯夫人這時更是作了一個大轉變，笑臉一開，舉步而出，歡呼一聲，跑過來拉着覃少秋叫道：「孩子，眞苦了你了，快！快過去拜見你外公。」

老堡主湯化雨精神一振，笑道：「孩子快過來，讓老夫仔細看看你！」

笑聲之中，已是老淚盈眶，十數年來思念愛女之情，一傾而出。

覃少秋到這時候反而顯得躊躇畏怯，不知所措。

蝎婆江雪珠伸手拍向他肩頭，笑喝一聲，道：「快！過去拜見外公。」

掌力一送，把覃少秋推得衝向老堡主湯化雨之前，覃少秋也就雙膝一跪，口中呼叫着：「外公……。」不由悲從中來，嗚嗚！嗚嗚！的哭拜在地上。

湯堡主也是嗓子一啞，支着身子向前，道：「孩子，孩子……。」

湯永昌閃身向前，掺起覃少秋，把他拉到老父身前，老堡主伸手撫着覃少秋的肩頭，反而一句話說不出來了。

這是一個美化人生，充滿了辛酸與歡樂的片刻，大廳之中又一度靜寂得落針可聞。

驀地，一聲「阿彌陀佛」的佛號，少林開鏡大師首先離座而起，向湯化雨合十一禮，道：「堡主從此祖孫團圓，骨肉重聚，貧僧就此祝福，告退了。」轉身向大家一頷首，僧袍飄飄，走出大廳而去。

接着，武當白鶴道長也起座一稽首道：「貧道欣逢堡主認親喜慶，至感榮幸，謹此道歉，有擾告辭了。」話聲一落，也是飄然而去。

鐵掌震江湖蔡致中哈哈大笑道：「走得好，走得好，現在，我們可以酒肉齊來，開懷暢飲了，湯兄，還不快快吩咐擺酒上來。」

老堡主湯化雨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的病竟似瞬刻之間好了一大半，做聲一笑，道：「當然，當然，擺上酒來！……咳！咳！……咳咳！……」一時豪放，到底擋不住眞病，眞病馬上又壓倒了他。

湯夫人跑過去，輕輕拍着湯化雨的背道：「老爺子，你今天太高興了，身子要緊，還是回去休息吧！」

老堡主湯化雨輕嘆一聲，擧目向大家注目為禮，歉然道：「小弟這個病……實在抱歉得很，不能親自向各位敬酒，表示謝意，……永昌，你就替為父好好的請各位老前輩多喝二杯吧！……兄弟歉疚之至，只有失陪了。」

大家一笑起座道：「堡主請便，我們也不會客氣，今天是不醉無歸。」

老堡主湯化雨笑道：「各位喝得多，小弟就越高興，失陪！失陪！」伸手拉住覃少秋不放，把覃少秋帶在身旁向內堂走去。

蝎婆江雪珠無由的心中總是放心不下覃少秋，脫口叫了一聲，道：「少秋！」

湯夫人飄身而回，走到蝎婆江雪珠身前，忽然將她那神蝎交還給她，悄聲道：「老姊姊，你放心，少秋當衆認親之後，已成了鐵打的事實，不會再出問題了。」

蝎婆江雪珠微微一怔道：「你……」

湯夫人道：「小妹有小妹的困難，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可是，……待會，我們老姊妹再詳談吧！……」轉身追上湯堡主而去。

湯三爺湯恆昌也隨在父親之後悄悄的去了，這次，他乖得沒有說一句話，頗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老大湯永昌留下來陪客，他是心裏眞的高興，滿面歡笑，特別先向蛇公蝎婆兩人道了謝，才與大家週旋。

一頓開懷暢飲之後，鐵掌震江湖蔡致中和大刀關勇高高興興的告辭了。

接着，楊天池也走了。

熊萬里則被蛇公蝎婆請到了他們所住的獨院之內，大家坐定之後。

蛇公胡叫天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好了，這件事情總算非常圓滿的結束了，我們到此為止，也可鬆了一口氣了，只不知覃少秋將來會不會被欺負？」說到後面二句話，目光已是望向湯永昌。

湯永昌皺着眉頭道：「小小的不愉快，只怕一時之間很難避免，但從此以後晚輩比較好說話了，我想總可相安無事。」

熊萬里輕嘆一聲，道：「說到少秋留在湯家堡以後的事，那已是屬於家務事範圍，就兩位老前輩和在下應算是局外人，不便，也沒有置啄的餘地了，但願少秋能力求上進，自立自強，討得老堡主歡心，替令妹一盡孝思，也就不枉各位鼎力相助一場。」

湯永昌點着頭道：「少秋這孩子很有骨氣，我想他一定不會辜負各位期望。」

蝎婆江雪珠話鋒一轉道：「胡老頭，

現在事情已經完了，我們是賴在這裏不走呢？還是馬上各奔前程？」

蛇公胡叫天不加攷慮的道：「你和湯夫人的關係不同，你可以打賴不走，老夫是非走不可了。」

頭一轉，接着問熊萬里道：「熊爺，你現在住在那裏？老夫搬過去與你盤桓兩天，你熊爺歡不歡迎？」

熊萬里一笑道：「歡迎！歡迎！老前輩就是不說，在下早有此意，欲請兩位老前輩大家聚聚。」

蛇公胡叫天滿肚子心事，聞言之下，雙目一亮，笑道：「眞的麼？」

蝎婆見了蛇公胡叫天的神態，心中一動，暗忖道：「對呀！我們這次總該見見他老人家了。」馬上接口道：「也有我老婆子一份？」

熊萬里笑道：「當然。」

江幼梅忽然一旁插嘴道：「奶奶，剛才湯奶奶不是說要和你談一談麼？」

蝎婆一搖頭道：「管她啦！……」

湯永昌笑向熊萬里道：「熊爺，你的面子眞大。」

蝎婆江雪珠接口道：「熊爺的面子本來就大，這次要不是他的面子，我們可能就做了一件錯事了。」

湯永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笑，道：「這就叫『天與人歸』，所以少秋能得遇上兩位老前輩。」

蝎婆一笑道：「遇上我們！他遇上的是一位大福星啦……」

蛇公胡叫天一看蝎婆江雪珠高興得要出言不愼了，連忙笑着打岔道：「江婆子，人家湯少堡主還有別的事哩，我們要走，就收拾着走吧！」

蝎婆江雪珠笑道：「你有多少行李要收拾，難道你還想攪湯家堡一筆不成，走，這就走。」

五人一行，離開湯家堡出來，將到南樂附近，熊萬里却引着他們從一條羊腸小道，來到一座農莊之前。

現在冬天，正是農閒時間，屋簷上倒吊着冰柱子，大門是關得緊緊的。

熊萬里向前揚聲叩門，開門而出的是一位大姑娘，蛇公胡叫天與蝎婆江雪珠見了那大姑娘倒沒有什麼。

因爲，他們根本就不認識她。

反而熊萬里見了她，却是一怔道：「挹芬，是你！這些日子你那裏去了？」

熊挹芬嫣然一笑，答非所問地道：「楊爺有事出去了，所以女兒等在這裏。」

熊萬里一楞道：「楊爺有什麼事出去了？」

熊挹芬微微一笑，沒有作答，却側身請大家進入屋內。

大家落座之後，熊挹芬親自動手爲大家奉上香茗。

蝎婆江雪珠當她替自己送茶時，望着熊萬里一笑道：「這位姑娘就是令嫒麼？」她是明知故問，其實從話中已經聽出來了。

熊萬里歉然道：「失禮！失禮，她正是小女挹芬……」

話鋒一轉，接着道：「挹芬，快快見過江老前輩和胡老前輩。」

熊挹芬欠身一福道：「晚輩有禮，見過兩位老前輩。」

熊萬里道：「楊爺沒有告訴你，我們要來。」

熊挹芬點了一點頭道：「他老人家說過。」

熊萬里道：「他老人家還有沒有別的吩咐？」

熊挹芬道：「沒有，他老人家只要你們在這裏等他一下。」

熊萬里雙眉一皺沉吟之間，蝎婆江雪珠發話問道：「你們說的，是不是那位楊天池楊老夫子？」

熊萬里點了一點頭。

蝎婆江雪珠道：「你熊爺帶我們來，也是他的意思？」

熊萬里又點了一點頭。

蝎婆江雪珠止不住泛起一層疑雲道：「我們與他素昧平生，他……」

一聲哈哈大笑過了進來，接話道：「兩位故人，別來無恙。」

熊挹芬聞聲閃身而出，伸手打開了大門，一陣冷風打大門外吹了進來。

楊天池還是那副夫子派頭，只是這時他衣襟上多了一件飾物。

那是一枚長不及寸的水晶扇子。

蝎婆江雪珠與蛇公胡叫天目光一接那水晶扇子之下，神情陡然一肅，欠身行禮道：「你老人家神龍隱現，我們有眼無珠，竟然當面不相識，失禮之處，有請你老人家海涵見諒。」

楊天池抱拳還禮道：「兩位俠請不要客氣，尤其『老人家』三字，在下頗有愧不敢當之感，說實在年齡，在下更是比兩位小得多，請坐！請坐！」

謙冲和藹，笑意盈盈，使蝎婆江雪珠與蛇公胡叫天心理上如釋重負。

要知他們兩人在二十年前，都被楊天池狠狠的教訓過一頓，因此才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他們對楊天池是，又敬又畏，又是感激，他們之有今天，未嘗不是楊天池當日開導之功。

蝎婆蛇公遵命歸座了後，蝎婆江雪珠心直口快，壯着胆子道：「回想二十年前，你老人家看來已是六十開外……。」

楊天池一笑截口道：「江大俠，你又滿口『你老人家』了。」

蝎婆江雪珠一收口，笑道：「是，我老婆子又忘了你老人家的吩咐。」說着口中還是直稱你老人家。

楊天池搖了一搖頭，微微含笑道：「那時候，在下因年紀輕，怕人看不起，所以現身行道時，總是裝成高年之人，其實現在才是在下本來面目，如今的眞面目與兩位見面，倒叫在下慚愧之至。」

楊天池說得非常客氣謙抑，但聽在蝎婆與蛇公耳中，却有着受寵知遇之感。

因爲江湖習慣，像這種內幕眞情，如非被認爲可寄信的，是絕不會輕於示人的，現在，楊天池竟然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訴了他們，可見已經不把他們當外人看了。

這對蝎婆江雪珠與蛇公胡叫天來說，這份光榮可就够叫他們銘心刻骨，終身不忘了。

試想，當今武林之中，能知道名震天下，號稱「玉扇神鷹」的本來面目的人，能有幾人。

蝎婆江雪珠與蛇公胡叫天，不由得一陣激動，又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態度更是恭敬的欠身說道：「多謝你老人家寵賜殊榮。」

看來，「老人家」三字，在他們口中是再也改不過來的了。

楊天池笑了笑，道：「兩位這樣叫在下更是不安了。」

蛇公胡叫天正色道：「年紀無分大小，達者爲尊，你楊公悲天憫人，替天行道，我胡叫天早年受你楊公開導之恩，到今受用無窮，我們這份心意，你楊公受之當然，何不安之有。」

楊天池搖頭一笑道：「兩位眞是執着得很。」顯然，他已看出無法叫他們改變態度，只有隨他去了。

這時，熊萬里忽然大叫一聲，道：「楊爺，你老敢情就是『玉扇神鷹』呀！」總算叫他把壓在心中的這口氣，給吐出來了。

楊天池一笑道：「老弟，你就不要再來這一套了，你現在都已知道了，還有什麼可驚訝的。」

熊萬里被說得訕訕的一笑道：「我才知道，我是糊裏糊塗跟你老做了十幾年的事！」

還沒了啦，熊挹芬秀眉兒一揚，道：「師公，芬兒可以尊你老人家師公吧！」

楊天池哈哈一笑，點頭道：「可以，可以，你這次做得很好，師公就替你師父收下這徒兒了。」

熊挹芬大喜拜倒在地道：「謝謝師公的成全。」

熊挹芬拜罷起來，熊萬里忍不住納悶的問道：「挹芬這陣子連人影子都不見，她可有什麼功來，再不是江湖二老鼎力相助，這次如果靠她，可就糟了啦！」

熊挹芬笑道：「爸，人家是父女同心，胳膊肘只有向裏彎，你老人家爲什麼反而只幫倒忙？」

熊萬里正色道：「爲父說的是實話，你這種做事的態度，不好，以後要改。」

楊天池微微一笑道：「她這次功勞確實很大，這次要不是她，我們都沒面目在江湖上混了。」

楊天池的話，自是重比千金，大家聽得都是一震，注目望着他，話都不知怎麼樣說了。

楊天池掃目望了大家一眼，嘆息一聲，道：「這次也眞虧挹芬，要不是她爲人細心，又沉得住氣，我們都被那湯婆子騙了……」

大家張大着眼睛，相顧愕然，連大氣都不敢吁了。

楊天池苦笑了一聲，接着道：「湯婆子使用移花接木之計，那覃少秋已被她移花接木以假代眞了，今天湯堡主所認的那覃少秋，結果還是湯夫人的人，當時我還覺得奇怪嗎！湯夫人怎會回心轉意，不加阻撓了。」

蝎婆江雪珠大叫一聲，道：「難道那小子一天到晚裝頭痛，敢情是怕露出馬脚，可惡！我老婆子决饒不了他……」站起身來，就向外面去。

楊天池叫住她道：「江大姐，不要衝動，現在我們不能去找他們了。」

蝎婆江雪珠道：「爲什麼不能去找他們，他們暗中弄了鬼。」

楊天池說道：「弄鬼是一回事，但他們却是當衆收認了那假覃少秋，我們在那一方面，都沒有置啄的餘地，這時再去找他們，被他們反打一鈀，我們就無地自容了。」

蝎婆江雪珠道：「難道我們就任由他們欺心滅理不成。」她顯然有點口不擇言，沒想到有楊天池在過問這件事，怎會中途而廢。

蛇公胡叫天微微一皺眉頭道：「江婆子，你又出言無狀了。」

蝎婆江雪珠一怔恍然道：「啊！對不起！……」

楊天池含笑截口道：「這件事情的眞像是挹芬發掘出來的，剛才在下便是親自去調查了一下，……」

話聲微微一頓，忽然轉向熊挹芬道：「你快回去吧，謹防他們再生事端。」

熊挹芬應了一聲：「是！」便飛身而去。

楊天池接着又道：「這件事，湯老兒固然被矇在鼓裏完全不知道，湯婆子也不是主謀正身，她背後另有主持把舵的人，所以……」

話聲停了一停，環視了大家一眼，接道：「所以，這已經不是一件單純的家務事了，老夫本來不願親自出手，現在却身不由己了。」

大家聽了這番話，先是心中一喜，高興得不得了，但接着心情又是一沉，意會到事情的嚴重性，要是他們辦得了，又何需他親自出手。

蝎婆蛇公和熊萬里都暗叫了一聲：「慚愧！」凜然心驚。

楊天池似是看出了他們的心意，微微一笑道：「在下剛才想了一想，這件事的變化，對我們來說，固然大出意料之外，如果我們能把握時機，立時發難，又何嘗不令他們措手不及，因此，爲使他們疏於防範，在下決定今天晚上就動手，同時也有勞各位密切配合，分頭行事。」

蝎婆、蛇公與熊萬里無不欣然同聲道：「但憑差遣。」

× ×

老堡主湯化雨今天認了覃少秋之後，心中是又高興又悲愴，夜闌人靜之後，兀自平不下心中萬丈波瀾。

這時，他獨自躺在病榻之上，面對孤燈，又從懷中掏出了覃少秋送回來的那隻錦囊，悲從中來的喃喃輕呼着：「秀蘭，秀蘭，你知道，爸是多麼後悔，和想念你麼？……」

神情彷彿中，似覺燈火無風自動的搖幌了一下，猛然一震之下，只見床前已是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來人身穿赭色寬袍，長眉白髮，望之却是臉色如冰，微帶凌厲之色。

湯化雨可是見多識廣之人，一見來人形貌，心頭猛然一震，支身欲起，道：「你老人家可是『玉扇神鷹』？……」

老者一揮手，冷然道：「伸出你的手來！」

凜然之下，湯化雨不敢絲毫猶豫的伸出了右手。

老者一搭湯化雨腕脈，便點頭道：「果不出老夫所料。」

沒頭沒腦的話，却聽得湯化雨猛然出了一身冷汗道：「你老人家說什麼？」

老者道：「你病了有多久了？」

湯化雨道：「將近半年了，但近月來病情才嚴重。」

老者道：「你自己知不知道，是什麼病？」

湯化雨臉上驀地湧上一片羞紅，半天半天，才訥訥地道：「我想是得了『陰火焚身之疾』……」但道出病情之後，却又羞於出口，說不下去了。

老者瞭然於胸，但却微現疑訝之色，道：「是令正夫人？」

湯化雨猶豫了半天，一咬鋼牙，搖了一搖頭道：「不是！」

「是誰！」

「是一個丫頭，我……我也不知道當時怎會那樣糊塗，竟然中了她的圈套。」湯化雨在那老者凌厲目光之下，無可抗拒的說了實話。

那老者臉色微微一展道：「後來那丫頭呢？」

湯化雨道：「她敲去了我五千兩黃金，却留下了這無窮之病痛，唉！……」

那老者笑了一笑道：「他們要的，只怕不是你的黃金。」

湯化雨愕然道：「她人已帶着黃金去了，難道還有別的陰謀？」

那老者道：「據老夫所知，這種『陰火焚身之病』，除了天山雪蓮子之外，只有『歸元經』中的『和氣篇』，可以運勁自療，他們醉翁之意，固不在酒，而在證實你是否擁有『歸元經』！你的『歸元經』呢？」

湯化雨驚駭欲絕，大驚失色道：「我……我沒有『歸元經』……」

那老者一笑道：「你不要否認，老夫知道你一度擁有過『歸元經』，只是後來被令嫒取去了。」

湯化雨望着那老者惶悚的一嘆，無言的默認了。

那老者喟然道：「『歸元經』曾一度爲老夫所有，老夫不敢自私，留贈有緣，不料你有緣無福，得而復失，也罷，老夫助你一臂之力，脫此無邊苦海！」

說着，口齒微動，已用傳音神功，將自療眞訣，告訴了湯化雨，接着喝聲道：「快快運功自療，老夫再助你一掌之力。」說着，右手一落，已搭在湯化雨百會大穴之上。

湯化雨熱淚一湧，幾乎奪眶而出。

一個時辰過去，湯化雨已是好了十之四五，那老者掌力一收道：「湯堡主，現在你已經可以行動自如，再有四五次調息，便可陰火盡除，刻下時不容緩，請你隨老夫去一處地方。」

湯化雨對這位武林奇客，已是說不出的感激，自自然的信任，但仍然忍不住問道：「去那裏？」

那老者說道：「你隨老夫去，就知道了！」

湯化雨隨着那老者掩出病房，經過後花園暖閣外面時，只見他的夫人這時正與蝎婆江雪珠兩人坐在燈下對飲歡談。

湯化雨這時心中高興，他想把自己惡病得救的好消息告訴他夫人，方待出聲招呼，那老者已是一攔湯化雨一笑道：「咱們早去早回，令正夫人跑不了。」

話意雙關，聽在湯化雨耳中又是一番感受，但覺脖子一紅，不敢驚動他的夫人了。

那老者輕車熟路般帶着湯化雨從後園一角出了湯家堡，走了里多地，向着一片密林之內奔去。

湯化雨當然知道，那片密林之內有他一座家庵，而且被他夫人列爲禁地，他自己也只在夫人陪同之下來過三次。

這時，那老者要帶他進入禁地，使他不免畧有顧忌的一躊躇道：「老人家，前面林中有一座化雨家庵，裏面盡是女孩子，這……有點不大方便吧！」

那老者微微一笑道：「老夫認爲那裏面這時正有不少男人哩！」

湯化雨微微一怔道：「有這等事！」

那老者道：「你想不到的事還多着呢！」腳下一快，先行走進密林之內。

湯化雨只有緊跟在那老者身後而行，穿過密林，那座家庵已燭光外射的出現在眼前。

同時，眼前人影連閃，只見蛇公胡叫天與熊萬里次第現身出來，他們兩人都只望了他一眼，也沒和他打招呼，只向那老者說了一句：「無風無浪。」又復退回暗影之中而去。

湯化雨心中一動，那老者已是輕聲道：「咱們是以眼代口，請你自己看吧！」身形一矮，掠身到了庵前，一長身又進了庵內。

湯化雨這時病情已經好了十之四五，雖未能完全恢復功力，但這座又矮又小的家庵，還難不倒他，悶聲不响的也跳進了庵內。

兩人隱身在暗處，向燈火輝耀的殿中一看，湯化雨但覺血氣一湧，只差一點沒有氣死過去。

只見那小小的佛殿中央，這時正擺着一桌大魚大肉，四個男人抱着六個小尼姑，正在飲酒作樂，而那四個大男人之中，便有他的寶貝兒子老三湯恆昌。

另外三個男人，他也不陌生，一個就是他夫人的內侄黃天標，一個就是他現在的堡中總管金大招，另外一個就是現在替他看病的那位郎中柳長春先生。

湯化雨望着那老者一搖頭，無限傷心地悄聲道：「老人家，化雨可忍不住要出手了。」

那老者拉了他一下身子，道：「先不要驚動他們，你再看看那邊暗角裏，還有一個孩子呢！」

湯化雨因立身位置關係，倒沒看到殿中有什麼孩子，這時，轉過身形，順着那老者所示方向望去，不由一震道：「那不是小秋麼！他爲什麼也在這裏？」

那老者道：「你再看下去就知道。」

兩人耐心的等了一會，只見柳長春臉上笑容一收，道：「恒昌，你再問那小雜種一次，看他說不說。」

柳長春這時臉上笑容一收，大家也都停止了歡笑，湯恒昌也極其恭順的應了一聲：「領命！」跨步便到了覃少秋身前。

覃少秋半倚半躺的靠在牆跟之下，只見他眼青臉腫，嘴角還帶了不少血漬，可見他已經不知受過多少折磨了。

湯恒昌抬腿一腳，踢得覃少秋「唉喲！」一聲，睜開了疲憊無神的目光，不待湯恒昌開口，便只搖頭道：「不！不！我眞的沒有見過什麼『歸元經』啊！」

湯恒昌厲笑一聲，道：「小雜種，你還在騙人，你說，你沒見過『歸元經』，老子問你，你這幾天默出來的經文，又是那裏來的？」

從湯恒昌的問話裏，不難知道覃少秋已經在他們百般逼問之下，套出了不少「歸元經」經文。

湯化雨輕輕一嘆，悄悄的道：「化雨已經完全明白過來了，不能讓孩子再受折磨了，請你老人家救救那孩子吧！」他自己心裏有數，憑他這時帶病之身，要沒有這位老人家出手相助，那是出手之後，只有丟人。

那老者微微一點頭，右手一揮，拍在牆壁之上，只聽轟然一聲，灰霧冲天中，牆口已是現出一個大洞。

湯化雨一震之下，已被那老者帶着穿洞而入。

殿內之人，猝然一驚之下，只見湯化雨與一位老者，已一臉冰霜的出現在大殿之中。

湯恒昌更是驚慌失色的「啊！」了一聲，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湯化雨到底是他父親，他再壞也不敢在父親面前發橫了，何況，父親這時滿面紅光，毫無病容，他更是不敢妄動。

其實，湯化雨的紅光滿面，那是什麼惡病盡除，完全是被他們氣得血氣上湧，所造成的現象。

猛然襲來的巨震，使整個殿中之人，都失去了片刻神智，而在這白駒過隙的瞬間，只有那老者出奇的冷靜，而且制敵先機的微一震腕，掌中早已藏好的一把松針，便齊皆射到了殿中人身上。

湯化雨由激動中冷靜下來，嘿嘿一笑道：「你們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他的話聲，在空中震盪了一下，却沒有任何一人回答他的話。

湯化雨怒喝了一聲，道：「你們見了老夫爲什麼不說話？」

「哈！哈！湯兄，他們有口難言，你叫他們說什麼呢！」

湯化雨猛然一回頭，身旁已不見了那位老人家，只見蛇公與熊萬里已併肩跨步走了進來。

湯化雨長嘆一聲，說道：「那位老人家呢？」

蛇公胡叫天道：「他老人家，已經走了。」

湯化雨訕訕的道：「胡兄，老夫實在慚愧！……。」

回頭望了他自己的兒子湯恒昌與內侄黃天標一眼，又是一陣搖頭慨嘆。

這時，庵內門簾一起，從內面飛射出一個老婆子。

熊萬里大喝一聲，掄掌相迎而上。

那老婆子忽然尖叫一聲，道：「爹，我是挹芬。」

她伸手一抹臉，可不正是他的愛女熊挹芬。

敢情，她眞能吃苦，這些天來在湯家堡當起老媽子來了。

熊萬里急切間一刹手，笑道：「你這個丫頭好冒失。」

熊挹芬笑道：「爹，你見人就出手，還說女兒哩！」

熊萬里一皺眉頭道：「你這樣傯傯忙忙趕來，有什麼事？」

熊挹芬道：「那位老人家有兩句話，要女兒前來轉告湯老前輩。」

湯化雨肅然道：「姑娘請說，化雨洗耳恭聽。」

熊挹芬道：「他老人家說：物必自腐，而後人腐之，老堡主應知所警惕，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湯化雨正色道：「化雨謹領雅教！」他對那位老人家眞是心誠意服，毫不因傳話的人是熊挹芬而稍事隨便。

熊挹芬暗暗一點頭，指着那四個人，道：「他們這四人，無一善類，尤其令郎與令侄，更是豺狼之性，日後必爲貴堡帶來滅堡大禍，因此他老人家，已把他們四人武功全皆廢了，希望老堡主善自開導尊夫人，不要因此遷怒覃少秋。」

湯堡主訕訕的道：「我想賤內從今以後也一定知道悔改了。」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黃夫人的怒吼聲罵道：「好一個老殺才，原來一直都在裝病，……」

湯堡主臉色不禁一變，微現惶悚之色，但隨即雙眉一揚，面容一肅，轉身向着門外。

熊挹芬輕呼一聲道：「爹，胡老前輩，以後的事，我們也管不着了，大家快走吧！」

人影連閃中，突然消失了他們三人人影。

湯堡主暗暗吸了一口氣，等着他夫人的來到……。

（續完）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王蜀蓉・圖

橫財一億萬



橫禍橫財　直衝直闖

「小鬼子」王小克提着用木板釘成的擦鞋箱，拖着疲乏的身子，爬上了數十級石級，倚在盡頭處的欄杆喘着氣。

天色已經黑了，他望了望腕表，已經八時多，經過整天的工作，累得滿身疲乏，却只賺到三塊多錢。

在這個萬物騰貴的時候，三塊多錢根本派不了什麼用途，頂多只能買兩隻普普通通的餸。

他想，這時候白小妹也該下班回家了吧？

想起了白小妹，王小克不禁苦笑了一下，休瞧她是「工廠妹」，每天有固定的入息，而且數目還在十三四元以上，猶勝自己在街邊擺檔，入息沒有固定，還要隨時隨刻防備巡警的干涉。

有一段時期，王小克打算拋下擦鞋箱投入工廠做「工廠仔」的，然而還是打消了原意，擦鞋的收入雖然沒有固定，但却輕鬆寫意得多。

他這人喜歡無拘無束，寧願錢賺少一點也無所謂。

最近，中區路人行色忽忽，十個過路人中，鮮有一個肯稍停下來整理一下皮鞋的。

王小克暗暗奇怪，爲什麼人們的生活越來越緊張了？莫非世界更加艱難？賺錢比以前更不容易？

稍息過後，王小克提着擦鞋箱，向他所居住的那棟木屋走了過去。

當他經過阿發住的木屋時，橫地裏竄出一條黑影，向他衝了過來。

王小克呆了一呆，還看不清楚來人是誰，忽覺腦頂生風，有件硬物自上擊了下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幸好他身手敏捷，應變奇快，倏地把踏出去的脚步縮了回來，跟着身子一俯，避過由上而下的一擊。

稍爲定神之後，王小克向那黑影望去，朦朧月光下，依稀看得出是隣居陶大行！

「大行，你幹什麼？」王小克詫異問。

然而，那陶大行目露兇光，手中操着水喉鐵管，又向王小克

攔腰掃來。

王小克心下疑惑不已，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跳開閃避之外，並無他法。

他提了一口氣，向旁竄了出去，避過陶大行第二擊。

「大行，你快停手！」王小克叫道。

那陶大行便似瘋了一樣充耳不聞，「呼呼呼」幾聲，揮舞着水喉鐵又向王小克襲來。

王小克身輕如燕，陶大行痴肥臃腫，加以王小克早有防備，怎會讓他擊中。

可是，王小克見他不可理喻地操着丈許長的水喉鐵管亂揮亂舞，心中又驚又奇，一個不小心，險險讓水喉鐵掃着了腰際。

王小克慌了起來，大聲叫道：「來人哪，大行發了瘋哪！」

他一面叫着，一面覷準水喉鐵來勢，左右跳躍廻避。

陶大行見王小克叫人，手中的水喉鐵舞得更快，忽聽「噗」地一聲，王小克右腿着了一記，立時仆倒下地。

陶大行得勢不饒人，趨上前去，雙手牢牢抓住水喉鐵，對正了王小克腦門直戮了下去。

王小克右腿被水喉鐵掃中一下，只覺劇痛攻心，爬在地上不能動彈，眼見水喉鐵朝自己腦門戮下，這一驚非同小可，雖然想向旁滾開，然而雙腿却使不出力來。

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閉起眼睛，說時遲，那時快，忽聽一聲暴喝，有個大漢自黑暗中跳了出來，揚腿向陶大行踢去。

那一腿不偏不倚，正踢中陶大行的虎口，他大叫一聲，水喉鐵脫手而出，「噹」地一聲，遠遠地掉在水泥地上。

王小克雙手用力，支撐着身子向後連退，只見那大漢虎背熊腰，身穿黑色衫襯，上裝敞開，露出一綹黑黝黝的胸毛，正揮拳向陶大行腹部擊去。

陶大行身材肥胖行動不靈，登時被大漢一拳打了個正着，痛得彎下腰來。

大漢並不乘勝追擊，望了地上的王小克一眼，掉頭向黑暗裏奔去，瞬間不見蹤影。

這時，阿發和小妹聞聲自屋裏奔了出來，一見當時情況，也來不及細問，上前扶起王小克。

王小克手撫右脚雪雪呼痛，白小妹關切地問：「小鬼子，你怎麼啦？」

王小克向陶大行一指，道：「他……他瘋了！」

白小妹不由向陶大行望去，只見他手按腹部，彎着腰緩緩回屋。

白小妹把王小克扶回屋裏，阿發拾起地上的擦鞋箱，也跟着踏進屋來。

「小克，發生了什麼事？」盲眼的婆婆自床上爬起身，關切地問。

「沒……沒什麼。」

白小妹倒了一杯熱茶，遞到王小克跟前，低聲問道：「剛才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也不知道，大行像發了瘋似的，一言不發從旁衝出來，揮動水喉鐵管朝我打來。」

白小妹和阿發對望了一眼，臉上均有詫異之情。

「大行？」白小妹問。

「是啊！住在阿發隔壁的猪肉佬陶大行。」王小克說。

「他……他是個好好先生啊！」

王小克點了點頭，道：「可能是突然間發了神經見人便打。」

「可是剛才我們出去時，他好像也受了傷一樣，正慢慢地轉回屋去哩！」白小妹說。

「不錯，是一個大漢救我的，他還給了大行一拳。」王小克說。

「大漢？」白小妹疑惑地問道：「他是誰？」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我從來沒見過他，可能不是住在這一帶木屋的，功夫好得很。」

「莫非是行俠仗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阿發插口說。

白小妹啐了阿發一口，道：「胡說八道，這時代還有什麼行俠仗義的俠士！」

「否則他怎會像程咬金一樣半途殺了出來，將小鬼子救了？」

王小克抬起頭來望着屋外呆呆出怔。

「小鬼子！」白小妹叫王小克一聲。

王小克恍若自夢中驚醒，道：「什麼事？」

「那陶大行平日和藹可親，我們幫他買猪肉，他總是足秤兼送猪骨，連螞蟻也不揑死一隻，怎麼突然間會一反常態？」

王小克想起剛才他那種想一管戮死自己的狠勁，不禁驚悸猶存，渾身打了個寒顫。

「你不覺得事有蹺蹊嗎？」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然而却半晌沒有出聲。

「喂，咱們到他家裏問個究竟怎樣？」阿發忽然提議。

王小克心中一動，點了點頭，支撑着跳起身來。

「走得動嗎？」白小妹問。

王小克揭開褲管，覺小腿管處紅腫一片，剛才陶大行那一記掃得不輕。

「還好。」王小克道。

「讓我先替你搽點紅汞水好不好？」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表皮之傷，不要緊的。」

說着，逕自向屋外走去。

白小妹和阿發自後跟了出來，向陶大行居住的木屋走去。

三人來到陶大行屋前，不由放慢了脚步。

木屋內透出燈光，王小克側耳一聽，隱約聽到一陣低低的呻吟聲。

他向白小妹點了點頭示意可上以前。

白小妹伸手敲了敲門，敲門聲剛過，屋裏驀地響起玻璃墮地聲，跟着！一個驚惶的聲音問道：「是……是誰！」

「我，隣家的小妹。」

隔了半晌，木門才緩緩打了開來，陶大行滿臉張惶地向屋外環伺一回，見到只有王小克，白小妹和阿發三人，這才鬆了一口氣，道：「是你們！」

王小克打量了陶大行一眼，剛才的兇狠已經消逝於無形代之的是驚惶和沮喪。

「我們——我們可以進去嗎？」王小克問。

陶大行沉吟了一下，點點頭。

三人踏進木屋時，首先看到的是地上一堆破玻璃和水漬，想是陶大行剛才正拿着玻璃杯喝水，忽然聽到敲門聲驚慌過度，玻璃杯自手中摔了下來。

「坐，坐！」陶大行指着幾張木櫈，說道：「不要客氣。」

王小克見他神態怔忡不安，但和剛才的兇相却截然不同，不由暗暗奇怪。

「大行叔，剛才你在幹什麼？」王小克問。

「我？」陶大行望定王小克，詫異地問：「我怎麼啦？」

王小克揭起褲管，指着那一片紅腫，道：「這是被你打傷的。」

「哦？」陶大行霍地站直起身，趨上前來，臉上透着驚異的神色：「怎麼會是被我打傷的？」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大行叔，這是十分鐘之前的事，難道你竟忘了？」

陶大行搔了搔頭皮，道：「我……我眞的不知道啊！」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都覺得他語氣眞誠，似乎不是虛言。

「大行叔，剛才你手中拿着水喉鐵管，見人便打，差點把我打死哩！」王小克說。

「是嗎？」陶大行張大了口，道：「有這樣的事？」

「難道連這裏也是假的？」王小克指着自己的右腿說。

陶大行滿面茫然之色，呆了半晌，才道：「我……我眞的記不起來啦。」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看來陶大行的神經是有點問題，可能還患上了失憶症。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

白小妹和阿發也自後跟着，王小克臨出門時，忽然轉頭問：「大行叔，剛才有一個大漢打了你一拳，你記得嗎？」

陶大行聞言不由自主地伸手按了按腹部，臉上神色倏地一變，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你記起了，是不是？」

陶大行雙唇顫抖着，沒有答話。

王小克又問：「你認識那大漢的，對不對？」

陶大行渾身起了一陣抖索，急忙道：

「不，不，我不認識他！」

就算痴呆若阿發，也聽得出陶大行言不由衷，分明是欲蓋彌彰。

白小妹正要出言試探，王小克向她打了一個眼色，領先踏出屋去。

白小妹自後跟來，道：「小鬼子，我看大行叔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

「那是他的事，和我們無關。」

「可是他以後隨時再發起瘋來，操着菜刀四處追人斬殺的話，那怎麼辦？」

王小克聞言怔了一怔，白小妹的話很有理由，一個失去理智和常性的神經漢，的確是防不勝防的。

「你說，咱們要不要報警？」白小妹問。

王小克雙眉微皺，沉吟半晌，道：「還是再看幾天吧！」

× ×

王小克剛放下擦鞋箱，阿發便衝進屋來，拉着他往外跑。

「不好啦，沈伯被大行叔斬傷了！」阿發說。

「眞的？」王小克心下一懍，一直担心着的事，終於發生了。

沈伯是個六十餘歲的老頭子，和幾個兒子媳婦住在前面一棟面積比較大的木屋，他雖然年屆高齡，但由於家中開支太大，每天都挑着一担「南乳肉」沿街叫賣，在這一帶的木屋區人緣甚佳，和陶大行更談得來，想不到竟會被他斬傷。

「什麼時候發生的？」王小克問。

「今天下午，」阿發道：「大行叔好像發了瘋似地，操着一把菜刀見人便斬，剛巧沈伯挑着担子正要出去擺檔碰上了他，一個閃避不及，肩膊處被斬了一刀。」

「現在怎樣？」

「沈伯進了醫院，大行叔被拉上警局了。」

「沈伯的傷勢重不重？」

「救傷車未來之前，血一直流個不停，」阿發說：「後來被抬上了十字車，情況便不明了。」

王小克揑了揑拳頭，如果那天聽白小妹的話去報警，便不會發生這件事了。

「大行叔呢？」

「他被警察帶走後，至今還沒有回來過。」

這時，白小妹也自工廠回來，阿發跑上前去，把下午發生的事又向她說了一遍，聽得白小妹秀眉緊皺半晌說不出話來。

「大行叔眞的患上了神經病！」白小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才道：「否則他不會這樣。」

「無緣無故，爲什麼會患上神經病的？」王小克訥訥地道：「他這人生性樂觀，又沒受到什麼刺激。」

「你怎知道他沒受過刺激？」白小妹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是的，自己和陶大行並不經常來往，怎知道他沒受過刺激？

「小小的刺激是不會令人發神經的，」阿發道：「一定是大大的刺激。」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阿發這句話倒說得相當有道理。

「晚了，回家煑飯吧，」白小妹提着買來的餸菜，向木屋走去。

王小克正要轉身回屋，忽然有人遠遠叫住他：「小鬼子！」

王小克只覺這把聲音好熟，向遠處望去，看到周探長氣喘吁吁地向他跑過來。

「小鬼子！」

王小克停下脚步，等待周探長，暗想他大概是爲下午發生的案件而來。

果然，周探長一接近他便問道：「這裏有個名叫陶大行的，你認識嗎？」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認得。」

「他平日做人怎樣？」

「很好，」王小克道：「和每個人都談得來。」

「試過神經失常嗎？」

王小克初是搖了搖頭，隨即補充一句，道：「兩天前發過一次神經。」

「哦？」周探長臉色一變。

王小克將那天陶大行手操水喉鐵管襲擊自己的事說了出來，只是爲避麻煩，將那神秘大漢的出現畧過不提。

周探長聽他敘述完畢，問道：「在這之前，他有類似情形出現嗎？」

「沒有。」

「關於陶大行這個人，你還知道些什麼？」

王小克笑道：「周探長，你還沒聘請我做你的顧問哩！」

周探長赧然一笑，道：「小鬼子，別跟我來這一套了，把你知道的一切說出來吧！」

說時，周探長遞了一口香烟給王小克，還親自替他劃上了火。

王小克吸了一口烟，緩緩地說：「陶大行這個人很樂觀，見到人都笑吟吟地打招呼，從來不和人吵架，他沒有老婆，也沒有子女——」

「沒有老婆那來的子女？」周探長笑着打岔。

「哈！這世界上沒討老婆而有兒女的男人多着哩！」王小克不肯認輸，反駁他道：「好像——」

「好啦好啦，你繼續說下去吧。」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會，道：「他在街市一片肉食公司打工，收入不錯，沒有特別嗜好，有時候，陪沈伯到酒家喝兩杯而已。」

「就是那個被他斬傷的沈伯？」

「不錯。」

周探長皺緊眉頭，道：「事發時你在場嗎？」

「我在！」阿發搶着回答。

周探長雙眼向他望來，道：「好，那你說說當時的情形。」

「是這樣的，今天下午，我在屋裏聽到沈伯叫救命的聲音，連忙奔出屋去，看見沈伯肩膊上全是血，大行叔手拿着菜刀在追他，後來，沈伯的大兒子沈重慶自屋內跑出來，搶了大行叔的刀，跟着報警，你們的人便來了。」阿發說完，得意地望着周探長。

「你知道陶大行爲什麼要追斬沈伯嗎？」周探長凝視着阿發問。

「我不知道。」

「他們事前有沒有吵過架？」

「我不知道。」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問道：「沈伯的家人住在那間木屋？」

王小克向前面一間大木屋指去，道：「那一間。」

周探長點了點頭，向那間木屋走去。

王小克和阿發對望一眼，自後跟上。

周探長來到沈伯居住的木屋，屋裏只有沈重慶的妻子王氏，其他人都到醫院去了，周探長向她表白了身份後，道：「你們打算控告陶大行嗎？」

「我……我不知道，要等重慶回來才能決定。」王氏訥訥地答。

周探長眼見問不出什麼來，告辭了。

王小克將他送到石級處，周探長道：「小鬼子，你如果有什麼發現，立刻打電話通知我。」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什麼發現？」

周探長一時之間也答不出來，半晌才道：「只要是你覺得有疑惑的事。」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好吧！」

「再見。」

望着周探長逐漸發福的身軀步下石級，王小克才回身搭住阿發的肩膊，向家裏走去。

吃過晚飯後，王小克到沈伯家裏看了看，見沈伯的幾個兒子都自醫院裏回來，問明沈伯的傷勢並無大碍後，這才向石級走去，打算到鬧市中散散心。

當王小克下了石級時，忽然有架大型豪華房車駛了過來。

王小克向那豪華房車望了一眼，心下暗暗詫異，這一帶停泊的都是貨車和老爺車，幾時見過如此嶄新高貴的房車？

那豪華房車戛然而止，車門打開，一個又矮又胖的中年男子跳下車來。

那中年男子手中拿着一張白紙，四處張望。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向他走了過去。

「先生，找人嗎？」王小克問。

中年男子瞥了王小克一眼，愛理不理應道：「唔。」

王小克見他眼高於額，心下有氣，正打算轉身離去，那中年男子忽然道：「小朋友，你過來！」

王小克猶豫一下，這才向他走過去。

「這裏是不是叫百福坊？」

「是的。」王小克答。

「第五號木屋在那裏？」

王小克心中突地一跳，五號木屋不正是陶大行住的那間嗎？

「你……你找誰？」王小克吶吶問。

「有沒有一個姓陶的？」

王小克話到口邊，忽然又咽了下去，轉而問道：「你找他幹什麼？」

中年男子露出不耐煩的神色，道：「我問你有沒有這個人。」

「我問你找他什麼事？」

中年男子細眼轉了一轉，嘴角忽然泛起狡黠的笑容，道：「小朋友，眞的有這個人，對不對？」

王小克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他，並不答話。

中年男子伸手入袋，取了一張鈔票出來，對着王小克揚了揚，道：「你帶我去見他，這張鈔票便是你的了。」

王小克向那張鈔票望去，原來只是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心下大失所望，站在原地並不移動。

中年男子料不到王小克見財不動心，收起鈔票，道：「好，你不帶我去也行，我自己也找得到。」

說着，中年男子轉身向石級踏去。

「喂！」王小克忽然叫道。

中年男子回過頭來，詫異地望着王小克，道：「我現在又改變主意啦，那十塊錢還是省下為妙！」

「他不在。」王小克簡短地說。

中年男子臉色微微一變，道：「去了什麼地方？」

王小克微笑着，並不回答。

中年男子一呆之下，立時明白王小克的意思，又將那張十元鈔票拿出來，遞上前。

王小克緩緩搖着頭，表示太少了。

中年男子咬了咬牙，又取了一張十元鈔票，遞給王小克，道：「說吧！」

王小克把鈔票接過來，道：「先生，你找他幹什麼？」

中年男子臉色一變，微慍地說道：「我問你他去了什麼地方，你照實回答我罷啦！」

「先生，陶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懷有惡意找他，我豈非變成出賣好友的奸賊了？」

中年男子又急又氣，沉吟了半晌，才道：「我是沒有惡意的。」

「那麼，你到底幹嘛找他？」

中年男子嘆了一口氣，似乎不勝其煩，道：「我是帶了一個發橫財的機會來給他的！」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有道是「馬無野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瞧這中年男子的派頭，似乎眞的有帶挈別人發財的條件。

「好，那麼，我告訴你吧，他在警局裏！」

中年男子聞言臉色大變，訥訥地問：「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陶先生突然發了神經操刀斬人，被拉進警局去啦。」王小克說。

中年男子撫弄着下巴，一時間不知怎樣決定。

「先生，你貴姓？」王小克問。

中年男子望也不望王小克一眼，忽然轉身向車子走去，打開車門上車。

汽車怒吼一聲，緩緩地向外駛出去。

王小克望着車後閃亮的紅燈，呆呆出怔……

半晌，王小克才邁開大步向前走，暗想無端端發了一筆二十元的小財，正好到附近的餐室喝瓶冰凍提神的啤酒。

他獨自一人在餐廳裏喝過啤酒，眼見時間已晚，埋單回家。

經過陶大行的木屋時，王小克不由自主多望了一眼忽然發現屋裏好像有燈光。

王小克放慢了腳步，陶大行光棍一名，並沒有同居，如今在警局，屋裏怎會有燈光？

他躡着足跑上前，自窗子望進去，果然看到一道電筒光左右移動。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莫非附近的小偷聽聞陶大行被拉乘機前來做世界不成？

附近木屋區的居民向來採取守望相助的態度，因此甚少有失竊的案件發生，如果陶大行屋裏的人眞是個小偷，那麼一定是外來的！

王小克慢慢地移近窗口，凝眼向內望去。

只見電筒光左右移動，一個身穿黑衣的大漢正在屋裏翻箱倒篋。

王小克只覺那大漢身型十分熟悉，凝眼一看，正是那天在陶大行鐵管下救了自己的大漢！

木屋裏一片凌亂，傢俬雜物全無一樣放在原位，顯然地那大漢已經找了很久。

他在找些什麼東西？

王小克心念電轉，一時間想不到陶大行究竟會有什麼值錢的物事，引起這個大漢「地氈式」的搜索。

那大漢又四處翻查了一遍，然後沮喪地坐在一個木箱子上，長長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見他兩道濃眉緊緊地皺在一起，不斷伸手抹着額前的汗水，心下更覺奇怪。

忽然，那大漢站起身來，熄了電筒便欲離去。

王小克急忙將身子藏在窗口附近一個大鐵桶後，探頭向外窺伺。

木屋門「呀」地一聲打了開來。

那大漢鬼鬼祟祟地左右望了一眼，踏出木屋，掩上了門。

瞬眼間，那大漢已經消失在黑暗中。

王小克這才站起身，猶豫了一下，伸手推開大門，踏進屋去。

屋裏一團黑漆，簡直伸手不見五指，王小克取出火柴劃上了火，燃上木枱上的一盞火水燈。

他拿着火水燈四處照了照，不由皺起了眉頭，原來屋裏不但一片凌亂，連一張彈簧床的床墊，也被利刀割了開來，棉花散滿地上。

王小克搖了搖頭，忽覺一陣勁風由上撲來，在火水燈未熄之前，眼前人影一幌，有人自上面跳了下來。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萬料不到屋頂裏會有人，倉卒間向旁一閃，但腳踏上了一個痰盂，踉蹌跌下地去。

跟着，火水燈「撲」地一聲掉下地去，四下裏立時又陷入黑暗中。

王小克瞥眼間，看到一個嬌小的身影，向大門衝了出去。

他還來不及掙扎起身，火水燈落地之後，忽然死灰復燃，「哄」地一聲，地上的火水着了火，向四下裏蔓延過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欲找件物事撲火，然而屋裏都是枱櫈之類的笨重物事，那裏濟得了事？

心念電轉之下，他倏地彈跳起身，向屋外衝出，一面大聲叫道：「火燭呀，救火呀！」

這時雖然已近深夜，但木屋區一帶居民大半還未入睡，聞言急忙跑出來查看。

陶大行木屋中的火越來越大，王小克望着熊熊火光，後悔不迭。

幸好木屋區早有防火設備，一聽發生了火災，立時有人拉喉駁水，幾分鐘後，兩條水龍已向災場疾射着。

由於撲救得早，火還沒燒出屋外，已經被撲熄了。

鄰居們紛紛向王小克圍了過來，詢問是什麼一回事。

「有……有人到大行叔屋裏偷東西，」王小克吶吶地回答：「大概留下了火種，所以着了火。」

鄰居們將信將疑，不過眼見損失的只是陶大行，也就各自散開回屋去了。

白小妹將王小克拉過一旁，低聲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將剛才發生的事說了一遍忽然問道：「剛才躲在屋頂上的是不是你？」

白小妹愕了一然，說道：「怎麼會是我？」

「我……我好像看到一個女人，對了，是嬌小玲瓏的女人！」

「胡說，我一直在家裏，沒踏出過屋門半步，」白小妹道：「再說，如果是我的話，為什麼要逃？」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那麼到底是誰？」

「大概又是小偷之類的吧？」

「女人也做小偷？」

「有什麼稀奇，這個時代已經是男女平等了呀！」白小妹說。

「可是……可是大行叔家裏有什麼值得人家偷的東西？」

白小妹一時間也想不出來，道：「回去睡吧，晚啦！」

這天晚上，王小克躺在蓆子上，一直不曾好好地闔過眼。

他腦際間不斷映現出那嬌小的身影，還有那大漢沮喪失望的表情。

他告訴自己，陶大行的突然神經失常，其中一定包含着一個大秘密。

天將近亮時，王小克才矇矓地睡了過去……。

×　×

王小克拿着一袋生菓，和白小妹向前面的建築物走過去。

那幢建築物看來很古老，大門口的鐵閘，便像十八世紀的古堡一樣。

整幢建築物髹着白色灰水，大門前左右有兩株參天古松，樣子雖是古老一點，環境情調却認眞不錯。

兩人剛來到鐵閘處，有個穿制服的大漢趨上前來，道：「什麼事？」

「探人。」

「誰？」

「姓陶，名大行，」王小克回答：「他大前天才進來的。」

「你等等。」

大漢說着走回入口處旁邊的一所小木屋，拿起內線電話。

白小妹打量了建築物一眼，低聲道：「這幢神經病院好宏偉啊！」

「好像是私家病院。」王小克說。

「大行叔怎住得起這種私家療養院？」白小妹詫異地問。

王小克正要答話，那守門的已經走上前來，道：「請進來。」

說着，他領前打開了鐵閘，等兩人進去之後，指着大花園右邊的一幢綠色小屋，道：「陶先生住在第三號房，你們直接過去便找得到他了。」

「謝謝。」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一眼，牽着手向那幢綠色小屋走了過去。

兩人一邊向前走，一邊四處張望，只見大花園中綠草如茵，到處種滿了奇花異卉，迎面一陣微風吹來，夾着花香草味，精神不由一爽。

「這是間高尙的神經病院呀？！」白小妹不由說道。

王小克點着頭，花園中的石櫈上，坐着幾個神情痴呆的老翁，身上衣着華貴，顯然都是富貴之輩。

來到綠色小屋之前，屋裏轉出一個女護士，上下打量王，白兩人一眼，柔聲問道：「小朋友，你們找誰？」

「我們找住在第三號的陶先生。」王小克回答。

「進去右轉第一間就是了。」女護士臉上露着和藹的笑容，向後面一指。

「謝謝你。」

王小克拉着白小妹的手，踏上台階。那幢綠色小屋是獨立建築的，面積却也不小，踏進大門，先是一個佈置的美侖美奐的大廳，兩邊各有一條走廊。

王小克向右邊轉去，在第一道門前停了下來。

他伸手叩了叩門。

半响，房裏仍然沒有反應。

白小妹向他呶呶嘴，示意再叩幾下。

當王小克伸手正想往門上敲去的時候，房門忽然打了開來。

站在兩人眼前的，是神情憔悴的陶大行！

陶大行驟見王小克和白小妹，雙眉微揚，但隨即又恢復一副渾渾噩噩的表情。

「大行叔！」王小克喚他一聲。

陶大行雙眼無神，向兩人畧一點頭，轉身向內走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一眼自後跟着。進了房間後，王小克把房門掩上，將那包生菓放在枱上。

白小妹一踏進房間，便不由低呼了一聲，原來房中不但鋪着厚厚的地氈，而且電視雪柜收音機齊全，根本是第一流酒店的格局。

兩人也不等陶大行招呼，逕自在沙發上坐下來。

「大行叔。」白小妹柔聲喚道。

陶大行緩緩在床沿坐下來，點了點頭，表示聽到她的喚叫。

「你——你好一點嗎？」王小克問。

陶大行緩緩地點着頭，依然緊閤着雙唇，沒有出聲。

王小克赧然一笑，說：「這……這地方不錯。」

陶大行彷彿沒有聽到他的話一般，雙眼望着窗外呆呆出神。

「大行叔，你家裏失了火，你知道嗎？」王小克忽然問。

陶大行聞言霍地站直起身，趨上前來，臉上青筋暴現，又急又驚地問：「怎麼失火的？」

「有……有人進屋偷東西……」王小克料不到他的情緒會這麼激動，結巴巴地說：「大概是留下了火種所以着火的。」

「現在屋子怎麼了？」陶大行焦急地問：「是不是燒光了？」

王小克向他搖了搖頭，道：「只是燒去一些傢俬雜物而已，房子沒事。」

陶大行神色稍緩，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跌坐在乳膠床上，伸手抹着剛才淌出來的冷汗。

「大行叔，你家裏是不是有什麼貴重的東西放着？」王小克問。

「沒有！沒有！」陶大行急忙說：「誰告訴你的？」

「我只是自己猜想而已。」

陶大行除下拖鞋，躺到床上去，雙眼望住天花板，再也不出聲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想不到平日和藹可親的「大行叔」，如今會變得這樣冷淡。

「大行叔，如果沒有什麼事，我們走了。」王小克站起身告辭。

「唔。」

王小克見他只是漫應一聲，並沒有起身相送的意思，向白小妹打了個眼色，離開房間。

一踏出房門，白小妹急不及待地說道：「小鬼子，你看大行叔是不是眞的神經有問題？」

「你說呢？」王小克反問。

兩人對望了一眼，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當兩人踏出療養院大門間，遠處有輛豪華房車駛了過來。

王小克一見到那輛豪華房車，不由輕輕地「咦」了一聲。

「怎麼啦？」白小妹詫異地問。

這時，豪華房車已經駛近，王小克也看清楚坐在後廂的人，拉了白小妹一把，跳上行人路。

「他是誰？」白小妹望着向療養院徐徐駛去的車子問。

「可能是供應大行住這種私家貴族療養院的人。」

「大行叔的親戚？」

「不淸楚。」王小克搖着頭，微眉雙皺了起來。

「剛才車裏的人似乎着實瞪了你幾眼哩！」白小妹說。

「唔，我以前見過他。」王小克將幾日前的事說了一遍，白小妹一面聽着，一面點頭。

半晌，白小妹才道：「大行叔一定是個有價値的人！」

「有價値的人？」王小克呆了一呆。

「我指有利用價値。」

「不錯！」王小克頓了一頓，又說：「可是他只是一個豬肉佬！」

白小妹並沒有回答，她雙眸望着遠方，似乎在想些什麼似的，想得入了神……

×　×

「小鬼子」王小克提着擦鞋箱，正想踏進屋門，背後，忽然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

「小鬼子！」

王小克回頭一望，正是沈伯的大兒子沈重慶。

沈重慶身材魁梧，却和乃父一般和藹可親，然而這時臉罩寒霜，一副兇霸霸的樣子。

王小克一見他的表情，便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沈重慶來到他身前站定，問道：「昨天你去看陶大行，是不是？」

王小克腦中電一般閃過一個念頭，遲疑着不敢作答。

沈重慶便像吃了火藥一般，倏地竄上前來，伸手揪住王小克衣襟，厲聲問：「我問你是不是去看過陶大行，快答我！」

「是……是的！」

「他在那裏？」沈重慶目露兇光問。

「在……在半山頂的療養院。」王小克吶吶地答，這時候，他已經確定自己所料的不差了。

「好，你帶我去！」

「慶哥，等我……我放下擦鞋箱好不好？」

沈重慶這才把他放下來，氣呼呼地望着前面出怔。

王小克將擦鞋箱放回屋裏，發現白小妹還沒下班，向婆婆關照了一聲，踏出屋去。

沈重慶已經急不及待在前領路。

王小克亦步亦趨地趕上前，戰戰兢兢地問道：「慶哥，沈伯伯——」

沈重慶伸手抹了抹眼眶中的淚水，嗚咽着聲音答：「他……他去了！」

王小克雖然早已料得到是這麼一回事，也不禁呆了半响。

「什……什麼時候去的？」

「今天早上，」沈重慶悲痛欲絕地答：「他是死在陶大行手上！」

王小克眼珠一轉，暗叫不好，忽然停了脚步。

「幹什麼？」沈重慶回頭詫異地問。

「你……你想找大行叔報……報仇？」王小克訥訥地問。

沈重慶緊揑着拳頭，道：「不錯！」

王小克雙手亂搖，道：「我……我不能帶你去！」

沈重慶先是一呆，隨即竄上前來，一把抓住王小克右手，道：「你非帶我去不可！」

「不！我不能帶你去殺人！」

沈重慶那裏理會，又拖又拉地把王小克拉下了石級，截了一輛的士，這才向王小克道：「把地址說出來。」

王小克緊閤着唇不出聲。

「快說！」

王小克索性別過頭去，望着車窗外。

的士司機已經覺得不耐煩，沈重慶衡量輕重，忽然柔聲道：「小鬼子，我不是去殺人的，我只是想向陶大行討一筆殮葬費而已！」

「眞的？」王小克信疑參半。

「當然眞的，他是個神經病人，如果我殺了他，豈不要賠命？」沈重慶道：「這犯得着嗎？」

王小克暗想他說得也是道理，於是向的士司機說出了那貴族療養院的地址。

半小時後，車子在那幢建築物前停了下來，守門的趨上前，一見是王小克，揮了揮手，道：「走吧！」

王小克見他態度倨傲，不由分說地便叫自己回去，心下有氣，道：「我們是來找陶大行的！」

「對啊，住在第三號病房的那一個，對不對？」守門的問。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他不見客！」

王小克呆了一呆，仰首望了沈重慶一眼，只見他咬着牙齦，一副不耐煩樣子。

「你還沒有替我們通報，怎知他不見客？」

「是許先生吩咐的，」守門的答道：「從今天起，第三號病房的病人，任何人都不見！」

「許先生是誰？」

守門的並不答話，轉身向他的站岡處走去。

站在一旁不出聲的沈重慶，忽然趨上前，伸手揪住守門的後領，喝道：「快開門！」

守門的料不到來訪客人竟會用强，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沈重慶手掌一緊，厲聲問道：「你開不開！」

「開……開！」守門的摸出鎖匙，道：「這是門匙，你先放下我！」

沈重慶冷哼一聲抓住他向鐵閘走去。

守門的猶豫了一下，把鐵閘開了，站立一旁。

沈重慶向王小克望去，見他並無進內的意思，招手道：「來啊！」

王小克向他使了個眼色，指指垂立在側的守門人。

沈重慶轉念之間，已明其意，緩緩地向那守門人走過去。

那守門人嚇得雙腿亂抖，搖着手道：「先生，大爺，我……我已把門開啊！」

「哼！你想等我們一進去便打電話給裏面，通知他們攔截我們對不對？」

「沒……沒有！」守門人雙手亂搖。

他話未完，沈重慶手起拳落，一拳擊在守門人腦頂，哼也不哼一聲仆倒下去。

沈重慶將守門人拖到大門右側的木亭裏，「嘭」地一聲將門關了，拍拍手逕自向內走去。

王小克自後跟上，這時已是黃昏時分花園裏沒有半個人影，四下裏寂靜如死。

兩人來到那幢綠色小屋時，裏面忽然竄出兩個勁裝大漢，叉住腰凝視住王，沈兩人。

沈重慶向他們望了一眼，逕自踏上台階。

「喂！你是那裏來的？」其中一個臉上有刀疤的大漢粗聲粗氣地問。

沈重慶並不答話，便欲向內走去。

王小克早已看得出這兩個大漢的出現有蹊蹺，站在後面沒有跨步。

那兩個大漢見沈重慶並不理會自己喝問，忽地一移脚步，將身子擋住沈重慶。

沈重慶剛才有喪父之痛，正想來找陶大行晦氣，見這兩個大漢無禮貌，心下早已不快，沉聲道：「讓開！」

「你進去找誰？」刀疤大漢又問。

「你管不着，」沈重慶說着伸手一推，這一推用了五成力，暗想把大漢推開算了。

怎知那大漢也是練過功夫之人，上身側了一側，下盤却紋風不動。

另一個大漢見沈重慶動了手，叱喝一聲，不理三七廿一，一脚向沈重慶臂部疾

踢而出。

沈重慶本來不想動武，但見那大漢來勢兇狠，他猛提一口氣彈跳起身，雙手陡地一分，撐住兩人肩膊，借力跳進門口。

王小克見沈重慶身手敏捷，這一着簡直是一舉兩得，不由叫了一聲「好！」

兩大漢見沈重慶身手非凡，顯然身懷武功，當下不敢輕敵，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欺身上前。

怎知「嘭」地一聲，兩人剛來到門口，沈重慶已經把大門關上，而且立即下了閂。

幸好兩人及時收住去勢，否則臉孔碰了上去後果堪虞。

大門現已下閂，療養院內又不准擂門叫嚷，兩人只得回過身來。

只見花園中空蕩蕩地，連王小克也失了所踪！

兩大漢面面相覷，一時間均是摸不着頭腦。

刀疤大漢向同伴道：「老廣，你瞧咱們應該怎麼辦？」

那大漢沉吟了一下，道：「還是打個電話給許老大，看他有什麼話說。」

「唉！許大哥吩咐我們守住那姓陶的，不許他和任何人見面，現在——」

「老趙，也許剛才那漢子不是衝着姓陶的進去吧？」

刀疤大漢老趙苦笑了一下，道：「裏面四個病房都被許大哥包了，另外那兩個病人也在今天早上遷到西翼，除了姓陶的之外，還有誰？」

老廣跺跺脚道：「這如何是好？」

「我去打個電話再說！」老趙說着向療養院西翼走去。

老廣望着老趙背影遠去，這才將耳朵貼在門上，窃聽屋裏動靜。

這時，在不遠處花叢中，有一雙精靈的小眼，正在向外窺伺。

原來王小克見沈重慶進屋立後這時把大門關了起來，暗想那兩個大漢一定會轉向對付自己，當下也不及細想，躲到花園中的花叢間。

他見老廣傾聽了半晌，依然沒有什麼動作，不由暗暗奇怪。

如果屋裏一點動靜也沒有的話，老廣早已站起身來，可是，如果屋裏有動靜的話，像老廣那樣的渾人，早該急得連連跳脚，怎會這樣耐心地蹲住身子偸聽？

這時，老趙自遠處奔了來，道：「老廣，許大哥叫咱們無論如何要衝進去！」

老廣向他打着手勢，示意不要作聲。

老趙踏上前去問道：「怎麼啦？」

老廣豎起了耳朵傾聽，並不答話。

「老廣，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老趙焦急地道：「許大哥命令我們立刻衝進去，把那人趕走！」

他話剛說完，老趙已經揚起脚來，向大門踢去。

「嘭」地一聲巨响，門虛幌了一幌。

老趙向老廣招呼一聲，道：「動手啊！許大哥說在他趕到這裏之前，我們一定要將那人攆走！」

老廣眼睛一轉，道：「咱們撞門！」

兩人分立左右，叫道：「一，二，三！」那「三」字剛出口，身子猛地向大門撞去。由於發出來的聲响太大，療養院裏的職員聞聲跑來干涉，然而老廣和老趙並不理會，奮力撞着門。

不久屋門果然被他們撞得搖搖欲墜。

就在大門向內陷下去之際，門口人影一幌，沈重慶自內衝了出來。

老廣和老趙叱喝一聲，迎了上去。

然而，沈重慶忽然一俯身，在兩人空隙間擦身而過飛一般向大鐵閘出口奔去。

「捉住他！」老廣叫了起來。

「算了吧！」老趙拉了他一把，道：「咱們還是在這兒等許大哥吧！」

「不，一定要捉住他！」老廣猶豫了一下，忽然發足向前追了過去。

這時，撞門聲吸引了許多病人和院中的職員出來觀看，王小克夾雜在人叢中，向外逃去……。

莽人莽行　一死一逃

王小克回到家時，已經是晚上九時前了，白小妹站在門口等他，甫見面便問：「小鬼子，你又死到什麼地方去啦？」

「怎麼你罵人？」

「你看！」白小妹指着枱上的菜餚，道：「爲了等你來吃飯，全冷啦！」

王小克咽了口口水，餐枱上的菜餚的確色香俱備，看得出是白小妹特意爲自己烹煑的，只可惜全部都冷了。

王小克用姆指和食指拿了塊紅燒肉放到口中咀嚼，一邊讚道：「味道還好！味道還好！」

白小妹辛苦的成果得到讚賞，這才笑了起來，道：「要不要吃飯？」

「吃！當然吃！」

白小妹爲他裝了一碗飯，王小克三扒兩撥，已經吃了個碗底朝天。

然後，王小克將剛才發生的事說了出來，直聽得白小妹雙眼發呆，半晌才道：「原來慶哥的武功竟然這樣了得！」

「可不是嗎？我以前還眞不曉得！」

「小鬼子，你說他關在屋裏和大行叔在幹什麼？」白小妹担心地問：「會不會殺了他？」

「我聽不到大行叔的呼叫聲，」王小克搖着頭，道：「再說，慶哥也不會這樣莽去殺人。」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王小克忽然問：「咦？慶哥回來了嗎？」

「我不知道呀！」

「來！」王小克站了起身，道：「去他家裏看看！」

白小妹也來不及收拾枱上碗碟，隨着王小克來到沈重慶的木屋前。

只見屋前燈光通明，屋簷下掛着一雙白紙藍字大燈籠，原來沈家已在爲沈伯辦理喪事。

兩人走上前時，隱約已經聽到屋裏有啼哭聲傳來。

王小克探頭進去一望，發現沈家的人都齊集在屋內，只少了一個沈重慶。

「明哥！」王小克向沈重慶的弟弟沈重明招招手，示意叫他出來。

沈重明抹了抹眼淚，踏出屋來。

「你大哥呢？」王小克問。

「他下午一出去便不見人啦。」

「沈伯的遺體呢？」

沈重明眼眶一紅，道：「他們叫我們明天早上去殯房認領屍體，現在大哥還不回來，不知道他籌到了殯葬費沒有。」

王小克暗暗點着頭，看來沈重慶去找陶大行的目的，眞的是爲了向他索取一筆錢。

他的目的達到了嗎？

王小克微皺起眉頭，沈重慶離開貴族療養院在先，照說應該老早便回家了，怎會影踪杳緲？

難道他遭遇到什麼意外？

白小妹拉了王小克一把，離開沈家，悄聲道：「小鬼子，不知道慶哥逃脫了沒有？」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沒有理由逃不脫，他的功夫比那兩個什麼老廣老趙强許多。」

「那麼爲什麼還沒回來？」

兩人一邊走着一邊交談，不料碰了一個人，抬頭一看，正是沈重慶！

只見沈重慶魂不守舍，雙唇嗡動，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東西。

「慶哥！」王小克喚了他一聲。

沈重慶抬起頭來，可是眼光呆滯，視若無睹般，緩緩地向家門走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心下均是暗暗詫異。

沈重慶的出現，使沈家家人吁了口氣，他的妻子趨上前來，問道：「阿慶，你跑到那裏去啦？」

沈重慶並不答話只是望着外面發呆。

「阿慶你怎麼啦？」慶嫂焦急地問。

「橫財！數不盡的橫財！」沈重慶忽然揚起拳頭，神情激動地道：「我就要發筆橫財了！」

「阿慶，你說什麼？」慶嫂問。

「我說我就要發一筆誰也想不到的橫財了！」沈重慶望了妻子一眼，道：「你聽到嗎？」

「爸爸的殯葬費呢？」

「殯葬費？」

「是啊！你出門之前，不是說要去設法籌借的嗎？」慶嫂說。

沈重慶仰首想了一會，拍了拍胸口，道：「是啊！我差點忘了。」

「借到了沒有？」

沈重慶搖了搖頭，然而嘴角却跟着泛起笑容，道：「那只是一筆小數目，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還說是一筆小數目！」慶嫂跺了跺脚道：「殯儀館估過價，要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算得了什麼？」沈重慶霍地站起身來，道：「我明天便可以有三萬，三十萬元！」

慶嫂聞言楞楞地望着丈夫，半晌才道：「阿慶，你發了神經不成？」

沈重慶搖了搖頭，道：「我現在便出去想辦法！」

「且慢，這麼晚了，你——」

沈重慶不理妻子的叫喚，頭也不回地又離開了家門。

王小克和白小妹在門外聽到他們的對答，一時間均是想不到沈重慶到底有什麼法子發一筆數目達三十萬的橫財。

沈重慶望也不望兩人，逕自向石級處走去。

「小妹，咱們跟上去瞧瞧好不好？」

白小妹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也心動了？」

王小克臉上一紅，道：「咱們只是暗中跟着他，看看他到底用什麼方法弄幾十萬。」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頭道：「好的。」

兩人等沈重慶下了梯級，這才自後跟了上去。

沈重慶並沒有發現背後有人跟踪，亦步亦趨地來到鬧市之中。

這時，雖然一大半的店舖都關了門，却仍然有不少店舖開着門營業。

他筆直向一爿雜貨五金舖走了過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遠遠站着等候，心想沈慶重大概只是進去買點什麼東西或者打個電話，很快便會出來。

果然，幾分鐘之後，沈重慶離開那爿雜貨舖，手中還拿着一件物事。

王小克和白小妹一看到他手中所拿的物事，便不由愕了一然。

那件物事雖然用報紙包着，但從它的形狀看來，也知道是一把鐵鏟，沈重慶買一把鐵鏟來幹什麼？

王小克正猜疑間，忽然看見沈重慶手拿鐵鏟，正向着自己這邊走來！

他急忙拉了白小妹一下，閃身躲在一輛汽車之後。

只見沈重慶拿着鐵鏟，踏上了石級。

「小鬼子，莫非他想親自替沈伯掘一個墓穴？」白小妹疑惑地問。

王小克自然知道白小妹是在說笑，「自掘墳墓」是古代的事，在這個文明世界，殯葬事項，完全由殯儀館一手包辦，只要出錢就是了。

「莫非掘寶藏去了？」

這一句話倒使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

「咱們瞧個端倪去！」王小克拉着白小妹自後跟了上去。

沈重慶三級作兩級上了石級，竟然朝陶大行的木屋走，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陶大行的木屋已經被焚毀了大半，他朝那方向去幹什麼？

沈重慶來到陶大行木屋前，左右望了一眼，見四下裏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這才推開木門，溜了進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自一塊山石後轉了過來，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竄上前去。

兩人自破落的窗上望進去，只見沈重慶拿着鐵鏟，正物色着下鏟的地方。

不久，他發現了目標，動鏟掘下去。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陶大行屋中地下一定埋藏着什麼稀世奇珍，他因誤殺了沈伯負疚疼心，所以把藏寶地點告訴了沈重慶回報。

泥土一鏟一鏟地被掘了上來，沈重慶越掘越有勁，動作也越來越快。

不久，忽聽得「噹」地一聲，是金屬碰到金屬所發出來的聲响。

沈重慶面露喜色，動作越加快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屏住了氣息，自外望進去，只見沈重慶蹲下地來，自泥坑中取出一個黑黝黝的小鐵盒來。

他抹去鐵盒上的泥漬，小心翼翼地將



王小克和白小妹在窗外偷窺，見沈重慶在屋中握住一鐵盒，自盒中取出一帙紙張，正在這時，門被人推開，老廣握槍衝進屋中。

它打開。

王小克預料自己將會看到光輝耀眼的寶玉鑽石，然而，當沈重慶取出盒中的物事時，不禁呆住了！

那只是一本書！

而且，那本書薄薄地，只是數十頁講義所釘起來的而已。

沈重慶只翻了一翻，竟是喜形於色，不自禁地笑了起來。

王小克向白小妹望去，接觸到的也是一副迷茫的神情。

沈重慶將鐵盒拋回地坑，小心翼翼地將書本收到懷裏。

就在這個時候，大門「嘭」地一聲被人踢了開來，屋裏的沈重慶固然大吃一驚，連匿伏在屋外的王小克和白小妹也心下一懍。

只見一個人影竄到沈重慶面前站定，手中握着短槍，喝道：「別動！」

沈重慶看到了短槍，再向來人望去，不由低呼了一聲。

王小克向那人望去，也是一呆，原來正是在療養院見過面的老廣。

老廣面露得意之色，伸手向前，道：「拿來！」

「拿……拿什麼？」沈重慶吃驚之下，不由有點口吃吃。

老廣將地上的鐵盒踢開，道：「我在外面全看到了，那份『行情報導表』！」

沈重慶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站在當地做聲不得。

老廣揚一揚手中的短槍，道：「姓沈的，你和陶大行屋中的對話，全被我聽到啦，識相的快將它交給我，還可饒你一條性命！」

沈重慶咬了咬牙，伸手向懷裏摸去。

「慢來！」老廣忽然倒退一步，槍咀平平指着沈重慶的胸口，戒備着。

沈重慶依言放慢了動作，自懷中取出那本書來。

老廣一見那本薄薄的書，臉上閃過一陣喜色，急不及待地，趨上前想將它接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沈重慶持書的手突然向前一推，身子跟着欺上前去，把老廣碰了個滿懷。

老廣雖然也牛高馬大，却沒有沈重慶魁梧，吃他這一撞，踉蹌地連退幾步。

沈重慶不理他立穩脚步，右腿一揚，對準他握槍的手踢去。

「叭」地一聲，短槍落地，老廣虎口受創，叫出聲來。

沈重慶動作奇快，俯身將短槍拾了起來，急忙又將那本「行情報導表」藏回上裝內袋。

這時，老廣立穩了馬步，抬頭看時，槍咀正對着自己的心臟，剎那間臉上沒有了血色。

「你剛才說我和陶大行在屋內的對話，都被你聽到了，是不是？」

「我……我……」老廣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這本『行情報導表』的來龍去脈和作用，你也洞悉無遺了，是不是？」

「我……」

沈重慶每問一句話，便向前跨出一步，老廣滿身抖索，連連向後退去。

「站住！」沈重慶忽然暴喝一聲。

老廣只得站着不動。

「我問你，這一切你全知道了，是不是？」沈重慶忽然放柔着聲音。

老廣沉吟一下，向他點了點頭。

「你那個同伴聽到了沒有？」沈重慶又問。

老廣搖了搖頭，但隨即又點點頭，道：「他也聽到的！」

沈重慶淡淡一笑，道：「如果他也知道箇中秘密，為什麼不跟你一道來？你只不過想拉他落水，令我放過你而已！」

老廣登時臉如死灰，做聲不得。

沈重慶嘆了一口氣，把短槍收起，放在袋裏。

老廣見他收起短槍，眼前不由露出一絲曙光，道：「沈……沈大爺，你……你放了我？」

「放你？」沈重慶喃喃地，像在跟自己說話：「你把這個秘密洩漏出去的話，我的橫財便發不成功了！」

「不，不！我絕不洩漏出去！」

「哦？」沈重慶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老廣，道：「有什麼保證？」

「我可以發誓！」

「好！好！」沈重慶笑容未歛，突然欺身上前，一拳向老廣胸口擊了下來！

老廣料不到他猝然出手，來勢又如此凌厲，胸際一疼，昏了過去。

沈重慶對着他頸脖，又補上了幾拳，看得窗外的王小克和白小妹一顆心怦怦亂跳。

眼見老廣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沈重慶眼珠一轉，似乎在思索善後的法子。

忽然，他眼光注在那把鐵鏟之上！

只見他緩緩執起鐵鏟，向地上的小坑鏟去。

王小克胸中念頭一閃，想到沈重慶的用意，不由打了一個寒慄。

「他……他想幹什麼？」白小妹在王小克耳畔低聲問。

王小克沒有回答，只是望着躺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的老廣出怔。

為了一本薄薄的書，沈重慶竟然想將老廣「活埋」？那本「行情報導表」，難道是什麼特務機關的機要文件不成？

沈重慶動作越來越快，坑中的泥土一鏟一鏟地掘了上來，不久小坑已經變成大坑了！

沈重慶抹拭一下額前的汗水，跳上坑來。

他拉着老廣軟軟的軀體，拋下坑去，然後將泥土鏟回坑裏。

王小克和白小妹一直在窗外偷窺他的操作，嚇得雙腿不聽使喚，動彈不得。

沈重慶將土坑填回之後，站在上面用力踩平，這才拍了拍雙手，拿起那把鏟子出屋。

當沈重慶隱沒在黑暗中時，王小克和白小妹才敢透一口大氣。

「嚇死我啦，小鬼子！」白小妹撫摸自己的胸部，猶有餘悸地說。

王小克緊閤着雙唇沒有出聲，他料不到忠厚老實，有「好好先生」之稱的沈重慶，竟然會毫不猶豫地殺了一個人！

這太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了！

「小鬼子，剛才你有看到他們所說的那本『行情報導表』嗎？」白小妹忽然問道。

王小克點了點頭。

「那是什麼東西？」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怎知道？」

「它可以給人帶來一筆橫財，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唔，但一本小書能替人帶來什麼橫財？」

「一隻小小的鐵戒指，又怎能替人帶來財寶？」王小妹側頭問。

（請參閱拙作，小鬼子傳奇故事之一『鐵戒指的秘密』。）

王小克緘默着不答話。

兩人來到家門時，王小妹又問：「小鬼子，你說咱們要不要報警？」

「報警？」王小克被白小妹一言驚醒夢中人，道：「不錯，這是樁命案！」

兩人一想起報警，轉身向石級處奔去，可是王小克跨下石級時，忽然停住了去勢。

「怎麼了？」

「小妹，你看那個老廣會不會是好東西？」王小克問。

白小妹沉吟一下，道：「他當然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那麼，慶哥呢？」

「他——」白小妹訥訥地：「他平日對我們不錯嘛！」

「好啦，你說我們現在應該怎樣決定？」王小克側頭望着白小妹。

白小妹拉着王小克的手，道：「還是回家替婆婆煮一頓宵夜吧！」

兩人相視一笑，轉身向家門走去……

× ×

王小克用牙籤剔着牙，亦步亦趨地趕路。

在他前面不遠處，沈重慶雙手插在褲管裏，匆匆地走着。

忽然，沈重慶停下脚步，轉頭向後面望來，王小克急忙閃身躲進旁邊的一爿士多店。

半响，王小克探頭出去查看，沈重慶已經走得老遠了。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自後追了上去。

走了幾個街口，沈重慶踏進一爿餐室，王小克猶豫一下慢慢地趨上前。

他從玻璃門的縫隙間望進去，沈重慶坐在一個卡座上，正面對着餐廳入口。

王小克盤算一下，決定自後門進去，看看他到底約了什麼人在這裏相會。

心念已決，王小克繞到餐廳後門，踏着濕濡濡的地，向餐廳走去。

他選了一張靠近沈重慶的卡座，和他背對背地坐着。

伙記過來招呼，王小克生怕一開口會引起沈重慶的注意，只是指了指隣枱顧客的紅茶一下，示意自己也要一杯。

飲品剛端上來，王小克發現有人在沈重慶的卡座坐了下來。

王小克不敢抬頭去看到底是誰，反而把頭俯下。

「小沈，找我有什麼事？」是一個粗豪的聲

「貴利王，我……我有件事想找你幫忙。」沈重慶訥訥地說。

王小克一聽到「貴利王」這個名字時，心下不由一懍。

「貴利王」是黑社會大頭目，專門放貴利，在木屋區一帶，有個花名叫「吸血鬼」，他借出來的錢，有的利息竟達三四分。

如果不是有急需，木屋區一帶的居民，絕不向他借貸，因爲利叠利，一世也清還不了。

「什麼事？」貴利王懶懶地問。

「借……借錢！」

「這算不了什麼，我是幹這行的嘛！」貴利王問：「你想借多少？」

「兩萬塊！」

「什麼？」貴利王愕了一愕，道：「要借這麼多？」

「不錯。」

「什麼用途？」

「貴利王，難道你借錢給客戶，也要查明用途的？」沈重慶問。

「數目太大，不能不小心一點。」

「好吧，我告訴你，家父被賣豬肉的陶大行斬得重傷，日前去世了，」沈重慶道：「我是大兒子，一切的殯葬費自然由我負責。」

「那用得着兩萬塊？」

「唉！家父生前還欠下了人家一筆債，我想一併替他還了。」

貴利王沉吟了半晌，道：「可是這數目的確太大，我一時間也拿不了主意。」

「貴利王，請你幫幫忙！」沈重慶急忙說。

「你付得多少利息？」

「你要多少便給多少。」

「三分半？」

「就三分半，」沈重慶毫不猶豫地：「而且我在一個星期內就能還你！」

「哦？」貴利王不置信地：「你去什麼地方弄這筆錢還我？」

「我——我有辦法的。」

「既然你有辦法，爲什麼還用得着向我借錢？」貴利王乾笑着：「三分半的利息不輕啦！」

「我知道，可是這是急需！」

「好吧，我回去和上面商量一下。」

「幫忙幫忙，拜托拜托。」

「明天答覆你吧！」貴利王站起身。

「明天什麼時候？」

「就這時候。」

「可不可以早一點？」沈重慶焦急地：「我……我實在是急需！」

「——好吧！」

貴利王和沈重慶離去後，王小克坐在卡座上呆呆出怔。

他親耳聽到沈重慶向家人說要發一筆大大的橫財，怎麼橫財還沒發成，便要向貴利王借錢。而且一借就是兩萬塊？

王小克懶得算數，不知道兩萬塊三分半利息是多少，却也知道數目實在不小，白小妹每月出糧都存一筆小欵項入銀行，據她告訴自己，利息才五厘半！

沈重慶是個踏實的人，他怎會甘冒奇險，向貴利王借這筆大錢？

況且，剛才他還聲明一個星期內歸還，到底他有什麼把握？

王小克啜了一口紅茶，腦際仍然一片迷惑……。

良久，王小克才醒起是吃晚飯的時間了，急忙起身埋單。

回到家裏時，白小妹也下班了，她劈面便問：「小鬼子，今天查到什麼？」

「他向貴利王借錢！」

「噢！慶哥不怕這條吸血鬼？」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而且借兩萬元！」

「他要這筆錢來幹什麼？」

「據他說是用來做沈伯的殯葬費和還債用的。」王小克答。

「神經病，去向吸血鬼借錢還債！」

王小克望看斜對面的沈家木屋出怔，他知道沈重慶不是在發神經，那兩萬元一定另有用途。

至於是什麼用途，除了沈重慶自己之外，大概沒有其他人知道，因爲洞悉一切的老廣已經長埋地下，恐怕屍體已經開始在發臭了……。

這天晚上，王小克睡到半夜，忽然被外面的喧鬧聲吵醒。

他爬起身揉了揉眼睛，屋外燈光大着，人聲沸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白小妹也被人聲吵醒，爬起身來，詫異道：「什麼事？」

「出去看看。」王小克說着起身披上衣服，開門出去。

白小妹自後跟來，兩人向前望去，只見陶大行的木屋前圍了一大堆人。

王小克心下一驚，暗叫不好。

當兩人向前走過去時，鼻端忽然嗅到一陣奇臭，急忙捂起鼻子。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一眼，緩緩地點着頭。

這時，人羣中有人叫了出來：「報了警不曾？」

「阿發去打電話了。」

「這個死者是誰？」

「他臉孔已腐爛了一半，認不出來了！」有人說：「不過絕對不是住在我們這附近的人！」

王小克向前一看，只見木屋中堆滿泥土，那個被沈重慶填的土坑又翻了上來。

土坑下有塊舊被單罩着，老廣的屍臭，一陣陣冲上來。

「是誰發現的？」王小克拉了一個隣閭居。

「是阿昌，」那隣居回答。「阿昌的鼻子好，最先嗅到屍臭。」

這時，阿昌正站在王小克身畔，王小克低聲問：「在你之前沒有人嗅到麼？」

阿昌嚇得面靑唇白，訥訥地道：「是……是我首先發現的。」

「你一推開木門，便看到土坑下的屍體？」王小克問。

「不，門根本沒有關上，」阿昌回答：「我一探頭便看到了！」

王小克不由望了白小妹一眼，見她臉上也有詫異的神色，於是將她拉過一旁，道：「小妹你猜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白小妹搖了搖頭，表示不明。

「慶哥不會笨到去將屍體掘出來。」

「不，一定是第三者！」

「可是還有誰知道地下埋有屍體呢？」王小克道：「而且，爲何掘出了屍體並不喊叫，反而讓他暴晒着？」

「一定是我們見過的人。」白小妹肯定地說。

「唔，」王小克想了一想，道：「而且是知道那本書的秘密的人！」

「會不會是那個神秘大漢？」

「有可能，」王小克腦際忽又想起一個模糊的人影，可是到底是誰，却是不能確定。

他偶爾一瞥眼，看到沈重慶站在人羣之後。

沈重慶雙眉深鎖，望着木屋，呆呆出怔。

王小克靈機一觸，向他走了過去。

「慶哥！」

沈重慶驀地聽到有人叫自己，身子一抖，在看清楚是王小克時，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你還沒睡麼？」王小克在他面前站定。

「沒……沒有。」

「屋中那個死者你認識嗎？」

沈重慶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恢復原狀，道：「我……我怎會認識？」

「奇怪，他怎會死在大行叔的屋裏，而且還被埋在地上！」

「是……是的。」沈重慶說完，轉了個身，朝自己的屋子走去。

王小克望着他匆匆而去的背影，不由吁了一口氣。

白小妹趨上前來，噤聲道：「小鬼子，你不要亂來，待會讓他知道我們親眼看到他行兇殺人，那可不好！」

「放心，我知道的。」

這時，人羣已逐漸離去，阿發打了電話報警，氣呼呼地奔了上來。

「警察就來啦！」阿發叫道。

衆人一聽說警察就要來，本來已經轉身想回屋的都駐下足來待看熱鬧。

王小克和白小妹反而轉身回屋，他們都知道等一下周探長會親自帶隊而來，還是避開他爲妙。

兩人回到屋裏，婆婆焦急地問：「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王小克約畧說了，婆婆聽得一呆。

外面擾攘了一會，逐漸趨於寂靜，可是王小克再也睡不着覺了。

翌日一早，白小妹上班之前問道：「小鬼子，今天你開不開檔？」

「我——」

「噢，用不着說了，你又想去跟踪他，對不對？」白小妹說。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難道你不想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嗎？」

「好吧，你小心一點！」

白小妹離去後，王小克換過一套乾淨衣服，離開家門。

他在沈家門前走過，乘機向內望去，只見木屋裏只有慶嫂一人在抹枱抹櫈，並無其他人。

王小克暗忖：這麼早慶哥到那兒去？

他信步踏下石級，向鬧市走去。

經過昨天沈重慶和貴利王會面的餐室時，不由向內望了一眼。

這一看之下，王小克不由大喜過望，沈重慶和貴利王正在裏面喝西茶。

他又繞了個圈，自後門進了餐廳，在他們後面的卡位坐下來。

只聽沈重慶焦急地道：「王大爺，你幫上我這次忙怎樣？」

「對不起，我實在無能爲力，上面說你借的數目太大了，一來沒有抵押，二來你的收入又不見得豐裕，幹我們這行的，借錢也要看對象哩！」

沈重慶長長嘆了一口氣，道：「那麼少一點呢？行不行？」

「上面吩咐過我，最多只能借你十分之一，」貴利王說。

「二千塊！」沈重慶呻吟了一聲：「這……這差得太遠了！」

「怎麼樣？如果你不借的話，連二千塊也沒有哩！」貴利王說。

「——好吧！」沈重慶說：「你現在可不可以立即給我。」

「當然可以，只要你簽這張借據。」

王小克聽到原子筆在紙上劃着的聲音，跟着，貴利王數了一叠鈔票給沈重慶。

「這……這裏只有一千七啊！」

「不錯，扣除第一個月的利息！」

「要三……百多塊利息？」

「怎麼？這總算便宜的啦！」

「王大爺，你……你做做好心，先別把利息扣去……我還錢時一併歸還！」

「不行，這是我們的行規！」

沈重慶嘆了一口氣，這才把錢放入袋裏。

「一個月後如果不還的話，要納多三百塊的利息！」貴利王說。

「如果順利的話，一星期內便能連本帶利地還給你了！」

「喂，小沈，到底你借這筆錢來幹什麼？」貴利王好奇地問。

「做生意。」

「做生意？」貴利王笑了起來道：「你在開玩笑嗎？兩千塊連擺個檔攤也不夠呀！」

沈重慶只是淡淡一笑，招手叫伙記埋單。

兩人離去後，王小克趕忙放下兩個輔幣，自後追了出去。

只見沈重慶召了一架的士！正踏上車去。

「奶奶的，借貴利來搭的士？」王小克嘀咕着，但爲了追查沈重慶葫蘆裏究竟在賣什麼藥，也忍痛截了一輛的士，自後跟踪。

沈重慶的車子向中區疾馳而去，十餘分鐘後，在一幢建築宏偉的大厦門前，停了下來。

沈重慶付過車資，剛剛跨下車的時候，橫地裏忽然竄出兩個大漢，一左一右按住他。

好個沈重慶，他臨危不亂，忽然大力將車門一推，先把左邊那大漢推得仆倒於地，右手向另一大漢當胸襲擊了過去。

那大漢料不到沈重慶應變如此之快，「啊呀」一聲，胸口吃了一拳，蹬蹬蹬向後連退，碰倒了不少路人。

沈重慶將跨下車的右腿縮回，「噗」地一聲，車門關了，向司機說道：「快開

車！」

司機刹時間手足無措，沈重慶眼見兩個大漢已自地上爬了起身，正想向前撲來，喝道：「快開車！」

司機吃他一喝，急忙踩下油門，車子如脫韁野馬，向前飛馳。

王小克早已吩咐司機將車子遠遠停住觀看動靜，此時見沈重慶遇伏上車便逃，吩咐司機道：「跟住前面那輛的士！」

司機答應了一聲，緩緩地開動車子。

這時，那兩個大漢已經爬了起身，眼睜睜地看着沈重慶的車子疾馳而去，急得連連踩足。

剛巧王小克的車子駛了上來，其中一個大漢正是老趙，他也不理的士裏有沒有客人，伸手打開車門，便要踏上車來。

王小克一照面便認出他是在療養院中守住陶大行的老趙，怎能讓他上車？刹時間也不及想細，揑了拳，「威風八路拳」第一式「初試啼聲」，向老趙面門直遞而出！

老趙只覺面門生風，一時間支不住勢子，被王小克一拳打了個結實，登時鼻孔流血，仆倒下地。

「快開車，」王小克向司機叫道：「別理他！」

他用力拉上車門，將門邊的門鎖掣按了下去。

司機踩下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

然而，由於被老趙阻了一阻，沈重慶的車子已經失了去向！

王小克雙眼向前搜索，中區車輛如蛇，一時間那裏去找沈重慶的車子？

「現在到那兒去。」司機回頭問。

王小克畧想自己袋裏沒多少錢，這樣坐下去絕對不够付賬，道：「在前面街口停車吧。」

司機答應一聲，將車子駛近行人路，緩緩地停了下來。

王小克付過車資後，踏下車來。

這一帶剛巧是王小克擺檔的地區，他向阿發的擦鞋檔走去。

阿發見他沒有携帶擦鞋箱，不由詫異問道：「小鬼子，你不想做生意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在他身畔蹲了下來。

「剛才你看到慶哥嗎？」王小克問。

「慶哥？就是沈伯的兒子？」

「是的。」

「沒有啊，你約了他？」

王小克搖搖頭，現在到那兒找他去？

× ×

王小克經過那條黑巷子時，忽然有個人影竄了出來，扼住他的頸脖，沉聲道：「別動！」

王小克吃了一驚，只覺背後有刀尖抵住自己。

「先生，你……你找錯對象啦！我，……我比你還要窮！」

那刼匪忽然把王小克放開，轉身向巷子裏逃去。

王小克轉頭一看，發現那刼匪身型十分熟悉，不由脫口叫道：「慶哥！」

那人見自己身份已經被認了出來，只得停下脚步，轉身向王小克走來！

朦朧街燈下，王小克定眼一看，果然是失踪已近半月的沈重慶！

沈重慶困窘異常，垂下首來，不敢和王小克的眼光相觸。

「慶哥，你——你怎會做起這種事來？」王小克楞楞地問。

「我——」沈重慶結結巴巴地答不出話來。

「慶哥，你這半個月來去了那裏？」王小克問：「貴利王一天到晚到你家裏去找人，慶嫂又哭又鬧急得差點上吊哩！」

沈重慶嘆了一口氣，搭住王小克的肩膊，道：「小克，跟我來吧。」

王小克見他蓬頭垢面，神情憔悴，暗想這半個月來他大概四處流浪，露宿街頭，才會攪成這副模樣。

兩人緘默着向前走，不久，來到了一個梯間，沈重慶領着王小克爬上樓梯。

不久來到天台，沈重慶指着一間臨時搭起來的木屋，道：「進去坐坐吧！」

沈重慶燃點了一盞火水燈，王小克向四週打量了一眼，除了地上一張草蓆之外，根本沒有什麼東西。

草蓆邊放着一張破爛的棉被，還有幾隻碗碟，裏面盛着一些殘羹菜汁。

「慶哥，你……你怎會攪成這樣？」王小克訥訥地問。

「唉！」沈重慶嘆了一口氣，垂下頭來沒有做聲。

「慶哥，你為什麼不回家？」王小克詫異問：「是不是怕貴利王向你追債？」

沈重慶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是原因之一。」

「其他原因呢？」王小克試探着問。

「這個——」

「慶哥，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大的難題，是不是？」王小克柔聲問。

沈重慶不置答，只是望着地上的草蓆出怔，半晌，忽然問道：「貴利王到過我家幾次了？」

「起碼也有十來次啦！」王小克說：「他揚言如果慶嫂或者明哥不替你還債，便要找人拆你們的屋！」

「哼！」沈重慶揑着拳頭，咬牙切齒道：「我才不過借了他兩千塊，他竟取說這種話。」

「可是他是黑社會頭目，說得出做得到的。」王小克担心地：「如果你再不出現，他真會派人拆屋哩！」

「小克，兩千塊只是一個小數目而已，你知道嗎？」沈重慶揑緊拳頭，凝視着王小克問。

「我知道，可是你向貴利王說過只消一個星期便可連利還給他，」王小克道：「他見你突然失踪，近半個月還沒有消息，慌了上來才到你家追債的。」

「放心，我會還給他的。」

「貴利王說限期到月底——」

「用不着到月底，我一定可以還給他！」沈重慶毫不猶豫地。

王小克沒有答話，他知道說歸說，做歸做。

沈重慶道：「小克，你不相信我的話，對不對？」

王小克澀然一笑，照他現在衣不蔽體，淪為街邊「箍頸黨」的情況，怎有可能

拿得出兩千塊。

「你不信我的話，是不是？」沈重慶忽然展臂搭住王小克，用力搖着他。

「我……我信，我信！」王小克趕忙說。

沈重慶這才把他放開，喘着氣，道：「我就要做富翁啦！」

王小克忽然想到陶大行發瘋的情形，將他拿來和沈重慶一比，不由渾身打了個寒慄。

「小克，我要發一筆大大的橫財，你知不知道？」沈重慶問。

「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沈重慶面上神色一變，緊張地抓住王小克的手臂問道：「是誰告訴你的？」

「是你剛才說的嘛！」

沈重慶這才吁了一口氣放開王小克。

王小克見他口唇嗡動，似乎在思索着什麼事情，不敢出聲打斷他的思維。

忽然，沈重慶道：「小克，你有沒有香烟？」

王小克摸出香烟，遞了一口給他，還替他劃上了火。

沈重慶大概好幾天沒抽過烟，閉起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

良久，沈重慶才道：「小克，有一件事要你幫忙，你肯不肯？」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什……什麼事？」

「你想不想發財？」

「當然想！」

「好！那麼只要你聽我的話，包保你發一筆大大的橫財！」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聽他說這句話了。

「首先，我要你答應一件事，」沈重慶正色說：「絕對不要將今晚在這裏碰到我的事告訴任何人！」

「可以。」

「包括白小妹在內！」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起來。

「如果你不答應，我便不能將這一切告訴你了。」沈重慶說。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

沈重慶深深吸了一口烟，緩緩噴着烟霧，道：「小克，你還記得那天我們一塊去見陶大行嗎？」

「記得。」

「我衝進屋裏，本來想教訓他一頓，他向我說了一個秘密，一個可以使我大發橫財的秘密。」

王小克竪起了耳朵，自己腹中的疑團，看來就要解開了。

「小克你懂不懂什麼叫『股票』？」

「股票？」

「是啊，近年來本市股票反常蓬勃起來，上升指數竟達一千七百幾點——」

「什麼叫做上升指數？」王小克插口問。

「譬如說，有種股票原來票面只值一塊錢，可是上市之後，竟然升到十七塊，達百分之一百七十，」沈重慶道：「你懂了吧？」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由於股市的蓬勃，許多人在短時間內成為暴富，」沈重慶道：「這道理很簡單，有時候今天以一萬元買入的股票，一星期後有可能升到十萬，這不是賺了九萬元嗎？」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天下間有這樣容易的方法賺錢！」

「不錯，可是有人形容股市的起落，便如女人的脾氣一般難以捉摸，」沈重慶道：「有時你分明看中一隻股票，以為它數日內會大升，怎知入貨後，却不斷跌價，虧了大本。

「許多人傾家蕩產是為了炒股票。」

王小克不斷點着頭，沈重慶的解釋非常清楚明瞭。

「小克，你試想想，如果有人能預測股票的起落，是否可以賺大錢？」

「那等於賽馬跑狗之前，有人預測出那一隻跑第一一般，」王小克道：「不過報紙上的狗經馬經貼士都不能作準！」

「當然了，報紙上的貼士如果一貼即準的話，寫貼士的人怎肯益了大衆？有財自己發不好嗎？」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忽然想起那本「行情報告表」來。

「陶大行告訴我，有人得到一本『行情報告表』，裏面全是一年之內本市股票上升下降的記錄，」沈重慶神情興奮，道：「有了它，不是可以逢炒必賺嗎？」

「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王小克茫然地搔了搔頭，道：「是不是像報攤上的狗經馬經一樣，預測股票的上升和下降。」

「不！它名叫『報告表』，那即是實實在在的收市價。」

「這就奇了，怎會有這樣的事？」

「不錯，那本『行情報告表』，比現在的日子早一年！」

「早一年？」

「譬如說現在是一九七三年，那本『行情報告表』却記錄一九七四年行情。」

「這……這有可能嗎？」

「陶大行最初也不相信，可是將它拿來和報紙的股市收市價一比，竟然不差分毫，全部對了！」

「也許是巧合呢？」

「一天兩天可以說是巧合，」沈重慶道：「可是我也對了近半個月，每一隻股票上市收市的價錢，半分也不差！」

「這……這簡直是寶書嘛！」

「對了！它是寶書！」

「陶大行怎樣得來的？」

「我問過他，可是他死也不肯說！」沈重慶道：「只是告訴我它收藏的地方，吩咐我取了來依書上的行情炒股票，發一筆橫財。」

「難怪你向貴利王借錢。」

「唔妙股票要大資本，」沈重慶道：「它不比賭狗馬，十元八塊也可以。」

「那……那需要多少錢？」

「多則十萬八萬，最少也要一兩萬塊，總之錢越多，賺得越多！」

「可是我們現在都是窮光蛋！」王小克沮喪地說。

「這倒容易辦，現在的問題是我不可以露面，因為有一批神秘人物正四處追查

我的踪跡，」沈重慶道：「他們大概猜到那本『行情報告表』在我這裏。」

「是不是出錢給陶大行住貴族療養院的那班人？」王小克問。

「正是他們！」

王小克咽了一口口水，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出面？」

「——你做得到嗎？」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怎知道該怎樣做麼？」

「你首先要想法子去弄點資本來！」沈重慶凝視着王小克，道：「多少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剛才說起碼要一兩萬！」王小克說：「除了去偷去搶之外，我……我那有辦法去弄這筆錢？」

「就算去偷去搶，也要幹一次，」沈重慶道：「因爲時間有限了，如果我們不及時發財，過期之後，那本『行情報告表』便等於廢紙。」

「還有多少時限？」

「這個你不用理，」沈重慶凝重地說：「總之你儘快設法去弄點錢來。」

「慶哥，我……實在是無能爲力。」

沈重慶嘆了口氣道：「小克，難道你還不明白這是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嗎？」

「我知道，可是沒有資本怎麼辦？」王小克道：「再說，就算有了資本，我根本不曉得怎樣去炒股票和手續！」

「小克，你小心聽着，本市一共有四間証券交易所，最著名的名叫『××証券交易所』，沈重慶道：「我去過一次，可惜門口被那批人把守着。」

「手續呢？」

「由於我們不認識股票經紀，所以才需要現鈔交易，」沈重慶道：「否則，一個電話便可以賺好幾十萬了。」

「原來買股票要找股票經紀的！」

「這個當然！」沈重慶道：「經紀替客戶買賣，從中抽佣金。」

王小克想了一會，忽然搖着頭，道：「還是不行！」

「爲什麼？」沈重慶詫異地問。

王小克道：「他們看我只是一個小孩子，可能不肯做我的生意！」

沈重慶笑了起來，道：「小克，這個你便不懂了，只要有鈔票，誰都可以買股票，最近，本市連倒垃圾的垃圾婆，街市賣菜的賣菜婆也炒股票哩！」

王小克點了點頭，却不說話。

沈重慶又然了一口烟，緊皺着雙眉，道：「現在只剩下資本的問題了。」

說話時，沈重慶順手拿起放在身畔的一張報紙，查看着「經濟版」。

「唔，這隻『××地產』，後天要升十餘個價位！」沈重慶說。

「今天它值多少？」

「每股兩塊五，每手二千股計，如果我們買一手『××地產』，需要五千零幾十塊，那幾十塊，是政府印花稅和經紀的佣金。」

「書上說它後天值多少？」王小克追着問。

沈重慶微微一笑，道：「小克，你也迷上了，告訴你吧，如果我們有錢買，拿五千塊出來，後天可以賺一千三百塊，一天的工夫！」

「一……一定賺？」

「書上這樣寫着，不會騙人！」

王小克望着外面出神，腦際間電一般轉着念。

「小克，你有什麼主意？」

王小克望着沈重慶，吶吶地道：「我……我會有什麼主意？」

沈重慶只是噴着烟，不再說話了。

半晌，王小克才道：「慶哥，時間晚了，我……我可以回家嗎？」

「回去吧！」沈重慶嘆了一口氣，道：「千萬不要將我今晚告訴你的事洩漏出去。」

「是的。」

離開天台木屋後，王小克匆匆忙忙擠車回家，白小妹見了他，問道：「小鬼子，你怎麼總像神龍見首不見尾一樣，到底去了那裏？」

「在街上散步。」

「剛才貴利王帶了幾個手下來要脅慶嫂，說是三天後再不還錢，便要拆屋，我眞看不過眼，」白小妹忽然壓低了聲音，道：「要不要打個電話給周探長，叫他來教訓貴利王一頓？」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事不關已，已不勞心，況且周探長也未必奈得貴利王何哩！」

「總得叫他不能這樣恃勢凌人！」白小妹恨恨地。

「小妹，你銀行裏有多少錢？」

白小妹呆了一呆，道：「你問這個來幹什麼？」

「我……我只是想……想……」

「想幹什麼？」

「如果我有急需，你肯借給我嗎？」

「要看究竟是什麼急需！」白小妹眼珠一轉道：「是不是在外面賭錢輸了？」

「不，不！」王小克道：「我去跟誰賭錢？」

「那是什麼急需？」

「唉！我只是問問你銀行裏到底有多少錢，你連這也不會告訴我。」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銀行裏有五百多塊。」

王小克聞言吁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聳了聳着。

「怎麼啦？」

「太少了！」

「你要這麼多錢來幹什麼？」白小妹詫異問。

「我還以爲你存了幾百萬哩！」王小克打笑着說，有意岔開話題：「睡吧，明天一早我要上中區開檔哩！」

「對啦，慶哥的踪跡你找到沒有？」

王小克搖了搖頭，轉身拿過草蓆鋪在地上，然後搬了枕頭被子，和衣躺下去。

白小妹見他無意和自己交談，也去搬了帆布床出來，準備睡覺。

王小克躺在地上，腦中一直盤念着：到什麼地方去找一筆錢來？

然而，五千餘塊不是小數目，一時間到那兒去弄？

忽然，他想起了周探長，如果他肯幫忙的話，休說五千塊，就算五萬塊也有辦法弄得到。

周探長以前雖然總常予自己經濟上的幫助，但全是小數目，要他拿五千塊出來，絕對是沒有可能。

王小克想來想去，都想不到去弄這筆錢的地方，朦朧間睡了過去……。

睡到半夜，王小克忽然被一隻冰涼的手驚醒，睜開眼睛，只見眼前人身一幌，嘴巴接着被人掩住，叫不出聲來。

「別出聲，」那人在他耳畔噤聲道：「否則我一刀截死你！」

王小克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目，只覺聲音是個男的，自己以前從未聽過這副聲音。

「起來！」那人沉聲吩咐。

王小克眼前閃過一陣刀光，那人右手持着一把匕首，正對準着自己的咽喉。

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小克自然噤若寒蟬，不敢出聲。

王小克在他利匕的威脅下爬了起身，離開屋子。

屋外月光皎潔，王小克仰首望了那人一眼，差點低呼了出來。

原來正是經常在這一帶出現的神秘大漢。

「是你！」王小克道。

「你還認得我！」大漢嘿嘿兩聲冷笑，道：「你見識過我的武功，還是不要要花樣的好！」

「這位大哥找我有什麼貴幹？」

大漢並不作答，只是用手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石級走過去。

石級下面停泊着一輛汽車，車中的人一見大漢出現，立時將馬達打着了火。

大漢押着王小克來到汽車旁，打開車門，道：「進去！」

這時那裏還有王小克違反的餘地，只得乖乖地踏上車去。

大漢隨後上車，馬達怒吼一聲，向前疾駛。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他根本不知道這大漢的身份，更不知道他要帶自己去什麼地方，不由又驚又急。

車子飛快地朝郊區公路駛去，大漢一直緘默着，王小克見他面罩寒霜，當然不敢開口。

半小時後，車子轉入一條小徑，小徑的盡頭是一幢豪華別墅。

別墅的大鐵閘緩緩打了開來，汽車直驅而入，在門口戛然而止。

這時，內廂奔出一個大漢，問道：「人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神秘大漢打開車門，推了王小克下車，道：「進去！」

「郭大哥，就是他麼？」

「不錯，就是他。」

王小克被帶進大廳，只見大廳中心一盞巨型水晶吊燈開亮着，有個矮矮胖胖的中年男子，口咬雪茄，交叠着腿坐在沙發上。

那中年男子冷冷打量了王小克一眼，轉頭問「郭大哥」道：「就是他？」

「是的，老爺。」郭大哥也垂手恭聲答道。

「好，好！」中年漢子站起身來，說道：「小朋友，聽說你認識陶大行，對不對？」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另外有個沈重慶，也是你隣居？」

王小克又點了點頭。

「你和他們熟嗎？」

王小克搖搖頭。

中年男子道：「那麼，爲什麼你又到療養院看他？」

「大……大家隣居一場，探探病有什麼大不了？」王小克答。

「好吧，就算你是去探病，那麼，第二次帶那姓沈的去療養院又是爲什麼？」

王小克心下一懍，瞧不出這個矮胖子的消息耳目這樣靈通，一時間倒是答不出話來。

「小朋友，我不喜歡人家撒謊，」中年男子淡淡地：「你還是說實話上算！」

「是……是姓沈的迫我去見他的。」

「好，好！」中年男子取下雪茄，凝視着王小克，道：「有一天晚上，你自己一個人跑到陶大行的屋中幹什麼？如果不是你，他的木屋也不會被火燒掉！」

王小克聞言大驚失色，自己一切的行動，這矮胖子簡直瞭如指掌，而自己却蒙在鼓裏。

「說啊！」

王小克囁嚅着答不出話來，面前這矮胖子，簡直太神通廣大了！

「小朋友，我知道你在追查着一件秘密，」中年男子笑了一笑，問：「查到了沒有？」

王小克咬了咬唇，不出聲。

「你不回答也沒有關係，」中年男子來回踱着方步，道：「我只想問你一件事，却不容你不老實回答。」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而跳，他想問些什麼？

「沈重慶跑到那兒去了？」

王小克懍了一懍，莫非剛才自己和沈重慶見過面的事也被他知道了？

他轉念一想，立即放了心，倘若他知道剛才的情形的話，也用不着將自己綁來查問了。

「我不知道。」王小克答。

「你是不肯說實話，還是眞的不知道？」中年男子凝視着王小克，便像要看透他的心一樣。

這時，廳上紅影一幌，一個妙齡女子出現了，她踏着婀娜多姿的步伐，向廳中走過來。

王小克瞥了她一眼，不由自心底下低呼出來：好漂亮的女孩子！

那妙齡女子身御紅色套裝熱褲，身段苗條，美腿均勻修長，一雙剪水秋瞳晶瑩微亮，薄而帶弧型的櫻桃小嘴微微向上翹着，便像等待着男人的熱吻一般。

她望了王小克一眼，向中年男子走過去，道：「爹，你還沒睡？」

「安妮姐，你看是不是他？」

安妮姐仔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不錯，那天晚上正是他！」

王小克楞了一楞，自己幾時和她碰過臉了？

「小朋友，那天晚上我的確嚇了你一跳，是不是？」

安妮姐盈盈地踏上前來，笑着問。

王小克腦中一亮，頓時想起那天晚上

．當神秘大漢在陶大行屋中搜索一遍離去後，自屋頂跳下來的人影！

那人影一閃卽逝，王小克依稀看得出一個苗條的背影，想不到原來是面前這個小美人！

然而，王小克又有一點想不通，既然那神秘大漢是安妮姐父親的手下，爲什麼不一齊行動，而且躲在屋樑上窺伺？

「爸，他招供了沒有？」安妮姐轉身問。

「還沒有！」

「小朋友，我爸的脾氣不怎麼好，」安妮姐踏前一步，柔聲說：「如果你聰明的話，應該把自己所知道一切告訴他。」

「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唉！」安妮姐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小朋友，我知道你其實是知道很多東西的，否則，你怎會無緣無故地跑到陶大行的木屋中搜索？」

「我是出於好奇。」

「是麼？你的好奇心眞大啊！」安妮姐嫣然一笑，轉身向乃父走過去：「爹，如果你放心的話，把他交給我怎樣？」

那中年男子沉吟了一下，說道：「好吧！」

「小朋友，你過來，」安妮姐向王小克招招手：「帶你上樓。」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驚喜交集。

他驚的是這安妮姐看來雖然溫柔斯文，嬌美無儔，其實絕不容易對付，喜的是能够和這種的美人兒相對，不知幾世修來的艷福。

安妮姐見王小克站在當地呆呆出怔，又招了招手，道：「你來啊！」

王小克這才向她走過去。

「爹，你們去休息吧，我有分數。」

王小克聽了這句話，心底下更增加一層戒備之心，她將會怎樣來對付自己？

無論如何，落在這嬌滴滴的美人兒手上，總較那兇霸霸的神秘大漢强——王小克這樣想。

他隨着安妮姐來到二樓。

安妮姐打開一道房門道：「進來吧，這是我的寢房，可不是監牢，你放心。」

王小克才走近房門，鼻端已經嗅到了一陣幽香。

那是一間豪華的法國式套房，房中所有的傢俬，一律白色鑲金邊，當中的大床，四個床脚還雕着綫條優美悅目的圖案。

安妮姐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拍拍身畔的位子，道：「小朋友，你坐過來。」

王小克忐忑不安地坐了下來。

「你今年幾歲？」安妮姐問：「叫什麼名？」

「我……我今年十五歲，叫王小克。」王小克照實回答。

「唔，那我還大着你四歲，」安妮姐微笑着：「可以做你的姐姐哪！」

王小克陪着笑了一下，暗暗担心她不知要用什麼手段對付自己。

「住在那種又骯髒又齷齪的木屋區，一定很不好受？」

王小克點着頭，暗暗奇怪爲何她總只檢些不關重要的問題。

「你定還不會好好地享受過人生？」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在他理想中，有用不盡的鈔票洋房汽車才是享受人生。

「你想不想有很多錢？」

王小克苦笑一下，答道：「錢誰不想要？」

「可是，你知道賺錢有多辛苦，對不對？」

安妮姐所發的每一個問題，都不由得王小克點頭。

「如果有一條賺大錢的捷徑，你肯不肯走？」安妮姐又問。

王小克逐漸地明白她的意思，她已經將主題越拉越近，最後的目的，和她的父親還是一樣——將沈重慶的所在說出來。

「什麼捷徑？」王小克佯裝不明白地問。

「小朋友，你好好聽着，我要你幇忙去找一個人，如果找到了這個人，他可以替你帶來一大筆財富。」

「他是誰？」

「就是住在你附近的沈重慶！」

王小克雖然早已料到她原意便是如此，還是不自主地呆了一呆。

「怎……怎樣去找他？」

「有人看到你坐在一輛的士中自後跟踪他，」安妮姐說：「你可以說是見他最後一面的人了，對不對？」

王小克長長地透了一口氣——連這也被他們知道了！

「小朋友，賺錢的機會不是經常有的，」安妮姐忽然將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柔聲說：「你應該及時抓住它，不要讓它溜走，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倘若不是早已有了戒心，差點便要向她坦白沈重慶的藏身之所。

經過這許多挫折磨練後，王小克已經明白「防人之心不可無」這句話的哲理，他依然緘默着。

「告訴我，你肯幇我的忙嗎？」安妮姐俯下首來，貼近着他：「唔？」

王小克見她吐氣如蘭，秋波流轉，心下早已酥了，望着她俏美的面龐，竟是痴了。

「小朋友——不，我應該叫你小克，」安妮姐掠了掠披散下來的長髮，笑道：「小克，你肯幇姐姐的忙，同時，也爲你製造一筆財富嗎？」

「我當然肯！」

「好極了，我相信你很快便會將沈重慶找出來的，」安妮姐笑着說：「我知道他們都叫你『小鬼子』你比鬼還精靈！」

王小克楞了一楞，旣然她連自己的綽號也知道，自己在她面前，的確是無所遁形的了。

安妮姐說罷站起身來，道：「對了，你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點東西？」

王小克經她提醒，才發覺肚子已經飢腸轆轆，急忙點着頭。

「喜歡吃什麼？」

「隨便。」

安妮姐奔到床頭，按下一個小掣，對着床頭櫃的一個日本洋娃娃道：「送點東西上來，客人肚子餓了。」

「是！」聲音自日本洋娃娃的頭部傳來。

「這是內線通訊器，」安妮姐笑着向

王小克解釋：「我爹自日本買回來的。」

王小克又是驚奇，又是羨慕，如果自己有錢，別緻的花樣一定要更多！

不久，香噴噴的食物已經端了上來，安妮姐陪王小克吃了一點，放下筷子，和衣躺到床上。

王小克偶爾一瞥眼，看到她迷人的身材和美腿，心下不禁一動。

「慢慢吃，沒有人催你！」安妮姐笑着說。

王小克收起意馬心猿，俯首進食。

吃過東西後，安妮姐又按掣叫人進房將杯碟取走，然後柔聲問：「小克，你今晚在我這兒睡，還是回家？」

王小克一聽自己原來可以自由離去，倒不想這麼快離開美人了。

「你——你說呢？」

「如果你不嫌委屈的話，不妨在我這裏將就一些！」安妮姐膩笑着，道：「反正不久便要天亮了。」

「好吧。」

「你睡床還是我睡？」

「當然你睡！」王小克急忙答道：「我睡沙發就行了。」

安妮姐答了一聲「好」，起身到洗手間更衣。

不久，安妮姐身御薄若蟬翼的睡袍出來，向王小克道：「要不要睡衣？」

「不……不用了。」說着躺到沙發上，儘量避免眼光接觸安妮姐美妙的胴體。

安妮姐熄了燈，道：「晚安。」

「晚安。」

這天晚上，王小克那裏睡得着哩？

他翻了一個身，在窗外月光折照下，安妮姐身上的睡袍若隱若現，十分迷人。

「小克，你還不睡？」

「睡……睡了。」

他强迫自己閤上了眼睛，然而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覺。睡不着的原因倒不是因爲想入非非的關係，他在盤念着，翌日應該怎樣應付目前的環境？

望着太陽逐漸昇起，王小克索性爬了起身，向床上望去只見安妮姐睡得正酣。

他悄悄地走到床前，俯視安妮姐美妙的睡姿。由於翻側的關係，睡袍掀了起來，將她一雙渾圓無匹的美腿露了出來。

偶爾向窗外看去，忽然發現有個人影一閃，鬼鬼祟祟地隱沒了。

王小克心下一懍，趨上前去，只見外面是後花園，空蕩蕩地沒有半個人影。

他輕輕打開窗子，看到一個人影疾若靈猴地，沿着一條水管爬了下去。

由於那人頭向下面，王小克看不到他的面目，眨眼之間，那人已經落下地去，隱沒在花叢中。

「什麼事？」安妮姐聲音自後傳來。

「我……我看到有人在窗口！」

安妮姐一骨碌爬起身，趨上前來，向下面望去，道：「誰？」

「看不到他的樣子。」

安妮姐兩道秀眉微皺了起來，顯然在思索着窗外那人到底是誰。

半晌，她吁了一口氣，道：「讓他去吧！」

兩人離開窗畔，王小克望了望壁鐘，已經是上午七時多，道：「我想走了。」

「很好，要我送你嗎？」

「這個——」

王小克還沒說下去，安妮姐便搶着說：「對了，我不送你怎麼成？你又沒有車子。」

說着，她轉身到洗手間盥洗，不久，已經換了衣服出來。

「咱們走吧！」安妮姐拿了銀包，打開房門。

王小克隨着她下樓，客廳上只有兩個女傭在抹拭傢俬雜物，安妮姐的父親大概仍然在睡夢中。

安妮姐帶着王小克來到車房，向一架紅色跑車走去。

「這是我爹送給我的十九歲生日禮物！」安妮姐得意地說。

「好漂亮！」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問道：「你爹爹叫什麼名字？」

「他姓鍾，名啓明。」

「啊！他是大富翁！」王小克低呼了一聲：「我經常聽到電台訪問他。」

安妮姐淡淡一笑，道：「原來你聽過我爹的名頭！」

「那個捉我來的大漢呢？」王小克又問。

「他是我爹的私人保鏢，姓郭，單名一個淸字。」安妮姐說着踏上車去。

「安妮姐姊姊，我有一件事求你。」

「什麼事？」

「我……我欠了人家一筆錢，最近債主一直向我們追債，」王小克訥訥地道：「說如果我們不還，要拆我們的木屋。」

「多少？」

「六千塊。」

「這麼多！」安妮姐愕了一然，

王小克慌忙解釋道：「是半年前借來醫我婆婆的眼睛的，我婆婆瞎了幾年，一直沒有醫好。」

安妮姐這才緩緩地點着頭，道：「我開張支票給你好不好？」

王小克聞言大喜過望，說道：「好，好！」

安妮姐打開銀包，取出支票簿，簽了一張支票遞給王小克，道：「小克，我幇了你這一次，你可得幇回我啊！」

「當然，當然！」王小克答應不迭收下支票。

車子怒吼一聲，向車房外衝了出去。

合謀合作　乍喜乍驚

王小克走幾步便拍了拍袋子，袋子裏有十二張五百元面額的大鈔——他從來沒試過這樣切實地擁有過！

再走兩個街口，便是「××交易所」的大厦了。

袋子裏有了這筆錢，可以買一手「××地產」，如果沈重慶的話不錯，明天便可以賺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要擦多久的皮鞋？王小克計不完。

「交易所」門口塞滿了人，王小克小心地端詳了一眼，看看有沒有自己認識的人。

每個人都自顧自己交談，看報紙，趕路，沒有人留意到他的出現。

王小克放心踏上前，站在電梯口等電梯。

「交易所」在四樓，他決定先到四樓看看再說，反正時間還早才早上九點過。

電梯到了，裏面湧出一大堆人，又有一大堆人湧進電梯裏。

中區寫字樓大厦的電梯是這樣的了，王小克並不以爲奇。

電梯到了，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四樓出去，王小克隨着他們向前走。

交易所就在前面，王小克看到穿制服的警衞，守在兩扇玻璃門之前。

他向內一看，一列一列的小枱子，放滿了電話，在小枱子之前，有一排大黑板，數十個工作人員，正在忙碌地奔來奔去，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寫抹抹。

王小克跟在幾個西裝煌然的男子之後，進入了「金魚缸」。

「金魚缸」裏面的會員雖然忙個不亦樂乎，然而由於隔着一道玻璃，外面一點聲音也聽不到，只見坐在小枱子高櫈上的工作人員，頻頻地接聽電話，揮筆疾書。

王小克對於買股票的手續一竅不通，看了當時的情況，一點也摸不着頭腦。

忽然，旁邊的一個男子拿起掛在牆壁上的一個電話，撥了兩個號碼。

電話接通了，男子道：「阿德，『××地產』有貨嗎？造價多少？好！替我入一萬股！」

男子吩咐完畢，掛斷了電話。跟着又有人拿起那具電話，吩咐「金魚缸」裏的工作人員替他入一手「××企業」。

王小克何等聰明，立時明白買賣股票的過程，現在的問題是：自己並不認識任何經紀。

他想起了沈重慶所說的那個「××地產」。

身旁的男子緊張地注視着「金魚缸」裏的黑板，王小克忽然拉了他一把，問道：「先生，『××地產』現在值多少錢一股？」

男子望了王小克一眼，愕了一愕。

雖然說本市炒股票的人達三十萬以上，不論股商巨賈，街市賣菜婆也埋手炒股，可是，他却從未聽說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也會參加炒股行列。

他畧呆一下之後，還是答道：「兩塊四毛。」

王小克暗暗地點着頭，沈重慶的「貼士」首先已經見效了！

「先生，如果我想買一手，應該……應該向誰買？」王小克訥訥地問。

這一下那男子更奇怪了，他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小朋友，是家裏人叫你來買的？」

「不，我自己想買的。」

「你有沒有經紀？」

王小克向他搖了搖頭。

「那要用現金交易的哩！」

「我——我知道。」

「這樣吧，」男子是個好好先生，道：「你到三樓去，那裏有十餘間經紀行，隨便你找一間入貨。」

「謝謝你！」

王小克說罷轉身便走。

他沒有乘電梯，由樓梯下樓。

當他來到三樓的時候，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如果沈重慶的「貼士」靈驗的話，自己不單可以立卽發一筆小財，將來更有機會發一筆大大的橫財哩！

面前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左右都有「證券公司」，王小克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應該找那一間才好。

他咬了咬牙，反正做同樣的生意，抽取同樣的佣金，隨便找一間都可以。

他推開右面第一間「證券公司」的玻璃門，踏了進去。

「證券公司」裏面煙霧瀰漫，人聲和電話鈴聲交織成一片，生意旺得相當。

沒有人留意到王小克的出現——他們都注意着報價板和擴音機播出來的市價。

王小克站在報價板之前，他除了認識上面的阿剌伯字之外，並看不懂股票的名稱。

擴音機不會間斷地播出股票市價，和成交數量，然而，其中沒有一隻是「××地產」。

王小克知道事不宜遲，向一個小房間走去。

小房間裏也有兩三個客人，正在辦理入貨出貨的手續。

一個中年男子坐在流綫型的寫字枱後，俯首伏案簽寫支票。

王小克悄悄地踏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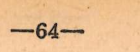
「先生，」王小克鼓起了勇氣說：「我想買一手『××地產』。」

中年男子緩緩地抬起頭來，伸手托了托眼鏡，打量着王小克。

王小克向他澀然一笑，接道：「我……我用現金交易，可以嗎？」

男子按下寫字枱右邊的一個掣，向一具通訊器道：「阿炳，你進來一下。」

不久，一個年輕男子踏了進來，向中年男子道：「老闆，有什麼吩咐？」



王小克僵立着，臉上都是驚愕的神情，袋內的一疊五百元大鈔全不見了！

「這位小朋友想入一手『××地產』。」中年男子頭也不抬地說。

阿炳呆了一呆，但既是老闆吩咐，只好向王小克道：「請這邊來。」

阿炳領着王小克到左側的寫字樓，那裏有四五張寫字枱，電算機的聲音响個不停，幾個女職員正忙於計數。

阿炳在一張寫字枱後坐下來，翻了翻面前的一疊文件，淡淡地問：「以前和我們交易過嗎？」

「沒……沒有。」

「『××地產』，現在的市價是兩塊四毛。」

「是的，我……我想買一手。」

阿炳拿起了枱面電話，撥着號碼。

王小克一顆心又跳了起來，眼看一筆小財便要落入自己的手中了！

阿炳那個電話是直接打入「交易所」的，他吩咐駐留「交易所」的同事入了一手「××地產」，然後抬起頭來，道：「什麼名？」

「王，王小克。」

阿炳態度倨傲地拿了一張紙記下來，道：「請給現金，四千八百三十六元四角，零頭數是佣金和印花稅。」

「是。」王小克手揷進袋裏去拿錢。

然而，阿炳却收不到王小克遞過來的錢，因爲王小克那隻手揷進袋裏後，再也抽不出來了！

「錢呢？」阿炳問。

王小克僵立着，臉上都是驚愕的神情，袋內的一疊五百元大鈔，全不見了！

他腦際閃電一般盤算着，那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踏進交易所大厦時，那疊鈔票還好端端地放在袋中，那是剛在銀行開門時，用安妮姐的支票提出來的，什麼時候被人扒去了。

忽然，他想起了在電梯中，一個男子直向他擠過來。

不錯，一定是他！

王小克轉了一個身，朝外面衝去。

「喂！你給錢呀！」阿炳站了起來，自後追上。

然而，王小克一溜煙出了經紀行，瞬間不見了踪影……。

× ×

王小克雙手揷在袂袋裏，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溜躂，心中又是焦急，又是懊悔。

早知道中區的扒手這樣活躍，應該像現在這樣，將手揷在袂袋裏，深深地揑住鈔票，那幾千塊便不會被人扒走了。

如今大海茫茫，到那兒去找電梯中的那個男子。

況且，自己又沒有證據，就算抓到了他，又能奈他什麼何？

他輕輕地搖着頭，暗嘆爲什麼自己總是交不上好運，經常面對着卽將來臨的財富，眼睜睜望着它消逝？

經過報攤時，他掏了一毛錢，買張報紙。

打開經濟版，他搜索「××地產」的收市價。

王小克本來不認識「××地產」這四個字，只是剛才阿炳書寫時，他將它記了下來。

王小克過目不忘，在「股市行情報道

表」中，找到了「××地產」。

他看一看「××地產」的收市價，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三元二角正！

沈重慶的貼士比鬼還要靈，王小克暗暗計算了一下，它升了八毛錢，兩千股便是一千六百塊，扣除經紀佣之後，大概可以賺一千五百多塊！

而頭尾才不過三個多小時左右！

王小克頹然將報紙放了下來，心下又氣又喜，氣的是自己平白損失了一筆錢，喜的是沈重慶那本「行情報道表」果然是一本寶書。

只要有一筆小小的資本依書炒股，不難越滾越大，數月裏發它一筆天文數字般的橫財！

他將報紙挾在脇下，朝沈重慶匿居的地址而去。

不久，他已來到了那條橫巷，上了樓梯，來到天台。

本屋裏沒有人影，沈重慶不在！

王小克在草蓆上坐下來，暗想沈重慶大概是出外吃飯去了。

等了一個多鐘頭，仍然不見沈重慶回來，王小克開始有點焦急，莫非他被貴利王他們碰着了？

王小克踏出木屋，打算到街口等候。

那知才落到三樓，迎面有個人影竄上樓來，差點和他碰了個滿懷。

王小克定眼一看，正是沈重慶。

「慶哥！」

沈重慶也看清楚是王小克，不由大喜過望，道：「小克，你來啦！」

王小克見他神情慌張，詫異問道：「慶哥，後面是不是有人追你？」

沈重慶點了點頭，拉着王小克向上奔去。

兩人來到天台，沈重慶猶豫了一下，朝水箱奔了過去。

他拉開小箱蓋子，縱身跳下。

就在這個時候，梯口傳來一陣吶喊聲，有個大漢追了上來。

王小克向那大漢望去，只見他臉上有一道刀疤痕跡，正是「刀疤老趙」！

老趙見到王小克，不由呆了一呆。但隨即四下裏找尋沈重慶的影子。

王小克站在一旁不敢說話，老趙找了一會，見天台上只有王小克一人，緩緩向他走來。

「喂，你見到誰上來？」老趙問。

「沒有啊！」王小克聳了聳肩，說道：「我一直站在這裏，看不到有人上來。」

刀疤老趙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雙眉微皺着。王小克心下一懍，暗想別讓他認出了自己。

刀疤老趙搔了搔頭，喃喃道：「奶奶的，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王小克並不答話，拾起地上的石子，向對面天台擲了過去。

對面天台正有個肥女人在洗濯衣服，那顆石子剛好擲中她的臀部，肥女人站起身來，轉頭一望，見王小克手中又拿着石子作勢拋擲，大聲罵了起來：「死人頭，你再擲過來的話，我叫差人拉你！」

由於那肥女人這一叫，令老趙分散了心神，一時間再也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小克了。

肥女人見王小克不敢再擲石子，她得勢不饒人，指着王小克大罵起來。

王小克向老趙赧然一笑，那肥女人以為王小克和老趙是一道，竟連老趙也罵了起來。

休瞧那肥女人身體痴肥，一張嘴罵起人來，什麼五花八門，獨具心思的粗口如連珠彈出，罵得王小克和老趙狗血淋頭，啼笑皆非。

這時，對面天台的木屋中有個魁梧大漢踏了出來，肥女人拉着他向這邊天台指指點點，那大漢拾起地上石頭，向老趙擲來。

這一擲之力大得出奇，王小克只聽風聲撲面，石頭竟然擲到圍牆上，「噗」地一聲落下地來，倘若目標準確的話，擲中了頭部可要頭破血流。

大漢一擲不中，指着老趙罵起粗口。

老趙無端端惹禍上身，苦笑了一下，轉身朝梯口走去。

王小克指着他的背影，向對面天台那個大漢猛打手勢，示意剛才是老趙慫恿自己的。

那大漢顯然明白了王小克的意思，捲起了衫袖，轉身也向梯口走去。王小克心下暗暗好笑，暗想老趙這回可要糟了。

老趙剛離去，沈重慶便自水箱中跳了出來，下身濕了一片，却趨上前拉住王小克，讚道：「小克，好妙計！」

王小克遠遠向那肥女人打拱作揖，和沈重慶越過圍牆，自隔隣天台下樓。

兩人來到地下，王小克悄聲說道：「慶哥，等我出去看看老趙可在街口！」

沈重慶暗讚一聲王小克心細如塵，當下躲在梯口，望着王小克向外走去。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只見那大漢正拉住了老趙理論，不一會動起手來。

這時，路人圍觀如堵，王小克向沈重慶招了招手，示意可以出來。

兩人亦步亦趨地向前奔去，轉過一個街口，這才吁了口大氣。

「小克，你眞行！」沈重慶搭住王小克的肩膊，讚道：「如果不是你，那老趙還眞不容易對付哩！」

「慶哥，你的功夫不遜於他啊！」

「我怕的是他還有同黨埋伏着，」沈重慶道：「而且，他可能有槍。」說話時，他不由自主地觸了觸腰間，那把自老趙手中奪來的短槍，好端端地插在腰間。

「慶哥，咱們現在到那兒去？」王小克仰首問。

「天台木屋暫時是不能去的了，」沈重慶皺起了眉頭，忽然問：「小克，你袋中還有多少錢。」

王小克摸了摸口袋，裏面還有十餘塊錢，沒被扒去，於是答道：「只有十幾塊錢。」

「那行了！」沈重慶說話時，加快了腳步。

「慶哥，你——你要到那兒去？」

「咱們先找個地方歇歇腳，」沈重慶眼眶神采飛揚，語氣興奮地道：「我已經有了全盤的計劃！」

王小克此時已經相信他有帶挈自己發

一筆大橫財的機會，毫不猶豫地便跟着他走。

不一會，兩人來到了一間廉價公寓。

沈重慶向伙記道：「有房間嗎？」

「時租還是日租？」

「日租多少錢一天？」

「十四塊。」

沈重慶沉吟了一下，低聲問王小克，道：「小克，你袋中有多少錢？」

王小克暗中算一算，答道：「十二塊五。」

沈重慶聞言對伙記道：「老友，算便宜一點行不行？」

伙記毫不考慮地搖了搖頭道：「不行，我們這個價目已經算是最便宜的了。」

「十二塊怎樣？」

「我說不行就不行，」伙記有點不耐煩，道：「住不起的話，就隨便在街上踮一晚吧！」

沈重慶聞言並不以為忤，仍然低聲下氣地問：「時租呢？」

「六塊錢四個鐘頭。」

沈重慶望了壁鐘一眼，當時正是下午三時，暗暗盤算一下，道：「好吧，我們租八個鐘頭。」

伙記打開抽屜，拿出紙和筆來，道：「請登記吧！」

沈重慶在登記表上揮筆疾書，伙記看了一眼，道：「十二塊。」

王小克早已將錢拿在手裏，遞上去。

伙記收了錢，拿起門匙，領着兩人穿過一條通道，來到一道房門前。

這爿公寓瀰漫着一層霉氣，王小克一邊走着，那陣霉氣越來越重，不由皺起了眉頭。

他望了沈重慶一眼，見他並無異狀，這時伙記已經將房門打開。

兩人踏進房去，只見房中除了一張彈弓床，一張沙發和一個茶几之外，並無他物。

「這房間太小！」王小克衝口而出。

「先生，四個鐘頭才六塊錢啊！」

「對，對，」沈重慶向伙記陪着笑臉，送了他出去道：「對不起，對不起。」

沈重慶關上了房門，王小克忍不住又道：「他媽的，這種鬼房間收人家四個鐘頭六塊錢，簡直是在搶！」

沈重慶噤聲道：「小克，暫時將就一下吧，等將來我們發了財，那時候便可以住房租一千多塊一天的第一流大酒店套房了！」

想起即將有機會發橫財，王小克不禁心花怒放，道：「慶哥，你想到了什麼全盤計劃？」

沈重慶在床上坐了下來，摸出香煙，遞了一口給王小克，劃上了火，道：「我的計劃是要摸黑行動的！」

王小克心下一動，低呼了一聲，道：「偷——」

沈重慶急忙按住他的嘴，噤聲道：「小聲一點，提防被人聽到。」

他緩緩地噴着煙，道：「今天我到半山區的高尚住宅查勘過，有一座小型別墅，住的是對西人夫婦，除了一個老女傭和司機外，並沒有什麼人，正是最佳下手的對像！」

「可是……可是你怎知道他家裏有錢？」王小克訥訥地問。

「住在那樣高尚的住宅區，怎會沒有錢？」

「也不一定，」王小克道：「有錢人的錢，多數擺存在銀行，家裏的現金並不多。」

沈重慶愕了一愕，道：「咦？怎麼你比我還熟行？」

王小克面上一紅，囁嚅道：「我……我以前也經常做世界！」

沈重慶苦笑一下，道：「我並不慣做這種事，可是，現在我們急需一筆現欵，不用多，幾千塊便夠了！」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只要我們順利得手，明天一早立刻可以到經紀行入貨，」沈重慶優悠地噴着煙，笑道：「哈哈，幾千塊一兩天內可以對倍，跟着又再對倍，不出一個月，我們可以賺一億元！」

「一億元！」王小克瞪大了眼睛，不置信地望着沈重慶。

「不相信嗎？」

「一……一億元太多了！」

「小克，下個月是好市，有幾隻股票都要起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沈重慶道：「咱們有寶書在手，賺一兩億根本不是難事，你知道每天的成交數量多少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

「這幾個月來，本市多間股票交易所的總成交量，每天都超過五億元，」沈重慶越說越興奮：「你試想想，咱們賺它一兩億算得了什麼一回事？」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點着頭。

「慶哥，那——那本寶書你放在什麼地方？」王小克忽然問。

沈重慶先是一呆，隨即支吾着答道：「我放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你不用担心的。」

王小克見他不肯向自己透露寶書所在，也就不再追問下去。

「現在咱們先休息一會吧，」沈重慶躺下床去，道：「今天晚上有許多事要做哩！」

王小克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他已經開始在憧憬發了橫財後的情況。

本來，王小克只想到發一筆一兩百萬的橫財，此生已經受用無窮，那知沈重慶竟然說可以發一筆一億元以上的橫財！

一億元對於王小克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中的天文數字。

然而，看上來却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他開始又想：那本「行情報告表」是什麼地方來的呢？

天下間怎會有能知未來事的「寶書」，這不是神話一般嗎？

× ×

「嘭！嘭！嘭！」

一陣急驟的敲門聲，將王小克的發財夢驚醒，睜開眼睛一望，沈重慶神情緊張地自床上彈跳起身，奔到房門前，沉聲問道：「誰？」

「夠鐘啦！」是公寓伙記的聲音。

沈重慶這才透了一口氣，隔着門道：「知道啦！」

他轉身問王小克：「現在幾點？」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時針指在「八」字上面，秒針却停着不動。

「我……我這個表壞啦。」

沈重慶嘆了一口氣，打開房門，道：「走吧！」

兩人來到柜面，壁鐘的時針指在「十」字上面。

「不是還有一個鐘頭嗎？」沈重慶問道。

伙記怠慢地答道：「我們的規例是提早一個鐘頭通知客人。」

「可是剛才我們付的是八個鐘頭的房租！」

「對不起，這是我們的規例。」伙記答道：「要一個鐘頭收拾房間！」

饒是沈重慶脾氣再好，這時也忍不住要發作。

王小克拉了他一把，道：「慶哥，算了！」

兩人離開了公寓，沈重慶兀自憤憤不平，道：「太豈有此理了！」

「唉！咱們這時候起程，趕到半山區時，正是下手的時候。」

沈重慶指着對面一條斜坡，道：「下手的目標就在這條路上面，還不到半小時的路程。」

王小克愕了一然，想不到目的地離這裏如此之近。

「咱們抵達時才不過十點半。」沈重慶道：「他們大概還沒入睡。」

王小克沉吟着道：「這樣吧，先四處兜個圈。」

沈重慶四下裏望了一眼，道：「我便是怕在街上碰到熟人，否則也用不着租房間了！」

王小克暗暗點着頭，如今何去何從？

「既然出來了，咱們上去看看，也許那對西人夫婦習慣早睡也說不定。」

「好！」

王小克抖擻精神，和沈重慶向對面馬路那條斜坡走去。

一路上，沈重慶將「目標」的地形情況告訴王小克，並且商量下手之計。

王小克以前精於此道，反而向沈重慶提供了不少意見。

行行重行行，不久已經來到那幢小型別墅之前。

別墅中，烏燈黑火，竟然沒有絲毫燈光。

「怎麼啦？」王小克側頭問。

沈重慶皺着眉，喃喃地道：「現在大概只是十時四十分左右，難道他們都入睡了？」

「不會這樣早吧？」

「莫非還沒有回家？」

「我上去查個清楚！」王小克說着，躡足向別墅跑過去。

他身手敏捷，落地無聲，不一刻已來到了別墅圍牆前，吁了一口氣，攀爬上圍牆。

別墅裏寂靜如死，一點聲响也沒有。

王小克覷準了一個方位，跳了下去。

他俯身竄上前，來到一個窗口前。

窗內的布帘拉上了，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在沈重慶口中，王小克約畧知道這幢別墅的建築形勢，他沿着牆俯身向後面走去。

轉過牆角，靠着山邊的一幅窗帘布並沒有拉上，有一個窗子半開着，想是女傭一時大意，沒有把它關好。

王小克大喜過望，輕輕托起了鐵扣，將窗門拉了開來，向內望去。

大廳中沒有半絲燈光，但王小克雙目銳利，已經看清楚並沒有人。

他抓着窗子鐵框，提口氣上了窗檻，輕輕地跳了進去。

經驗告訴他，落地之後先窺伺動靜，並且找一個藏身之所。

在他面前數尺處，有一張高背大沙發，王小克毫不猶豫地竄上前去，藏在沙發後面側耳一聽，休說廳中寂靜如死，便是對面的兩個房間，也沒有半點聲响。

王小克躡足上前，按下了門柄，輕輕將門推開。

房中被褥整齊，床上沒有人！

王小克暗叫一聲妙也，轉身向洞開的窗奔去，正想跳出去招呼沈重慶進來，冷不防窗口人影一幌，不由嚇了一跳。

他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定睛一看，正是沈重慶。

「怎麼啦？」沈重慶低聲問。

「還沒回來。」

沈重慶叫了一聲「好極！」爬進來。

王小克領着他向剛才那間寢房走去，低聲道：「看來這是主人的房間。」

沈重慶推門一瞧，道：「不錯！」

房間裏雖然沒有人，但王小克和沈重慶仍然小心翼翼地踏進房去，生怕女傭醒來，壞了大事。

王小克取出隨身携帶的袖珍小電筒，四下裏照射一番，然後向一個五斗櫃走過去。

那五斗櫃高與人齊，一共有五個抽屜，只有第一個抽屜沒鎖。

任何人都知道只有被鎖的抽屜，才會存最貴重物件，所以，兩人毫不考慮地打量着那把鎖。

「怎樣弄開它？」王小克問。

沈重慶不發一言，自袋中取出一把小刀，撥弄着匙孔。

弄了好一會，仍然沒有半點頭緒，王小克有點不耐煩，道：「我到其他地方看看。」

他悄悄溜出房間，向左邊的這房間走去，輕輕地打開房門，原來是間書房。

書房裏到處堆放着書籍，都是些英文書。

王小克打開書枱抽屜，用袖珍電筒一照，抽屜中竟然放着一叠鈔票，拿起來一點，竟然有五百多塊。

這一下無心插柳柳成陰，得來全不費工夫，王小克毫不客氣地將那叠鈔票塞入袋中，繼續打開其他的抽屜查看。

然而，其他抽屜中都是些廢物，並沒有值錢的東西，剛把抽屜關上，外面忽然傳來汽車的馬達聲。

王小克急忙趨上窗口，拉開窗帘一望，只見一輛汽車已經駛進了別墅，車門打開，一個珠光寶氣的西婦跨下車來。

王小克心下驚了一驚，急忙向房外奔去，打算通知沈重慶逃走。

怎知剛來到房門口，廳中吊燈突然亮了起來，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傭，一邊擦着惺忪睡眼，一邊向大門口走去。

王小克急忙停下步來，倘若自己衝出房去，必定被女傭看見，只要她喊叫起來，立時便要失手被擒。

女傭才走到大門口，大門便打了開來，那西婦手持鑰匙，踏進廳中。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不知沈重慶可曾發現屋主人已經回來。

忽然，外面傳來一聲叱喝，西籍男子跳下車來，向一個人影追了上去。

王小克掀開布帘，見沈重慶亡命價地爬上了圍牆，正想往外逃跑，但西籍男子動作奇快，竄了上前，伸手抓住沈重慶後腿。

沈重慶運力一揮，西籍男子死命不放，一面大叫了起來。

附近有一幢大厦，守門人聞聲跑出來查看，見兩人纏在一起，大聲叫道：「有賊呀！捉賊呀！」

聲音甫畢，幾個看更的都奔出，朝別墅這邊跑過來。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糟糕，急忙打開窗子，預備逃走。

沈重慶咬緊了牙關，和那西籍男子交起手來。

然而，三四個看更已經跑來接應，沈重慶雙拳難敵四手，不一會已經被其中一個手持鐵管的看更當頭擊下，重傷倒地。

王小克再也不猶豫，翻身跳出別墅，向黑暗中奔了過去，藏在一個花叢中。

不久，警車的「嗚嗚」聲自遠處來，早已有人打電話報了警。

王小克心下一沉——一切的希望，眼看又將成泡影了！

× ×

王小克踏上前去，叩了叩玻璃門。

「進來！」周探長的聲音。

王小克的出現令周探長愕了一愕，呆呆地問：「小鬼子，有什麼事？」

「我——」王小克踏上前，結巴巴地道：「有件事想找你帮個忙。」

「哦？」周探長一雙細眼上下打量着王小克。

「昨天晚上，你們是不是捉了一個入屋爆竊的賊人？」

「那關你什麼事？」

「他——他可能是我的朋友。」

周探長雙眉一揚，道：「昨天晚上我們一共擒到了四個入屋爆竊的賊人，你要找的是那一個？」

「他身材高大，姓沈，名叫重慶。」王小克道：「就是那個被神經漢陶大行斬死的沈伯的大兒子。」

「啊！是他！」周探長低呼一聲，道：「他怎麼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這個——」王小克眼珠一轉，答道：「為了沈伯的喪事，他向貴利王借了一筆錢，可是沒有錢還債，所以才——」

「咦？怎麼你這樣清楚？」周探長懷疑的眼光凝視着王小克，道：「莫非你是同謀？」

王小克心下一凜，急忙道：「不，不！我只是猜度而已。」

「好吧！就算你不是同謀，那關你什麼事？」周探長問。

「我——我想見一見他。」

「什麼原因？」周探長追問。

「慶嫂有幾句話叫我向他說。」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他在拘留所內，你自己去見他吧。」

「我——我剛才去過，可是你的屬下不許我見他。」王小克赧然一笑，道：「所以，我才——」

周探長不等他說完便揮了揮手，道：「去吧，我會通知他們准許你見他的。」

「謝謝你！」

王小克退出了探長室，逕自向拘留所走去。

他才接近拘留所，看守的警員已經讓開，道：「進去吧！」

王小克踏進拘留所，只見沈重慶獨自一人坐在椅子上，低着頭正在沉思。

他頭上綁着厚厚的綳帶，血漬殷然，若非身軀體健，定非留醫不可。

王小克緩緩地踏上前，低聲喚了他一聲，道：「慶哥！」

沈重慶渾身顫了一顫，抬頭一見是王小克，眼眶裏不由露出一絲光芒。

「小克！」

王小克拉了張椅子，在他面前坐下來，向後面一望，警員正取下了帽子，走了開去。

「慶哥，你頭上的傷怎麼樣？」

「不碍事的，」沈重慶苦笑了一下，道：「那一棒我還吃得起。」

王小克暗暗嘆了一口氣，當屋主人回來時，如果沈重慶能够沉着從事，逃脫的機會是相當高的，可惜的是他驟逢意外慌忙逃走，反而露了行藏。

「我的運氣眞差！」沈重慶苦笑了一下，說道：「你可知道那個西籍男子是誰嗎？」

王小克疑惑地搖了搖頭。

「他是本市的高級警司！」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隨即頹然地嘆了一口氣。

碰在洋警司手上，看來沈重慶難逃監禁之災！

「這……這怎麼辦？」王小克問。

沈重慶搖了搖頭，道：「除非我有錢請律師辯護，否則——」說着嘆了一口氣，沒有接下去。

「昨天晚上你有沒有——」

沈重慶緩緩地點着頭，道：「就是因為人贓並獲，所以百詞莫辯。」

王小克也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氣，這樣說來，自己簡直無能為力了。

「小克，」沈重慶抬起頭來，道：「只要你有本事，咱們仍然有機會發財！」

王小克心中一動，沈重慶就算被判監禁，只要他不招供自己是「同黨」，仍然是自由身，發財的計劃，一樣可以進行！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沈重慶問。

「我明白。」

「一人做事一人當，」沈重慶忽然壓低了聲音，在王小克耳畔低聲道：「我從始至終沒向他們提過還有一個你！」

王小克心下一寬，道：「慶哥，你放心，入屋行竊的罪名並不大，最多只是三五個月的監禁而已。」

「這個我知道，」沈重慶仍然壓低着聲音，道：「不過我們的時間無多了，那本『行情報告表』的日子，只到下個月十五號。」

王小克暗中計算一下，道：「那只有二十天的時間了！」

「不錯，所以要把握時間！」沈重慶道：「行情報告只到下個月十五號爲止，十五號之後，股票的起跌，咱們便一無所知，和所有炒股票的人一般無二，只能靠運氣了。」

「是的。」

「現在，你先回去吧，」沈重慶道：「等我今天晚上再想個週全的計劃，明天告訴你。」

「慶哥，你……你那本寶書，放在那裏？」

「我想清楚後，明天一併告訴你。」

王小克只得站起身來，離開拘留所。

直至目前爲止，沈重慶還不能十足十地信任自己！

不過，王小克並不担心，他知道除了自己之外，沈重慶沒有可能找到另外一個合夥人，如果他想發財，一定要找自己！

沈重慶並不是笨驢，他豈會將這個發財的大好機會錯過？

王小克懷着條喜條憂的心情，踏出警署。

忽然，橫地裏一個人竄了出來，攔在他的面前。

王小克心下一凜，向那人望去，正是供應陶大行住貴族療養院的那個大亨。

「你——你幹什麼？」王小克道：「我不認識你！」

「小朋友，咱們以前見過面的啊！」男子笑嘻嘻地道：「我姓許名叫一波。」

「不管你一波二波，我不認識你！」王小克道：「請不要阻住我的去路！」

「小朋友，我怎敢攔住你的去路？」許一波笑吟吟地：「這是什麼地方？警署的門口啊！」

王小克經他提醒，心下不由大定，叉起了腰，道：「好，你想幹什麼？」

「沒什麼，我只不過是一番好意，想請你喝杯茶而已！」

王小克斜眼打量着他，道：「你有這般好心？」

「哈哈，誰不知道我許一波是大慈善家，有時候對於慈善事業，一捐便是十萬八萬？」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到什麼地方喝茶去？」

許一波面露喜色，道：「我的車子就在對面，請勞駕走幾步怎樣？」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向他點點頭，道：「好吧！」

許一波親暱地搭着王小克的肩膊橫過馬路，來到他的豪華房車側，親自替王小克打開了車門，道：「你先上！」

王小克踏上車去，許一波向司機道：「回家去。」

王小克聞言一凜，急忙道：「你不是說要請我喝茶嗎？」

「對呀？我家裏有上等的龍井，」許一波微笑着說道：「在外面能喝到什麼好茶？」

車子平穩地向前急馳着，王小克心下念頭閃動，暗自揣測許一波的用意。

不一會，車子在一幢大厦門前停了下來，許一波向司機道：「一個小時後回來接我們！」

「是！」

王小克聽到這句話心下一寬，起碼許一波不是想綁架自己。

「來，請這邊走。」許一波必恭必敬地在前面領路，踏進大厦入口處。

這幢大厦也是高尙住宅，看更的老遠見到許一波，便趨上來替他按電梯掣。

「許先生回來了！」看更的陪笑問。

「唔，」許一波淡淡地應了一聲，向王小克笑道：「我住十三樓十三號，你說是不是不吉祥？」

王小克笑了一笑，心下盤算着。

這時，電梯門打了開來，兩人踏進電梯，許一波又問道：「我家裏沒什麼好吃東西，不知你喜歡吃什麼點心？」

王小克見他態度熱情，心知必定有求於己，更加放心。

電梯抵達十三樓時，許一波按住開關掣，道：「請！」

王小克見他態度越來越客氣，倒有點不好意思。

許一波領着王小克來到一個單位，門上果然釘着兩個阿剌伯字「十三」。

許一波按下門鈴，大門立刻打開了，出現在門後的是刀疤老趙！

老趙見了王小克，不由愕了一然。

「許大哥，他——」老趙指着王小克，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他是咱們的好朋友！」許一波連連向刀疤老趙打着眼色，道：「咱們以後還有許多地方要他幫忙哩！」

「是，是！」老趙眉精眼企，臉上立時露出笑容，將王小克迎了進去。

大廳佈置得美輪美奐，王小克剛坐了下來，立時有女傭献上香茗。

刀疤老趙將許一波拉過一旁，在他耳畔低聲說了幾句話，只見許一波雙眉一揚，張大着口說不出話來。

半晌，許一波才向王小克走了過來，說道：「小朋友，我有個不幸的消息，要告訴你。」

王小克心下一凜，懷疑地怔望着許一波。

「你的好朋友陶大行，昨天晚上在療養院裏自殺死了！」

王小克吃了一驚，急忙問：「爲……爲什麼？」

「唉，都是貪念害了他！」許一波嘆了口氣，道：「古人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眞是一點也沒有錯的。」

「可是……可是他好端端地在療養院裏療養，怎會自殺？」

「小朋友，你有所不知，他雖然身在療養院，心中却記掛着發大財。」許一波道：「你知道他爲什麼患上神經病嗎？」

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

「一個人心中總想去得到一樣東西，結果却得不到，思痴成狂之下，便會神經錯亂，揮刀斬人了！」許一波說。

王小克想起陶大行揮刀追斬沈伯的情況，渾身不由打了一個寒顫。

「他日思夜想的，便是想發財！」許一波頓了一頓，又道：「普通人誰不想發財？然而想歸想，要付諸實現，的確是難比登天的，正因爲知道自己力有不逮，也泰然處之，不過陶大行的情況便有點不同了——」

王小克凝視着許一波，暗想這便是他請自己來「喝茶」的目的了吧？

只聽許一波繼續說道：「陶大行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擁有一種……一種姑且叫它作『神秘武器』的法寶，可以使他瞬間成爲暴富，然而，這種『神秘武器』却需要資本，他就是缺乏資本，心下又急又氣，因此神經崩潰。」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許一波的解釋和自己心中所想的印證之下，果然甚有道理。

「唉！我枉費心機出錢替他治療，可惜……可惜他仍然是死去了！」

王小克想到陶大行平日的爲人，心下也是黯然。

「小朋友！」許一波忽然問道：「你知道陶大行手中所持的『秘密武器』是什麼嗎？」

王小克明知那是「行情報告表」，却佯裝不明白地搖了搖頭。

「說來十分令人出乎意料之外，那只不過是一本薄薄的書，」許一波道：「名叫『行情報告表』。」

「什麼行情報告表？」

陶大行凝視着王小克，道：「小朋友，你不會是眞的一無所知吧？」

王小克回心一想，倘若裝作一無所知的話，反而不能博取他的信任，於是道：「約畧知了一個大概。」

許一波面有喜色，道：「你究竟知道一些什麼，說來聽聽。」

「我——我只知道那種秘密武器很珍貴，可以替人帶來財富。」

「還有呢？」

「好像——好像是有關於股票的。」

「對啦！」許一波大力一拍大腿，道：「是誰告訴你的？」

王小克心想沈重慶身在警察局裏，就算將他說了出來，許一波也是無可奈何，當下從實回答道：「是沈伯的大兒子沈重慶。」

站在一旁的老趙忽然插口道：「不錯，那天他衝進病房，一定是陶大行將收藏寶書的地方告訴他的，老廣聽到也起了貪念，暗中跟蹤，打算奪爲己有，不料反而屍埋地下！」

「小朋友，現在那本『行情報告書』在沈重慶的手中，是不是？」許一波道。

「我……我不大清楚。」

「你和他在一起，怎會不清楚？」

王小克望了老趙一眼，昨天在天台上戲弄他的事不由映現在眼前，只得答道：「他一直不肯說，只是叫我和他合作發一筆橫財而已。」

「昨天晚上你們到半山區的別墅行竊，就是爲了湊資本？」

王小克暗暗吃了一驚，想不到自己百密一疏，還是被老趙的同黨釘上了梢，難怪沈重慶失手被捕，許一波能預先在警署門口等自己了！

「是……是的。」

「現在，一切都弄翻了，對不對？」

王小克點了點頭。

「那麼，今天你到警局裏看他，他對你說了些什麼話？」

「也沒有什麼話說，他現在身在警局，而且很有可能被判入獄，一切的發財計劃都破產了！」王小克面上露出沮喪的神色。

「小朋友，如果你肯和我合作，我能叫破產的計劃番生！」

「哦？」王小克詐作驚喜地問：「你用什麼辦法？」

許一波胸有成竹地笑着說：「只要你答應我，這次的計劃絕對不會再落空。」

「好吧，只要能夠發一筆財，我什麼都答應你。」王小克道。

「明天你再去警局看他，慫恿他和你合作，將收藏寶書的地點告訴你，由你去進行炒股，答應他將得到的利潤均分，等他出獄後悉數歸還，」許一波道：「照我的看法，他一定答應！」

王小克暗暗佩服許一波念頭轉動之快，把沈重慶和自己的計劃想了出來。

「可是剛才你說要我和你合作的呀！」王小克問。

「不錯，我是要你用這個方法去套取寶書的所在，然後我和你合作，」許一波道：「我會將利潤分給你。」

「這個——這個怎行？」

「怎麼不行？」許一波楞了一下。

「我不能背信負義的！」

「唉！小孩子眞不懂，如果你心下過意不去，將來他出獄後，你可以送他一筆錢，够他一世吃用不盡的了。」許一波說道。

「這……這倒也是辦法。」

「不過你千萬不要告訴他是我慫恿你這樣做的，」許一波道：「沈重慶這人疑心極重，他要是一有了疑心，死也不肯將寶書的地方吐露，咱們的橫財便發不成功了。」

王小克心下暗暗好笑，他怎會看不出許一波只是想騙取寶書而已。

當寶書落入他的手中時，橫財還會有自己的份兒？

許一波叮囑自己不要把這一切告訴沈重慶，怕的是沈重慶洞悉了他的奸計，絕未料到自己也猜到了他的心意。

——許一波太小覷自己了！

無論如何，現在不妨先答應他，然後思忖應對之策——王小克心裏這樣想。

「好吧，明天我去試試看。」

「好極了！」許一波這才想起此行目的，向老趙道：「沏一壺龍井來！」

老趙答應一聲，轉身離開大廳。

許一波低聲道：「小朋友，你叫甚麼名，我直至現在還不知道呢！」

「王小克。」

「好，咱們握手爲定。」許一波伸出手來，親熱地叫着他：「小克！」

× ×

車子剛停下來，許一波便急不及待地道：「小克，快下車！」

王小克打開車門，跨下車去。

「記住昨天我向你說的話。」許一波

再三叮囑。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向警署大門走過去。

他逕自來到拘留所，看守的警員認得王小克，放了他進去。

沈重慶正在引頸張望，一見了王小克，不由大喜，趨上前來，道：「小克，你來啦！」

王小克向他笑了一笑，問道：「慶哥，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沈重慶將他拉過一旁，道：「考慮清楚了，我決定把寶書交給你，由你去投資炒，不過，你可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說道：「甚……甚麼條件？」

「將來賺到的錢，你一定要分給我一半！」沈重慶正色說。

「慶哥，也許他們會判你無罪，過兩天便可以釋放了，」王小克道：「那時，咱們不是可以再次一塊合作了嗎？」

沈重慶嘆了一口氣，道：「唉！我忘記他們將會加控我一條『非法懷械罪』的罪名。」

「那天你身上並沒有刀啊。」王小克詫異地問。

「不是刀，是槍！」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忽然想起他那把奪自「老廣」的短槍。

「非法懷械罪的罪名不輕，」沈重慶嘆了一口氣，道：「我看這次他們起碼判我三五年。」

王小克默默地沒有作聲，沈重慶又道：「小克，現在只是看你怎樣去弄一筆錢，趁這二十天內，大大在股市中賺一筆而已。」

「我——」王小克哭喪着臉，道：「我到那兒去找這筆錢？」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沈重慶道：「總之，我把寶書交給你，你好自為之罷了。」

「它……它現在究竟藏在那裏？」

「我住的天台，你去過，對不對？」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天台上有個水箱，對不對？」

「對。」

「寶書就在水箱裏，」沈重慶道：「我用防水膠套放着，你跳進去，就找得到了。」

王小克終於得悉寶書的所在，一顆心興奮得突突亂跳。

「小心一點，不要讓人看到，知道嗎？」沈重慶叮囑道：「據我所知，現在有兩批人馬正設法想得到它。」

王小克點點頭。

「你去吧，」沈重慶道：「我等待你的好消息。」

離開警署時，王小克心下電一般轉着念，怎樣對付門外的許一波呢？

寶書的所在是絕對不能向他吐露的，否則，自己非但佔不到半點好處，可能還有性命之憂。

如果一口回絕，許一波又絕對不會放過自己。

忽然，王小克想起了安妮姐來，她給了自己幾十元要求自己寶書到手後和她合作，如果拿許一波來和安妮姐比較，他寧願和年輕貌美的安妮姐合作了。

「小鬼子！」背後忽然有人叫他。

王小克回頭一望，正是周探長，眼前不由一亮！問道：「探長，你去那兒？」

「出外辦點事。」周探長詫異地問：「你站在這兒發甚麼呆？」

「探長，我跟你一道去好不好？」

周探長沉吟了一會，道：「看來你是想搭順風車，好吧，我載你一程。」

王小克大喜過望，隨着周探長，向外走。

踏出警署大門之前，王小克忽然道：「探長，你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行不行？」

周探長愕了一愕，問：「為甚麼？」

「以示親熱嘛？」王小克笑道。

周探長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依言把手搭在王小克肩膀上。

兩人踏出警署時，許一波已經看到，他見王小克在周探長陪同下出來，心下不由一愕。

此時，王小克也看到了他，故意向他猛擠眼色，示意他快點離去。

許一波以為有甚麼不利於己，而王小克好意通水，急忙叫司機開車，車子怒吼一聲，絕塵而去。

王小克見許一波的車子遠去後，這才放下心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周探長向自己汽車走去，王小克忽然道：「探長，我想起來了，我要去買點東西，沒時間陪你遊車河啦，再見！」

說罷，也不等周探長的回答，逕自橫過馬路，向街口跑去。

他截了一架的士，向沈重慶匿居的天台而去。

不一刻已經來到目的地，王小克付了車資下車，小心四週觀察一下，見並沒有人跟蹤，這才拾級上樓。

一口氣爬上天台，王小克站在那個水箱之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能夠替自己帶來一億元橫財的寶書，就在面前這個水箱之內！

他捲起衫袖，向水箱頂攀爬上去。

揭開水箱蓋向下一望，偌大的水箱，只有五分之一的儲水，大概是沖廁用的。

王小克眼光雖然銳利，然而水箱內黑漆漆的，看不出甚麼物事。

他猶豫了一下，雙腿跨進水箱，然後慢慢地將整個身子投入。

水箱裏的水只及王小克的小腿，迎面一陣霉氣襲來，王小克屏住氣息，拿出袖珍電筒，四下裏照射着。

然而袖珍電筒的光只及水面，並照射不到水面以下的東西，王小克只得彎下身，伸手到水箱底去摸索。

摸索了一會，手指突然觸到一樣物事，王小克大喜，將它拿了起來，正是沈重慶所說的防水膠套。

王小克還不放心，袖珍電筒光向它一照，隱約看得出裏面是一束沖印的小書，這才將它挾在脅下，舉高右手，向水箱爬去。

要爬出水箱，以王小克的體高來說，除非雙手並用，所以，王小克將膠套咬在口邊，爬了上去。

當他頭部露出水箱時，忽然發現一雙晶瑩微亮的美眸，正凝視住自己。

定眼一望，只見安妮姐伏在水箱頂，右手持槍，笑吟吟地，顯然在外面等了許久。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撲通！」一聲，竟然掉了下去。

剛狼狼狽狽支撐着爬起身！安妮姐的聲音又自上面傳下來：「小克，摔痛了沒有？」

王小克哭笑不得，將寶書拾了起來，一時間猶豫不決。

「上來啊！下面霉氣重，小心將來患了風濕！」安妮姐在上面催促。

王小克這才硬着頭皮，慢慢地爬了出去。

「你看你，全身都濕透了！」安妮姐嘖嘖嘆着氣。

王小克將面上水珠抹去困窘地笑着。

「小克，你找到沈重慶，為甚麼不通知我一聲？」安妮姐柔聲問：「難道忘記答應過我的話了？」

「我……我……」王小克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好，現在交給我吧！」安妮姐伸出手來。

王小克望望手中的膠套，又望了望安妮姐，一時間拿不定主意。

「小克，難道你還不知道我是你惟一可以信任的人嗎？」

「誰說的？」聲音突然自梯口傳來：「難道我便不可以信任嗎？」

王小克和安妮姐都是心中一凛，轉頭去看，只見許一波笑吟吟地向他們走了過來。

在許一波的手中，還有一把精緻之極的短槍。

那把短槍的槍咀，指着安妮姐。

剎那間，安妮姐俏臉上蒼白無血，道：「許一波，你敢！」

王小克見安妮姐竟然認識許一波，不由愕了一愕，只聽許一波緩緩踏上前來，道：「小姐，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可怪不得我！」

安妮姐杏眼圓睜，道：「我爸爸知道了這件事，你不得好死！」

「鍾小姐，為了這本寶書，我就算死十次也心甘情願！」

安妮姐冷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許一波緩緩地踏上前去，向王小克道：「小克，你好聰明啊，利用探長將我嚇走，然後偷偷回來這裏取寶書，幸好我見機得快，比鍾小姐遲了一步，否則，這本寶書可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小克那兒還有反抗的餘地，眼光光地瞧着許一波從自己手中將寶書奪去。

「多謝你們啦！再見！」許一波揚揚手中的寶書，得意地說。

「許一波，且慢！」安妮姐忽喝道。

「小姐，還有甚麼話說？」

「我告訴你，縱然你得到寶書！它也不會為你帶來一分財富！」

「你瞧着吧，我許一波可不是你想像中的酒囊飯袋！」說時，他已轉身朝梯口奔去。

王小克眼見寶書得而復失，不由嘆了一口氣，抬頭看時，忽見許一波雙手高舉，背向着自己，連連後退。

這時！安妮姐忽然高呼一聲，道：「阿清，是你！」

王小克定眼一看，原來正是鍾啓明的得力手下郭清，正手持短槍，將許一波威迫着連連後退。

安妮姐大喜過望，趨上前去。

「小姐，別動！」郭清槍口一移，大聲叫道。

安妮姐呆了一呆，立即停步，不解地望住郭清。

「你們都替我站着，誰也不許動！」郭清說着，將奪自許一波的手槍放入袋中，伸手奪過寶書，揣入懷裏，慢慢向後退去。

他伸手將天台木門拉上，沉聲道：「我不會立刻離去，誰先接近這道門，誰便要先吃我的子彈！」

「叛徒！」安妮姐叫了起來：「我爸爸早就料到你會反戈相向了！」

郭清那裏理會，「砰」地一聲將木門關上了。

許一波在木門關上的那剎間，立時奔上前去，側耳在木門縫隙間一聽，打開木門，追了出去。

然而郭清已經下了樓，許一波身材痴肥，那裏追得到他？

辣心辣手　害人害己

王小克靠在露台的欄杆上，望着對面的花叢呆呆出怔。

「小克，你在想甚麼？」

王小克回頭一看，安妮姐向他走了過來。

他澀然一笑，沒有回話，用不着回答，她也應該知道自己是為寶書得而復失的事而不甘。

「你放心，郭清逃不過我爸爸五指山的。」安妮姐安慰他。

「我——我在擔心日子快到了，」王小克道：「還有十九天。」

「你放心，爸爸已經調動了他所有的手下去追緝郭清的下落。」安妮姐道：「老實告訴你，我爸爸對他早已起了疑心，所以，他每次出外行動，都另外派人監視着他，就算我也試過。」

王小克這才明白當日在陶大行的木屋中，郭清四處搜索，安妮姐則預先藏在屋頂上監視的原因。

安妮姐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這個社會，忠心的人越來越少了，甚至跟了爸爸二十餘年的許一波，也會見財忘義，背叛了他。」

「那許一波是你爸爸的手下嗎？」

安妮姐點着頭，道：「不錯，他自父親手中得知失去寶書的事，所以早存了奪為己有的心。」

「甚麼？」王小克心中猛地一震，道：「那……那寶書竟是你爸爸的東西？」

「你不知道？」安妮姐愕然問：「這樣說來，陶大行是甚麼人你也不清楚？」

「他……他是甚麼人？」

安妮姐道：「兩年前，陶大行是我家中的廚子。」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事情原來這樣複

雜。只聽安妮姐又道：「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悉我爸爸藏有這樣的一本寶書，趁爸爸不備，偷了出去。」

「可是……可是這本寶書你爸爸又是從何而來？」王小克問。

「說起來眞是一段故事，」安妮姐拉了露台上籐椅坐下來，道：「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安妮姐雙眼望着遠處，緩緩地道：「有一天，我們家中來了一個客人，他衣衫襤褸，樣子大概三四十歲，聲言要見我的爸爸。

「爸爸正在書房中，聞說來人衣衫不整，暗想大概是個窮途落魄的人來求助，吩咐管家給他五十塊錢，着他離去。

「怎知那人死也不肯收錢，說是有一件相當寶貴的東西要賣給他。

「我在房中聽到管家和他理論，好奇地走了出來，他一見了我，便趨上前來，道：『小姐，我替你家帶了好運來！』

「我聞言一呆，爸爸是本市有名的大富豪，各方面的人面都夠，平日所交盡是社會上的上流人物，而倚靠他名成利就的也大不乏人，此人衣衫不整，却敢大言不慚說要爲我家帶來好運，眞是太不像話！

「所以，我冷冷地望着他！並沒有答話。

「那人見我不信他的話，面色不由大變，道：『你一定是鍾先生的千金，對不對？』

「我向他點點頭，他又道：『小姐，我去過未來一次！』

「這句話沒頭沒腦，我實在聽不懂，不由問：『你說甚麼？』

「那人道：『我去過未來一次！』說着，他從懷中取出一本書來，又道：『得到這本東西！』

「我瞥了那本書一眼，上面有五個大字，正是『行情報告表』，可是他口中的『未來』，却令我摸不着頭腦。

「他見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解釋道：『小姐，你知道甚麼叫未來嗎？那是……那是超越時間、空間，到我們將來的地方去！』

「他越說越亂，我越聽越糊塗，經過老半天解釋，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王小克不由揷口問道：「那是甚麼意思？」

「其實這是種現代人還不太懂的科學，那人的意思是，他驟得奇逢，去過三年後我們將會渡過的時間一次。」

王小克搔了搔頭，喃喃道：「三年後的時間？」

「我也越說越糊塗了，」安妮姐笑道：「好像那本寶書，本來是報告將來的股市行情的對不對？」

王小克點了點頭。

「可是，如果有人預先在三年前經歷過三年後的時光，他不是可以得到這本書嗎？」

王小克終於明白了，拍着大腿，道：「我懂了！科學電視片集演過這種戲！」

「對啦，那人口齒不清，說不出到底在甚麼情況和機會下走過『未來』一次，不過他手持的『股市行情報告表』，却是的而且確三年後的日子。」

「這時！我父親自書房中出來，見我和那人夾纏不休，不耐煩地要趕那人走。

「我逐漸引起了好奇心，阻止父親的行動，將那本『行情報告表』，拿給父親看。

「父親翻了一翻，皺起眉頭。

「那人立即說道：『鍾先生，這是稀世奇珍，它可以爲你帶來無窮的財富！』

「三年前，股市還沒有今天蓬勃，父親將信將疑，問道：『你從那兒得來？』

「我將一切告訴了父親，他却把書向茶几上一拋，笑道：『騙人的東西！』

「那人聞言大急，道：『鍾先生，這……這絕對不是騙人的！』

「父親笑道：『像這種油印的東西，花十幾塊錢便可以印一本，你大概已經騙了不少錢吧？』

「那人更急，訥訥道：『鍾先生，我……我那有胆子來府上招搖撞騙？這……這的確是我在千載難逢的機會下得來的寶書！』

「父親道：『三年後才能判眞僞的東西，也能稱之爲寶？』

「那人道：『鍾先生，反正只有三年，你不妨等着試試看！』

「父親道：『好吧，既然它眞是寶書，你爲甚麼不等三年後自己受用，却要將它獻給我？』

「那人訥訥地說不出話來，半好响才說道：『老實不瞞你說，我是等着一筆錢用。』

「我父親立時笑道：『對啦，你根本就是想利用它來騙人！』

「那人豎起了手指，道：『如果我有心騙鍾先生，叫我將來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父親見他神情眞切，不由問道：『好吧，你——要多少？』

「那人道：『由鍾先生賞賜，只希望你將來藉此書發了大財，別忘記我。』

「父親向管家道：『你拿五百塊給他吧！』

「管家答應了一聲，正要轉身回去拿錢，那人忽然又道：『鍾先生！這本寶書我恐怕不止值五百塊吧？』

「父親橫了一眼，道：『是你自己說由我賞賜的，五百塊還算給多了的。』

「那人道：『鍾先生，我正等錢用，你做做好心，給足我一千塊吧！』

「父親沉吟了一下，向管家道：『就給他一千吧！』

「那人得了錢，臉上毫無喜色，反而有點神不守舍地離去了。

「我和父親都看出這一點，因此，一直將那本寶書好好收藏着，心想反正三年後便可辨眞僞，如果那人有心來騙財，也只不過一千塊而已，一千塊對於我們來說，根本不算是錢！」

說到這裏，安妮姐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三年後，書中記載的行情報告全部靈驗了，如果照着書上起落入貨出貨，要發一筆大財，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王小克聽得呆了，半响才問：「現在那個去過『未來』的人呢？」

安妮姐聳了聳肩，道：「自從他拿了

錢後，便一直沒有他的消息，也許離開本市遠走他方，也許已經不在人世了。」

「不知道他用甚麼方法到『未來』的地方去。」王小克小孩心情，忍不住道：「要是找到了他，倒要向他請教一下，也到『未來』去玩玩我想一定有趣得緊！」

安妮姐淡淡一笑，道：「寶書失窃後，父親起初並不爲意，直至最近股市蓬勃，他才想起了那本寶書，猶記得書中有幾隻股票的市價和交易所的叫掛牌一樣，這才開始明查暗訪。」

「最後終於查到是陶大行偷了去？」

「不錯，」安妮姐道：「陶大行在我家做厨子，待遇不錯，突然辭工不做，我已經有點懷疑，於是派郭清去暗中監視，寶書果然他那裏。」

王小克想到陶大行已經在神經療養院自殺斃命，不由輕輕嘆了一口氣。

「現在！寶書終於又落入郭清手中，」安妮姐說着望了望腕表，道：「是晚飯的時間啦！」

王小克經她提醒，也覺飢腸轆轆，隨着安妮姐來到客廳，僕人早已擺了滿餐枱的佳餚。

「老爺呢？」安妮姐問。

垂立在旁的女傭答道：「老爺剛剛接到一個電話，匆匆出去了。」

安妮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心中想着同樣的問題：會不會是查到了郭清的行蹤了？

「咱們先吃吧！」安妮姐說着拿起了筷子，殷勤爲王小克佈菜。

這一頓飯吃得王小克好不舒服，飯後



王小克側着耳竊聽郭清和貴利王的談話內容。

，安妮姐又命人替他倒一杯白蘭地，王小克一邊飲着香醇可口的白蘭地，一邊想着要是能奪回那本寶書，像如此這般的豪華享受，眞是垂手可得。

他將杯子一放，抹了抹嘴，道：「我走了。」

安妮姐愕了一然，道：「你不等我爸爸的消息？」

王小克已經兩天一夜不曾回過家，生怕白小妹和婆婆記掛，道：「我先回家一轉，明早再來。」

安妮姐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離開鍾氏別墅後，王小克朝纜車站走去，由於時間還早，十五分便有一班纜車下山。

乘過纜車，王小克轉搭十四座位小巴，在家居附近的街口下了車。

經過沈重慶向貴利王借錢的那間餐室時，他不由自主地向內一望。

這不經意的一望，他又看到了貴利王，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身形很熟悉的男子。

王小克不由停下脚步，側頭想了一想：那男子的身形很熟，到底是誰？

忽然，他低呼了一聲：不錯，他是郭清！

郭清怎會和貴利王在一起？莫非他也是寶書在手，却缺乏資金，因此來向貴利王借？

王小克料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一時間倒是手足無措，不知採取甚麼行動。

姑勿論如何，先悄悄進餐廳去偷聽他

們在談些甚麼爲是。

他輕輕推開玻璃門，閃身進內，在郭清背後的空卡位坐下來。

伙記過來招呼，王小克依然不出聲，只用手指隨便指指價目表的一樣飲品。然後側起耳朵偷聽。

「老郭，你有個大老細，還用得着向我們借錢？」是貴利王的聲音。

「王大哥，你有所不知，我老細孤寒吝嗇得緊，」郭清道：「小弟目前正有急需，還要你帮帮忙不可。」

「多少？」

「一兩萬够了。」

「那倒不是小數目。」貴利王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以你老郭的頭面，咱們是信得過的。」

「王大哥，多謝帮忙。」

「不過，我們的行規你是知道的了？」貴利王道。

「當然，當然，利息照扣。」

「念在大家相識一場，就算你兩分息吧，別人來借，非三分不可！」

「謝謝，謝謝。」

「你甚麼時候要錢？」

「越快越好。」

「這樣吧，明天一早，我在這裏等你吧。」

「好，好！」

王小克暗暗點着頭，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郭清也像沈重慶一樣，來向貴利王借錢。

忽然，貴利王壓低了聲音，問道：「說眞的老郭，你突然要這筆錢來幹什麼？是不是有一批貨要起？」

「王大哥，自從跟了鍾老細後，我早已洗手不幹了。」郭清回答。

「那這筆錢究竟是——」

「不瞞你王大哥說，我最近認識了一個妞兒。」郭清笑着道：「非要花一筆錢不可。」

貴利王大聲笑了起來，道：「你老郭怎麼突然對妞兒有興趣了？」

「唉！這妞兒實在不錯！」

「哦？幾時介紹給兄弟見識見識？」

貴利王淫淫笑着問。

「王大哥，你手上已經有了不少妞兒，」郭清呵呵地乾笑着，道：「還嫌艷福不够麼？」

「哈哈！這調調兒，是多多益善。」貴利王得意地笑了起來，道：「不嫌其多哪！」

郭清似乎不想談得太多，站了起身，道：「王大哥，我還有點事，想先走一步了！」

「哈哈，是不是又約了那妞兒風流快活去？」

郭清赧然一笑，道：「王大哥，大家心照不宣，明天早上我來這裏等你！」

郭清說罷，逕自離開餐廳，貴利王會了賬，自後面跟着出去。

王小克沉吟一下，跟着貴利王踏出餐廳，只見貴利王鬼鬼祟祟地跟在郭清身後，似乎有所企圖。

郭清幾乎「三步一回頭」，生怕有人自後跟踪，如非貴利王跟踪人的經驗到家，早已被郭清發覺。

轉過一個街口，王小克忽然發現貴利王站在當地左張右望，似乎失了郭清的踪跡。

貴利王緊揑着拳頭，臉上神情又是焦急，又是沮喪，王小克再也不懷疑，貴利王是被郭清擺脫了！

只見貴利王忽然加快了脚步，向前趕路，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自後跟了上去。

貴利王越走越快，不一會來到了一幢大厦前，轉身踏進大厦門口。

王小克沒有跟着貴利王踏進那幢大厦，因爲那正是貴利王所住的地方。

他轉身往來路而回，一面留意着可有郭清的踪影。

經過一爿小士多店時，店裏忽然竄出一個人影，强而有力的手向王小克肩膊搭來。

王小克心下一驚，仰首看時，正是郭清！

郭清向他使了一個眼色，沉聲道：「不要叫出來，否則我箍死你！」

王小克頸頷間被他手指抓着，對方只要稍爲用力，這條頸非斷不可，當下噤若寒蟬，那敢出聲？

「跟我來！」郭清腕上一用力，摟着王小克向一條橫巷走去。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可是受制於人，那有掙扎逃脫的餘地？

郭清拉着他來到一個樓梯口，道：「上去！」

兩人踏着木樓梯來到二樓，郭清伸手按了按門鈴，半晌，有人自內喝問道：「誰？」

「阿積，是我！」

門緩緩地打了開來，一個彪形大漢立於門後。

那大漢驟見王小克，不由愕了一然，道：「清哥，你帶這小子來幹什麼？」

郭清並不答話，大力將王小克一推，王小克踉蹌跌進屋裏，大門立時關上了。

「這小子和那丫頭不知怎的很談得來。」郭清向那「阿積」道：「也許可以在他口中，套到鍾老頭打算怎樣對付我的口風。」

阿積冷冷瞥了王小克一眼，道：「起來！」

王小克緩緩地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塵。

「小子，識相的快將他們打算怎樣對付我的方法說出來！」郭清踏前一步，揪住王小克的衣襟道：「否則我撕掉你！」

王小克見過郭清的功夫，知道他武功十分了得，他說要「撕掉」自己，絕對不是誇口。

「說！」阿積也踏上前來，聲勢洶洶地說。

「我……我根本不知道！」王小克急忙道：「他們沒告訴我！」

郭清和阿積對望了一眼，臉上均有不信的神色。

「那你昨天晚上爲什麼就在別墅裏不出來？」阿積問。

王小克心下一懍，看來這個「阿積」是內奸，否則自己昨晚在別墅裏過夜的事，他怎會知道？

王小克訥訥道：「我……我只是和鍾

小姐睡在一起——」

王小克才說到這裏，阿積吹了一下口哨，雙眼發亮，問道：「什麼，你和小姐睡在一起？」

「不，我睡沙發。」

「奶奶的，瞧不出你這小子有這般艷福！」阿積吞了一口口水，問道：「小姐跟你說了些什麼？」

「沒什麼。」

「亂講，你就在她房間裏一整晚，還會沒有話說？」阿積不置信地。

「我們……我們只是談些不關重要的事。」

「有沒有談到我？」郭清問。

「有的，」王小克眼珠一轉，答道：「小姐說你是個神通廣大的人，不過，就算你得了那本寶書，也是沒有用處的。」

「哦？」

「小姐說，有弓無箭不成，有寶書而沒有錢也不行。」王小克說。

郭清緩緩地點着頭，因爲王小克正說中了他目前所遭遇到的難題。

「對啦，清哥，你去找貴利王的結果怎麼樣？」阿積忽然問。

郭清皺起了眉頭，道：「奶奶的，貴利王似乎沒有誠意借錢給我。」

「哦？」阿積不禁也是雙眉一揚。

「他竟然自後面跟着我！」

「會不會你借錢時露出了破綻？」

「沒有！」郭清搖着頭，道：「我已經編好了一番謊話出口借錢，怎知他硬是不信。」

「這……這便如何是好？」

「咱們還是想過其他的辦法吧！」

「時間過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郭清緩緩地點點頭，道：「早知道寶書有這麼一天落在我的手中，老早便該積一筆錢備用。」

「咦！現在不是自艾自嘆的時候了，」阿積向王小克望去，道：「怎樣處置這個小子？」

郭清斜眼打量着王小克，道：「把他關一會再說！」

王小克早已暗暗担心郭清和阿積對付自己，不過，他以爲他們會用「殺人滅口」的計劃，怎知只是要將自己關起來而已，聞言稍爲放心。

「喂，郭大哥，我有一個辦法，不知道行不行得通。」王小克忽然說。

「什麼辦法？」

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下來，道：「現在的情形其實十分簡單，你們空有寶書，却無資本，而鍾先生有的是資本，却無寶書，如果這樣子拖下去的話，日子一到，大夥兒是見財化水，誰也得不到好處！」

郭清見他說得有理，不由趨上前去，聲音和態度立時改變，道：「小朋友，依你的說法便該如何？」

「我這個辦法絕對行得通——」王小克取出香烟，慢條斯理地燃上一口。

「那你就快說呀！」

「首先我要得到一點好處！」

「只要賺到錢，誰都不在乎！」

「好吧，君子一言既出，好像那八馬難追！」王小克故意似通非通地更改成語道：「你郭大哥說過的話，可要算數！」

「當然算數。」

「郭大哥，照我說，你打個電話給鍾先生，告訴他願意將寶書原璧歸……歸這個什麼！」

「趙！」郭清接了口，却氣得頓一頓脚，道：「奶奶的，你還來尋我開心！」說着一掌便要向王小克的面頰摑過去。

「且慢！」阿積格開郭清，道：「聽他說下去。」

王小克見了郭清兇霸霸的模樣，再也不敢說笑，正正經經地道：「可是在寶書交回時，有一個條件，那是以一百萬現鈔來交換！」

「一百萬？」郭清喃喃地道：「可是我們要發的橫財，是一千萬，甚至一億萬啊！」

「誰說不是嗎？」王小克立即接道：「這一百萬只不過是資本而已！」

阿積忽然一拍大腿，道：「對！對！怎麼我這樣笨，竟然想不通這點？」

郭清功夫雖好，頭腦却不大靈活，臉上猶有茫然不解的神情。

「想……想不通那一點？」他望了王小克一眼，又望了阿積一下，吶吶地道。

「小朋友，眞有你的！」阿積踏上前去，拍着王小克的肩膊，讚道：「要不是你一言驚醒夢中人，這回可要糟了！」

「阿積，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郭清拉着阿積問。

「咱們將寶書交回之前，不妨影印一本，」阿積喜形於色，道：「或者手抄一份也行！」

「對啊！」郭清聞言也是高聲叫好。

「只不過那鍾老頭肯嗎？」

「一百萬可以換來上千萬億萬，如果是你，你肯嗎？」

「好，那就這樣辦！」阿積說：「清哥，你把寶書拿出來抄一份吧，到外面去影印的話，恐怕要洩漏風聲不大安全。」

郭清猶豫了一會，道：「好吧！」

× ×

「爸爸，你怎麼啦？」安妮姐緩緩向鍾啓明走去，柔聲問。

「原來劉積那小子也和郭清一道背叛了我。」鍾啓明恨恨地道。

「你——你怎知道？」

「他剛才打了一個電話來，」鍾啓明雙眉深皺，道：「向我勒索一百萬交換那本寶書。」

安妮姐先是一呆，隨卽道：「你答應了沒有？」

「我要求他們給我一個小時時間考慮。」鍾啓明揑着指節，心情顯然不太好。

「——爲什麼還要考慮？」安妮姐道：「時間已經無多了，如果寶書完整歸還，這一百萬似乎花得有價值。」

「問題是他們甘冒大險背叛我，胃口不該這樣小，」鍾啓明道：「如果他們寶書在手，要在股市中撈一兩千萬，根本是易如反掌的事。」

「爸爸，貴利王不是派人通知你嗎？郭清剛才約他喝茶，原來是想向他借錢，」安妮姐道：「我看郭清是缺少資本！」

「可是爲什麼突然改變了主意？」鍾啓明遲疑地道：「貴利王已經答應明天早上借錢給他了啊！」

「也許……也許貴利王自後跟踪的事被他發現，有了戒心，因此才想出這個變通的辦法吧？」

「唉，一個郭清已經使我頭痛，再加上一個老謀深算的劉積，我總覺得這件事並不簡單！」

安妮姐咬着唇，一雙美眸，向窗外望去。

這時已近黃昏，花園中，花王正在淋着花。

她緩緩地向落地玻璃窗走去，怔怔地望着遠方，沉入思維中。

「爸爸，」安妮姐忽然轉過身來，道：「劉積住在那裏？」

鍾啓明料到她的用意，苦笑一下，道：「沒有用的，他在電話中聲明，如果我們派人去對付他的話，寶書最後的結局必定是玉石俱焚！」

安妮姐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垂下首來不做聲了。

忽然，電話响了起來。

鍾啓明猶豫一下，才將話筒拿起來。

「喂？」

「鍾波士，想清楚了沒有？」是劉積的聲音。

「你們——你們在那裏？」

「這個不勞波士掛心，」劉積單刀直入地：「一小時的考慮時間到了，現在，你只須回答我一個答覆，肯還是不肯！」

「我手上一時之間，沒有這麼多的現欵。」

劉積立即回答：「我們爲你設想過了，你夾萬裏不是有許多『藍籌股』嗎？就以時價來折算好了。」

「那些股票都有我的名字。」

「不要緊，我們可以轉名，」劉積道：「那花不了多少時間。」

鍾啓明一時間猶豫不決，劉積忽然道：「波士，如果我們將這本寶書拿出來賣給任何一個大戶的話，恐怕不止值一百萬哩！要不是大家賓主一場，價錢絕對不會如此便宜。」

「——好吧，」鍾啓明咬一咬牙，道：「你們在什麼地方等我？」

「半小時後，在郊區十七咪的電油站交易。」劉積道：「不過，波士不用親自前來，叫小姐來便行了。」

「爲什麼？」

「郊區十七咪路窄燈暗，我怕波士不方便而已。」劉積說。

安妮姐聽到兩人的對白，向父親打了一個眼色，示意答應他。

「好吧，半小時見！」

掛下電話後，鍾啓明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怎樣？你去？」

「是的，」安妮姐道：「我不怕他們要什麼花樣的。」

「要不要叫幾個人暗中陪你？」

「爲了萬全之策，最好叫張標羅克和沈龍駕車自後面跟着，」安妮姐道：「不過叫他們千萬要小心，不能被郭清劉積發覺！」

「好！」鍾啓明站了起身，道：「我到房裏去準備交換物事。」

不一會，鍾啓明提了一個占士邦小提箱出來交給女兒，道：「你小心了。」

安妮姐剛踏出門口，鍾啓明便拿起內綫電話，吩咐三個得力手下自後跟踪保護安妮姐。

× ×

劉積一面望着腕表，一面在房門口踱來踱去。

房門緊緊地關閉着，郭清已經進去差不多一個小時了，還沒有出來。

「喂，清哥，時間快到了，你抄好了沒有？」劉積忍不住隔着門問。

「就快好了！」

劉積臉上全是不滿的神情，王小克看到眼中，不由暗暗爲郭清担心。

「他媽的，大家既然是自己人了，那本調調兒讓我瞧上一瞧又不會蝕本的，却要故作神秘，關起門來抄寫！」劉積喃喃道。

王小克坐在一旁，並不出聲，他心底下有數，如果在這時候出聲必定要遭殃。

忽然，房門打了開來，郭清出現了！

劉積立時趨上前去，道：「抄好了沒有？」

「抄好了！」

「快點，時間到啦！」劉積逼不及待地，道：「別讓人家誤會我們突然又改變主意才好。」

郭清向王小克招了招手，道：「來，小朋友，你跟我們一道去！」

說着，郭清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領先向大門走去。

當他正欲打開大門時，忽然發覺腦際生風，有件硬物當頭擊了下來。

郭清暗叫不好，但由於通向大門的甬道面積狹窄，根本沒有閃身廻避的餘地，匆促間，頭向下一俯，却碰到了王小克。

就在這個時候，「噗」地一聲，那硬物已經擊中了郭清天靈蓋上，他悶哼一聲，栽下地去。

王小克早已料到劉積會見利忘義暗算郭清，却想不到他會在這個時候下手，嚇得渾身一抖，緊緊貼在牆上，不敢動彈。

定眼一看，只見劉積手執一枝鐵尺，望着仆倒在地上昏迷過去的郭清獰笑。

王小克生怕他下一個要對付的便是自己，乘他不備，猛提了一口氣，從半開着的大門隙縫閃身離去。

劉積發現王小克溜逃，發了一聲喊，道：「小子，別逃！」

王小克脚下加快，奔到樓梯口，四級作一級跳了下去。

劉積手握鐵尺欲向下追去，忽然想起寶書還在郭清身上，只得罵了一聲，轉身回屋。

王小克回頭一望，見劉積並沒自後追來，這才稍鬆了一口氣，但仍然亡命似地向前飛逃。

跑了好一段路，王小克才停了下來，不斷地喘着氣。

這時天色黑了下來，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王小克一顆心突突亂跳，一時間不知何去何從。

他告訴自己，首先應該離開這個區域，萬一被劉積追上的話，只有死路一條。

王小克打定主意，橫過馬路，向鬧市走了過去。

經過一個熟食檔時，一輛汽車在他身

旁戛然而止，王小克已經知道不妙，可是還來不及看個清楚，有人自車中跳了下來，强而有力的手臂，緊緊箍住自己，被拉上了車去。

定眼一看，拉自己上車的是老趙，而坐在後廂的正是許一波。

許一波滿面喜色，哈哈笑道：「這眞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想不到在這裏又碰上了你！」

王小克冷哼一聲，並不答話。

「小克，你走得這樣匆忙，是不是有人在後面追你？」許一波問。

王小克仍然沉默着。

「小克，據我所知，昨天晚上你一直待在鍾波士的別墅中，到底他們有什麼新發現？找到郭清那小子嗎？」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道：「許先生，我想起來了，郭清就住在這附近！」

「哦？」許一波雙眉一揚，道：「快帶我去。」

「先叫司機掉頭！」

車子來到郭清匿居的樓下時，許一波忽然猶豫了起來，道：「你這小鬼不是又擺圈套給我攢吧？」

「不！剛才我才從上面逃下來的，」王小克道：「郭清和劉積內鬨，郭清受了重傷！」

「哦？」許一波向老趙打了個眼色，道：「咱們上去看看！」

老趙答道：「是！」

王小克領先下車，向那道樓梯走去。老趙拍拍藏在腰際的短槍，戒備着自後跟上。

三人來到二樓，只見郭清和劉積所住的單位大門緊閉，但却有燈光自內透了出來。

許一波向老趙使了個眼色，老趙會意，趨上前按下門鈴，隨即閃身貼在門邊牆上，等待屋內動靜。

過了半晌，仍然沒有半點動靜。

「許先生，」王小克低聲道：「我看他們全出去啦，不如撞門進去看看。」

許一波雙眼一轉，緩緩地點着頭，老趙立刻取出百合匙，不用一分鐘工夫，大門已經緩緩地打了開來。

老趙大力一推，門「呀」地一聲洞開，但他並不立即踏進去，反而閃身貼在門邊的牆上。

好一會，老趙才取出短槍，躡足踏了進去。

王小克和許一波這才探出頭來，向大門走去，一踏進屋時，立即看到臥倒在地的郭清！

郭清雙眼圓睜，鮮血披面，顯然死去多時，王小克曾見他恐怖的死狀，不由閉起了眼睛，不敢多看。

「死啦！」老趙說。

「搜搜他！」

「是！」

老趙動作奇快，在郭清身上搜了一會，站起身道：「沒有什麼。」

「小克，他是被劉積暗算的？」許一波問。

「不錯。」

「這樣說來，寶書一定在他身上，」許一波不禁皺起眉頭：「現在到那兒去找他？」

「許先生，我知道他在那裏。」

「哦？」

「來，我帶你們去！」王小克說着轉身踏出屋去。

上了車後，王小克向司機道：「郊區十七咪的電油站！」

× ×

安妮姐將車子駛進電油站時，心下不由嚇了一驚，原來這電油站竟然停止營業，而且正在拆卸中。

除了遠處的路燈發出暈黃的光芒之外，電油站中沒有半絲光亮，還予人陰森森的感覺。

想起後面有張標羅克和沈龍三個「打手」暗中保護，安妮姐這才稍爲放心，但還是將玻璃升了起來，按下門掣。

她向附近望去，四下裏一片死寂，沒有汽車經過，更沒有半個人影！

占士邦手提箱就放在身邊，裏面有十餘萬現欵和價值八十多萬的股票。

她望了望腕表，從接到劉積的電話到現在，已經四十五分鐘了，剛才還以爲自己準要遲到，想不到，劉積他們反而不守時。

向後面望去，張標的車子緩緩地駛上遠處山坡，利用一塊山石作掩護。

一看到張標他們來到，安妮姐無形中好像吃了一顆定心丸。

忽然，車外人影一幌，玻璃窗跟着「篤篤」地响了起來。

安妮姐的心一跳，向外望去，只見到劉積站在車旁，正俯身在敲着玻璃窗。

安妮姐猶豫一下，將玻璃放了下來，不料劉積伸手拉起了車門的「閉掣」，跟着將門打開，右手一揚，一把寒氣逼人的匕首抵住了安妮姐的胸前。

定妮姐受制於人，心底下暗暗焦急，却是不敢叫喊，只希望張標他們見機得快，趕上前來援救。

劉積踏上車來，「嘭」地一聲將車門關上。

「你——你幹什麼？」安妮姐聲音微顫。

「開車。」

「劉積，你不是說過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嗎？」安妮姐强作鎮定地問。

「開車！」劉積沉聲道：「你帶來了帮手，難道我不知道麼？」

安妮姐心下一懍，只得踩下油門，車子緩緩地向前移動。

「慢慢地駛過去！」劉積道：「我叫你加快才快，知道嗎？」

安妮姐暗暗叫苦，可是在利刃威逼下，那裏有反抗的餘地？

車子離開電油站時，安妮姐問：「我們到那兒去？」

「你朝前面開車就是！」劉積道：「要停的時候，我自然會叫停！」

安妮姐把持着駕駛盤的手開始顫抖，她問：「寶……寶書帶來了沒有？」

「當然帶來了，」劉積踢一踢座位旁的占士邦小提箱道：「東西全在裏面。」

安妮姐點了點頭，向倒後鏡望去，只見張標的車子遠遠自後跟着。

劉積也看到了，沉聲問：「跟在後面

的是那幾個？」

安妮姐緊閤着唇不作答，劉積手中七首一揚，道：「快說！」

「他……他們是張標和羅克。」

「還有一個呢？」劉積道：「剛才我看到車中有三個人？」

「他是沈龍。」

「好啊，波士把他最得力的三個打手都調來保護你了！」劉積冷冷一哼，道：「可見他沒有誠心要和我交易！」

「不，錢和股票都在手提箱裏，」安妮姐趕忙說：「只要你將寶書給我，手提箱你拿了便走，他們絕對不會爲難你。」

「小姐，我忽然改變主意了！」

「你——」安妮姐又驚又急，道：「郭清呢？他不會讓你亂來的。」

「哈哈，郭清去見閻王老子啦！」劉積淫淫奸笑了起來，道：「小姐，往日在府上聽候差遣，你可知道我想你想得似乎要發瘋？」

安妮姐望着馬路，沒有作答。

「唉！你父親既是社會名流，又是黑社會大阿哥，我們這種低三下四的人，怎配得上你？」劉積又道：「想不到今天却有這個機會一親香澤——」

說話時，一隻手忽然向安妮姐雙腿之間摸去，安妮姐本能地一扭，車子失去控制，向山邊撞去。

「小心！」劉積大驚失色，大叫了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安妮姐一扭駄盤，在千鈞一髮間擦過山邊，已經揑了一身冷汗。

「劉積，你再亂來的話，大家只有死路一條！」安妮姐咬着牙說。

「好！好！」劉積驚魂甫定，連聲答應，道：「你小心駕你的車子好了！」

安妮姐又向倒後鏡望去，只見張標的車子越追越近，已經不是暗中跟踪，而是擺明在追踪了！

劉積道：「開快一點！」

「怎能開快？」安妮姐道：「郊區地方最多彎角，又是晚上，我的駕駛技術不夠高明，你想死，我可還不想！」

劉積聽她說得也是道理，頻頻轉頭去看，只見張標加足了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追來。

張標的駕駛技術十分高明，加以救主心切，竟然想扒頭截住前面的車子。

劉積握着七首的手，已經滲出汗來，他忽然一咬牙，道：「轉上前面左邊的小路！」

安妮姐依言一扭駄盤，將車子駛上那條小路，向倒後鏡看去，張標的車也緊貼着而來。

在車頭燈照耀下，遠處有一幢小石屋，劉積忽然道：「在石屋前停車！」

安妮姐一踏煞掣，車子戛然而止，張標也不知是故意還是事出驟然來不及煞車，竟然撞了上來。

「嘭」地一聲，車頭和車尾碰在一起，登時凹了進去！

安妮姐平日也跟拳擊師父學過一點功夫，一來用以保持苗條身段，二來用以防身，這時手肘乘機向劉積胸前撞去。

劉積料不到安妮姐倏然出手，而且在撞車發生的震動未歇時進襲，胸部吃了一招，登時痛入心脾！

安妮姐打開車門正欲跳下車去，可是劉積也非等閒，身一俯，右手探上前去，抓住安妮姐後脖。

這時，張標，羅克和沈龍也已經下了車，向前竄來。

劉積見處境不利，忽然將七首指住安妮姐背脊，喝道：「別動！」

張標一眼瞥見小女主人受制，急忙一展雙臂，阻住同伴去勢。

「阿積，快放了小姐！」張標沉聲喝道。

「你們退後！」

張標衡量輕重，只得緩緩後退。

劉積化險爲夷，不禁大是得意，向安妮姐道：「爬過來！」

安妮姐見張標等人在旁，暗想暫時虛與委蛇，然後伺機脫險。

劉積手持七首，緊緊抵着安妮姐背脊，向張標等人道：「你們不要妄動！」

「劉積，你這樣冒犯小姐，可知將來的後果怎樣？」張標道。

「標哥，我已經豁了出去，」劉積咬了咬牙，道：「你們識相的不要逼狗入窮巷，否則我先殺了小姐！」

張標冷哼一聲，眼睜睜地看着劉積將安妮姐拖向石屋。

「你們聽着，誰踏進這石屋一步，我立時先殺了小姐！」

羅克性子最爲暴躁，當下便要上前和劉積拚命，却被張標扯住，噤聲道：「別亂來！」

劉積用腳踢開石屋大門，大力將安妮姐一推，道：「進去！」

安妮姐被他一推，踉蹌着跌進石屋。那是一間被人家荒廢了的屋子，屋裏堆滿了稻草雜物，由於久無人住，充滿了一陣霉味。

劉積「嘭」地一聲將大門關了上來，凑首自窗子縫隙間向外張望。

安妮姐將身子貼近牆壁，戒備地望着劉積。

「劉積，你放了我，我叫他們不難爲你！」安妮姐道。

劉積轉過身來，凝視着安妮姐，口角忽然露出奸黠的笑容來。

「同時，我叫父親以後不追究！」

「小姐，現在你什麼都會答應我，」劉積向前緩緩踏步，道：「可是，一旦我放了你，就算你不追究，外面那三個狗奴，却絕對不會放過我，恐怕你一踏出這間屋子，我立刻會被他們分屍！」

「不，不會的！」

「小姐，」劉積凝視着安妮姐，聲音忽然放柔：「爲了你，我就算被他們分屍，也是值得的！」

說話時，一步一步地逼近安妮姐。

安妮姐暗叫不好，喝道：「劉積，你想幹什麼？」

「小姐，我連發夢也想着你了！」

「你不要過來！」

劉積那裏理會，忽然趨上前摟住安妮姐，凑嘴便欲往櫻唇上吻下去。

安妮姐將頭一偏，劉積撲了個空，他雙臂運力，硬將安妮姐摟在懷裏，又俯下

去。

安妮姐死命掙扎，但她畢竟是女流之輩，那及得上劉積力大，面頰上立即被劉積印了幾吻。

劉積意猶未盡，忽然右手一探，揪住安妮姐的袖襟，大力一扯，一陣裂帛聲後，安妮姐身上的迷你裙被他撕碎，露出了乳罩和皙白的肌膚來。

安妮姐尖叫了一聲，雙手急忙掩住胸前。

「喂，劉積，你要是對小姐沒有禮貌我們絕不饒你！」張標的聲音自外傳來。

劉積一見安妮姐眩人的胴體，雙眼立時發紅，這時他慾火高熾，那裏理會張標的警告，又要向安妮姐撲去。

安妮姐早有防備，俯身向旁逃避，但劉積身手十分敏捷，立時阻住了她去路。

忽然，門「砰」地一聲被人踢了開來，羅克握拳捲袖，衝了進來。

劉積反應極快，反手取出揷在腰間的七首，抵住了安妮姐的咽喉，道：「有種的你便進來！」

羅克猶豫着一時間拿不定主意，劉積暴喝一聲，道：「滾出去。」

「阿克，你先退出來！」張標上前拉住羅克。

當兩人退出石屋時，劉積急忙上前把大門關上，搬了許多雜物抵住大門之後，這才回過身子，又向安妮姐走過去。

安妮姐望着他手中的鋒利的七首，俏臉上蒼白無血！顫聲道：「阿積，你……你要命的便放了我！」

「我要你！」劉積滿眶慾火，衝上前去，將安妮姐推倒於地，壓了上去。

安妮姐又大聲叫了起來，叫聲甫畢，屋外忽然傳來汽車馬達聲。

劉積雖然慾火焚身，但爲自己安全計，仍然是眼觀八面，耳聽四方，聽到這種聲音時，不由支撐着起身觀看動靜。

安妮姐乘機爬起身，躲到屋角。

劉積趨上窗前，向外窺視，只見一輛豪華汽車剛剛停下，自車中踏出三個人來，爲首的是鍾啓明以前的得力助手，也是自己的老上司許一波！

跟在許一波背後的，竟然是王小克和老趙！

劉積見突然間又多了三名敵人，心下暗暗叫苦，目前情況，還是逃命爲上！

他轉身向安妮姐走去，道：「吩咐他們留下車子，我和你要走了！」

安妮姐訥訥地問道：「去……要去那裏？」

劉積並不置答，趨上前抓住安妮姐手臂，道：「快照我的話向他們說！」

安妮姐只得踏上前去，劉積推開窗子，低聲道：「留下你的車子，其他人立即離去！」

安妮姐向外望去，忽然看到王小克，先是愕了一然，隨即向他不斷打眼色，她知道這個小夥伴足智多謀，腦筋之靈，全在這班大男人之上，說不定他有辦法可以救自己脫險。

王小克指點許一波一路追踪下來，終於發現安妮姐和劉積的踪跡，他看到眼前情況，已經料到是怎麼一回事，眼睛一轉，計上心來。

他向張標低聲說了幾句話，然後踏上前去，道：「劉積，清哥有幾句話叫我帶給你！」

劉積聞言身子不由一顫，數小時之前，郭清已經被自己以鐵尺擊了十幾下，早已氣絕而死，怎會有話帶給自己？

「阿積，清哥頭部受了重傷，但並沒有死，他說——」王小克一面說着，一面踏上前去阻住劉積的視綫。

劉積心下將信將疑，沉聲問：「他說什麼？」

「這句話和那寶書大有關係，你想不想讓這些人都聽到？」

劉積一聽到寶書有關係，立即緊張了起來，王小克乘機靠近窗口，道：「你俯耳過來，我低聲告訴你！」

劉積見他臉色肅穆，似乎煞有介事一般，沉吟一下，凑上前去。

「清哥說，那本寶書是假的，眞的那一本在——」王小克說到這裏，張標已經踢開屋門，奔進屋去。

如果換作平時，以劉積的反應，早已不理三七二十一，克制了安妮姐再說，但他驟聽到原來寶書竟是假的時候，心底下雖不致完全相信，畢竟是呆了一呆。

也就因爲慢了這幾秒鐘，張標已經竄近他背後，一腳向他雙腿之間的要害踢了過去。

張標素有「張三腳」之稱，他的「連環三腳」，專踢敵人身上要害，只要被他

下期預告

蕭逸先生繼：「太原名刀」後另一巨鑄

新派俠情 中篇連載「春雨濺花紅」

名作家蕭逸先生之「太原名刀」，自刊出以來，深得讀友好評如潮，但他的新作「春雨濺花紅」，又別創新的風格。

這是一篇以新文藝的筆調，描述一雙俠義情鴛，却以長城內外之大場面作背境，使整個場面熱哄哄的，而細膩的男女眞情與及血淋淋的江湖恩怨，活躍紙上。該故事將由下期起在本刊隆重刊出，敬希讀友留意。

近身，當者無不披靡，這一腳去勢既疾且厲，劉積那裏閃避抵擋得了？

只聽得一聲慘叫，劉積雙手捧住下部，彎下身去。

張標得勢不饒人，「噗！噗！」兩聲，一腳踢在劉積腹部，另一腳踢在他面門，劉積仰天一交摔倒，再也站不起身來。

王小克奔入石屋，將安妮姐拉了出來，安妮姐甫脫險境，掩着胸前，打開車門攢上車去。

王小克轉身正欲入屋，忽聽得許一波叫道：「站住！」

王小克呆了一呆，回頭看時，只見羅克和沈龍已經被老趙用手槍制住，許一波手中也握着短槍，正快步搶上前來。

這時，張標已經制服了劉積，不料回頭一望，許一波的槍咀正對着自己！

「出來！」許一波揚揚手中的槍。

張標咬了咬牙，無可奈何地，踏出屋來。

「老趙，叫他們雙手高舉，面壁站着。」許一波道：「同時搜搜他們身上，看看可有携槍。」

「是。」

張標，羅克和沈龍被逼並排面壁而站，許一波向王小克笑道：「小克，你也參加他們吧！」

「許先生，我——」

許一波不待他申辯，揚揚手中的槍，道：「過去！」

「小心看着他們！」許一波向老趙吩咐一聲，逕自踏進屋去。

劉積蜷伏在地上，臉上青腫一片，口角淌着鮮血，剛才張標怕他觸犯女主人，下手特別重，被毆打得奄奄一息。

許一波扳過他的身子，伸手進袋裏一探，取出了兩本薄薄的書來，正是「行情報告表」。

剛才在車裏的時候，許一波已經自王小克口中得到郭清將「行情報告表」重抄一份的內情，如今手中拿着兩份「行情報告表」，不由笑出聲來。

他將那兩本「行情報告表」揣入懷裏，轉身離開石屋。

「哈哈哈！」許一波得意地笑着，向安妮姐的車子走過去。

當他接近車門，正想俯身去和安妮姐說話時，車門忽然向外飛彈出來，正擊中許一波腦部，整個身子橫摔了出去。

跟着，安妮姐自車中跳了出來，叫道：「你們快動手！」

張標，羅克和沈龍何等精靈，一聽到許一波的叫聲，便料得到小姐出了手，立時着地一滾，三人分三個去勢，向老趙撲去。

「砰！」地一聲，沈龍正當前衝，被老趙一槍擊中胸部，倒下地去，但張標的飛腳也已遞了出去，只聽「噗」地一聲，老趙短槍脫手，剛巧落在王小克的身畔不遠。

王小克見機不可失，立時拾起了那把短槍，倉卒間却不知道應該指嚇誰人。

那邊廂，安妮姐正施展生平所學，和許一波纏鬥着，羅克動作較慢，這時才自地上爬了起來，立即加入戰團，安妮姐這才抽身而退。

張標飛腳如電，老趙那裏是他敵手，數個回合間，已經被張標一腳踢得橫飛出去，落在山石之間，再也爬不起身了。

許一波和羅克在地上扭打作一團，張標施施然踏上前，道：「許大哥，我看你還是算了吧！」

許一波自知單憑自己一人之力，絕對打不贏張標羅克，只得將羅克放開，爬起身來。

「好，寶書呢？」安妮姐伸出手來。

「小姐叫你將寶書交給她，聽到了沒有？」張標沉聲道。

許一波逼於無奈，只得伸手入懷，抽了一份寶書出來。

安妮姐定眼一看，果然是失去經年的「行情報告表」，不由大喜過望。

「小姐，現在寶書已經交回給你，我可以走了吧？」許一波問。

「且慢。」王小克忽然叫道。

「怎麼啦？」許一波臉色一變。

「那劉積身上不是還有一本抄本嗎？」王小克道。

「沒……沒有啊！」許一波說話時，連連向後退步，接近了他的汽車。

安妮姐向張標遞了一個眼色，道：「搜搜他！」

張標答應了一聲，向許一波走過去。

許一波雙唇抖動，站在當地，不敢動彈。

張標伸手入他上袋袋中，取了另外一份「行情報告表」出來，轉頭問：「小姐，是不是這一份？」

安妮姐定眼一看，道：「不錯，拿給我！」

「拿給我才對！」一個粗重的聲音，忽然自衆人背後响了起來。

安妮姐回頭去看，不由大吃一驚，只見王小克被人箍住了頸脖不能做聲，而他手中的短槍，已到了那人手上。

那人血流披面，腳步虛浮，正是劉積，他不知什麼時候自石屋裏掙扎起來，制住王小克，奪了他的槍。

「你……你們都不要動，否則……否則我要大開殺戒了！」

這一下變故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當下僵立着不敢稍動。

「拿來！」

張標向安妮姐望去，見她慢慢地點着頭，這才踏上前，將寶書手抄本遞上。

劉積放開了王小克，接了過來，手中仍然緊緊地握着短槍，向安妮姐的跑車走去。

「我只拿一本，大家都有發財的機會，你們要是不識相追來，這把槍中一共有六顆子彈，每人都有機會吃一顆！」

衆人眼睜睜地看着劉積上了車子，他一手握槍，另一手打着了馬達，車子怒吼一聲，掉頭向山坡下衝去。

許一波乘衆人不備時倏地竄上前去，伸手奪過安妮姐手中寶書真本，跟着跳上了汽車，他的司機一直坐在車中引火待發，衆人本來並不留意，這時只聽車子怒吼起來，跟着劉積所駕走的跑車掉頭下山。

安妮姐一呆之間，叫道：「追！」

張標領先跨上自己的車子，發動了馬達，等安妮姐，王小克和羅克上了車後，

也不理躺在地上的沈龍傷勢如何，將車子掉了頭，衝下山去。

張標的駕駛技術十分高明，車子剛才雖然撞了一下，但並無大碍，一上了馬路，風馳電掣地向許一波的車子直追。

許一波見張標的車子自後追來，吩咐司機加快速度，朝來路而回。

這時已經深夜，郊區上路上根本沒有車輛經過，只見兩輛汽車，一前一後地在馬路上追逐。

許一波的司機顯然也是駕駛好手，車子去勢雖快，轉彎時的方位却十分準確，張標咬了咬牙齦，拚命加速向前追着。

王小克坐在車中，見黑暗中景物不斷後退，心底下不由暗暗担心，那裏還有命在？

「前面有個死亡彎角，你小心一點？」安妮姐忽然說道。

「是！」

就在這時候，許一波的車子已接近了那「死亡彎角」，也許由於司機不諳這一帶的路，轉彎時慢了十分之一秒，一陣緊急煞掣尖厲聲過後，跟着一個轟然巨响，車子朝山谷下衝了下去。

王小克心下一懍，張標本能地將車子的速度減低，慢慢地駛上前。

只見山谷下火光閃動，想是車子着火燃燒起來。

張標把車子停了下來，道：「小姐，這……這如何是好？」

「唉！」安妮姐嘆了一口氣，道：「那本稀世奇珍的寶書，隨它火化了！」

羅克緊揑着拳頭，恨恨地道：「他媽的，許一波這混蛋害人不淺！」

張標白了羅克一眼，他才想起不該在小姐面前說粗口，急忙止了口。

「走吧！」安妮姐無可奈何地說。

張標猶不死心，道：「小姐，我下去看看，也許寶書仍然沒有毀去？」

「對，對。」羅克也叫了起來：「我陪你下去！」

「——」安妮姐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望着兩人的背影隱沒在馬路上，安妮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側頭對王小克道：「小克，古人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眞是沒有錯的。」

「就算寶書眞本毀了，還有一本手抄本，」王小克安慰她，道：「仍然有機會發財的。」

「小克，你以爲我眞的這麼熱衷於發財嗎？」安妮姐苦笑一下，道：「其實以我父親的財富，已經够我們吃用十輩子不盡了。」

「那麼你們爲什麼這樣緊張去找回寶書？」

「小克，不瞞你說，本市的股市反常蓬勃，不但予民生無益，而且令將來大大損害本市的經濟，因爲許多人都不工作，也不做生意，一天到晚只會炒股票，到頭來，只有令本市經濟衰退，百業蕭條，無一利而有百弊，」安妮姐說：「而如果有人得了這本寶書去炒股票的話，必定會引起一場經濟上的大騷動，我和我爸爸儘量設法避免這種事的發生，你懂嗎？」

王小克對於「經濟」根本一竅不通，茫然地搖着頭。

「我爸爸未發跡時做過不少壞事，他現在非常內疚，經常想設法爲社會謀點福利——」安妮姐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因爲她看到張標和羅克氣喘喘跑過來。

「小姐，沒有寶書，燒掉了！」羅克急不及待地報告。

「好，我們走吧！」

× ×

「小克，有一件事你猜不到，」安妮姐笑容滿面道：「昨天劉積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們，今天早上，立即收到他寄來的寶書抄本。」

「爲——爲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道。

「原來郭清爲了怕劉積異心，整部手抄本，全用他自己的暗碼，」安妮姐笑着說：「那種暗碼，只有他一人看得懂，別人是一點都看不懂的！」

王小克緩緩在點着頭，難怪昨天郭清抄寫「行情報告表」時要關起門來。

「所以嘛，劉積得了那本寶書，根本一點都沒有用。」

「那他爲什麼要打電話給你，同時把它寄回來？」坐在一旁的白小妹插口問。

「他的傷醫好了，還要出來混飯吃，怕我父親不肯放過他，所以向我們說明眞相負荆請罪！」

「原來如此！」

這時，女傭踏進客廳，道：「小姐，你的補習老師來了。」

「對不起，我正在補習中文，」安妮姐說道：「我的中文程度，有愧於做中國人！」

「我們也走了！」

「有空多來坐！」

離開鍾氏的豪華別墅時，王小克默不出聲，白小妹詫異問道：「小鬼子，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要是有人給我一本下年度賽馬結果報告表，那眞要發一筆大大的橫財了！」

「你的夢還沒有醒！」白小妹笑着向王小克的胸房搥打。

王小克急忙向前躲避，兩人一面笑着，一面追逐着下山……。 （全文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文·慕容美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丁獨往劫貓眼玉，因恐巫老大等查問，邀申無害爲他作證，願分予三分一的代價，申無害俟巫老大和小丁先後離去後，也悄然往覓丐幇弟子，要他往告十方羅漢戒備，待他返回粮行不久，小丁與巫老大也先後回來。翌日，申無害往澡堂，假傳巫老大諭令，要澡堂的老吳送一紙條往見蔡大爺，若他外出，便在那邊等他回來，並叮囑老吳絕不能讓人知道他去了那裏，老吳唯唯應諾，望着老吳一把瘦骨頭，故作從容地走出房間，申無害深深地吁了口氣，這一步棋，他總算又走對了——

千方百計避　功虧一簣亡

申無害到達清風茶樓時，比他跟小丁約定見面的時間，足足早了一個時辰。

午後的茶樓，是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時候。

今天的清風樓，也不例外。

這時樓上雖然上足了九成座，但是却意外一點也不顯得嘈雜，因爲這時所有的茶客，目光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正在聆聽那人講話。

說話的人，是個靑衣勁裝大漢。

在這大漢的身旁，放着一個長條形靑布包裹，誰都可以看出這大漢吃的是江湖飯。

申無害上樓，選了個靠近樓梯口的座位坐下，他一坐下來，那大漢的話，也剛好說完。

「這下就全看那位天殺星的了！」

這是那大漢最後的一句話，也是申無害唯一聽入耳的一句話。

聽到有人將天殺星三個字掛在嘴邊，申無害一點也不感覺奇怪，令他感覺奇怪的，是這人最後一句話的語氣。

他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以這種語氣談論天殺星。

「這下就全看那位天殺星的了！」

誰也不難聽得出來，這句話中隱隱充滿了以英雄相許的意味。

「天殺星」是什麼時候由「殺人魔王」變成「英雄」的呢？

申無害眞想重聽一遍那大漢的話，可惜他來遲了一步，那大漢已端起了面前的茶壺。

不過，他並不如何感到遺憾。

他知道來得還並不算太遲，他還有機會可以弄淸這是怎麼回事。

到茶樓來的人，時間都很充裕，那大漢的話雖已說完，但並不表示事情已經結束，因爲聽的人還有他們對這件事意見。

茶樓對一個人所以具有吸引力，原因之一，便是因爲它是一個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的地方。

在這裏你的意見不一定就會受到尊重，但也絕不會像在老婆或上司面前那樣使你受到難堪。

那大漢最後的一句話，雖然不是一個

詢問句但却比一般詢問句更具誘發力量。

「這下就全看那位天殺星的了！」

這句話無異向每一個人發出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天殺星會忍受得了？」

「天殺星會一笑置之？」

「你以為天殺星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如果換了你是天殺星，你又準備怎樣做？」

果然被他猜對了！那大漢話一說完，樓上頓時响起一片嗡嗡竊議之聲。

只聽有人嘆了口氣道：「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

另一人接口道：「那也不見得，我的看法就正好跟你老石的看法相反。」

申無害的精神來了。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無論在什麼場合，你只要聽到有兩個人以這種語氣作開場白，你便不難接着聽到一場滔滔不絕的辯論！

那個被喊作老石的茶客，果然帶着幾分不服問道：「那麼，依你的看法……」

另一人道：「我覺得劍王宮這種做法十分正確。」

老石道：「換句話道：你也認為潼關羅七爺去年那件竊案，一定是天殺星下的手？」

那人道：「不無可能。」

老石道：「同時你也認為，天殺星在得手之後，已將全部財物轉手送給了鎮江信義鏢局？」

那人道：「這可以想像得到！」

老石道：「根據什麼？」

那人道：「鎮江信義鏢局三四年前失了一趟鏢，賠過事主之後，幾乎關門大吉。幾年來，這宗鏢貨一直未能追回，如今該局却又突然活躍起來，究竟是誰帮他們渡過難關的，不能不說是一大疑問。你老石應該知道，四千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

老石道：「就算信義鏢局真的受了天殺星的好處，這事也跟信義鏢局沒有關係，劍王宮憑什麼要將金鞭趙中元，先押起來？」

申無害心頭撲通一跳，差點把剛送上來的一壺熱茶打翻。

自從廝金甲告訴他上次那個假羅七爺是一名叫尚三郎的錦衣劍士所偽裝之後，他心中便一直担憂着這件事。

深怕那位劍王奈何他不了，也許會根據尚三郎的報告，把出意打到信義鏢局頭上去。

如今果然不幸成為事實！

那兩名茶客又說了些什麼，他已無心聽下去，他如今只想知道一件事：金鞭趙中元刻下被扣押在什麼地方？

但是，他也知道，誰也無法回答他這個問題。

他端起茶來喝了一口，這裏的茶葉本來就不好，如今喝在口裏更是又澀又苦。

他轉頭望去樓梯口，只希望他等候的人，快點出現。

× ×

一個人慢慢的從樓梯上走了上來。

一個跛子。

這個跛子上樓之後，滿樓四下掃了一眼，然後便在申無害對面坐了下來。

他好像突然發現申無害也在座似的，咦了一聲道：「張大爺也來喝茶？」

申無害笑笑道：「你好。」

跛子道：「張大爺最近沒去大牌坊附近的留香院？」

申無害道：「那裏沒有好姑娘。」

跛子道：「有個花名叫小可憐的姑娘還不錯。」

申無害點點頭，笑笑，一面傳音道：「謝謝分舵主！」

跛子忽然道：「我是來找孫掌櫃的有點事，他不在這裏，我也要走了。」

申無害從懷中取出一紙摺道：「這是我一個朋友住的地方，最近我有一批生意要找他商量，煩你轉告他，五天之後，我在這裏等他。」

跛子很快的接過紙摺收好，點頭道：「你放心，一定不會誤了你的事。」

跛子走了，不一會小丁也來了。

從小丁的笑容，可以看出那批貓眼玉一定賣了好價錢，但申無害對這件事一點興趣也沒有。

他只希望那位丐幫分舵主，能早一點把廝金甲請來。

× ×

「天殺星已來長安，問題即可解決，日內盼勿外出。」

老吳送來的密箋，如今就攤放在窗前那張紅木梳粧台上。

自從這張密箋送來之後，大烟桿子蔡火陽反反覆覆的已不知看了多少遍，但他每隔一會兒，仍忍不住要再看一遍。

雖然看來看去，還是那短短的兩三行字，但他只要每多看一遍，心底就會產生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感受。

「天殺星已來長安，問題即可解決，日內盼勿外出。」

雖然只是三句話，但這三句話却像層層起伏的波浪，給予他無比的衝擊力！

「天殺星已來長安。」

「問題即可解決。」

「日內盼勿外出。」

第一句使他緊張，第二句使他興奮，第三句則又使他隱隱感到一股無名恐懼。

「日內盼勿外出！」

如果他依言在這幾天內，不走出這個房間一步是不是就一定能保証他安全呢？

沒有人能回答他這個問題，也沒有人能給予他這種保証。

就是有人向他保証，他也不會相信！

金狐管四娘她們當初以洛陽桑家廢園為秘密集會之所，幾乎人人都認為是一個安全可靠的地點。

但是，結果呢？

結果還是被那小子挖空心思找到了！

所以，自從這張密箋送來之後，他幾乎沒有片刻安寧過。

有好幾次，他忍不住一股衝動，真想馬上離開這座留香院，另外去找個地方躲藏起來。

可是，他想來想去，却又想不到躲去那裏好。

過去這半個多月，他已連續換了四個地方，如果連這種地方也不够安全，要躲

去那裏才算安全呢？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他的恐懼也愈來愈深。

他站起，走幾步，坐下來，又站起，再坐下，心頭七上八下始終拿不定主意。

過去幾十年來的生活，一幕幕在他腦海中不停地閃現。

他還能鮮明地憶及當他第一次伏擊一名單身客商的經過，那次一條人命的代價，是九两七錢銀子。

這些銀子還不够他喝一頓花酒的開銷，但在當時，却使他興奮了好幾天。

不過，這一段日子，很快就過去了。

他的胆量越來越大，手面也愈用愈闊，區區十两八两銀子，已再也引不起他的興趣。

他開始一大票一大票的幹。

經驗慢慢的告訴他，案子犯得愈大，風險反而較小，他至今想不出這是甚麼原因，但事實却是如此。

以後，局面混開了，他甚至用不着親自出馬，財源都會不斷的滾滾而來。

只要狠得下心腸，發財竟是如此容易，實在是他當初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他的財富愈來愈驚人。

等他發覺掙來的財富，這一輩子已吃喝不盡時，他又想起另一件事——名氣。

於是，他開始以大善人的姿態出現。

平時，修修橋，補補路，冬夏兩季，再惠而不費的施點粥和茶。結果，只不過兩三年工夫，江湖上已無人不知巴東有位樂善好施的蔡大爺。

銀子真是一樣好東西。

你只要有銀子，不論你是以甚麼手段弄來的，你就可以隨時憑銀子的力量換取一切！

醇酒，美人，名譽，地位。

只要你自己不去想它，便沒有人能嗅得出你的銀子是不是沾滿了血腥氣！

這世上是不是也有銀子買不到的東西呢？

蔡火陽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現在，他想到了。這世上至少有一樣東西，是銀子買不到的，那便是心靈上的平靜。

當你害怕一件事時，你就是有再多的銀子，它也驅不走你心底的恐懼！

× ×

天已黑下來好一陣子了。

房裏仍然沒有點燈。

蔡火陽木立在黑暗中，像一隻受驚的耗子，眼珠不住轉動，任何一聲輕响，都會使他突然緊張起來。

他沒有勇氣點燈。

黑暗使他有一種安全感，他希望萬應教言而有信，最好明天天一亮，就有好消息傳來。

只要能渡過這可怕的一夜，他願意這樣站着，那怕一直站到天亮他也不在乎。

他已吩咐過那個花名小可憐的姑娘，要她今夜睡去別處。

同時，他一方面也不斷的安慰自己：要自己不必害怕，要自己設法振作起來，天殺星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法子對付，就用不着害怕！

他手上這根十六斤重的桿烟筒，並不是一件裝飾品。

他這根桿烟筒也曾敲碎過不少腦袋。

說起來他雖然不是那小子的對手，但過去死在他手底下的敵人，也有不少人的武功，比他强壯甚多。

武林物人交手，影响勝負的原因很多，在一場惡鬥中能活下來的人，並不定每次都是武功高强的一方。

他才六十出頭，還不算太老，他的身手還相當矯健。

更重要的是，在這方面，他有豐富的經驗，他過去也以這種手段殺過別人，他既知道怎樣去謀算別人，當然就有方法防止自己不遭別人謀算。

三絕秀才葛中天時常打趣他，說他是一頭成精的狐狸。

他不否認。

十個人聯手行事，如今只剩他一個人活了下來，便是一個最好的証明。

今夜月色不會太好，但正合他的心意，如那小子真的已經來了長安，而且是冲着他來的，為求早日有個了斷，如今他反而希望那小子要來最好今夜就來。

萬應教既已發現小子的行蹤，便絕不會聽任小子自由行動，他相信那小子縱然能找來這裏，也決無法放手行事。

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已設好陷阱。

一個萬無一失的陷阱！

× ×

月色淒迷，夜涼如水。

寂靜的院子裏，彷彿升起了一團輕霧，使得院中一草一木，看上去會帶着一層朦朧的深灰色。

對面那排廂房又傳來開門的聲音。

他知道那是院子裏一個紅姑娘春蘭的房間，自從天黑下來以後，這已是春蘭第三次把客人帶到房間裏來了。

想及一個姑娘在短短一個時辰之內，竟先後陪着三個陌生的男人上床，他不禁泛起一種噁心的感覺。

他不知道這些女人究竟為誰而活？是誰逼她們走上這條路的？

對面的房門，打開，又關上，院子裏重新回復一片死寂。

一陣微風吹過，屋脊上忽然傳來一聲輕响。

蔡火陽心跳突然加速。

春天一到，屋頂就成了貓的世界，有好幾個夜晚，他便是被那種一聲高一聲低，像嚎喪似的咪嗚聲吵醒的。

但這次他知道不是貓發出來的聲音。

他趕緊偏身貼去窗戶旁邊的牆壁上，握緊烟筒屏息凝神，但掌心裏已止不住冒出了冷汗。

他因為一直沒有點燈，眼睛已能適應房中的黑暗。

一個人若是突然衝進一個陌生而黑暗的房間，無論武功多麼高强，也難免會露出空門，他相信憑他的身手還能把握得住那可貴的一刹那。

另一點對他有利的是，他的聽覺尚未衰退，他的一雙耳朵，仍和年青時一樣靈敏。

在這種萬籟俱寂的夜晚，他即使不用眼睛，也能憑聽覺辨察出院子裏的動靜。

「沙！」

又是一聲輕響，有如微風吹下了一片落葉。

從屋頂落下的，當然不是一片落葉。

蔡火陽心頭又是一緊，但也同時湧起了幾分喜悅。

一般人都把天殺星的武功渲染得太神奇了，眞是耳聞不如目睹，原來這小子的一身武功，也不過如此！

他手上的烟筒握得更緊了，信心隨之倍增。

「來吧……小子。」

他暗暗咬牙發狠，老夫倒要看看你小子的一顆腦袋，是不是比別人的腦袋來得結實些！

院子裏突然沉寂下來。

但是，這種手法騙不了他，他絕不會因好奇或沉不住氣，而探出頭去張望。

他有的是耐心。

他用不着看，也知道那小子已躡足來至窗戶下面，這時很可能正湊着縫隙，在向房中打量。

這正是他在等待着的一件事。

也是今夜關鍵的一刻。

他已在床上被窩安放了一具製作精巧的皮人。

這具皮人吹滿了氣，看上去就跟眞人一樣，只要牽動其中一根引綫，還會做出轉側和伸展四肢的動作。

如今兩根引綫就握在他的手裏。

是時候了！

他的手輕輕一拉，床上的皮人，立卽向床裏翻了一個身。

他接着再拉動另一根引綫，皮人就應手發出一聲如好夢正酣的嘆息。

其實那是活塞鬆動，空氣洩出的聲音，但他知道決沒有人能在黑暗中辨別它的眞僞。

窗外突然响起一聲冷笑。

緊接着，蓬的一聲，窗戶突被大力拍開，一條人影自窗戶中疾射而入！

拿在這人手上的，是一把牛耳刀。

人影撲向床前，冷森發光的刀尖，像閃電般對準床上的皮人戳了過去，動作如風其快無比！

蔡火陽當然不會錯過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也跟着躍起，運足十成勁力，一烟筒狠狠敲下……

這一烟筒沒有落空。

烟鍋擊中的地方，是對方的後腦殼，也是一個人身上最脆弱而最易致命部位！

烟筒敲落，他隨卽便聽到一陣頭蓋骨碎裂的聲音。

那黑影只發出一聲痛苦的悶哼，便從半空中，叭的一聲，摔落下來。

摔落就沒有再動一下。

這是很準，也很有效的一擊，世上絕沒有人能在這樣沉重的一擊之下，還能保持頭蓋骨的完整！

蔡火陽沒有發出得意的笑聲。

他甚至連一點得意的感覺也沒有，他清楚這一擊成功得很僥倖。

你可以欺騙任何人，但你永遠無法欺騙自己，你永遠清楚自己做了些甚麼事。

只要能够掩瞞得住，他甚至不顧這不張揚出去，他已不必爲錢財計較，他也過了那種喜歡出風頭的年齡。

他只希望從此以後，可以太太平平的活下去。

這意外而成功的一擊，似已付出了他所有的精力，他忽然有着一種癱瘓的感覺，幾乎連那根桿烟筒，都有點把握不牢。

好在一切已成過去。

如果一切重新開始，照樣再來一次，他一定無法辦到。

直到目前爲止，他才發覺自己原來並不如他想像中的那樣年靑。

他站在黑暗中，喘息了好一會，才打點起精神摸出火種，點亮油燈。

他在壁上掛好燈，用脚尖挑轉屍體，他想看看這個鬧得中原武林鷄犬不寧的天殺星，究竟生就怎樣一副面目。

屍體翻轉，閃爍而微弱的燈光，立卽照射在一張薑黃而扭曲的面孔上。

看到這副面孔，蔡火陽突然僵住了。

「死的竟是老吳？」

原來老吳也想謀害他？

當他的眼光轉到老吳那隻執刀的右手時，這位蔡大爺週身血液凝結，一絲涼意，自足底升起，直達脊髓。

原來那把牛耳刀，並不是握在老吳的手裏。

老吳右手五指微微彎曲，五根手指已因淤血過久，而腫脹成紫黑色，牛耳刀貼在他的手背上，刀柄揷在他的袖筒裏。

原來這把刀是用一根繩子綁在他的手腕上！

這是誰的傑作，自是不問可知。

蔡火陽連心也凉透了，眼前的事實，至爲明顯。

事實說明狐狸就是狐狸，再精明的狐狸，還是一頭狐狸，一頭狐狸叫獵人上當的機會畢竟不多。

佈陷阱是獵人的事。

狐狸懂得如何躲避，就已够了，一頭狐狸絕不該妄想在這一方面與獵人一較高低。

「蔡大爺的確够聰明，只可惜我也不笨。」

蔡火陽沒有轉過身去，他是個講求實際的人，沒有益處的事，他從來不做。

他雖然未能見到天殺星的廬山眞面目，但在臨死之前，他總算聽到了天殺星的聲音，他總算死得很明白而且也不痛苦。

如果他早知道死亡並不如他想像中的那樣可怕，他一定不會將生命中這最後一段時光，浪費於無謂的東躱西藏。

所以，他在倒下去時，他心中只在想着一件事。

他這次如果不是老遠的從巴東趕來長安，不花那麼多的銀子向萬應教求援，他是不是會活得更久些？

是天殺星殺死了他？還是他自己殺死了自己？

× ×

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都一定會有女人在家裏等着她們的男人。

等她們在外面辛苦了一天的男人回來，等他們回家後，好語溫存一番，或是大吵一場。

家，並不一定都是溫暖的。

但是，儘管如此，家總是家，一個男

人在外面無論玩得多痛快，但總有興盡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會想到一個地方，也只有一個地方可去。

家！

× ×

淡淡的燈光，柔和得像一片黃綢，房間裏充滿了寧靜和溫暖。

如意嫂在燈光下扎鞋底。

她也在等一個男人。

她過去沒有扎過鞋底，也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等候過一個男人。

她過去只曉得追求財富。

因爲她一直以爲，無論男人或女人，只要擁有大筆財富，便不難獲得幸福的生活。

現在她才知道她錯了。

原來金錢並不能買每一樣東西，有很多東西原來並不需要以金錢去換取——幸福便是其中一種。

不過，她並不後悔。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難免多多少少要犯一些錯誤，錯誤有時固然會帶來災禍，但有時錯誤也會帶來幸運。

如果她過去不是那樣的熱衷於追求財富，她會認識現在的這個男人？

她會像現在這樣幸福？

她很滿足於目前的生活，她不需要任何名份，她也不冀望現在這個男人永遠對她愛心不渝。

她知道一個女人如果有這種想法，那只是自己欺騙自己，自己爲自己帶來無謂的煩惱。

誓言只能爲感官帶來一時的快意，絕不能保証什麼。

這世上並不是沒有白頭夫妻，但白頭夫妻數十年的美滿歲月，絕不是受誓言約束的結果。

愛像一朶花。

一朶花無論多麼美麗，也有凋謝的時候。

她不夢想這朶花永不凋謝。

她只希望這朶花開得久些……

房門輕輕推開，她等的男人回來了。

她抬起頭，微微一笑，同時以針尖指指桌子，桌子上有菜有酒。

酒菜已經冷了。

她沒有把酒菜拿去重熱一遍的意思，因爲她知道他不在乎，她甚至沒有披衣下床陪他一起吃喝，他們之間已無須這些客套。

申無害坐下來，抓起酒壺，一個人自斟自飲，隔了一會，他才回過頭去笑道：「你爲什麼不問我剛才去了那裏？」

如意嫂頭也沒抬，淡淡地道：「我已經知道了，還問什麼。」

申無害道：「你已經知道了？」

如意嫂道：「我只是不知道這一次的那個人又是誰而已。」

申無害道：「你聽說過大烟桿子蔡火陽這個人沒有？」

如意嫂道：「當然聽過。」

她望着他，又道：「這姓蔡的，是不是你名單上最後的一個？」

申無害道：「不是。」

如意嫂皺起眉頭，像自語似的，垂下目光，輕輕嘆了口氣：「我不知道你這種生活，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停止。」

申無害笑笑道：「到我被別人殺死的時候。」

如意嫂望着手上的鞋底，沒有開口，像是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申無害喝了口酒，笑道：「是不是這句話聽起來很不舒服？」

如意嫂忽然抬頭道：「有一句話，我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申無害道：「什麼話？」

如意嫂沒有馬上回答，隔了好一陣子，才道：「我沒有辦法阻止你完成你的心願，我只希望你最好能早日脫離這個什麼萬應教。」

申無害道：「爲什麼？」

如意嫂思索着道：「我也說不出爲什麼我會有這種想法，我只是覺得你跟這批人混下去，早晚說不定會混出麻煩來。」

申無害點點頭道：「這個我也知道，只是——」

如意嫂道：「只是怎樣？」

申無害正待回答，忽然神色一動，微笑着道：「我們談點別的好不好？你爲什麼老是要談這些不該你們女人談的話？」

如意嫂的臉色，也不禁微微一變。

她忽然臉上變色，並不是因爲申無害這兩句話傷了她的自尊心，而是因爲她已覺察到申無害突然改變語氣的原因。

申無害放下酒壺，過去門上房門，然後打着呵欠，向床前走去。

如意嫂悄聲道：「外面有人偷聽？」

申無害點頭道：「是的，不過已經走了。」

如意嫂說道：「你爲什麼不追出去看看？」

申無害道：「追不上。」

如意嫂道：「來人輕功很高？」

申無害道：「至少不比我差。」

如意嫂道：「我們剛才說的話，有沒有全被對方聽去？」

申無害笑笑道：「就是被聽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如意嫂道：「你想偷聽的這個傢伙，會不會是你們自己人？」

申無害道：「難說。」

如意嫂露出憂愁之色道：「如果他們曉得你殺了姓蔡的，便不難猜出你的眞正身份，你不怕他們設法算計你？」

申無害微笑道：「他們爲什麼要算計我？爲了一個已經離開人世的僱主？」

如意嫂回味着這兩句話，慢慢的點了點頭，同時像放下一顆心似的，長長鬆了口氣。

申無害緩緩接着道：「如果我的猜測不錯，這顯然是他們遲早要做的一件事，我這不過是爲他們提前代勞而已！」

如意嫂想了片刻，又皺起眉頭道：「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希望你最好能早日脫離這個組織。」

申無害坐在床沿上，默默望着那對宮燈，隔了好一會兒，才回過頭去道：「我能不能問你一件事？」

如意嫂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這些年來，你們姐妹兩個是不是一直生活在一起？」（未完）

侠情脫俗長篇巨著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鳳會代表二姑娘迫令七王爺兩個時辰及答覆他們的要求，岳秀環顧目前環境，捨向外求援外，別無他法，遂由他與譚雲，護送楊玉燕突圍，經過一輪激鬥，三人終於衝破龍鳳會埋伏在茶花叢中的弩箭手和數十名高手的阻攔，楊玉燕安然飛縱而去，岳秀和譚雲又衝殺回來，至荷軒前，二姑娘已得報率數十高手和十二飛刀手馳援到來，要強行攻進荷軒，岳秀稍作人手分配後，與譚雲雙雙岳立在荷軒正門，龍鳳會十二飛刀手當先衝到軒前，譚雲一擺長劍，喝問他們是一齊上還是一個頂一個來——

＊＊＊＊＊＊＊＊＊＊＊＊＊

鐵拐當頭壓　鋼劍貫胸穿

十二個黑衣飛刀手，沒有一人答話，却同時一揚，十二柄飛刀分向四人襲來。

他們似是早已算好了應該出手的形勢，每人由三把飛刀招呼。

岳秀突然一揮長劍，朱奇，唐嘯，突然縮退下來。

四人兵刄齊舉，幻起了一片冷芒寒幕，一陣金鐵交鳴，十二把飛刀，悉數被震落實地。

岳秀，譚雲，突然向前欺進兩步，已經逼近了十二個黑衣人。

原來是朱奇，唐嘯，分站兩側，距離敵人最近，但岳秀，譚雲，向前欺進了一步之後，反而先和敵人接觸。雙劍並舉，攻向了十二個飛刀手。

站在兩側的朱奇，唐嘯，反而退到了岳秀和譚雲的身後。

這不是什麼陣勢，但這簡單的佈置，運起來却十分靈活。

使敵人無法預測到岳秀從何方攻入。

十二個黑衣人大喝一聲，六人挺刀還擊，分攻岳秀、譚雲，六個人却繞過兩人向荷軒衝去。

這荷花軒四面都是水，中間只有一四尺寬窄的一條通往荷軒之路。

岳秀，譚雲的劍勢突然擴展開來，雖只有六個人和岳秀等動手，但另外六個人，却被兩人擴大的劍勢攔住。朱奇，唐嘯，分守在荷軒兩面。

岳秀劍如輪轉，逼的三個黑衣人團團亂轉，一面大聲喝道：「諸位，這般苦苦逼進，別怪岳某人要下殺手了。」

喝聲中，長劍疾展，連演三絕劍。

但聞兩聲慘叫，兩個黑衣人，中劍而倒。

譚雲也全力施爲，劍掌並施，攔擋住三個黑衣人的攻勢。

他雖然能把三人擋住，但却無能傷得三人。

岳秀劍勢一圈一震，又把一人傷在劍下。

突然一聲呼嘯，九個未受傷的黑衣人全都向後退開。

岳雲道：「小心他們飛刀。」

他叫別人小心，他自己却仗劍衝了上

去。

九個人心意相通，一退之後，立刻揚動右手，九柄飛刀，疾如流星般，飛射而出。

岳秀長劍擺飛，飛刀紛紛落地。

但九人手不停揮，飛刀有如連接的白芒，分成九條白綫般，直飛過來。

岳秀揮劍疾轉，全身都佈滿了森寒的劍芒，向前撲去。

但聞一陣叮叮咚咚之聲，凡接近岳秀三尺以內的飛刀，悉被劍勢擊落。

偶而有一兩枚飛刀，越過岳秀，也被譚雲的長劍拍落。

一霎眼間，岳秀已衝入了人羣之中，劍尖打閃，又傷了四人。

岳秀的劍勢奇幻，每出一劍，必傷一人。

片刻之間，九個人全數受傷。

他雖然未取這些黑衣飛刀手的性命，但每人受傷之處，都是關節要害，傷勢雖不致命，但却完全失去了再戰之力。

十二個黑衣飛刀手，在片刻的工夫中，全數傷在岳秀的劍下。

二姑娘已經帶着人手，逼到了岳秀前面。

眼看着十二個受傷的黑衣飛刀手，有的傷在膝上，有的傷在肘間，一個個面色靑白，不禁一皺眉頭，道：「岳秀，你好辣的劍招。」

岳秀冷笑一聲，道：「在下已經手下留情，我再三說明，欺人不可過甚，二姑娘如若還不肯罷手退走，在下已决心大開殺戒了。」

二姑娘冷笑一聲，道：「不錯，我也决心對付你了。」

岳秀冷聲道：「那很好，二姑娘有什高惡毒的手段，盡管施展出來，咱們一次作個勝負出來，用不着要多送很多無辜的性命。」

二姑娘道：「是的！我們應該到各出全力，以决勝負的時刻了。」

舉手一招，喝道：「勞請龍婆婆出手了。」

人影閃動，一個白髮蕭蕭的老嫗，手中執着一支龍頭拐，緩步行了出來。

沒有人能看出這老嫗有多大年紀，只見她髮色如銀，臉上皺紋堆累，兩個耳朶，直垂肩頭上。

這女人老態龍鍾，但却偏偏穿着一身大紅色衣服。

只見她舉手理一理頭上的白髮，冷笑一聲，道：「誰叫岳秀。」

岳秀一挺胸，道：「在下就是岳秀，老夫人怎麼稱呼？」

那老嫗冷笑一聲，說道：「你不認識老身，難道也不認識老身手中這柄龍頭拐麼？」

岳秀笑一笑，道：「在下初出茅廬，孤陋寡聞的很。」

那老嫗哈哈一笑，道：「這麼看來，你果然是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了。」

岳秀道：「所以，在下領教了。」

那老嫗臉色一整，道：「老身龍婆婆，你聽說過沒有？」

岳秀搖搖頭，道：「沒有聽過。」

龍婆婆冷笑一聲，道：「你今天見到老身了。」

岳秀道：「不錯，見到了。」

龍婆婆冷笑一聲，道：「娃兒，當今之世，還無人敢對老身如此說話。」

岳秀冷冷說道：「如是在下說的客氣一些，尊稱你幾聲老前輩，你就會撤手不管今日之事麼？」

龍婆婆道：「老身既然現身了，豈能就在這樣退走麼？」

岳秀道：「這就是了，在下好話說盡，只怕老前輩，也不肯輕易離去。」

龍婆婆道：「所以，你就索性對老身不客氣了。」

岳秀笑一笑，道：「說上千言萬語的好話，一樣是免不了一場架打，這好話不說也罷。」

龍婆婆點點頭，道：「二姑娘是個很愼言的人，也有一身傲骨，但她對你小伙却很推重。」

岳秀道：「岳某人已留餘地，但二姑娘却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在下別無選擇，只有挺身和她週旋了。」

龍婆婆突然間雙目放光，盯注在岳秀的臉上，冷冷說道：「你準備和老身動手了。」

岳秀道：「如是世上還有第二個辦法，能够使岳秀避開這一場搏殺，岳某人决不會再找麻煩。」

龍婆婆道：「老身對敵，向不留命，對你娃兒格外施恩，只要你此刻願意離開，老身就不再追究。」

岳秀嘆口氣，道：「龍婆婆，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和龍鳳會衝突的原因，就是因爲我們之間，有着一個無法調和的目的，他們要對付七王爺，我又非得保護七王爺的安全不可。」

龍婆婆道：「爲什麼，一個出身君王之家的人，他有着千千萬萬的從人軍兵，還用得着你們這些人保護不成。」

岳秀道：「在下和七王爺有一份交情，而且，他一直是個很淸正的官員，再說七王爺受到了傷害之後，那等大軍征剿，禍連九祖的殺伐，江南七省，不知有多少無辜百姓，要死在這一場劫殺之中了。」

龍婆婆道：「那和你岳秀何關，屍堆如山，血流飄杵，不會傷到你岳秀一根毫毛。」

岳秀道：「老前輩就忍心看到那副悲慘的形像麼？」

龍婆婆道：「在江湖之上走動，如是不能忍受一些血腥，慘像的刺激，那就不如留在家中抱孩子了。」

岳秀冷笑一聲，道：「這說來，咱們學武的人，目的何在呢？」

龍婆婆說道：「年靑伙子，一身武功，用來要你揚名立萬，使生活過的舒適一些。」

岳秀道：「高見，高見，岳某人是初聞此教。」

龍婆婆道：「好！能聽人勸是俊傑，你可以走了。」

冷哼一聲，岳秀緩緩說道：「以妳老前輩年歲而言，必然已在武林中，早負盛名。」

龍婆婆道：「不錯，老身退出江湖時，你娃兒，就算已經出生了，也還在襁褓

之中。」

岳秀道：「老前輩的盛名得來不易，已全身退出了江湖，爲什麼還要再捲入是非之中。」

龍婆婆怒道：「放肆，老身過的橋，也比你走的路多，還有你來教訓老身不成，二姑娘對你再三的推崇，老身才不惜口舌，勸你幾句，你既是給臉不要臉，那就休怪老身手不留情了。」

岳秀笑一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替舊人，江湖上，能像你這樣全身退隱的人，十分難得，希望你珍惜這一份善福……」

龍婆婆一頓龍頭拐，怒言喝道：「岳秀，老身一生之中，很少勸人這樣多話，你竟然不知惜愛，大概你自覺一身武功，是可和老身抗拒了，是麼？」

岳秀神情肅然的說道：「老前輩，如是覺着，非要動手不可，那在下只有奉陪了。」

龍婆婆緩緩舉起了龍頭拐，道：「娃兒，看來，老身不得不佩服你這份豪壯之氣了。」

她的拐勢舉起的很緩慢，但每舉高一寸，就多湧現出一份殺機。

朱奇低聲對譚雲說道：「公子，我們不方便，你招呼我們公子一聲，他似乎不知道此人是誰。」

譚雲搖搖頭，道：「這時刻招呼他，徒亂他的心意。」

朱奇輕輕嘆息一聲，想不到這老魔頭，居然還活在世上。

譚雲道：「咱們準備着，如是岳兄接不下這老魔的杖勢，咱們聯手對付他。」

朱奇未再多言，暗中運氣戒備。

但見龍婆婆揚起的拐杖，突然向下一落，點向岳秀。

他落下的拐勢並不快，但却籠罩了岳秀全身數處大穴。

岳秀臉上一片莊嚴，目光盯注在那龍頭拐上，手中長劍，平橫胸前。

敵對雙方，突然間，靜了下來，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百來道目光，全部盯注在兩人身上，雖然只是兩人的搏殺，但却關係着雙方的勝負存亡，如是岳秀不幸落敗，不但七王爺處境危殆，譚雲，朱奇等，都將身陷危亡之境。

拐勢緩落在岳秀頭上四尺左右時，岳秀仍然持劍不動。

龍婆婆冷笑一聲，道：「好小子，你倒是沉着的很。」拐勢突然一沉，擊向岳秀的天靈穴。

岳秀的劍勢微微一抬，點中了龍婆婆下落的拐勢。

那雷霆萬鈞般的拐勢，竟被岳秀的長劍頂住。

不論岳秀有多麼精深的內功，也無法以輕靈的長劍，橫封龍婆婆的拐勢，但岳秀乃是劍尖頂住了龍婆婆的拐勢。

龍婆婆冷哼了一聲，道：「好小子，你要和老身拚內功麼？」

突然加力，手中的拐勢，又增强了不少。

岳秀也提聚眞氣，內力慢慢貫入在劍身之上。

一時間，劍拐竟成了抗拒不下之勢。

龍婆婆動了怒火，拐上壓力愈來愈大，竟然運起了全力施爲。

岳秀在龍婆婆全力施爲之下，也只好全力抗拒。

這本是武林高手動手搏殺的大忌，因爲，這等硬拚內力的打法，全部要眞功實力，一點也無法取巧。

這也不是龍婆婆和岳秀的用心。

岳秀只是以長劍封開她沉重的拐勢，要她心生驚異，以奪先聲，但却沒有料到這位老婆婆，竟然是好勝奇强的人，竟然和岳秀拚起了內力。

外行人看來，長劍頂着拐勢，兩位都站立着，紋風不動，但內外人看來，兩人這打法，却是武林最兇險的打法。

因爲，一個人，如若把內力運聚到十成以上，就沒有餘力，和對方硬拚，就沒有餘力，再運用兵刃變化取敵。

現在，龍婆婆和岳秀，都已進入了這種境界。

龍婆婆臉上的皺紋，似是愈來愈多，愈來愈深，白髮根根竪起，頂門上，也開始滾落下汗水。



岳秀揮劍疾轉，全身體滿森寒劍芒，凡接近五尺以內的飛刀，悉被劍勢擊落。

顯然，她已用盡了全身的眞力。

岳秀看上去也不好受，雙頰紅如朝陽，汗水濕透了衣衫，圓睜着星目。

二姑娘突然向前行了兩步。

譚雲也疾步的迎了上去，道：「妳要幹什麼？」

二姑娘冷冷說道：「龍婆婆內力深厚，岳秀竟和她比拚上內力，我看他是輸定了。」

譚雲道：「二姑娘別太高興，目下看來，龍婆婆並未佔得優勢。」

二姑娘冷笑一聲，道：「龍婆婆內功深厚，久持下去，必勝無疑。」

譚雲道：「等他們分出了勝負之後，姑娘再行誇口不遲。」

談話之間，場中兩人的搏鬥，形勢已變，岳秀手中的長劍，突然微微的抖顫起來。

龍婆婆手中的鐵拐也似又加强了力道，緩緩向下壓去。

譚雲心中大爲震動，暗道：「這老魔頭的魔威不減，看來岳兄是難以勝過她了，以她昔年嗜殺成性而言，在場的人，只怕是很難有逃過她魔掌的機會了。」

心中念轉，殺機突生，又自盤算道：「這不是一般的比武爭名，他們可以羣毆，我爲什麼不能助拳，趁這老魔頭，和岳兄在互交內功之時，我如突然下手施襲，她必無抗拒之能，雖然此舉對岳兄也可能發生影响，但至壞也是三個人落個同歸於盡，那自然比等她殺了岳秀之後，再殺我們好多了。餘下的胆叟，頑童，歐陽俊，王召等四人，也許有機會搏下去，等到援手。」

暗裏拿定了主意，抬頭看去。

忽然，譚雲發覺了只有一個人，似是比自己還注意場中的搏殺形勢。

那是二姑娘，兩道眼神，盯注在場中，臉上是一股很奇怪的表情，有些悽傷，也有些兒迷茫。

至少，她沒有龍婆婆即將得手時的那股喜悅之氣。

但見岳秀的劍勢，在龍婆婆鐵拐的迫壓之下，緩緩向下沉落，距離頭頂，只餘下了半尺左右。

譚雲一提眞氣，正待出手，場中突然有了驚人的變化。

只見岳秀右手一抖，龍婆婆泰山壓頂一般的拐杖，突然滑離劍尖，蓬然一聲，落在實地上。

但岳秀的長劍，却在龍婆婆拐杖落空的一瞬間，乘虛而入，冷芒一閃，刺入了龍婆婆的前胸。

劍上，早已貫注了岳秀的內家眞力。一劍中胸，劍尖由前胸直透後背。

龍婆婆中劍之後，似是還有些不信，瞪大着眼睛，望着岳秀出神。

岳秀微挫腕，拔出長劍，人隨劍動，退出七八尺遠。

一股鮮血激射而出。

龍婆婆傷中要害，已然無法再舉起手中拐杖，臉上肌肉顫動，道：「老身敗在你的機智下，我沒有敗在武功上。」

岳秀點點頭，道：「妳大意了，但妳的武功太高了，我不能不殺妳。」

也許是眞的人至將死時，其言也善，

龍婆婆居然有些懺悔的說道：「老身一生中殺人無算，能落得如此下場，死的已很滿足了。」

言罷，一閉雙目，倒地而逝。

她內功精純，仗一口眞元之氣，護住心脈，說完了要說的話。

這時，全場中人，似是都罩在一片肅煞氣氛之中，聽不到一點聲息。

望着龍婆婆倒摔在地上的屍體，岳秀也不禁有些黯然，想到這龍婆婆一身精博的武功，本已跳出了殺刼，退隱了很久，仍然在古稀暮年，竟然參與了這場搏殺，而且，一開始，就以內力互拚，一身武功，也未來及施展，就落得濺血而亡。

抹了抹身上的灰塵，岳秀望着二姑娘，冷冷的說道：「龍婆婆已經死了，龍鳳會中，還有些什麼高人，可以請他們出手了吧！」

岳秀和龍婆婆這場搏殺，也出了全力，心無旁騖，根本沒有瞧過那二姑娘的神情，但譚雲却瞧得淸淸楚楚。

二姑娘神情很奇異，臉上是一片惶惑之色。

緩緩說道：「岳秀，你武功高强的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

岳秀道：「姑娘太客氣了。」

二姑娘冷冷說道：「但你已招惹很大的麻煩。」

岳秀道：「什麼麻煩？」

二姑娘道：「你殺了龍婆婆，她的家人決不會放過你。」

岳秀道：「在下如是害怕，也不會殺害龍婆婆了。」

二姑娘道：「你不能不殺她，因爲，她武功太高了，你不能留下禍害，所以，你必需要把她殺了。」

岳秀說道：「這不是我的錯，如若龍婆婆的家人要找人報仇，他應該先找你才對！」

二姑娘道：「爲什麼？」

岳秀道：「因爲約她出來的是妳，妳如不約她來，她怎會有今日的下場。」

二姑娘道：「別忘了，是你一劍殺死了她。」

岳秀道：「就算他找我報仇吧！岳某人也敢作敢當，不過，這是以後的事了，現在，咱們應該如何？妳該決定了。」

二姑娘道：「你好像已經勝了。」

岳秀道：「不錯，二姑娘如若沒有高人出手，在下直接找你二姑娘了。」

二姑娘道：「找我。」

岳秀冷冷說道：「是的，打蛇打頭，擒賊擒王，如若在下不早把你二姑娘擒下，只怕這一場搏殺，還要斷送了很多人的性命。」

二姑娘冷笑一聲道：「你很仁慈。」

岳秀說道：「情非得已，還望姑娘鑒諒。」

二姑娘道：「如是我們認敗了呢？」

岳秀微微一怔，道：「認敗——」

二姑娘道：「論實力，我們還很强大，正如你岳秀所說，拚下去，可能有很大的傷亡，所以，我們決心認敗了，那樣，不是可以救助下很多人的性命麼？」

岳秀道：「二姑娘既願認敗，但不知對我們能有多少讓步。」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預服公孫茵送予的解藥後，詐作中毒，伺機逃走，返回寂寞山莊，與田繼烈會晤，將此行經過詳細說出，旋想得一法，着人秘密請來林百合，要她全力合作，對郭長風所作所爲不予過問，林百合首肯後，郭長風立與田繼烈率領一批武士，把林元暉住宿處圍將起來，櫻兒出言反抗，郭長風命武士拿下，同時命武士將鳳珠拿下，斥她串通林元暉替身哄騙林百合，鳳珠否認，郭長風要那替身演飛環絕技或說出師門以證眞僞，鳳珠辯稱林元暉武功源自始祖，這點林百合早已知道——

逼供眞象白　禦侮遣將忙

郭長風道：「祖傳的武功也有淵源來歷，他能說得出林家的師承來歷嗎？」

鳳珠想了想，道：「他當然知道這些，只不過，他的神志不太清楚，必須慢慢問他才能記憶起來……」

郭長風冷哼道：「笑話，林莊主只是憂慮過甚，畧顯痴迷，又不是瘋子白痴，豈有連父親尊長也忘了的道理？你不必跟咱們狡辯了，等一會叫你吃點苦頭，不怕你不說實話。」

語氣一變，叱道：「取皮鞭子來，先打她一百鞭再問她！」

武士們應諾，立刻將鳳珠綁在樓柱上，同時取來了皮鞭。

林百合怕他眞的要毒打鳳珠，便想上前攔阻，却被田繼烈以目示意暗中制止。

郭長風親自挽起皮鞭，嘿嘿冷笑道：「鳳珠，念在你曾經侍候林莊主的份上，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趁早說實話，以免皮肉受苦。」

鳳珠搖搖頭，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自問沒有做對不起莊主的事，你就是打死了我，也沒有用。」

郭長風哼道：「好極了，我倒要試試你能嘴硬到甚麼時候？」

話落，揚手一抖，皮鞭在空中劃了個圓弧，發出「拍」地一聲脆響。

林百合不忍目睹，連忙扭過頭去。

其實，那響聲雖然刺耳驚心，皮鞭並沒有眞正打在人身上。

斜躺在椅上的林元暉却好像挨了一鞭，突然挺身坐起，厲喝道：「住手！」

他剛才一直表情木然，對眼前的事恍若無睹，這時忽然出聲喝止，臉上已有了怒容。

郭長風微笑道：「怎麼啦？閣下的『病』好了麼？」

林元暉用手指着鳳珠，沉聲道：「放開她，有話你們儘可問我，她是無辜的，你們不許爲難她。」

郭長風道：「這麼說來，閣下是承認假冒林莊主了？」

林元暉搖頭道：「你現在不必追問，

先放開鳳珠，我給你們看一件東西，便知道我是眞是假。」

鳳珠突然叫道：「莊主，你千萬不能說——」

林元暉道：「不要怕，鳳珠，事情總有一天會揭露，郭大俠不是壞人，咱們應該相信他。」

他們說話的時候，田繼烈已經親自解開了鳳珠。

林元暉巍顫顫站起身來，道：「此處耳目太衆，咱們到樓上去詳談可以嗎？」

郭長風道：「當然可以。」

於是，田繼烈吩咐隨行武士全部退出樓外，只留斷魂刀馬魁在樓下待命，自己和郭長風，林百合三人，隨同登上小樓。

進入樓上書房，林元暉首將林百合叫到面前，含着眼淚道：「孩子，你是爹的親骨肉，難道你也分不出爹是眞是假？」

林百合俛首道：「我相信爹是眞的，可是……這些年來，女兒很少跟爹親近，實在分辨不淸。」

林元暉仰面長嘆，道：「不錯，這不能怪你，十年來，咱們父女的確太疏遠了，但爹是不得已，爹也有難言的苦衷。」

說着，緩緩解開自己的外衣，從貼身處取出一件東西來。

衆人頓覺眼中一亮，不約而同道：「香羅帶？」

林元暉將羅帶交給郭長風，說道：「請郭大俠過目，這東西是否在欒川廢墟被郝金堂誆去的一條？」

郭長風仔細看了一會，道：「正是那條女用羅帶，不過，僅憑這件東西，還不足證明閣下就是林莊主。」

林元暉道：「郭大俠的意思是說，當時在紅石堡中，也有一個林元暉，二者不知孰眞孰假？」

郭長風道：「不錯。」

林元暉苦笑道：「好吧，我再請你見見幾位人証。」

回頭對鳳珠道：「請楊總管和兩位莊主都來見見面。」

鳳珠遲疑地道：「可是，莊主……」

林元暉擺擺手，道：「事到如今，用不着再隱瞞了，快去請吧！」

鳳珠在三人驚疑的注視下，移步走向壁間書櫥，將其中幾部書搬動了一下位置，推開櫥架，露出一道暗門。

然後，又將門側一條絨索連拉三次。

田繼烈和林百合相顧愕然，他們一個負責保護後院，一個就住在這座小樓內，竟然不知樓中有此秘密通路。

林元暉看出他們神情有異，淡淡一笑，道：「這暗門是在建築寂寞山莊時便有的，門內秘道經過院中假山，可以通到前莊，諸位自然不知道。」

正說着，一陣腳步聲，暗門內魚貫走出三人。

田繼烈和郭長風險些跳起來，林百合已驚呼失聲……

原來那經由秘道進來的三人，竟是楊百威和兩名替身——劉凱與陳杰。

這三人，不都是紅石堡一手安排的嗎？怎會忽然又成了林元暉的人証？

林元暉解釋道：「郭大俠諒必早已知道，這三位都是家岳父派來的人，甚至鳳珠也是奉命而來，明爲助我禦仇，實則目的在奪取這條女用羅帶，但他老人家却萬萬沒想到，人與人相處日久，是會有感情的，這幾年咱們朝夕共處，業已結成知己好友……」說到這裏，指着陳杰道：「現在郭大俠總該明白了吧？當時被困在紅石堡的並非林某，而是這位陳兄。」

郭長風和田繼烈同時輕哦了一聲，這才恍然而悟。

敢情林元暉竟是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當他發現秦天祥訓練替身，有所圖謀時，表面裝瘋扮傻，暗中却施以籠絡，不僅將楊百威等人收爲己用，更利用陳杰反而騙過秦天祥。

林百合瞭解實情之後，不禁驚喜交集，道：「爹爹，這話你爲甚麼不早些告訴我？竟瞞了我許多年。」

林元暉輕嘆了一口氣，道：「不是爹存心要瞞你，因爲這件事關係太大，稍一不愼，洩漏了消息，後果將不堪設想。」

林百合道：「那你現在爲甚麼又說出來呢？」

林元暉搖搖頭，道：「現在也是迫不得已，爹若不說實話，郭大俠一定不會放過你鳳姐姐，這些年，多虧她陪伴着爹，給了我無限安慰和鼓勵，否則，爹可能早已自殺身死，也不會活到今天了。」

郭長風接口道：「莊主因何會想到自殺求死？」

林元暉凄然道：「郭大俠何必明知故問？當年憾事，難道郭大俠還不明白？」

郭長風道：「在下只是畧知梗概，還有許多不明之處，希望莊主能親口覆述一遍。」

林元暉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願意盡我所知，毫不隱瞞說出來，但，這件事得從二十前談起，只怕話太長了。」

郭長風道：「那就請莊主擇重要的畧爲敘述，若有不懂的地方，咱們再向莊主請教。」

林元暉吁道：「既然如此，我就簡單些說一說吧。」

微頓，接着道：「二十年前，我在武當一戰成名，不久，就認識了紅石堡主，承他情邀，前往紅石堡作客，因而結識了百合的母親秦雪娘。

「那時，我和公孫玉兒已經早有嫁娶之約，只因雪娘的容貌跟玉兒十分酷肖，不覺親切了些，這情形被秦堡主發現，便有許婚之意。

「我不得已，只好將玉兒的事坦誠相告，並且說明玉兒已有身孕，歉難另娶，當時秦堡主顯得頗失望，但也沒有勉强，誰知在塲許多趨勢附炎之輩，紛紛從旁起鬨，一定要想湊成這樁婚事，大家異口同聲，都認爲我和玉兒只是私情，算不得明媒正娶，我一急，就說出了分贈香羅帶定情的經過，想不到秦堡主在索取我隨身另一條男用羅帶看過之後，竟然强自將羅帶收下，作爲聘禮，甚至同意雪娘和玉兒同天于歸，共事一夫，亦在所不計。

「在那種情形下，我無法拒絕，也不容我拒絕，只得趕回襄陽跟玉兒商議，我想，玉兒不是心胸狹窄的女人，一定能體諒我的苦衷，誰知回到桑園，却只見到一堆瓦礫和幾具焦骨……」

郭長風突然岔口道：「火焚桑園的經過，咱們已畧知一二，只是，莊主當時有沒有想到起禍的緣由？」

林元暉道：「當時從火場跡象看，頗像是深夜引火取暖不愼，燃着了被褥床帳，玉兒主僕走避不及，先遭濃烟嗆暈，然後被燒死在屋中，看不出有甚麼破綻。」

郭長風道：「至少，火場中沒有公孫玉兒的屍體，這總是事實，難道莊主遭如此慘重變故，竟沒有仔細檢視過屍體？」

林元暉道：「當然檢視過，火場中遺屍三具，其中兩人是僕婦，另一個懷有身孕的女子，年紀，身裁，都和玉兒很相似，當時正在悲痛之際，未能細查，以致被瞞過了，事後，朋輩們極力勸解，秦堡主又慨允早日遣女下嫁，以慰寂寞，就這樣跟雪娘成了親。」

說到這裏，黯然住口，似乎對當年情變，猶有餘憾。

郭長風道：「這樣說來，莊主迎娶秦雪娘時，並不知道公孫玉兒尚在人世？」

林元暉道：「不錯，所以我才將此地取名寂寞山莊，爲了思念玉兒，不僅荒廢了武功，消沉了壯志，也疏淡了與雪娘的夫妻之情，這些年來，我把自己禁錮在後院，很少踏出這座院子。」

郭長風道：「你是甚麼時候才開始發覺公孫玉兒當年並未被燒死呢？」

林元暉道：「那是三年前，雪娘去世不久，緊接着鐵扇子朱剛遇刺，紅石堡突然派來了兩名替身，種種跡象，都証明秦堡主一直處心積慮，在爲當年火焚桑園的後果作準備，才使我猛然從頹廢中淸醒過來，尤其當我由鳳珠和楊兄口中，証實了火焚桑園的陰謀，便決心要查明公孫玉兒的生死下落……」

郭長風道：「好了，以後的經過，咱們都很瞭解了，現在我只請教莊主一件事，希望莊主坦誠賜告。」

林元暉道：「郭大俠請問吧，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郭長風點點頭，凝容道：「莊主那一雙香羅帶，眞是林家祖傳之物嗎？」

林元暉道：「不錯，那確是林家傳家之寶。」

郭長風一字字道：「那麼，莊主知不知道，香羅帶內究竟藏着甚麼秘密？」

林元暉搖頭道：「據我所知，香羅帶除了質地華貴，織工精緻外，根本沒有甚麼秘密。」

郭長風道：「可是，據咱們所知，秦天祥當年火焚桑園，就是爲了奪取另一條香羅帶，現在玉佛寺借着爲公孫玉兒復仇的理由，目的也在奪取香羅帶，如果羅帶內沒有秘密，他們爭的是甚麼？」

林元暉怔了怔，道：「這正是我不懂的地方，我可以發誓，香羅帶雖是林家傳家之物，連林家子弟都不知道帶中有任何秘密。」

郭長風皺皺眉，道：「府上以羅帶傳家，是由那一代開始？」

林元暉道：「這個我不太淸楚，只知羅帶是先父臨終時遺留下來的。」

郭長風道：「令尊尊諱如何稱呼？」

林元暉道：「先父單名一個嵩字。」

郭長風緊接着又問：「府上是世居襄陽嗎？」

林元暉道：「不是，寒家本來住在甘肅，自先父起，才遷來鄂北。」

郭長風道：「那麼，府上和天山石府一定相識了？」

「這——」林元暉忽然語塞，臉上也變了顏色。

郭長風肅容道：「莊主別忘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林元暉遲疑了一會，喟然嘆道：「並非我吞吐不肯實告，奈何事關先父遺誡，有所礙難。」

郭長風道：「但眼前的事，却關係着莊主一生淸譽和府上的絕續存亡。」

林元暉無可奈何地道：「好吧，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實不相瞞，先父正是出身天山石府——」

這話一出口，郭長風和田繼烈都不禁欣然色動，長長舒了一口氣。

林百合更是瞪着一雙大眼睛，說不出是驚是喜？她雖身爲林家後代，這還是第一次聽說祖先的出身來歷。

林元暉又嘆息一聲，接道：「我只知道先父曾在天山石府學藝，至於如何會離開天山，却不甚了然，先父在世，也從不談起醫藥一道，臨終時，更特別告誡我，要林家子孫永不提天山石府。」

郭長風道：「令尊在世時，可曾提到過紅石堡或當年以機關設置名滿天下的關中黃家？」

林元暉搖頭道：「都沒有，那時候關中黃家早已毀散，紅石堡也創立不久，彼此並不認識。」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這是最後一個疑團，相信不久就會揭曉了。」

站起身來，拱拱手，又道：「謝謝莊主的賜告，時間不早，莊主也該休息。」

林元暉忙道：「我還不累，今後彼此已是一家人，何不多聊一會？」

郭長風笑了笑，道：「既是一家人，有的是機會，以後再聊吧。」

林元暉還有些依依不捨，郭長風和田繼烈已經告退下樓。

臨去前，郭長風低聲對楊百威道：「今夜晤談經過，幸勿洩漏，一切仍照平時情形相處，等一會小弟在後廳恭候，請楊兄單獨來一趟。」

楊百威點點頭，仍由秘道而去。

× ×

回到大廳，不多久，楊百威也來了。

三人重整酒餚，遣去從人，準備作盡夜之談。

郭長風首先詳述玉佛寺之行的經過，然後問起近來襄陽城中情形。

楊百威道：「那位公孫姑娘說的不錯，最近襄陽城裏陸續來了許多武林人物，大都投宿七賢樓客棧中，小弟一直暗中派人監視着，但因不明白那些人的意圖，未便採取行動。」

郭長風道：「據你估計，大約有多少人？」

楊百威道：「約莫二十餘人。」

郭長風道：「那還沒有到齊，聽公孫茵說，應該有四五十人之多，咱們及早採取對策，時間還來得及。」

田繼烈說道：「咱們要準備如何應付

呢？」

郭長風反問道：「老爺子，你有何高見？」

田繼烈道：「依老朽愚見，憑莊中現有人手，應付四五十人攻擊倒並不困難，難的是怕他們預先喝了『失魂毒酒』，在本性迷失之下，必然奮不顧身捨命攻撲，就不容易抵擋了。」

楊百威道：「對！小弟也以為最好能設法毀去『失魂毒酒』，才是上策。」

郭長風搖搖頭，道：「毒酒可能由大悲師太親自運來，想毀去毒酒，只怕不是件容易事。」

楊百威道：「那大悲師太的武功很高強麼？」

郭長風道：「我雖沒有見過她顯露武功，但從她收服瘋姑和瞎姑這件事看來，武功必然十分了得。」

楊百威道：「合咱們三人之力，能否勝得了她？」

郭長風道：「別說她，如果以眞實功夫硬拚，咱們恐怕連瞎姑也贏不了。」

楊百威咋舌道：「啊！竟有這麼的厲害？」

田繼烈道：「硬拚不成，就用暗算，咱們給她來個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郭長風又搖了搖頭，說道：「現在咱們在明處，人家在暗處，這辦法，根本不能用。」

田繼烈道：「那麼，依你的意思要如何？」

郭長風微微一笑，輕聲說道：「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試試　却須楊兄全力相助才行。」

楊百威奮然道：「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郭兄只管吩咐好了。」

郭長風道：「我先想知道，楊兄現在還和紅石堡有連繫嗎？」

楊百威毫不遲疑地道：「有，小弟跟林莊主已成朋友的事，迄今仍然瞞着秦堡主。」

郭長風道：「你們平時都用什麼方法聯絡？」

楊百威道：「平常是定期派專人傳遞消息，如有緊急情況，則使用信鴿。」

郭長風問道：「以楊兄估計，若以信鴿通知秦天祥趕來襄陽，大約需要幾天時間？」

楊百威想了想，道：「如果他在紅石堡，最多四天可以趕到，如果不在堡中，必須由紅石堡再轉達消息，恐怕得十天左右。」

郭長風道：「倘若已經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是否有辦法直接傳達消息？」

楊百威道：「當然可以，紅石堡在各處通衢大城，都設有聯絡處所，可以用特別訓練的信鴿直接通訊。」

郭長風道：「此地和洞庭之間，也行嗎？」

楊百威點頭道：「由這兒往洞庭，必須經過荊州，再到岳陽，小弟可用緊急信鴿，通知兩地，比由紅石堡轉達要便捷得多。」

郭長風道：「能否在六天之內，要秦天祥親自趕來襄陽？」

楊百威道：「只要他在這條路綫上，應該沒有問題。」

郭長風道：「那就請楊兄儘快發出信鴿，希望他越早趕來越好。」

楊百威站起身來，道：「用什麼理由藉口呢？」

郭長風道：「你就說香羅帶已被我從郝金堂手中奪回來了，現在正和公孫茵商議，準備對紅石堡下手。」

楊百威點點頭，快步而去。

不多久，重返後園大廳，道：「小弟已經安排妥當，但須等天明後，才能放出信鴿。」

郭長風頷首道：「也不急在這半夜時間，但願他能在五六天內趕到就行了。」

田繼烈道：「等秦天祥趕到，咱們又怎麼辦呢？」

郭長風笑道：「咱們什麼也不幹，只要坐山觀虎鬥，先看一場熱鬧再說。」

田繼烈道：「你是想用『驅虎搏狼』之計，讓秦天祥去鬥大悲師太？」

郭長風道：「不錯，他們一個想得女用羅帶，一個想奪男用羅帶，二十年來，却彼此沒有見過面，讓他們互相廝見廝見，不是很好嗎？」

田繼烈道：「依你看，他們見面後會有甚麼樣的結果？」

郭長風笑道：「這就很難說了，但無論結果如何，對咱們都有益無害，至少，咱們可以從中探聽到香羅帶究竟隱藏着什麼秘密？如果運氣好，還可以收點漁人之利。」

田繼烈道：「那麼，關於『失魂毒酒』，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郭長風道：「這件事交給我辦，目前更重要的是，設法安排一次機會，讓公孫茵跟林莊主單獨見見面。」

田繼烈皺皺眉頭，道：「這樣做妥當嗎？她現在還對林莊主懷着敵意！」

郭長風道：「不要緊，父女總是父女，骨肉之情，出自天性，相信不會發生什麼事故的。」

微頓，又道：「從現在開始，莊中安全請田老爺子全權負責，楊兄要特別密切監視城中武林人物的動靜，一二天內，公孫茵和瞎姑就可能到了。」

田繼烈道：「最好在公孫茵會晤林莊主之前，讓她先跟百合見一次面。」

郭長風點頭道：「我會安排的，這件事暫時不宜讓林莊主知道，天亮以後，麻煩楊兄替我在七賢樓客棧訂一間房，最近幾天，我可能要住在城裏。」

三人又商談了一些聯絡通訊的細節，略飲數杯，天色已近黎明，便撤去殘席，各自回房稍作休息。

第二天上午，林百合再到後廳來尋郭長風，郭長風已經進城去了……

×　×

這幾天，襄陽城裏出現了兩種奇怪的現象——一是關於有錢大爺們的，一是關於沒錢大爺們的。

平時，七賢樓上每日高朋滿座，絕大多數顧客，都是襄陽城的殷商仕紳，有錢的大爺，這幾天突然都相率裹足，不再到七賢樓喝酒了。

另外一些「混」字輩的朋友，平時三五成羣，招搖過市，歪戴帽子斜穿衣，動輒跟人吹鬍子，瞪眼睛，比拳頭大，胳臂粗……

這幾天突然都銷聲匿跡，一個個乖乖躲在窩裏，不敢再上大街來充人物了。

因為，七賢酒樓上換了另一批顧客，大街上溜來逛去的，也換了另一批橫眉豎眼的人物。

這批人，全是携刀帶劍的高手，三山五嶽的好漢，說花錢，比有錢的大爺更闊，論行徑，比亡命之徒更狠，一句話不投契，就可能亮傢伙眞殺活人，誰見了他們也得退讓三分。

城西七賢樓一帶，早已成了這些朋友的天下。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高一矮兩個，高的又瘦又長，活像一隻大螳螂，矮的又粗又壯，恰似一頭黑猩猩。

這兩人，正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金沙雙雄」。

雙雄是異姓兄弟，老大生得粗矮，人稱「銅頭金剛」丁蓬，老二姓甘名天侯，號稱「鐵臂蒼鷹」，為人在正邪之間，上次在金陵，也有他哥兒倆個，這一次，也數他們到得最早。

兩人一到襄陽，就住進七賢客棧後面那棟上房，白天蒙頭大睡，黃昏才起床，除了在前面酒樓喝酒之外，便是在大街上閒逛，專找地痞混混的霉氣，看不順眼就揍活人。

不消幾天，襄陽城裏的黑道朋友都被打得躲起來了。

郭長風冷眼旁觀，知道「金沙雙雄」本性不惡，都是性情中人，這天一大早，便到七賢樓客棧後院來敲門。

雙雄正高臥未起，被敲門聲吵醒，心裏老大的不高興，「銅頭金剛」丁蓬道：「老二，去瞧瞧，準又是夥計來送茶水了，重重給他兩巴掌，叫他下次記住晚些再來。」

老二甘天侯迷迷糊糊下了床，半閉着眼睛出來打開院門，人還沒看清，揮手就是一巴掌，罵道：「去你娘的，一大早就來報喪……」

誰知眼前人影一閃，手掌竟然掄空，緊接着，「蓬」地一聲，肚子上反被人揍了一拳。

甘天侯唉喲一聲，捧着肚子連退了四五步，險些一交摔倒地上。

丁蓬在屋裏聽見聲音，道：「老二，出手留點分寸，只須教訓教訓他，別把人打傷了。」

說完，正舉被蒙頭，準備翻個身繼續再睡，忽然頭皮一痲，被人抓住頭髮硬從床上扯了起來。

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好小子，你想教訓誰？讓我先教訓教訓你吧！」

話音未畢，額角上已挨了一巴掌。

饒是丁蓬號稱「銅頭金剛」，這一掌也打得他兩眼金星亂閃，差點兒暈過去。

丁蓬一個翻滾，跌落床下，忙不迭跳起身來，揉揉眼睛，這才看清，床前站着一個魁梧漢子，正以手叉腰，對他冷然發笑。

適時，甘天侯也從屋外奔進來，氣咻咻道：「老大，這小子是存心來找碴的，千萬別讓他跑了。」

郭長風哼道：「放心，我既是存心來的，就不會跑，你兩個要是不服氣，只管先穿好衣服，咱們分個高下。」

雙雄同時低頭，才發覺身上只穿着一條短袴，打着赤膊，竟被人從熱被窩裏拖了出來。

甘天侯連忙去床架上取衣服。

丁蓬却搖搖手，道：「不要急着穿衣服，咱們先把這小子擺平了再說。」

郭長風冷笑道：「那恐怕不是件容易事，你兩個最好先穿衣服，省得等一會躺在地上受了涼。」

丁蓬怒喝道：「小子，你報個名，丁大爺會會你。」

郭長風道：「咱們不是已經會面了嗎？何用再報姓名？」

甘天侯道：「你可知道，咱們是什麼人？」

郭長風道：「聽說你們號稱『金沙雙雄』，我特地來掂掂份量，看你們是英雄還是狗熊。」

丁蓬大吼道：「反了！這小子一定是受人指使，專衝着咱們兄弟來的，老二，併肩子上！」

郭長風一擺手，道：「要動手不必性急，我有句話得先說明白。」

丁蓬一面提氣運功，一面沉聲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郭長風却不急，拉過一把椅子坐下，然後才慢條斯理地道：「不錯，我是專衝着你們兄弟來的，但却不是受人指使，我來的目的，只是想叫你們搬搬家，把這座上房讓出來。」

甘天侯大怒道：「憑什麼要咱們讓房間？」

郭長風道：「不憑什麼，只因為這間房我以前住過，而且住得挺滿意，這次再來襄陽，仍想住這一間。」

甘天侯怒道：「客房是客棧的，又不是你的家產，誰先來，誰先住，你小子說這話簡直太霸道了。」

郭長風道：「若論先後，我比你們來得早，你們還在金陵找郭長風的時候，我已經住在這間客房裏了。」

甘天侯叱道：「你小子又不是一直住在這兒，又沒有包租下來，難道住過一夜，房子就變成你的了不成……」

丁蓬在旁突然截口道：「慢着，你小子剛才說什麼？咱們在金陵的事，你也知道？」

郭長風笑道：「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在洪記麵店，花二十兩銀子吃一碗紅燒牛肉麵，可有這回事？」

丁蓬駭然變色，不覺改口道：「朋友，你究竟是什麼來路？趁早說明，省得誤會。」

郭長風道：「咱們不是朋友，也沒有什麼誤會，我是來叫你們搬家的，你兩個若識相，就自己搬，否則，我就攆你們出去。」

甘天侯道：「老大，別跟他嚕嗦，先擺平了他，還怕問不出他的來路嗎？」

丁蓬想了想，道：「好！你暫且掠陣，讓愚兄先掂掂他的斤兩。」

話落，雙掌齊出，對準郭長風當胸劈到。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九月鷹飛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開揮淚離開崔玉真，在一樹林中，遇金錢幫四幫徒，葉開殺其三，追另一生還者昤銘爲他駕駛騾車，前往金錢幫總舵，找尋上官小仙，他懷疑在喜堂大肆屠殺者是金錢幫所爲，但在見到了上官小仙，經她一番解說後，又推翻了自己的推想，上官小仙並指出，魔教勢力日益澎漲，觀諸現在武林中如少林、武當、華山等諸大派，均不足以抗，能與一較長短者，唯金錢幫，勸葉開與金錢幫聯手，上官小仙語聲溫柔，舉動體貼，她不但是個女人，更是女人中的女人，葉開的心是不是已被捉去了——

藝高雖可怕　心沉更可驚

上官小仙道：「你醉了沒有？」

葉開道：「現在雖然還沒有醉，遲早總是要醉的！」

「你準備醉？」

「只要一開始喝，就準備醉。」

「所以我若有話要說，就要乘你還沒有醉的時候說。」

「一點也不錯。」

「這帳簿你已看過？」

「看過。」

「你看出了甚麼？」

「我只看出金錢幫的出手，好像還沒有魔教大方。」

上官小仙笑了：「金錢幫不想買別人的命，所以也用不着送太重的禮！」

葉開凝視着杯中的酒，緩緩道：「也許你早已看出來，無論送多重的禮，他們都收不到的！」

上官小仙道：「我若真的能看出來，也許就會多送些了！」

葉開道：「爲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爲我無論送了多少，現在都已收了回來！」

葉開也笑了：「你看出了甚麼！」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緩緩道：「我只看出你實在是個很多情的人！」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絕不會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魔教中全都是無情人！」

葉開苦笑道：「這一點你現在才看出來！」

上官小仙嫣然道：「現在看出來還不遲！」

葉開道：「你以前難道懷疑過我！」

上官小仙承認，道：「因爲夠資格做魔教天王的人實在不多！」

葉開道：「除了我之外，長安城裏還有幾個人夠資格？」

上官小仙道：「最多四五個！」

葉開道：「第一個當然是呂迪！」

上官小仙道：「不錯！」

葉開道：「韓貞當然也算一個。」

上官小仙道：「當然！」

葉開道：「還有呢？」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你難道已忘了你那個老朋友？」

葉開道：「楊天？」

上官小仙笑道：「不會飛的狐狸已經夠可怕了，何況會飛的？」

葉開道：「他豈非是你的親信？」

上官小仙道：「我沒有親信。」

她抬起頭，凝視着葉開：「我唯一信任的人就是你，只可惜……」

葉開笑了笑，說道：「只可惜我却不信任你，也許，我唯一不能信任的人就是你！」

上官小仙輕輕嘆息，說道：「我並不怪你，可是，總有一天，你會知道自己錯了的！」

葉開沒有爭辯，微笑着改變話題，道：「呂迪，韓貞，楊天，加起來，只有三個！」

上官小仙道：「還有一個人，也很可能。」

葉開道：「誰？」

小官小仙道：「一個昨天才到長安的人。」

葉開道：「你認得他！」

上官小仙道：「不認得！」

葉開道：「你知道他是誰？」

上官小仙道：「不知道！」

葉開又笑了！

上官小仙的表情却很嚴肅，道：「但我却知道他一定有資格做魔教的天王！」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為我派出去打聽他行踪來歷的人，都已不見了！」

葉開不懂：「不見了是甚麼意思？」

上官小仙道：「不見了的意思，就是那些人出去了之後，就沒有再回來過，甚至連消息都沒有，我再派人出去找，找的人也沒有回來！」

葉開道：「你一共派出去多少人？」

上官小仙道：「一共三次，第一次兩個，第二次四個，第三次六個！」

葉開道：「加起來一共是十二個？」

上官小仙道：「而且是十二個好手，最後一次那六個，更是好手中的好手！」

葉開道：「這些好手全都不見了？」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十二個人走了之後，就立刻無影無踪，就好像忽然從地上消失了一樣！」

葉開道：「他們就算是十二個木頭人，要找個地方把他們藏起來，也不是件容易事！」

上官小仙嘆道：「所以我才認為那個人很可能比呂迪他們更可怕！」

葉開的表情也變得很嚴肅道：「直到現在，你還不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上官小仙道：「我只知道他是昨天才發現的，在這麼冷的天氣裏，他身上穿得都很單薄，頭上居然還戴着頂大草帽！」

葉開道：「還有呢？」

上官小仙道：「沒有了！」

葉開道：「你難道連他是從那裏來的都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不知道。」

她嘆了口氣，苦笑道：「就因為我不知道，所以才派人去打聽。」

葉開也嘆了口氣，道：「看來你知道的事也並不太多。」

上官小仙道：「你知道的，難道比我多！」

葉開道：「只多一點！」

上官小仙道：「你還知道甚麼？」

葉開道：「我至少已有點綫索，可以找得到布達拉！」

上官小仙道：「孤峯天王？」

武俠掌篇故事

鐵血香魂

·神光·

這天黃昏，王家村附近的居民，已走避一空，只有王員外，即王天海大院裏，還有七八個人。

這其中，除了王員外之外，都是英雄俠士打扮，但這幾個人的面上，雖然悻悻不已，神態上却俱都如喪家之犬，有三四個人還受了傷，好不狼狽。

大廳上，只見一片沉默，王員外只是六十餘歲年紀，這時正在閉目沉思，顯得蒼老了十年。

忽然間，遠遠來了一陣人馬騰沸之聲，廳上各人俱都一震，互相望了一眼。

就在這時，一個人朗聲道：「各位，事已迫急，倘再等下去，恐怕咱們都難倖免，還是趁着清兵未到，由三松徑迅速撤退……………」

怎知道這人話猶未了，另一人便已沉聲地接上，道：「鐵面閻君，難道你就妄顧你千金之命，咱們已等了二個時辰，還有一頓飯工夫，令千金想能趕回，這一來，不致在危急之時，又斷送了一條性命！」

這說話的人，年紀在四十開外，是當時最痛恨及最使清廷頭痛的一個首腦人物，華山三劍之一的陳天一。

這時渾身血漬，中氣已散，怕不是受了傷，看樣子，他已經就快熬不住了。

但是他却反對剛才鐵面閻君魯且所說的，就此離去的說話。

這鐵面閻君魯且，也是反清最力的人，與女兒魯冰兒，同是峨嵋派好手，為了反清事洩，給清廷糾集好手多人，把他們這羣在王家村密議的義士殺了個傷亡觸目，一片慘淡。

村民也已死的死，已走的走，走個一空了。

而這一羣在王家村密議的義士正是清廷所要獲得的人物，已是不惜全力，把這小村落周圍二十里圍得水洩不通，就餘下三松徑這條險峻小道。

為了這事，小飛燕魯冰兒這八人中，是沒有受傷的一個，視清人如仇，便自告奮勇，單人闖出王家村，到九十里外的青花鎮福王部下的天山三怪求助，這天山三怪之外，還有不少高手，如果能趕來，倒可以解決。

可是魯冰兒已走了三個時辰，照理一頓飯工夫，便可趕回，不過鐵面閻君魯且却沒有這信心，因為他們雖是反清，但與福王的宗旨不同。

這樣，天山三怪與其他高手，就不能輕易答應求助（這也可見當時反清雖衆，却有不團結的弊陋），因此魯且為了被困在王家村的幾人生命，便決定不理女兒，就先行要闖出重圍去了。

可是，他雖不願為了兒女而累及多人，却遭華山三劍之一的陳天一反對。

王員外聞言，也認為魯且這是不智之舉，一望衆人，才緩緩的道：「陳兄之言有理，冰兒恐不能請到援兵，但她終要趕回來的，如果咱們這時走了，她回來之後勢單力弱，犧牲是免不了的，魯大俠所言，無非為了同人安危，咱們等只好心領。」

驀地一衆轟然附和之聲，都讚同王員外的話，這大概是因王員外反清，不惜犧牲家園，甚至妻子與兒女，支持這班義士，博得這一干英雄的愛戴了。

魯且這般大義凜然的行動，也教一衆英雄肅然起敬了。

而這時，已隱隱聽到四方八面，不少人馬之聲，距離大概不出五里之遠。

大廳上的人，担心的並不是那聲勢洶洶的人馬，而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清宮衞士。

這等衞士，都是一流的高手，說不定他們已經來到王家村。

果然，王家大院外，驀地冲起了陣陣怪笑聲，已知敵人果眞到來，大家都不由自主一凜。

魯且陡地大叫一聲，道：「華山三劍老兄，事已迫近眉睫，請竭力護送王員外出三松谷，咱們留下抵擋一陣就是。」

那知話猶未完，廳前黑影一晃，四名清宮衞士，已經出現，更不打話，一竄而出，各亮兵器。

廳上一衆，雖奮力抵禦，無奈傷殘之極，甫交手，便居下風，清兵越來越多，大廳上各人，就在這敵強我弱的形勢之下，悉數犧牲了。

清兵正高興得手陡聞半空一聲嬌叱，一條人影流星也似，落在院前，一雙玄劍，舞個雪花亂飛，清兵死傷，幾有廿人，這少女正是求援不到的魯冰兒，恰巧回來，見父親等一衆已壯烈犧牲，如瘋如狂的，展開玄玄劍法，殺了一陣，那知單拳難敵四手，正殺得忘形之際，不防一清軍官突然從旁刺來，冰兒慘叫一聲，便倒地上，死前還大叫一聲：「還我河山」。

葉開點點頭。

上官小仙道：「你已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葉開道：「他的手上功夫很厲害，而且已受了重傷。」

上官小仙眼睛亮了，道：「手上功夫最厲害的是呂迪，却不知道他是不是已受了傷？」

葉開道：「要查出這一點並不難！」

上官小仙道：「你準備去找他？」

葉開道：「你反對？」

上官小仙搖了搖頭，道：「我只不過是……」

葉開笑了笑，替她說了下去：「只不過怕我也像那些人一樣忽然不見了！」

上官小仙也笑了，看着他甜甜的笑着，道：「這次我絕不會讓你又不見了的，我……」

這次葉開沒有替她說下去，也沒有讓她說下去，忽然站起來，道：「所以我最好還是乘沒有醉的時候趕快走。」

上官小仙道：「你現在就要去？」

葉開道：「我要找的人，不止呂迪一個，楊天和韓貞的手上功夫也不錯！」

上官小仙道：「莫忘記還有那個冬天戴草帽的人。」

葉開道：「這個人在那裏？」

上官小仙道：「你知不知道大相國寺後面，還有個十方竹林寺！」

葉開點點頭，道：「聽說那裏的素齋很不錯！」

上官小仙道：「他昨天晚上就住在那裏！」

葉開道：「楊天呢？」

上官小仙道：「你要先去找他！」

葉開笑了笑，道：「莫忘記他是我的老朋友。」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說道：「你既然是他的老朋友，就該知道，他最喜歡的甚麼！」

葉開道：「女人？」

上官小仙道：「那種女人！」

葉開道：「寡婦！」

上官小仙微笑道：「這條街跟長安街裏的那條完全一樣！」

葉開道：「這條街上也有個王寡婦豆腐店？」

上官小仙笑道：「這條街上的王寡婦也是個很風流的寡婦！」

葉開故意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楊天已經先去了！」

上官小仙嫣然道：「所以你現在趕着去也沒有用，為甚麼不先到隔壁的茶館裏去看看？」

葉開道：「茶館裏有甚麼好看的？」

上官小仙微笑道：「有個很好看的椎子！」

葉開微笑着走出去，道：「我只希望這椎子莫要把我椎出個大洞來！」

無論多好看的椎子，若是椎到你身上時，你就不會覺得它好看了。

× × ×

韓貞既不是個很好看的椎子，也不能算是個很好看的人。

無論誰的鼻子被人打扁了之後，都不會很好看的。

可是他今天氣色看來倒不錯，不但滿面紅光，而且精神抖擻。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絕不像是個受了重傷的人。

他看見葉開，立刻就站起來，微笑着招呼：「坐下來喝杯茶如何！」

葉開搖搖頭。

韓貞道：「來喝杯酒！」

葉開又搖搖頭。

韓貞道：「這裏的點心也不錯，你想不想吃點甚麼！」

葉開忽然笑了笑，道：「現在我唯一想吃的，只有豆腐。」

× × ×

王寡婦豆腐店賣的並不是生豆腐，是那裏一塊塊養熟了的，養得上面已有了一個個蜂窩般的老豆腐。

王寡婦却不老。

豆腐是養老了的好吃，人却是半老的風流。

半老的徐娘，賣熟透了的老豆腐，生意當然不錯。

王寡婦穿着一身黑緞子小棉襖，滿頭黑漆漆的頭髮，鬆鬆的挽了個髻，更顯得一張淸水鵝蛋臉，白裏透紅，紅裏透白！

她的人看來實在一點也不老，簡直比還嫩的嫩豆腐還要嫩得多。

最要命的，却還是她那雙眼睛，小小的，彎彎的，笑起來的時候就像是一彎新月，又像是個鈎子，好像一下子就會把你的魂勾走。

現在她這雙眼睛正在瞟着葉開，嫣然道：「客官的豆腐上要用甚麼作料？」

葉開道：「我不吃豆腐！」

王寡婦道：「這豆腐不好！」

葉開道：「這豆腐好極了，我也很想吃兩塊，只可惜我不敢！」

王寡婦笑得更媚，道：「這麼大一個大男人，連豆腐都不敢吃？」

葉開嘆了口氣，道：「別人的豆腐我敢吃，你的豆腐我却不敢吃！」

王寡婦忽然不笑了，冷冷道：「你是來找楊天的？」

葉開點點頭，道：「他在不在？」

王寡婦用一根水葱般的手指往後面點了點，好像連看都懶得再看葉開一眼。

有很多女人只喜歡有野心的男人！

你若對她沒有野心，她對你也不會有興趣。

葉開笑了。

他微笑着走進去，忽又回過頭，笑道：「其實我的胆子也並不是一直都這麼小的！」

王寡婦又瞟了他一眼，咬着嘴唇道：「今天你的胆子爲甚麼特別小？」

葉開悄悄道：「因爲我不想被狐狸咬一口！」

× × ×

楊天看來並不像是條會咬人的狐狸。

無論多可怕的人，在洗澡的時候，都會變得和善些的。

楊天正在洗澡。

他泡在一大盆熱水裏，儘量放鬆了四肢，看來倒有點像是條懶洋洋的水獺。

他的皮膚也像是水獺般光滑，全身上下連一點傷痕都沒有。

葉開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楊天看着他，微笑道：「好朋友見面，你爲甚麼嘆氣！」

葉開道：「因爲你沒有受傷！」

楊天道：「我受傷了，你才高興？」

葉開忽然笑了笑，道：「因爲我想吃豆腐！」

楊天大笑，道：「現在我正在洗澡，豈非正是你的好機會！」

葉開道：「有甚麼好機會？」

楊天道：「現在隨便你在外面幹甚麼，我總不能赤條條的跑出去！」

葉開道：「只可惜朋友妻不可戲。」

楊天說道：「要戲朋友妻，要等朋友死！」

（未完）

預 告

特聘名作家 **馮嘉先生** 撰著新潮俠情技擊鬥智故事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血 鳳 凰**』請留意刋出日期

一隻血色珊瑚雕成的鳳凰，很好看，也有其術價值，但不太值錢，爲什麼有人要冒生命危險去奪取它？也許內中藏有值錢東西？但這鳳凰是空心的，內中一目了然……要知道箇中秘密，請留意購閱本刋。

下期預告

東方英

繼「洗心環」及「黑店」後又一精心傑作：

奇情俠義新穎長篇

霸海心香

本篇故事，作者別出心裁，特創風格，均以鬥智，鬥力，鬥心機，鬥耐力，文筆句句緊湊，情節步步危機，內容幕幕新鮮，佈局層出不窮。下期起在本刋隆重發表、敬請垂注。

◀下期刋出 敬請購閱▶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仁中獨闖快意堂，值堂中高手他往，只杜邪和金管事留守，那金管事原是存心潛伏快意堂，另有目的之人，如今目睹機會來到，便與石仁中聯手，擊傷杜邪，引石仁中往堂中藏秘密，進入洞中，遭到番僧巴札和周破鞋截擊，金管事與巴札激鬥，周破鞋施色誘，被石仁中一劍柄點了穴道，高聲呼救，巴札忙趕回救援，石仁中警告他不可爲周解穴，因他用的是特殊手法，巴札大怒，仗劍攻來，金管事搶先發動，一掌把巴札擊傷，摔坐地上，怒極狂吼——

指風除虫毒　劍刃殺惡徒

巴札歪歪斜斜的站起來，手中短劍明幌幌的，却是乏力難擧，力不從心，頓時使這個域外番僧嚇了一跳，凝視着金管事道：「你那一掌是什麼掌……」

金管事笑道：「普通，普通。」

巴札叫道：「你不敢告訴我……」

金管事冷冷地道：「你枉爲域外高手，連這個都看不出來……」

石仁中冷冷地道：「『白骨陰風掌』是武林絕傳的陰毒掌法……」

巴札一顫道：「白骨陰風掌？」

金管事神情也是一變，道：「石老弟，你恐怕看錯了……」

石仁中冷聲道：「看錯了，金管事，在下自信眼力還不會差到那個程度，江湖上誰不知道『白骨陰風掌』絕毒歹辣，中者先吐黑血，半個時辰後就要全身發冷發寒……」

金管事嘿嘿地道：「石老弟，老漢發的不是『白骨陰風掌』……」

石仁中道：「別騙人了，在下雖然不會這種歹毒掌法，却對它熟悉異常，巴札支持不了多久，就會受不了……」

果然，巴札叫道：「我好冷——」

話語間，雙唇也呈紫青色，全身不停的抖顫，他的臉色漸漸出現了一層霜氣，這正是中了「白骨陰風掌」的徵象。

周破鞋叱道：「該殺的金管事，你不得好死……」

金管事哈哈笑道：「周破鞋，你那股騷勁那兒去了？嗯。」

突然——石仁中一斜長劍，指着金管事的胸前，冷殺的凝視着他。

金管事一攤手道：「老弟，你這是幹什麼？」

石仁中道：「幹什麼？我想問你。」

金管事笑道：「什麼事？」

石仁中道：「你是誰？」

金管事道：「我姓金，是快意堂的管事……」

石仁中哼聲道：「少玩花樣了，金管事只不過是你的代名……」

金管事哦了一聲道：「那你說說看，我是誰呢……」

石仁中冷利的目光中突然湧起了一股殺意，他怒聲道：「你是……」

石仁中的話未講完，金管事的身形突然倒翻而去，他的動作快速，有如幽靈樣的一閃而去，任誰都不易料到他會有此一招。

周破鞋大叫道：「石小子，不要放過他——」

石仁中冷冷地道：「他想溜，可不容易——」

他如影隨形的緊緊跟着對方，那支長劍始終不離金管事的胸前，這情形使金管事大吃一驚，幾個躍縱都未能如願。

他停下身，苦笑道：「石老弟，自己人不要太衝動——」

巴札全身抖索，道：「中原果然能人輩出，就憑剛才那幾下子，本僧就自嘆弗如，怪不得有人說中原人士臥虎藏龍，能人異士，多如泥沙……」

周破鞋急聲道：「巴札，你中了白骨陰風掌，盡量少說話。」

她轉首道：「姓石的，快解開我的穴道……」

石仁中道：「周破鞋，解了你的穴道後，只怕你要耍什麼花樣？」

周破鞋道：「我要活剝姓金的皮。」

金管事急道：「石老弟，你千萬別誤會呀，咱們都是好朋友，老漢怎麼會對不起朋友呢，現在快意堂的傳命鴿已經發出半個多時辰，他們很快就會派人來……」

石仁中道：「告訴我你到底是誰？」

金管事道：「老漢不是說過麼，我姓金呀……」

搖搖頭，石仁中那雙凌厲的目习有如利箭似的凝注在金管事身上，他似要看穿他的心事一樣道：「不是，你不姓金……」

金管事訕訕地道：「老弟，老漢不姓金，你說，老漢姓什麼？」

石仁中道：「會施『白骨陰風掌』的人決不會姓金……」

金管事嘿嘿地道：「老弟，你這樣憑空臆測，隨便猜測……」

石仁中冷冷地道：「你不說，在下也有辦法……」

金管事道：「老弟，强敵當前，分則亡，合則生，目前咱們不宜爭吵，等事情

了結之後，再分個明白……」

周破鞋道：「別放了他，巴札的命還捏在他手裏呢。」

石仁中冷笑道：「他跑不了，除非他抖抖底——」

金管事寒着臉，道：「老弟，你可不能一再相逼呀，我姓金的讓你，並不是怕你……」

石仁中道：「金管事，你隱身快意堂也許有不太得已的苦衷，可是，從你武功的路數上來說你只怕不是什麼善類……」

金管事大笑道：「善惡本難分，你何必計較那麼多——」

石仁中道：「我計較的不是這個。」

金管事訝異的道：「你計較什麼？」

石仁中道：「一個以萬般的身份，做盡天下惡毒之事的狂徒，可能就在我的身邊，你說，我能不計較麼——」

金管事笑道：「你是指我——」

石仁中冷聲道：「你是最惡毒的人麼？嗯？」

金管事大笑道：「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我不計較——」

石仁中不屑的冷冷道：「好沉隱的狡徒——」

金管事怒道：「你別轉彎罵人，老漢可不吃這一套——」

石仁中道：「你掩飾巧妙可能為僞善者之最，不過百密尚有一疏，你到底也露出了痕跡……」

這話說得金管事全身劇烈的一震，他是個極工心智的高手，對方雖然一再的揭露他的身份，可是，在這樣的關頭上，他反而能極端的冷靜下來，並不為石仁中幾句話挑起心中那股難耐的怒火。

他冷靜的思攷了一下，思前思後，始終未能找尋出自己洩露破綻的地方，這就把他難住了……

他呵呵一笑道：「老弟，你說，我什麼地方不對你的胃口……」

石仁中道：「你眞想知道？」

金管事正色道：「我不想知道行麼？老弟，以你的武學才智，這話決不會是無端而發，說，老弟，老漢倒要聽聽你的道理——」

石仁中嗯了一聲道：「金管事，我不信你聽了後會舒坦——」

金管事嘿嘿地道：「不舒坦也得舒坦呀，不過你老弟也不會容許老漢舒坦。」

石仁中笑道：「你果然智高一等，已窺知我的心意。」

金管事道：「老漢這大把年紀豈是白活了，老弟，說吧——」

石仁中說道：「首先，我說你並不姓金——」

金管事嗯聲道：「行，算你說對。」

石仁中道：「請你告訴我，這裏是什麼地方？」

金管事一怔道：「藏秘洞呀——」

石仁中道：「我要請問閣下，這裏可眞藏有快意堂的秘密……」

金管事道：「這個——」

石仁中冷笑一聲，道：「這裏根本沒有秘密——」

金管事一震，道：「你怎麼知道？」

石仁中冷冷地道：「這道理太簡單了，以你的神秘身份，根本不需要跟我合作，居然能隱藏在快意堂中這許多年，我不信你沒進來過……」

金管事一呆，腦海中疾快的忖道：「好厲害的小伙子，他不僅武功高强，觀察力尤勝人一等，這種人太可怕了，也太令人寒心了——」

他急忙嘿嘿地道：「石老弟，老漢只能說你想像力太豐富了……」

石仁中正色道：「金管事，不要掩飾，我還有更可怕的呢……」

金管事一呆道：「更可怕的……」

周破鞋叫道：「是呀，石仁中，還有什麼更可怕的——」

石仁中道：「那位巴爺——」

周破鞋一驚道：「你指巴札——」

石仁中嗯聲道：「他不是傷的挺重了嘛。」

周破鞋道：「是呀，他中了金管事那一記『白骨陰風掌』，一條命差不多丟了半條，你說，這還不重呀——」

石仁中一搖頭道：「周破鞋，你又錯了。」

周破鞋楞了一楞，道：「我什麼地方又錯了？」

石仁中道：「你認為巴札眞受傷？」

周破鞋哼聲道：「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誰都看到金管事打了他一記『白骨陰風掌』，如不快點解救，他……」

石仁中道：「白骨陰風掌絕毒不錯，中人身體最遲多少時間發作，以巴札這身功力又能支持多久……」

周破鞋說道：「二炷香的工夫是能支持——」

石仁中道：「咱們就等他二炷香的時光……」

周破鞋搖頭道：「始石的，救人如救火，人命關天，這可不能鬧着玩，你……」

石仁中道：「我保證他沒事——」

周破鞋一怔道：「這我就不懂……」

石仁中道：「你當然不會懂，這其中妙招兒只有金管事知道。」

金管事不悅的道：「笑話，我怎麼會知道——」

石仁中道：「你是心中有鬼，怕被揭穿了。」

金管事變色道：「石仁中，你不要一再相逼，老漢並不怕你……」

石仁中喔聲道：「原來我逼你啦。」

金管事道：「打進這洞裏開始，你處處都找老漢痲煩……」

石仁中道：「你鬼鬼祟祟的將在下引來這裏，在下的生死全握在你的手裏，你想想，在下能不關心麼？」

金管事哈哈大笑道：「老弟，你說的好嚴重——」

石仁中道：「難道不是事實——」

金管事道：「老弟，我還是那句老話，合則生，分則亡，在快意堂的高手尚未發現咱們在此之前，先看看這洞裏到底有什麼秘密——」

石仁中冷冷地道：「不用看了……」

金管事一楞，道：「為什麼？」

石仁中道：「如果這裏眞有什麼秘密，你斷不會帶我到這裏。」

金管事一震，道：「何以見得？」

石仁中道：「這道理太容易懂了，憑你的武功，和對這裏的熟悉，根本不需要我帮助，你一個人，足以應付得了這裏，但是，你却故意將我拖來，顯然，你有居心——」

金管事道：「唉，老弟，我會有什麼居心呢。」

石仁中道：「這更簡單了，只有兩種可能？」

金管事瞪大了眼睛，道：「那兩種可能？」

石仁中道：「不是殺死我，就是利用我……」

金管事聞之暢聲大笑道：「老弟，你好豐富的想像力呀——」

石仁中道：「不要否認，這是不爭的事實——」

金管事點點頭，說道：「老漢不想去證明，……」

石仁中道：「你證明不了你自己。」

他突然走到巴札的面前，沉聲道：「朋友，別躺着裝狗熊了，起來吧。」

巴札顫聲道：「我……」

石仁中道：「怎麼啦，難道說還要我扶你……」

周破鞋大吼道：「姓石的，你不能這樣對付他……」

石仁中道：「我要請問，該怎麼對付他呢……」

周破鞋黯然的道：「他已中了『白骨陰風掌』，眼看已經活不成了，你又何必非給他難過不可呢！」

石仁中唉聲道：「周破鞋，眞看不出來你也挺有感情呢……」

周破鞋苦澀的道：「實不相瞞，我們這樣的人雖然置感情於腦後，但是也難免會發生眞實的情感，像巴札吧，當初我也是抱着玩玩的心理，日子久了，我發現他也有蠻可愛之處……」

巴札大聲道：「周破鞋，你待我好，我知道——」

周破鞋道：「巴札你覺得怎麼樣？」

巴札顫聲道：「好冷呀——」

石仁中哼聲道：「周破鞋，你待他痴情一片，他可沒跟你眞心……」

周破鞋一震道：「情是兩性的，他不會那麼無情的——」

石仁中道：「告訴你巴札根本……」

巴札叫道：「別聽他的……」

周破鞋目中閃着一絲閃躍之色，道：「不會，我相信你……」

巴札苦笑一聲，道：「這才是我的好女人，……」

石仁中道：「也許，我該證明點什麼了……」

他突然，一腳朝巴札腰下的「笑穴」踢去，這一腳雖然不會當場踢死對方，但，却能令對方長笑不已，最後會笑絕而倒，尤其是傷者，絕不能挨上那一腳——

周破鞋尖聲道：「姓石，你敢——」

她此刻穴脈受制，動彈不得，一見石仁中快速的踢出一腳，驚的放聲大叫激動焦慮。

巴札神色一變，道：「你……」

底下的話未說完，他的身子已平空飛了出去，動作快速，身法怪異，根本不像是個受過傷的人……

石仁中笑道：「好快的身手——」

巴札臉色飛紅，一着地即又躺了下去，剛才那疾速的一躍，彷彿是被逼急了才有那樣的功力……

周破鞋急聲道：「巴札，你沒再傷着吧。」

巴札搖頭道：「沒有——」

周破鞋合什道：「那我放心了。」

金管事長嘆道：「可惜，可惜。」

巴札道：「可惜什麼？」

金管事嘆道：「你小不忍而亂了大謀，剛才如果你對姓石的那一腳不理不睬，我保險你漏不了底……」

巴札紅着臉，道：「不行，那一腳下去，我非傷着不可——」

金管事哼聲道：「沒用的東西，姓石的是什麼樣的人，你難道還不知道，他豈會眞的去踢一個受傷的人……」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你對我知之頗詳——」

金管事淡淡地道：「老漢如果這點本事都沒有，豈能隱姓埋名的在這裏躭許多年……」

「嗯。」石仁中沉凝的應了一聲，雙目深深的盯在這個老江湖的身上，正如金管事自己說的，他沒有幾下子，的確不容易在這裏躭這麼久的時間。

周破鞋叫道：「巴札，你沒中『白骨陰風掌』呀——」

巴札暴躁的道：「住嘴，我中了『白骨陰風掌』的話，還能站在這兒跟你說話，你他媽的臭娘們，是不是咒我死……」

周破鞋一呆，道：「巴札，你怎麼說這樣的話。」

巴札怒道：「怎麼？你不愛聽——」

周破鞋道：「我……」

巴札狠聲道：「在未解決姓石的之前，你少說話——」

周破鞋嗚嗚的哭道：「巴札，幹嘛生這麼大的氣，我可沒得罪你呀。」

巴札吼道：「你住嘴行不行？」

周破鞋道：「我要問嘛。」

巴札道：「好，你要再說一句，我就宰了你——」

周破鞋一顫道：「眞想不到，你會這樣無情……」

巴札笑道：「情，哈哈，周破鞋，你也不想想，你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你千人騎，萬人跨，我巴札雖然是個假和尚，也不會要你這種人呀——」

周破鞋傷心的道：「好呀，你這個沒心肝，我待你比誰都好，想不到你玩膩了，一腳就把我蹬開了……」

巴札道：「江湖上誰不知道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你這一套做作少在我面前耍，我看了就討厭——」

說着一踏步，直往周破鞋處行去。

周破破變色叫道：「巴札，你要幹什麼？」

巴札道：「宰了你，省的討厭——」

他揚起手掌對着周破鞋的胸口上空舉起——

周破鞋顫抖道：「巴札求求你……」

巴札嘿嘿地道：「求我，這太沒出息了。」

掌勢欲下，忽見身後一個影子，使他霍然一驚，猛一回頭，只見石仁中悄悄的站在自己身後。

他沉聲道：「姓石的你想幹什麼？」

石仁中道：「請手下留人——」

巴札道：「留人——」

石仁中道：「不錯。」

巴札冷聲道：「好，你喜歡我就送給你——」

石仁中道：「你錯了，我只是請你留下她的生命，可沒說喜歡她，巴札，你該知道，她對你頗爲痴情喲——」

巴札不耐的道：「她是人人有情，人人愛——」

周破鞋罵道：「這沒良心的，你不得好死——」

巴札叫道：「騷娘們，你再說——」

周破鞋道：「我要說，我就要說。」

巴札怒道：「那你就死——」

他不知爲了什麼事突然心煩氣躁，兇性大發，頓時不念舊情的上前大踏一步，伸掌便揮——

石仁中沉聲道：「你只要動她一下子，我先不客氣了——」

一把抓住巴札手腕，輕輕把他推開。

金管事一拉巴札道：「過來——」

巴札狠聲道：「這小子不容易屈服，我們只有毀了他……」

金管事嗯聲道：「我有辦法——」

巴札道：「咱們已用盡了方法，他……他……」

金管事道：「你別急，我們乾脆跟他說明白——」

巴札一呆道：「這——」

金管事道：「別放慮了，否則，他也不會合作——」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金管事，這樣說才像話——」

金管事一嘆道：「石老弟，你知道，我們都有苦衷——」

石仁中道：「雖不中，也差不多，我早料着了——」

金管事苦澀的道：「我早知道瞞不了你，不過，爲了僥倖於萬一，我們不能不冒險一試，只要能瞞得過你……」

「哼，」石仁中哼了一聲道：「你別把每個人都看的那麼笨……」

金管事道：「老弟，如果我說明了，你是否願意……」

石仁中說道：「那要看你有幾分的誠意……」

金管事道：「百分之百的誠意——」

石仁中道：「說吧，我等着聽呢。」

金管事長吁了口氣，道：「我隱姓埋名的在快意堂將近十五年了……」

石仁中點頭道：「沒有目的，你不會心甘情願的隱藏這麼多年——」

金管事道：「不錯，老漢在這裏的目的是找尋出十五年前一段公案，那件案子牽涉進了我的弟弟……」

石仁中道：「十五年前的公案，難道你是找尋藥郎君……」

金管事變色道：「你怎麼知道？」

石仁中說道：「我是從你的姓上猜想的，……」

金管事嘆道：「老弟你果然聰明絕頂，有着超人的智慧，什麼事只要署一思索便能猜個正着，這……」

石仁中道：「藥郎君名傳天下，他在十五年前失踪了，這跟快意堂有什麼關係，該不會是快意堂把他藏起來……」

金管事說道：「毛病就是出在快意堂中……」

石仁中一震道：「怎麼？是快意堂幹的？」

金管事道：「你知道我老弟憑着一個藥箱子走遍天下吃不盡，什麼樣的古怪毛病，他只要看一次保險拔根而除……」

石仁中笑道：「有神醫之稱的藥郎君當然不同凡响——」

金管事道：「這事該從十五年前說起，我老弟行醫在雲，貴兩地的時候，一次到了一個古怪的地方，那地方全是女人，村上找不到半個男人，這裏的女人與中原各地俱不相同，此處的女人無論是老是少，全都長了一身好膚色，細中生嫩，白中透紅，光澤鮮活，觸之入手，彷彿嫩豆腐般——」

周破鞋叱道：「從沒聽過有這樣的地方，——」

巴札叱道：「你少見多怪——」

「哼——」周破鞋怒道：「誰跟你說話。」

金管事瞪了他們一眼，兩人嚇的急忙住上了嘴。

他沉思道：「我老弟一入村子就被那些女人請去，起先他們存有相當的敵意，後來知道我老弟是個郎中態度大變——」

尤其是周破鞋，她奇心最重，聞言後，種種問題湧了上來，如魚骨鯁在喉中，不吐不快，她實在憋不住了，脫口道：「喂，金管事，令弟是不是長的很漂亮……」

金管事瞪了她一眼，道：「我老弟長的並不怎麼樣，可是那一手醫術却足可傲世俗，那兒的娘兒們肉膚與衆不同，秀中帶媚，陰盛陽衰的情況，他觀察數日終於找出了原因……」

周破鞋急不及待道：「什麼原因？」

金管事道：「原來她們都是性飢渴者，所有的女人因爲長久的壓制，產生一種十分恐怖的狀態，遇上男人非霸王硬上弓不可，這種狀況下，你想想，有幾個男人活下去……」

周破鞋大叫道：「哎呀，那不是女人國了麼……」

金管事道：「我老弟曉得缺少的原因後，即對症下藥的給她們處了一個方子，那方子說穿了是抑制她們的性慾，主要的是使她們無慾念，這樣外來的男人就可活下去了……」

石仁中點頭道：「令弟眞是行家——」

金管事淡淡的一笑道：「那些女人的慾念一少，事情就好辦多了，我老弟立刻去隣村召集了許多年青力壯的小伙子，與她們共同相處，數年後定可平衡了雙方的人數——」

巴札叫道：「這地方好，我怎麼沒去過……」

金管事冷冷地道：「女人跟藥一樣，一滴是良藥，十滴能穿腸，女人多了，就不是福。」

巴札痴笑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周破鞋罵道：「沒出息的東西，我當初眞瞎了眼，早知道你是個貪求無厭，縱慾無度的人，決不會跟你來這裏——」

巴札嘿嘿地道：「要不是怕寂寞難耐，我也不會找上你這個老東西……」

周破鞋叫道：「姓石的，你解開我的穴，我要跟他拚……」

石仁中道：「二位不要再爭吵了，且聽金管事說下去。」

這話倒十分有效，兩者在嘴皮子上雖然各不相讓，但石仁中的話頗有威儀，話音一落，兩人各哼了一聲，不再言語了。

金管事沉思道：「我老弟解決了女兒村的陰陽平衡的事後，女兒村的老女兒們俱認爲我老弟功德無量，感激不盡，她們不知道該怎麼報答我老弟才好，也不知道該送什麼東西給他，幾經商量，最後他們送了一個祖傳的方子給他……」

石仁中一震道：「祖傳方子……」

金管事嗯了一聲道：「那個方子是女兒村歷代相傳下來的，村中女兒們不論是什麼病，只要照方抓藥，百靈百驗的屢試不爽，因此這個方子就成萬應靈丹……」

說着微微一頓又道：「我老弟有了這個秘方之後，回到中途行方濟世，藥郎君之名更是大噪，遂有神醫之稱，殊不知是那個古怪秘方的功效……」

石仁中道：「這件事愈聽愈不容易理解了，藥郎君懸壺濟世，做的是大善事，眞看不出來他跟快意堂怎會扯上關係。」

金管事道：「這道理並不難解，舍弟有了秘方，却不肯示人，這犯了同道間的大忌，大夥都覺得藥郎君擁秘自珍，不够同道的義氣，遂有人逼着他公開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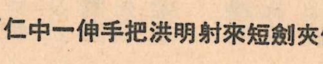
石仁中道：「他們也太不够朋友了，怎麼好爲了一張秘方便大動干戈的强人所難，唉，武林中的事眞是太難理解……」

金管事道：「太難理解的事多着呢，舍弟在羣狼逼迫下硬是不賣這個交情，你想想，在衆怒難犯下，他和所有在場的人反了目，毛病也就在這件事情上……」

周破鞋道：「他一定活不長了——」

金管事黯然的道：「妳猜對了，當天夜裏舍弟就不見了——」

周破鞋道：「不見了誰幹的好事。」



石仁中一伸手把洪明射來短劍夾住。

金管事道：「經我多年的打聽下，最有嫌疑的就是快意堂——」

石仁中點頭道：「你為了尋找出藥郎君的下落，所以隱身在快意堂中，這許多年來，你不會一點眉目都沒有——」

金管事道：「眉目倒有一點——」

周破鞋道：「說來聽聽，也許我們能給你出個主意——」

金管事冷笑道：「要輪到你出主意的話，只怕事情都砸了。」

周破鞋不服的道：「這麼說你能起死回生了……」

巴札怒道：「他媽的，周破鞋，你能不能閉上嘴不說……」

周破鞋不甘示弱的叫道：「好呀，禿頂光的賊羔子，現在你神氣啦，一脚把老娘給踢開了，在那紅樓的時候，你是怎麼跟老娘說的，什麼愛我要死啦，什麼非我不娶啦……」

巴札沉聲道：「住嘴。」

他此刻雙目睜的有如銅鈴，一股殺氣從那佈滿紅絲的眼珠子散射出來，看起來挺怕人的，周破鞋雖然是潑婦罵街，得理不饒人，但是和巴札的眼神一觸，她縱有天大的胆勢也不禁為之一寒，登時不敢再說了。

金管事對這一雙男女的吵鬧不聞不問，彷彿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等他倆的吵罵聲靜下來了，他才重新提起他的話頭。

他冷澀的道：「同道間最貪求的就是舍弟的那張秘方，因為不論何種病疾一服便能見效，這秘方的吸引力一大，動腦筋的人也就愈多了……」

石仁中道：「那個人一定委託快意堂辦這件事——」

金管事道：「當初我也這麼想，結果因為當初判斷的錯誤，而一誤再誤，好在我發現的早，及早回頭……」

石仁中一驚道：「怎麼？這不會跟快意堂沒有一點干係吧……」

金管事道：「當然囉，否則我也不會呆在這裏十幾年……」

巴札道：「金管事，令弟到底被什麼人弄走的？」

金管事道：「據我從各項蛛絲馬跡綜合觀察所得，舍弟是在快意堂中，生死則已不可知，不過，我深信那張秘方一定在這秘洞中——」

巴札哎呀道：「怪不得你把我偷偷領到這裏一關半年呢，原來你是要我替你找那張藥方子……」

金管事冷冷地道：「不錯，但是咱們都是事先講好的……」

巴札道：「早知道你為了找一張勞什子藥方，我才不來這狗洞裏連活動一下筋骨都沒有，呆在這裏活像坐黑牢——」

金管事道：「別不滿足，至少你還有個女人陪你——」

巴札嘿嘿道：「沒有她呀，我怕連一天也呆不下……」

周破鞋嚷叫道：「現在，你連這個女人也沒有了……」

巴札啞道：「老子不希罕……」

這一刻，她的穴道已漸漸鬆解，手脚漸漸可以活動，周破鞋舒動了一下筋骨，咕碌爬了起來。

她叫道：「姓石的，你點了我不少時候——」

石仁中冷冷地道：「若不是看你是個女流，只怕此刻不會這麼輕鬆……」

周破鞋苦笑道：「我知道，少爺，你手下留了情——」

巴札叫道：「姓周的，你少嚷嚷行不行？」

周破鞋怒道：「老娘不要管——」

石仁中制止道：「二位不要再吵了，我們這位金管事只怕還有下文……」

金管事苦澀的道：「老弟，果然都沒瞞過你……」

他吸口氣，嘆道：「我請巴兄至此，完全是想借重他那兩臂神力，據我多年觀察，這秘洞裏有塊石板，重逾萬斤，尋常人根本沒法動它分毫……」

巴札環目一掃，道：「在那裏？我怎麼沒看見——」

金管事笑道：「讓你看見了，此洞便無秘密可言了……」

石仁中道：「一塊石板縱有萬斤，只要有了神兵利器，要擊碎它並非難事，我想金管事還有下文吧——」

金管事嗯了一聲道：「不錯，僅憑一塊萬餘斤石板，那能壓得住你我，石老弟心思，果然敏快異常，立刻想到了下面問題……」

石仁中笑道：「閣下不說清楚，其破綻依舊很多……」

金管事道：「據我了解快意堂的重要物件全壓在這塊石板下，快意堂憑一塊石板當然是無法難住我們江湖人了，厲害的是他在石板下面壓住了幾樣毒物……」

巴札叫道：「什麼？他們在石板下埋伏了毒物……」

金管事點頭道：「只要有人掀動石板，那些毒虫便會躍起傷人……」

巴札道：「那怎麼辦，萬餘斤的大石板，已非一個人能動得了分毫，再加上那些毒虫助陣，只怕無人能够掀開這個秘密了……」

周破鞋哼聲道：「你呀，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點小事也會被難倒，哼，巴札，看你，真像條大笨牛……」

巴札怒道：「大笨牛，你說誰是大笨牛……」

周破鞋道：「你呀，一頭笨腦筋……」

巴札不服道：「好，我笨，我是大笨牛，周破鞋，你不笨，你聰明，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事把那些毒虫制服……」

周破鞋笑道：「那太簡單了，只要有我出馬，那還不馬到成功。」

巴札哼聲道：「少吹了，有本領施出來……」

周破鞋瞪着他，說道：「你聽着，天下百毒，都有相尅相制的作用，而百毒之虫，縱然能毒死十條牛，牠們也有一物可制——」

巴札道：「那是什麼東西？」

周破鞋道：「雄黃……」

巴札一拍腦袋道：「我該死，想了半天也沒想到雄黃……」

周破鞋得意的道：「說你笨，你就笨，雄黃能制百毒，這只怕五歲童子都知道，而你，哼，比豬還要笨……」

巴札冷哼道：「有什麼了不起，這個我早知道了——」

周破鞋罵道：「不要臉，人家說了，你也知道……」

金管事冷冷地道：「周破鞋，你認為你的方法萬無一失……」

周破鞋得意的道：「除了這個法子，只怕無人再想出更妙的辦法了……」

金管事道：「告訴你行不通——」

周破鞋一呆道：「為什麼？」

金管事道：「道理太簡單了，那些毒物藏在一小盒中，石板正好封住了出口，你縱是把雄黃撒滿了各處，那些毒物因為上面密不透風，聞不到一點雄黃味，一旦有人開了石板，牠飢不擇食的先尋人噬咬，那時手上縱塗滿了雄黃，牠也要先咬你一口再說……」

周破鞋一呆道：「這——」

金管事道：「這許多年，我遲遲不敢動手的原因也就在這裏……」

石仁中搖了搖頭，道：「你真是坐失良機，——」

金管事一呆道：「坐失良機……」

石仁中說道：「假如是我，早就解決了……」

金管事道：「有何妙法？」

石仁中道：「有兩個辦法……」

巴札叫道：「我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一個辦法，而你一說就是兩個，慢點，慢點，你只能說一個法子，下個法子讓我來想想，讓你全說出來，我還想個屁……」

石仁中啞然失笑道：「巴兄，你真會說笑……」

巴札拍腦袋，道：「真的，讓我好好想想——」

金管事道：「石老弟，有何妙方請即教我——」

石仁中道：「那石板在何處——」

金管事道：「就在你脚下——」

石仁中一震，低頭一瞧，果然，脚下所站之處，正是一塊大石板，那石板竟是花岡大理石，堅硬結實，尋常人真是無法動其分毫——

石板當中，有一用紅筆畫成一個圓圈，石仁中看了一下，畧畧敲了一下石板，只聽咚咚之聲，從聲音中，他已知該石板的厚度了——

石仁中道：「這紅圓圈——」

金管事道：「百毒之虫，俱藏於此圈下……」

石仁中道：「現在有二法可破此圈下毒虫的偷襲——」

周破鞋叫道：「姓石的，你快說吧，別把我蹩死了——」

石仁中道：「第一法是在這石板圓圈中鑽一小洞，那些毒虫會爭先恐後的從這小洞中爬出來，咱們只要守株待兎的，上一個宰一個，來一雙宰一雙……」

周破鞋道：「好哇，這法子妙——」

石仁中冷冷地道：「不妙，那時間化的太多……」

巴札道：「那怎麼辦？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石仁中道：「還有一方，用我們本身的功力將這石板擊碎用掌活活劈死那些毒物……」

巴札搖了搖頭道：「我本領沒到那種地步……」

金管事搖搖頭道：「第二法不容易，一般人的功力都達不到那種程度。」

石仁中道：「假如你的判斷不錯，我試試——」

金管事道：「這是我多年觀察所得，決錯不了……」

石仁中提氣道：「請先退後，在下要試試了。」

他一運勁，全身功力全凝注在右手食指之上，沿着石板的紅圈徐徐劃去，嘶嘶聲中，半寸餘厚的深痕登時顯現出來！

那深痕下去半寸有餘，這種至高無上的指力，登時將場中諸人全嚇住了，他們雖然早聞石仁中大名，但對他傳聞中的功力多少有點半信半疑，今天，他們全都親眼看見對方露的這一手功夫，的確是有種驚世駭俗般的高深，心底無不佩服不已。

金管事驚呼道：「金剛指——」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金管事，現在我若再加上一掌，這塊石板被劃的地方就會直陷下去，雖不能說有萬鈞之力，但可將那些害人虫壓死無疑……」

金管事嘆道：「真想不到石老弟的功夫已達金剛之體……」

石仁中道：「金管事，在下尚有一事不明……」

金管事蹬的追了一步，道：「老弟，什麼事？」

石仁中道：「我懷疑這石板下是否真有秘密——」

金管事面色稍緩道：「決錯不了，老弟，老漢在這十幾年中，無時無刻不在尋找快意堂藏密之處，這地方是經過許多求證——」

石仁中道：「但願不要錯了——」

說着一揚手，呼地一聲，斜掌朝石板上劈去。

「砰——」然一聲大响中，那紅圈內的圓石板，陡然往下落去，一陣腥臭上揚，但見血肉模糊中，無數不知名目的奇毒怪虫，全被那奇毒的掌勁和石板壓得粉身而死。

但聞一陣鈴聲急响，四處急促的傳來嗡嗡之聲，這聲响一起，金管事神情大變，一跺脚，叫道：「慘了，那石板下裝了警鈴……」

石仁中道：「那嗡嗡之聲是什麼？」

金管事變色道：「毒黃蜂——」

周破鞋大叫道：「什麼？毒黃蜂，我的媽呀，這東西不能讓牠螫一下，否則這條老命便報銷了……」

石仁中當機立斷的道：「金管事，這裏可有躲避之處——」

金管事道：「沒有——」

石仁中道：「立刻生火……」

周破鞋叫道：「生火幹什麼？逃命要緊——」

巴札吼道：「你他媽的懂個大卵蛋，在西域邊疆，入林點火，百虫不侵，石老弟的法子也就是我的法子，嘿，這下我們就不怕毒黃蜂了——」

說着他當先找了一個火摺子點上了破布，密濃濃的烟霧隨着而起，登時，遠處嗡嗡之聲大作，只見四面八方全是姆指般

大的蜂子，成羣結隊的朝他們衝來——

石仁中大聲道：「用火——」

他扯下一塊長條布幔，點上火後，在室中燃了起來，那些毒蜂雖然奇毒無比，可是却甚爲畏懼濃密的烟霧和火光，紛紛轉頭飛去。

周破鞋被烟燻的直嗆咳，眼睛鼻子全出水，她哎呀一聲，大叫道：「呀，嗆死我了——」

巴札道：「嗆死你總比毒蜂螫你一下好的多——」

周破鞋罵道：「婊子養的，你就這麼熊老娘……」

她發起狠來，眞不要臉了，叉腰瞪眼，任眼淚鼻涕流下來，朝前跑了幾步，抓着巴札的手臂咬了下去。

「哎呀——」

巴札一聲大叫，揮掌把周破鞋打翻地上，這一口還眞狠，血肉淋淋的被咬了下來，巴札之一氣非同小可，抓了一柄刀朝周破鞋奔去。

巴札凶光畢露，滿臉殺氣，提起刀，好不殺氣——

金管事低聲道：「巴札你幹什麼？」

巴札氣呼呼的道：「我用刀搗她娘個大窟窿……」

金管事道：「不成——」

巴札憤憤地道：「誰說不成——」

金管事沉聲道：「我說的，眼前强敵環伺，毒蜂未去，誰死誰活還不知道呢，你就意氣用事，這怎麼可以……」

巴札憤憤的濃哼了一聲，將刀擲在地上……

周破鞋不屑的道：「我諒他也沒那個種——」

金管事冷冷地道：「周破鞋，別得理不饒人，他再有什麼不利於你的行動，那個時候你可別怪我事先沒招呼一聲……」

周破鞋道：「他先惹我的……」

石仁中望望洞中道：「毒蜂退……」

果然，那嗡嗡之聲漸去，滿洞裏都是濃濃的烟霧，但這決非是長久之計，烟霧一散，毒蜂照樣還會再來……

突然，那濃濃密密的烟霧之中，响起一聲輕响……

石仁中沉聲道：「誰？」

四下寂寂，渺無半絲人跡。

金管事一躍身道：「他媽的光會躱躱藏藏，連個影兒都不敢現出來。」

「拍——」地一聲，一塊稀稀軟軟的東西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了過來，不偏不倚的正打中了金管事的右頰。

右頰一疼，金管事順手一摸，道：「媽的，是什麼東西——」

對方並不算是惡作劇，這一下用的是軟泥團，如果換了臭大糞，那眼下的情況決不會這樣稀鬆平常了。

對方眞的沉住了氣，居然沒有一絲動靜。

周破鞋輕聲道：「金管事，你挨了下啦。」

金管事嗯了一聲道：「不算重，但是有點辣辣的……」

他目光如炬，瞪的跟水牛眼珠一樣大，在濃濃密密的烟霧裏尋找那個專門會施暗襲的高手。

周破鞋大聲道：「誰是婊子養的，光會偷他奶奶的大腿——」

她雖然是個經常在風塵中打滾的人，罵出這話後也不禁有點紅臊臊的，但她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話聲未落，已轉了位置，靜靜的爬伏在地上。

果然，一團東西叭地一聲打在她剛才立身之處。

石仁中一掌揮出，道：「朋友，你出來吧……」

掌勁呼烈，力道甚霸，兇猛的劈了過去，嗖然聲中，一道人影疾衝了出來，一移身，已閃過石仁中那猛烈的一擊，身手之高居然超出想像之外。

定下了身形，霍然是個留着兩綹鬍鬚，鼻樑甚是挺直，雙目神光奕奕的中年文士。

金管事一怔道：「閣下是——」

那中年文士道：「金管事，你好大的胆，居然敢在快意堂中臥底……」

金管事笑道：「閣下好霸氣，先不介紹一下自己，就出口責備老夫，這在禮貌上，只怕也說不過去……」

那文士嘿嘿地道：「你是叛徒，何須通名道姓——」

金管事道：「老夫是叛徒，但我這位石朋友可不是快意堂的叛徒呀，你至少也該跟石老弟見個面呀——」

那文士狂妄的道：「他的功力不凡，能在一刹那判斷出我藏身的位置，我雖然對他的武功很推崇，但並不佩服——」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閣下倒是快人快語——」

那中年文士道：「在下洪明——」

金管事一震道：「洪明，你就是堂主的刀手——」

洪明道：「不錯，堂主已到了。」

金管事道：「在那裡？」

洪明道：「你沒資格見他——」

金管事哼哼地道：「胡說，我隱藏在快意堂中這許多年，就是要見見他，他也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我有什麼不能見的……」

洪明嘿嘿道：「你堅持要見堂主？」

金管事道：「不錯。」

洪明笑道：「金管事，你這份心思我很佩服，可惜我們堂主已傳下命令……」

金管事道：「什麼命令？」

洪明冷聲道：「割下你的頭顱，拋給狗吃……」

金管事怒道：「洪明，你……」

洪明哈哈笑道：「你受不了……」

金管事怒笑道：「你只要有本事，老夫這顆項上人頭任由你取——」

洪明道：「眞的——」

金管事道：「那是一句話——」

洪明笑道：「那我就不客氣了……」

他一抖臂，一道黃光隨着那抖動的臂影射了出去，嗖地一聲，一隻用純鋼打製的鷹爪，迅快無比的抓着金管事的胸口，這鋼爪貫穿一條長鍊，收發由心，洪明用勁一扯，金管事已哎呀一聲大叫。

這變化太迅速了，誰也沒想到洪明的功力如此高强，一招甫出便將金管事制住了。

金管事掙扎道：「你好身手。」

洪明嘿嘿地道：「別亂動，當心我的鷹爪將你的五臟六腑全抓出來。

石仁中淡淡一笑道：「朋友，你好手法。」

「嗆——」地一聲，一溜劍光疾劃而起，叮的一聲輕响，那條鷹爪上的長鍊已被削成兩半——

劍歸鞘中，手法高明的使人不知道他是怎麼出手的。

洪明一呆道：「你……」

石仁中道：「對不起，洪朋友，你有點失禮……」

洪明變色道：「你靠了一柄利劍，就敢毀我的鋼爪——」

石仁中嘿嘿地道：「不怪我，只怪你太霸氣——」

洪明大笑道：「怪不得堂主對你的武功特別推許呢，原來你也不過是靠了一柄神器，嘿嘿，石朋友，毀了一個鷹爪，可嚇不退我姓洪的——」

石仁中道：「那當然，否則洪朋友也稱不上刀手了……」

洪明一寒臉，道：「石朋友，你該知道……」

石仁中輕哦了一聲，道：「在下洗耳聽，……」

洪明道：「毀我兵器，即是我敵。」

石仁中哈哈笑道：「這早在意料中，在下並未覺得意外——」

他斜睨了金管事一眼，道：「金管事，怎麼樣？」

金管事用勁扯下嵌在肉裏的鷹爪，胸前一片血漬，他憤憤的將那隻鷹爪擲在地上，陡然衝了過去。

他沉聲道：「洪明，咱們試試——」

洪明擺手道：「你——不够看——」

金管事哼聲道：「貴堂主不是要我的這顆項上人頭麼，請呀，你千萬別忘了，機會稍縱即逝，否則你可交不了差——」

洪明嘿嘿地道：「你要我死，也不是時候呀。」

金管事道：「你怕了。」

「呸——」洪明呸地一聲道：「我怕你，別臭美了，姓金的，你的事暫且放在一邊，待我與石朋友的事告一段落後，再談咱倆的事——」

石仁中微微一笑道：「洪朋友，醜話先說在前頭，你跟我動手，十敗九輸，這且不說，我對你的印象，不十分好，因爲你是快意堂的刀手，刀下已不知殺過多少人，害過多少命，動起手來，我想容情都不可能，——」

洪明叱道：「放屁，在下什麼時候留過情——」

石仁中道：「那行，你請出手——」

洪明嘿嘿地道：「你注意了，我一出手你就沒命……」

話音甫落，一縷白光自洪明的衣袖中甩了出來，這一着雖與剛才偷襲金管事的手法大同小異，但是在速度上却快速一倍有奇。

石仁中一移身，伸手把那道白光抓在指中，衆人仰頭一看，原是一柄七寸餘長的一柄小劍。

周破鞋叫道：「好手法——」

巴札叱道：「你別他媽的窮吼的好不好——」

洪明神情一變，說道：「好厲害的指功——」

石仁中道：「你的小劍上有毒——」

果然，在那細薄的劍身上泛着一層薄青之色，內行人一眼便能看出來，劍身上塗着一層劇毒。

洪明道：「不錯。」

石仁中冷聲道：「用毒劍殺人，萬惡不赦——」

一抖手，那柄七寸有餘的小劍陡然間射了出去，他的手法怪異，招式新奇，嗖然聲中，洪明閃避不及，七寸毒劍居然深深的射進了洪明的胸口之中。

「哎呀——」洪明大叫一聲，道：「你——」

石仁中冷哼道：「你作惡多端，咎由自取——」

金管事嘆道：「唉，石老弟，禍惹大了……」

話語間，洪明的臉色已變成青紫，捂着他的胸口，痛苦的倒了下去，瞪着一雙恐怖的目光，吼道：「堂主——」

洪明身一倒，從他嘴裏發出一聲悽厲的慘叫。

周破鞋恐怖的道：「他死了——」

巴札吼道：「他媽的，你沒見過死人，大驚小怪的……」

金管事凝重的道：「堂主要來了！」

石仁中道：「還好，咱們今天就鬥鬥聞名江湖的快意堂……」

話音一落，遠處甬道中响起一連串腳步聲，那腳步聲愈來愈近，剎時便到了跟前……

只見四個身穿大紅衣袍的漢子，俱揹着長劍，臉上一片寒凝，擁簇着一個罩着金黃長袍的清癯老者行了進來。

金管事啊了一聲道：「堂主！」

那老者嗯了一聲道：「金管事，你好大的胆——」

金管事道：「老夫有苦衷——」

那老者哼了一聲道：「有什麼苦衷，說——」

金管事道：「舍弟藥郎中……」

那老者寒着臉，道：「你自以爲聰明絕頂，隱身在快意堂就可發現你寶貝弟弟麼，金管事，說來你要失望了！」

金管事震道：「怎麼？」

那老者道：「令弟根本就沒來過快意堂……」

金管事搖了搖頭，道：「你騙我，他明明……」

那者老瞪了他一眼，冷聲道：「你不信——」

金管事道：「很難令老漢信服。」

那老者不再理他，緩步走到洪明躺着的地方，目光畧畧掃了一下，若無其事又走了回來。

他朝周破鞋和巴札瞪了一眼，道：「你們是什麼人？」

巴札大聲道：「我叫巴札，他叫周破鞋——」

那老人嘿嘿一笑道：「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周破鞋道：「當然是一步一步走進來的……」

（未完）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梟魅

單于紅·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爲金蛾子解了重圍，驚獲皇甫霏霏被六鬼神擄去的噩耗，立與劍痴和追風俠趕往三水鎭，途次一高山，六鬼神已在山上攔住截殺，君之楓、劍痴、追風俠以疲憊之軀，奮起與鬥，奈終因以寡敵衆，經過一輪激鬥後，劍痴和追風俠先後喪生，君之楓也在多處受傷，縱身逃跑，因雙目失明，不辨方向而墜下百丈懸崖，幸在將達壑底時，君之楓的一剎刄揷入峭壁，方始不致摔死，在他扳落谷底，遇見死谷老人，君之楓問他出谷路徑，他說這谷並無出路，君之楓不禁大驚——

※※※※※※※※※※※※※※※※※

魔王困絕地　少俠出生天

君之楓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着忙又問：「沒有出路離開這死谷，那你又是如何進這死谷的？難道你也是和我一樣從上面掉下來的？」

見他一連追問，死谷老人皺了皺眉頭道：「我什麼時候說沒有出路？我什麼時候說我是從上面掉下來的？」

君之楓被死谷老人反駁得一窒，吶吶的道：「但是你說無法離開這個死谷，不是嗎？」

死谷老人道：「有嗎？我說無法嗎？哦，不，我記得我只是說不能，對不？」

又是一怔，君之楓簡直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了？他滿腹疑惑的道：「不能和無法，有什麼區別嗎？」

「這當然是有，而且是大大的有。」

死谷老人望了望他，接道：「無法是指沒有辦法，是受先天環境所限制；不能是指不能夠，是人爲所控制。」

搖了搖頭，君之楓道：「死谷老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應該懂的。」死谷老人耐心似的道：「前者是指沒有出路，你無法離開死谷；後者是指有出路，但你不能離開這死谷。」

心中大喜，君之楓道：「你是說有出路？」

點了一下頭，死谷老人道：「我是這樣說，沒錯。」

一腔子的歡喜，隨即又被他的咬文嚼字，奇腔怪調攪得變成一腦子的疑惑不解，君之楓簡直是丈二金剛摸不着腦瓜子，他搖搖頭道：「我，我實在是不能懂你的意思，既是有出路，我又爲什麼不能離開呢？」

面對着那個莫名其妙的怪人，君之楓接着苦笑道：「我承認我是不夠聰明，而且很笨，就說我豬腦袋一個吧，聰明的死谷老人你閣下願意爲我在下再解釋得清楚一點，好嗎？」

「警告你那句閣下。」嗤了一聲，死谷老人顯然是耐不住了，微微不悅的道：

「你出道跑江湖有多久了？」

一楞，君之楓道：「我，我不知道，這很重要嗎？」

「不知道？」一怔，死谷老人道：「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聳着肩，搔着耳，君之楓苦笑道：「我一直在很認眞，眞的！」

含着怒意，死谷老人道：「你說你不知道自己出道江湖多久，你是故意拿老夫開心嗎？」

「噢，騙你我是殺千刀的，我是眞的不知道。」

君之楓是忘記從前記憶的人，他怎知道自己出道江湖有多久呢，他想了一想，道：「算他五天吧。」

一陣訝異，死谷老人道：「五天？你一直想使老夫吃驚是麼？」

心裏默算着離開皇甫霏霏家中的光陰，君之楓肯定的道：「是五天沒錯。」

幌了一下腦袋，死谷老人道：「你那『算他』是什麼意思？」

輕聲笑起來，君之楓道：「你也有不懂了，是吧？」

死谷老人慍聲道：「老夫不喜歡你這樣笑！」

猛地一怔，君之楓忖道——眞眞一個老怪物啊！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道：「那麼請你告訴我，你喜歡我怎樣呢？」

哼了一聲，死谷老人道：「問一句，答一句，照實的。」

「請吧！」懶洋洋的，君之楓聳了一下肩道。

重重的哼了一聲，死谷老人又道：「老夫也不喜歡你這模樣。」

心頭一陣反感，這也不喜歡，那也不喜歡，君之楓簡直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他幾乎要發火了，但他隨卽又想：和這種「怪物」計較幹嗎？當下平下火氣，沒好氣的道：「我不聳肩就是了。你還有什麼不喜歡的，一起告訴我，免得我這也不是，那也不是。」

「你自個注意點就是了。」死谷老人望着他道：「你那『算他』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胡扯？」

君之楓本想告訴他自己是失却記憶的人，但又想和這種人說話，還眞必須口嚼參片才行哩！爲使儘快離開這裏，就得減少和他嚕嗦，他道：「因爲今天還沒過去，實際上我出道不過四天多而已，但我不喜歡零頭，算他五天，錯了麼？」

幌然大悟似的哦了一聲，死谷老人道：「以後講話乾脆一點，別拐彎抹角，含糊不清的，老夫不喜歡這樣。」

——不喜歡！不喜歡！少爺生下來又不是讓你喜歡的，你這老怪物自個說話莫名其妙不說，還偏偏鷄蛋裏挑骨頭，一味吹毛求疵，眞他娘的活見鬼！——

君之楓眞想張口大罵，但他還是忍下來了。他實在希望趕快離開這個老怪物，否則眞要活活被氣死！他道：「現在換我問你了，我爲什麼不能離開這裏呢？」

「你原來不過是方出頭的小毛頭，難怪就要不知道了。」

死谷老人接着沉聲道：「此谷之所以稱之死谷，顧名思義，就是說有進無出，進谷者死！」

「進谷者死？」吃了一驚，君之楓恍然大悟道：「你是說這是武林禁地？」

得意的嘿笑兩聲，死谷老人道：「你總算明白了。武林中人，誰人不曉得？只是你不過是甫出道毛頭，老夫不怪你就是了。」

「原來是這樁子事，早說不就得了嗎？還什麼他媽的『無法』和『不能』兜了老半天，眞是的！」君之楓笑着道。

接着，他又道：「你說我不能離開這裏，意思是說你不准我離開囉？」

哈哈一笑，死谷老人道：「這回你可學乖了，正是如此。」

臉色一變，君之楓眞想不到禍不單行，不過剛逃離六鬼神的魔掌，竟又掉進這老怪物的所謂他媽的「武林禁地」。心高氣傲的君之楓自是不服氣，那願乖乖受死？當下他冷嗤一聲，道：「你的意思是說我該死在這裏？」

「噢，不不！老夫沒打算殺死你。」死谷老人搖頭道。

不禁楞了一下，君之楓說道：「爲什麼？」

沉吟了一下，死谷老人道：「老夫一時也想不出爲什麼。本來在你吊在崖壁之時，老夫發現的時候就想殺死你，因爲那時你已算是侵入老夫這個死谷了。可是我突然又發現你是一個瞎子，這使老夫很驚異，竟然從那麼高的地方摔下來不死！」

頓了一下，死谷老人接着道：「當時我確實感到很驚異，而且我也有一種很奇怪的想法，老夫認爲不用殺你，你自己就會死去。因爲你幾乎是渾身浴血，而且兩眼瞎盲，上不去下不來，終會流血過多而致死。但是你却誤打誤撞的跌下來，撿了一條命……。」君之楓此時方明白何以那時候他不願張口告訴自己離谷底不遠，他歪着頭道：「所以現在你就不殺我了？」

「老夫一向很迷信。」死谷老人唔了一聲，道：「一個該死而不死的人，表示他命大，後福無窮，老夫不願忤逆天意而開殺戒。」

心中一喜，君之楓道：「如此說你就該讓我走，你又爲什麼不願意呢？」

搖了一下頭，死谷老人道：「讓你走，便壞了死谷的規矩啦，這怎麼可以？」

楞了楞，君之楓道：「那你叫我怎麼辦？」

死谷老人微笑道：「那當然是留下來囉，這還用說麼？」

「留下來？」君之楓大吃一驚！

死谷老人見狀，問道：「怎麼？你不願意麼？」

用力一擺頭，君之楓斬釘截鐵的道：「一百萬個不願意！」

似乎很驚異，死谷老人道：「老夫對你很好感，你怎不願意留下來呢？」

這番話直叫君之楓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啼笑皆非道：「你的心意在下心領了，我實在不願意留下來，請你讓我離開好麼？」

臉色陡地一沉，死谷老人沉聲道：「休想！老夫叫你留下來，你就留下來，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一陣火氣，君之楓也不客氣的道：「

我就是偏偏不留下來，你拿我怎麼樣？」

嗤笑一聲，死谷老人道：「這，由得你麼？」

「試試看吧！」一股凌霄豪氣激怒了君之楓，他傲然說了一聲便舉步向前……

臉色一變，死谷老人道：「你想找死麼？」

冷嗤一聲，君之楓鄙夷道：「找死的是你。人家一而再忍讓你，你道是怕你了麼？」

說着，不管三七二十幾，君之楓來了個先下手爲强，當下雙手急掄促揚，已施出「大辣手」！

料不到君之楓喊打便打，死谷老人悚然一驚，急忙飄身退去！

君之楓得理不饒人，腰身一旋，撲身而去！

「哎呀呀！好小子！」死谷老人大聲叫着，他一連被逼退了好幾步，大感臉上無光，當下火氣冲天，反身猛撲，凌厲至極的踢出五腿，攻出八拳，口中嚷道：「不發點威給你小子瞧瞧，你還當老夫是條死貓呢！」

但祗見拳影交加，君之楓攻出的招式，俱被死谷老人一一拆開。

心頭吃驚，君之楓連忙改攻爲守。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君之楓已不敢對那「老怪物」存有輕視，他穩住脚陣，採取穩攻穩打的戰畧。

死谷老人却不繼續進攻，飄身一退，道：「小子，老夫雖不殺你，但你如再不自量力，逼老夫出手，拳頭可不長眼睛哪，小心老夫傷着了你。」

君之楓方才一動身子，祗感傷口疼痛，全身勞累酸痛，心知不是對方的對手，也樂得停下來不打。他喘了口氣，故意賣乖道：「你算得什麼英雄好漢？我如不是身受創傷，而且兩眼失明，我就有辦法把你稱斤稱兩！」

「稱斤稱兩？」死谷老人哈哈一笑道：「小子，你眞大言不慚哪，不怕滑了嘴，閃了舌？非老夫誇言，放眼當今武林，有幾個够資格和老夫較量的？」

心中一動，君之楓順口道：「六鬼神能够。」

「六鬼神？」皺了一下皺眉，死谷老人道：「六鬼神是誰？老夫沒聽說過。事實上老夫已有十來年不在江湖上跑了，諒是些後輩小卒吧！」

好大的口氣，君之楓問道：「你如此托大賣老，你到底多少年齡，和彭祖一樣嗎？」

打了一聲哈哈，死谷老人道：「至少可以當你祖父輩，你看來，不過二十來歲吧。」

心想，目前是走不成了，君之楓乾脆盤膝在地下坐了下來，說道：「我開始對你發生興趣了，你願意爲我介紹你自己麼？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是什麼的一副樣子呢？」

死谷老人也就地坐下來，他顯得很愉快的道：「好久沒有和人這樣交談了，好吧，你想知道些什麼？」

「你！」君之楓道。

想了一下，死谷老人道：「一個老頭子，七十，噢，八十了吧，我也記不太清楚，反正你記住我是一個很老的傢伙就是了。」

「想不到這老怪物還蠻風趣的呢。」君之楓笑着，他靜靜的聽着死谷老人的「自我介紹」。

「你如果能看清老夫的形貌，你該發現我和一般的老傢伙沒兩樣——滿頭的白髮，滿臉的皺紋，及胸的銀鬚。當然，還微微的駝着背，佝着腰。我身上穿着一件看起來非常寒酸破舊的灰色大袍。小子，這够詳細嗎？」

「够了，够了。」君之楓笑着道：「你如此風趣，你在我的想像中，不，你在我的感覺上是多麼慈祥，多麼可親啊。」

臉上煥發着光采，死谷老人樂得闔不攏口，他道：「小子，老夫之所以對你有好感，你這張討人喜歡的小嘴有着很大的功勞。」

「原來你這老怪物是喜歡被人拍馬屁，這還不簡單？」君之楓暗暗笑道，不過他還是由衷的道：「我並無意討你的歡喜，我祗是說出你給我的感受而已，我覺得你風趣，豪爽。但我不懂，你看來是位慈祥的老人，不是嗎？一般有着白鬍鬚的老人通常是很慈祥的，而你，爲什麼不呢？你殺過人，對不？」

「殺人？我當然殺人，你沒殺過人嗎？」死谷老人道：「江湖武林事實上就是一片刀鋒劍尖所組成，殺人與被殺這是一件很稀鬆的事情，你爲什麼感到奇怪？」

「當然，沒有流血的江湖就不算江湖了。」君之楓道：「但你已非武林中人，不是麼？適才你說你已十來年不涉足江湖，你自個擁有這片安靜的谷，你爲什麼還要再殺人呢？」

「我爲什麼不？」死谷老人低叫起來：「這個谷是我的，闖進來的人，我殺了他，這是錯了麼？江湖上的禁地多得很哪，天底下又不止是老夫這塊死谷而已。故意闖進來惹是非的人，那當然是該殺。」

君之楓道：「但對那些無意進來而不小心進來的人，你也照樣殺嗎？」

楞了一下，死谷老人隨卽道：「這有什麼不同？老夫在谷口明顯的標明着『入谷者死』，他既進了來，那管他有意或無意的呢？那只好算他倒霉，算他瞎了眼，算他命中註定該死。」

正說着，死谷老人突然「哼喲」了一聲，兩手捧着小腹窩腰下去——

一驚，君之楓脫口問道：「你是怎麼了？」

但祗見死谷老人似乎痛苦萬分，他雙手捂着小腹，他彎腰傾身，使得他本是盤坐的身子乍看之下彷彿是仆傾在地上。他嗯哼着，那兩道稀白的眉頭緊緊鎖着，佈滿皺紋的嘴角抽搐得很厲害，顯然他是痛苦極了。

驚疑不定，再次張口問道：「你怎麼了？」

說着，他下意識的去扶持他……

搖搖頭，死谷老人咬着牙道：「別，別管我，呆會就會好過來。」

君之楓祗得縮回手，蹲在他身旁道：「我能爲你做什麼嗎？」

額角上已沁出了汗珠，但死谷老人依然道：「什麼也用不着，馬上就好了，喲

哼……」

君之楓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故攪得滿頭霧水，他兩眼看不到，而死谷老人又不願他幫點什麼忙，他只好手足無措的蹲着，老實說，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但這不過是一下子吧了，死谷老人的情形似乎有了好轉，他呻吟的聲音逐漸小下來，終至停止。

「沒事了嗎？」扶着他的肩胛，君之楓關注的道。

重重的呼了一口氣，死谷老人坐直身子，用袍袖拂去汗水，有氣無力的道：「已經過去了。」

鬆了一口氣，君之楓問道：「怎麼一回事，你這是病嗎？」

「病？不，這不是病，這怎麼會是病呢？」搖了一下頭，死谷老人臉色黯然的啞道：「我這是着了人家的道兒。」

「着了人家的道兒？」一驚，君之楓道：「你是說中了邪？」

點點頭，死谷老人那把黯然化成憤怒，他咬牙道：「是的，老夫中了人家的邪門！」

一股好奇心逼使君之楓繼續問下去：「我可以知道這事情的經過嗎？」

挺了挺腰，死谷老人道：「爲什麼不呢？我已承認你是老夫的朋友，祇是說來話長，你靜聽老夫道來。」

君之楓連忙正襟危坐，凝神聆聽眼前這「老怪物」過去的歷史……

原來死谷老人就是十七年前曾經轟動武林，震撼江湖的殺人魔王——「魔君」力無忌。

他曾經爲平靜的江湖掀起滔天大浪的流血殺戳，他的武功幾乎是蓋世無敵，他嗜殺如命，死在他手上的武林豪傑不知幾許。有一度，他幾乎斷送了武林白道的命脈，但他却也不站在黑道，廿八年前，正當他名聲日正當中，絕响一時之際，他單人四馬硬是夷平了武林所矚目的黑道大賊窩——四海幫。

他武功高强，性情更是絕頂怪僻。他從來不受任何約束，每當他想做一件事情之時，他喜怒無常，黑白不分，恣意所爲，他終於博得了代表恐怖，殺戳，流血，死亡的「魔君」名號。

任何人聽了他的名號也要啞噤無聲，渾身打顫，即連三歲稚童也要魂不附體。

江湖上，他沒有任何一個朋友，只有敵人，他永遠只是一個人——一個象徵着死亡的大魔頭。

噢，魔君，魔君，眞是駭人聽聞啊！

但俗語說得好：寧可犯天條，不可犯衆怒。他的非做非爲終於引起了天下武林豪傑的反抗。黑白兩道人士捐棄了彼此的成見，携手合作共同誅殺魔君，即連久未問事武林的七大門派也先後派出高手，加入誅魔行動。

但他行踪神秘，忽東忽西，來如風，去也如風，他永遠不讓人知道他的去向。是以武林人士雖傾全力搜尋，一時却不能如願，每每是空撲一場，白跑一趟。

他依然素行如故，一直逍遥法外，直至十七年前的一個夜晚，終在浙東的「生死坪」上與以少林派的首席護法「靜默大僧」爲首的百餘名英雄豪傑碰上了。

這眞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惡鬥了。

雙方面臨着嚴重的考驗。

魔君武功的高强，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幾乎是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了，他獨自力拚百餘人，竟然遊刄有餘，靜默大僧等高手不過在半天之內，皆先後死在魔君手下，而魔君自己絲毫不受到一點傷害，他的武功太可怕了！

靜默大僧等雖死，但誅魔的武林豪雄却絡繹不絕的湧向生死坪。

他們視死如歸，前仆後繼，全力撲殺圍攻魔君，不達目的永不罷休。

這場殺戳是武林史上永遠沒有出現過的，它是空前，也是絕後，整整厮殺了九天九夜，眞眞風雲爲之色變，草木爲之含悲！先後死在魔君手下的竟幾達千人，魔君已成了血魔，他雙手，滿臉，滿身濺滿了罪惡的血腥，他是武林史上有史以來最大，最可惡的殺人魔王。

但任魔君如何如何的厲害，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他終是敵不過如蟻如羣的武林豪雄，他終於負傷了！

也許是他武功太强，也許是他命尚未該死，在負傷的情形下，他居然能在重重的包圍中，殺開一條血路，逃脫而去，留下滿遍滿野的殘肢斷足在生死坪上……

這一役，計七大門派派出來的高手全軍覆沒，黑白兩道亦死傷殆盡，武林精英幾乎付之一炬，江湖的元氣也幾被斷送！

幸好魔君從此不再出現江湖，否則眞無人能制服他，大家猜測他是死了……不過幾年之後，他便被人慢慢淡忘了，雖然人們對他仍「餘悸猶存」，但那終將是成了「過去」……

緩緩的說到這裏，死谷老人便止口不言。

君之楓聽得心驚肉跳，他實在不太願意相信眼前這「老怪物」竟曾有如此不得了，了不得的「輝煌歷史」。他停了好半晌，才舐了舐唇角開口道：「你眞是大人物哪，小子失敬啦。」

這「拍」却沒使死谷老人高興，他現在似乎完全好了，沒有方才的苦痛，他面無表情的道：「但是，有誰了解我呢？」

說着，一聲沉重的浩嘆，這歎聲裏顯然存有很多的無奈，和相對的憤怒！

這更激起君之楓的好奇心，照死谷老人自己所述，他既然是一個瘋狂的劊子手，一個心理變態的殺人魔，可是眼前的他一點也不像，他彷彿是有含寃莫白的隱情，他那句「有誰了解我」，不是說明了一切嗎？

揉了揉鼻尖，君之楓道：「經過那次生死坪戰役，你就一直隱藏在這死谷？」

點了點頭，死谷老人道：「是的，一步也沒離開過。」

仰着臉龐，望着茫茫的穹蒼，死谷老人喃喃的道：「十七年，好長的一段日子，江湖上是怎麼樣的一副樣子呢？」

不解的挑了一下眉梢，君之楓問：「你爲什麼要做天下的公敵呢？」

沉默了一會，死谷老人道：「我祗想以殺來發洩我心中的怨恨！」突然提高了聲音，死谷老人握緊雙拳低叫道：「他們

對我太不公平了，我要給他們顏色瞧，所以老夫要殺盡天下所有的人！」

死谷老人說到末尾咬牙切齒，殺氣迸出，害得君之楓心中直鹿鹿跳！

定了定心神，君之楓道：「誰對你不公平？」

「你以爲會是誰？」死谷老人恨恨道：「還不是那般自命淸高的七大門派！」

「七大門派？」着實吃了一驚，君之楓道：「七大門派對你怎樣了？」

努力的抑制着高漲的情緒，死谷老人道：「六十年了吧，那已是很早很早的事情，但老夫永遠不會忘記。那時老夫和你一樣二十方出頭，正雄心勃勃想在江湖上創出一番自己的事業，隻身闖蕩江湖，歷練自己。

「當時我不過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毛頭，但是我有抱負，我有理想。我深信能在江湖上有所作爲，我會成功的。

「在那時候我最大的希望，也是唯一的心願是想進入『神州鏢局』。我之所以想進神州鏢局理由有三：一，神州鏢局是武林白道『包括七大門派』人士所組成的，是江湖上的第一大鏢局，我如能進去，對我個人的事業前途有莫大的帮助。二，神州鏢局的總武師武功高强，我如進得去便能學得一身好武藝。三，這是最後一項也是我最主要一項理由，我當時和總鏢頭『萬里遊俠』白天明的唯一女兒白夢萍偷偷相戀，我如進入神州鏢局，便能和自己所愛的人朝夕相處共事，以慰相思之苦。

「神州鏢局每年招攬新人，其方式是以武取人。當時我的武功在整個武林來說，當然是太不足道了，但如以二十歲的青年輩來論，雖非首屈一指，如何了不得，但却大有可爲，自信能入神州鏢局，我日以繼夜的盼望着。

「終於，我夢中盼望的日子來臨了。我幾乎是天還沒亮，一大早便抵達神州鏢局的比武會場。

「那天到達參加比武來的約莫百來人左右，可說是盛況空前。我參加的當然是年青輩的了，大概有十七，八名的樣子，都是各路各方的新起之秀。

「除掉來觀禮的來賓，另外還有約三十名的見証人，其中七大門派各派一人，德高望重的白道人士也十來人，黑道人士也五六名來見証，其受矚目的情形由此可知。依照慣例是年長輩的先，次以中年輩，再末便是年青輩的了。比武以點到爲止，勝者取用，敗者淘汰。

「而其勝負的判決，便是靠那些見証人，如判勝者的便爲勝利者，判輸的即爲敗北……」

娓娓述說到這裏，死谷老人停頓了下來，蒼老的枯臉上泛起一股蒼白，那股蒼白代表着憤怒。

聽得津津有味，君之楓迫不及待的問道：「結果你是贏了，還是輸啦？」

緩緩的透了一口氣，死谷老人這才接說下去：「結果很不幸我是輸了，這是絕對想不到的事情。我一直認爲我是勝利者。隱約記得當時的對手是少林派的寄名弟子，我承認他的武功和我是在伯仲之間，我相信彼此取勝的機會各佔一半。我們競爭得很厲害，比劃得很激烈，對拆了近百招，結果我撕下了他一塊衣襟……」

從中插口，君之楓忍不住問道：「這不就是你贏了嗎，怎又會輸了呢？」

那股怒恨，暴戾又泛上他滿是皺紋的老臉，死谷老人恨聲道：「可是正當我剛撕到對方的衣襟之時，我的另外一隻袖管也同時被對方扯了下來。我之所以說是同時，是表示前後雙方在時間上是相差無幾。我雖志在必得，但相信還有『輸得起』的風度，但那時候我認爲是我勝利了，我眞確的認定——六十年前我這樣想，六十年後的今天我也是這樣的想，我比對方快一步撕下衣襟！

「比劃自然是停下來了，我懷着希望靜待諸位見証人的裁定勝負。

「宣佈結果是我輸，到現在我仍一直不敢想起當時我的吃驚樣，我認爲再壞也該是平手才對，更何況我撕的是對方的心臟八卦要害的衣襟，而我被扯去的不過是片袍袖吧了，再怎麼講，我是不致於輸才對！當時裁決我勝利的不過五人而已，判平手的六人，其餘的盡皆認爲我輸了，而七大門派的都在內。

「我雖然驚異，不甘，甚至憤怒，但我還是服從他們的判決，七大門派在武林上是德高望重，我相信他們是公正無私。

「我像戰敗公鷄沮喪的離開神州鏢局，我痛苦極了，我是一個失敗者，噢！失敗者！但我雖失望却不絕望，我準備再勤練苦學武功，以待來年獲得勝利。

「我唯一感到的是對不起白夢萍，她對我的期望是如此的深，而我却辜負她。

「當時我便到了我們常相會的地方，我打算向她辭行，回老家閉門苦練武功，明年再捲土重來。

「她來得很晚，我幾乎要等得不耐煩，她方姍姍來遲，手裏帶着一個小包袱。

「我吃驚萬分，她帶包袱幹什麼呢？原來她是要和我一同私奔，我更是吃驚！

「但她還帶來更令我吃驚的——比武大會有循私舞弊！

「我靜靜的聆聽她帶着滿臉淚痕的訴說。我聽完心中的憤怒和我原先的吃驚一樣大。事情是這樣的，白夢萍的父親萬里遊俠白天明到了今年他的總鏢頭任期已滿，他極希望能繼續幹下去。而總鏢頭這一職務是由七大門派來決定或聘請任何人幹，於是白天明竭力討好七大門派，而我的對手是少林派的寄名弟子，白天明和他的父親甚爲交好，這種種關係使他收買了見証人。他表示如果我的對手獲勝，便將白夢萍嫁與他，自是少林派有了私心偏循，少林派是七大門派之首，其餘各派彷彿官場上的『官官相護』，竟皆私心袒護，以媚好少林派。其餘大半以上的見証人皆被白天明暗中以大量金錢收買住了。

「白天明的如意算盤是這樣的：他收買見証人判我的對手勝利，便將白夢萍許配與他，少林派喜悅之下，定當讓他再繼續幹總鏢頭的職位。他是做到了，而且也達到他的心願，但白夢萍，他的唯一女兒，却不在他的意料之中。

「她愛我，她對她的父親不滿，她願意和我私奔。她表示和我一起流浪江湖，拜訪名師奇人，以學得蓋世武功，然後再回神州鏢局揚眉吐氣，以震世人耳目。

「我愛她，她為我如此犧牲，我還有什麼說的呢？於是我們雙雙逃去，在深山躲了一陣子，便四出尋訪名師，冀能學得蓋世武功。經過兩年多的奔波，終於在『蜈蚣山』上碰到了『毒蜈蚣』……」

說到這裏，死谷老人一陣咬牙切齒，兩眼射出一股逼人凶光，但他顯然是在竭力的控制自己，稍會，他重重的透了一口氣，這才繼續述說下去……

「毒蜈蚣，從這個字眼裏瞧，便知道它含有多少邪味兒了。他是魔頭中的魔頭，在當時的武林，他是首屈一指，無人可敵。他雖然是令人憎怕的魔頭，可是我和白夢萍在求藝心切的驅使下，不顧一切的苦苦哀求他收我倆為徒。

「他並不很堅持，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我和白夢萍欣喜萬分。

「在此我願意多花些口舌來描述毒蜈蚣。當時他的年齡至少已上半百，將近花甲，但在外表看來讓人以為頂多四十的中年漢子，這並不是他駐顏有術，這和他所練的武功有關。他的武功與一般武學大不相同，一出拳，一踢腿都含有太多太多的怪，邪，所謂的旁門左道，大概就是這樣子了。儘管武功怪異，但厲害却是事實，我那管他邪不邪，學定就是了。

「可是學不到五天，白夢萍却不想學了。她說毒蜈蚣怪怪的，令她很不舒服，而且她感到毒蜈蚣的武學太深，太怪，太詭，太邪了，她眞眞學不起。

「事實上即使她不說，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單就拿毒蜈蚣來說吧，他相貌雖不難看，但總是死板板的，難得有表情，更不用說會有笑容了，給人的感覺總是冷冷的，怪怪的，天底下有如此的『師父』恐怕就這麼一個吧。

「再次就是他所傳授的武功，我們幾乎學不進去。在當時我們覺得奇怪，後來我才知道他那種旁門左道的武功，必須具備像他那種的殘酷，冷冰和邪心，方能學得起。換句話說，凡是學得他那種武功，決不是正人君子就是了。那時的我們對武學認識還不夠深刻，不懂得『正統』和『旁門』這層道理，總認為毒蜈蚣的武功太博奧，太精深，所以我堅持繼續留下來，白夢萍見我如此，也只得跟我留下來……

「可是，到了第十天的時候，白夢萍却被毒蜈蚣强暴了！」

說到這裏，死谷老人兩目隱隱含着淚光，他除了有滿腔的憤怒，怨恨，也相對着有太多的哀傷，悲悽，他仰首凝望着天邊滑過的一朶白雲，他墜入了沉思……

見他不語，君之楓這次却不敢再追問，他知道一個人講述說過去的痛心事，這必須要有很大的勇氣的。

停頓了有半刻，死谷老人兩眼的焦點依然放在天邊的遠際，他呢喃似的，夢囈似的繼續述說下去。

「她被强暴了，我為什麼不早一些提防到道一點呢？原來毒蜈蚣那兩顆冷冷的眼球對白夢萍怪怪的凝視時，是存有太多的色念啊！

「那天一大早，我便上山砍取木柴，白夢萍在家炊食。到日上三竿，我背着滿滿的木柴在回程的路上碰到了白夢萍。

「我並沒有注意到她那和平日不同的表情，我總以為她是來接我的，並肩行走時她還是沉默着，我想她是想家或是什麼的，可是走沒兩步路，她突然塞給我一本東西，轉身一個箭步撞向攔腰可抱的參天古木！事情的轉變，事情的發生，一切是突然，太急劇，太猝促了！當我驚叫一聲時，白夢萍已臥在血泊裏……」

語尾成了哽咽，含有很多很多的悲悽，痛心和憶念，死谷老人那張蒼老的面容顯現着柔腸寸斷，滿是皺紋的眼角已緩緩滑下一顆淚珠，晶晶的，瑩瑩的……

被這股濃鬱深悲的氣氛感染着，君之楓不自覺的想起自己淒迷坎坷的身世，兩相比較，同是天涯淪落人，一股同病相憐的意念，使君之楓覺得自己和死谷老人接近了不少……

良久，還是君之楓先打破這塊沉翳的空氣，他輕聲道：「結果她是死了麼？」

嘴角含着淒苦痛楚，死谷老人顫聲道：「是的，她死了，她死在我懷裏，從那時起，我也跟着她死去，我底心。六十年來，我所活着的不過是這具空洞的身軀，以及一股至今仍沒有消失磨滅的復仇意識吧。」

君之楓接着問道：「她死前向你說些什麼話了嗎？」

輕點了一下頭，死谷老人道：「祇有一句話，很短的一句。」

頓了一下，他接着顫抖着語音道：「她說：『我愛你。』」

沉默了一會，君之楓道：「那你是如何知道她的死因呢？」

瞇了一下眼，死谷老人舒了一口氣道：「她死前塞給我的東西是一本武功秘笈裏頭夾着一張遺書，她告訴了我一切。」

「武功秘笈？」挑了挑眉角，君之楓問道：「是不是毒蜈蚣的？」

死谷老人點頭道：「是的，白夢萍被凌辱之後，毒蜈蚣即下山離去，白夢萍當時痛不欲生她想自尋短見時，發現毒蜈蚣的這本秘笈，她希望我能學得秘笈上的武功，殺死毒蜈蚣為她報仇。」接着，他又補述下去：「這本秘笈不過是她臨時發現的，事實上她並不知道這本秘笈上所載的武功實質如何，而她將它給我不過是她寄望我為她報仇的下意識舉動。」

君之楓問道：「結果那本秘笈是否如她所願？」

略一沉思，死谷老人道：「那本秘笈記載的俱是上乘武功，當時我背着白夢萍的屍體逃離蜈蚣山，便匿隱起來，獨自苦練那本秘笈上的武功。」

君之楓接口問道：「於是乎你學得了秘笈上的武功，便重蹈江湖，尋找仇人報仇是麼？」

咬牙點了一下頭，死谷老人道：「那本秘笈上的武功太深奧太難學了，後來我才知道毒蜈蚣的武功也盡是學習這本秘笈的，我憑着一股復仇的意志，驅使自己咬緊牙齦獨自鑽研。可是，我花了將近兩年的工夫却連門竅也沒窺得，我沮喪極了，我幾乎要灰心下來，那時我開始變得暴躁、暴戾、憎厭和憎怒起來，可是說也奇怪，就因為這樣，我開始能看懂秘笈上的武功招式，而且慢慢的能領悟學會，我這才明白這邪門的武功是必須具有邪心的人才

能學會。至此之後，我努力學習，而我整個人也慢慢轉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一個暴戾、怪僻有殺嗜的人。但秘笈上的武功確實太深奧，我整整花了卅年的時間也不過學得一半而已……。」

吃了一驚，君之楓道：「卅年？」

「是的，卅年，它使我由青壯年紀邁入了暮年。」死谷老人仰首長嘆一聲道：「卅年，好長的一段日子，人生有幾個卅年呢？我當初本是下定決心學會秘笈的全部武功，才找毒蜈蚣報仇的，可是時間一幌，卅年彷彿就是一下子，我發現自己已長出白鬍子時，一股恐怖意念包圍住我，於是我顧不了這麼多，便重出江湖……」

稍稍一停頓，死谷老人接着道：「我因為並沒有學會全部的武功秘笈，所以不敢找毒蜈蜈算賬，深怕不是他的對手。所以我把報仇的箭頭指向神州鏢局，如果不是神州鏢局，我也決不會有今天，我發誓要把神州鏢局摧毀夷平，只要我能够。」

君之楓問道：「你要殺白夢萍的父親萬里遊俠白天明麼？」

搖了一下頭，死谷老人道：「不，他是白夢萍的父親，我怎能殺他，事實上我如要殺他也不可能，他早就死了，神州鏢局的總鏢頭也已換了好幾任。」

君之楓道：「你成功了嗎？」

眼眸閃過一絲喜悅之色，死谷老人得意道：「成功了！整個神州鏢局被我殺得一乾二淨，夷成一片平地，一夜之間，我成了江湖上最轟動的人物。」

君之楓驚道：「這麼厲害？」

得意的笑出聲來，死谷老人道：「我自己也沒想到秘笈上的武功是這樣厲害，就像斬瓜切菜似的，一個個盡不是對手，我好威風，我好高興。之後我一連殺死了武林上的高手，而且我一見七大門派的人必殺，我馬上成了『魔君』！」

君之楓道：「那毒蜈蚣呢？」

提到毒蜈蚣，死谷老人得意的臉上馬上轉變成一片殺氣，他咬牙道：「我登上蜈蚣山他早不在矣。後來我又在江湖上找了七、八年，也沒有他的下落，我以為他已死了，他幾乎要上百了。一直到廿八年前，我終於聽到他曾上四海帮的消息，我趕去却不見人影，一怒之下，把四海帮這黑道的大賊窩也踏成平地。」

君之楓奇怪的問道：「毒蜈蚣是不是死了？」

「不，兩年後我終於碰上他了。」搖了一下頭，死谷老人道：「當時他已八十來歲了。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我這生這世就是為殺他而活，我還對他客氣嗎？」

君之楓緊張道：「你殺了他嗎？」

咬着牙，死谷老人道：「一上手，我才知道他學得的比我還少，根本不是我的對手，可是我却沒殺死他，讓他跑了。」

「跑了？」君之楓問道。

甚為可惜的嘖了一聲，死谷老人道：「本來我倆人的武功路子都是相同的，但另外他練了一種近似健身駐顏的武功，以致顯得不純──秘笈上的武功就是如此獨霸，當我練成之時，我以前所學的武功便用不上了，所以毒蜈蚣雖比我早練秘笈的武功，但他强學另一種武功，而致分散了他很多功力。事實上他和我交手不過幾十招，便溜之大吉，讓他成了漏網之魚，我猛追了幾年，總是不能到手，後來──也就是十七年前，我在浙東的生死坪和武林的黑白兩道聯陣厮殺了九天九夜，負傷而逃之時，毒蜈蚣出現了。」

聽得緊張處，君之楓緊接問：「這次殺了他吧？」

吞了一口口水，死谷老人不甘的道：「沒有，我反而被他傷了。」

君之楓驚訝道：「你反被他傷了？」

「是的。要不是我跑得快，我可能早就死在他手下了。」不甘的神色滲入了憤怒，死谷老人道：「你知道我厮殺了九天九夜，殺了無以計數的武林豪傑，我敢說天底下可能沒有第二個了，我不死，實在該說我是命不該絕。而毒蜈蚣那傢伙是太陰險了，他一直隱藏在羣雄中，一見我敗走，方現身攔截我，企圖讓我死於非命，試想那時的我有力氣可逃亡已經不錯了，那還有力量和他過招？所以我一見他便轉身逃走，倉促間，一不小心我的小腹挨了他一掌，差點喪命，但我仍是咬緊牙齦，落荒而逃。」

無形間，君之楓也對毒蜈蚣根之入骨了，他咬牙道：「眞太便宜那傢伙了！」頓了一下，接着問道：「那到現在你到底殺死了毒蜈蚣沒有？」

「沒有！」悲傷的搖了搖頭，死谷老人道：「自那次之後，我就一直隱藏在這裏，沒有離開一步。」

「為什麼呢？」君之楓不解的問道：「難道你不想報仇了？」

「不！我時時刻刻都在想！」咬牙、睜眼、握拳，死谷老人道：「祇是我挨了他那一掌……」

恍然大悟似的，君之楓插口道：「你說着了人家道兒，就是指那一掌是嗎？」

悲淒的頷了一下首，死谷老人拂着銀鬚道：「這一掌害我關在這死谷已整整十七個年頭了，噢……！」

迷惑的抓了一下腦瓜子，君之楓道：「這一掌這麼厲害嗎？」

淒然的閉了一下眼，死谷老人道：「他這陰毒的一掌稱做『噬骨抽筋』。」

低聲叫起來，君之楓被這駭人的怪詞懾住了，他道：「噬骨抽筋？聽起來很恐怖哪。」

死谷老人道：「事實上是很恐怖，這招是有死無生的，挨上的人不出七天必吐血而死！」

抽了一口氣，君之楓道：「七天？可是你在此已十七年了。」

死谷老人道：「我之所以能拖到今天，是因為我本身也會這種招式，而毒蜈蚣所發出的威力不能超過我本身的功力，十七年來，我仗着本身强浩的內功抑住『噬骨抽筋』使之不蔓延發作，否則早就斃命，那能殘喘苟延至今？」

沉默了一會，君之楓道：「難道沒有醫治的方法嗎？」

「沒有。」搖着頭，死谷老人道：「秘笈上清楚的記載着被這種招式所傷是萬死難醫的，事實上，我能維持這麼久不死已屬含有太多的『奇蹟』成份了。」

君之楓接着問道：「它對你有什麼影響？使你痛苦嗎？」

「那當然是了。」死谷老人痛苦的道：「它隨時會逆衝發作，次數不一定，或一日三四次，或三四日一次；厲害的程度也不一定，有時眞如噬骨抽筋般的痛，有時只是一般小痛；像方才的，算是中等的吧。」

幌幌頭，君之楓道：「居然有這種怪事，眞是邪門。」頓了一下道：「難道你就這樣窩在這裏，全然不想辦法嗎？」

瞪了一下眼，死谷老人道：「我又不等死，我怎不想辦法呢？事實上我天天在想，無時無刻不在想。」

「十七年了。」君之楓潤了一下嘴唇，道：「你想出了什麼辦法？」

「沒有。」沮喪的搖了一下頭，死谷老人道：「我還沒有想出一個好辦法。」

「什麼？」君之楓低呼道：「這不等於等死是什麼呢？」

「對了，我還忘記了告訴你一點。」猛然想起，死谷老人道：「死谷這裏生長一種藥草叫『陰靈草』，它能幫助我壓抑噬骨抽筋的發作所以我不能離開這裏。」

君之楓訝異道：「難道說別的地方就沒有嗎？」

死谷老人道：「有是有，但少的很，不好找。」

更奇怪了，君之楓道：「那把它採集起來不就得了嗎？」

「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搖了一下頭，死谷老人道：「這陰靈草可說是世間上頂怪的草，但也因爲它如此怪才愈顯的它彌足珍貴。目前死谷所生長的陰靈草，不多不少，正好三株……」

君之楓驚訝的道：「只有三株？」

「三株已算是很多了。」死谷老人接着道：「它在白天和一般小草無二致，但到了晚間便會開綻一顆淺黃色的小花球，它的生命很短促，大部在午夜之後開綻，黎明前凋謝死亡。」

「有這種草？」訝異不止，君之楓道：「它對你非常重要是不？」

「我說過它對我的幫助很大。」畧畧沉思，死谷老人道：「當我被毒蜈蚣傷着之後，持續不斷的逃了三天，迷糊間闖進這塊死谷，正當噬骨抽筋發作，無意間呑食了陰靈草，而致舒暢不痛；之後，我每夜都採擷來吃。然而它並沒有像傳說的仙丹神草還我無恙，它僅是一種罕見的藥草，對我的創傷有幫助吧。」

稍一停，他接着道：「我說過我能苟延殘喘於今，是有很多的『奇蹟』成份在內，而陰靈草也是屬於奇蹟的一部份。」

擠擠眉，君之楓凝思了一會道：「如此說來，你果眞不能離開這裏一步了。」

「可不是？」一聲輕嘆，死谷老人傷悲的道：「陰靈草我不能隨身携帶，我如離開這裏去尋找毒蜈蚣報仇，很可能就死在半路上；更何況這漫長的十七年折磨，想我的武功可能早不及毒蜈蚣了。」

死谷老人說着，又是一陣歎氣：「唉，怎辦是好呢？」

君之楓一時也不能爲他想出一個好辦法，他默默不語……

突然，死谷老人眼睛一亮，猛地一拍手叫道：「有了！」

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君之楓道：「瞧你，想出甚麼好法子了？」

伸手一指，死谷老人道：「你！」

「我？」一楞，君之楓道：「我怎麼了？」

死谷老人正色道：「你可以幫老夫報仇！」

「我幫你報仇？」一楞，君之楓詫異道：「你怎會有這種想法呢？我行嗎？」

目不轉睛的凝視着君之楓，死谷老人蒼老的臉上泛起一股錯綜複雜的表情——那彷彿是眞情的流露，他激動的抖着他不大明顯的喉結，他顫顫的伸出他那枝瘦骨如柴，皺紋滿佈的手掌，輕輕握住君之楓的手……

君之楓只覺他顫抖的手緩緩傳來一股暖流——那是屬於友善，友誼的洪流……

顫動着蒼老而又微顯泛白的唇角，死谷老人緩緩道：「自從白夢萍死後，我就隔絕自己，我連一個最起碼的朋友也沒有，我從來不知道我自己這麼孤獨，我也從來不知道我這麼需要朋友，……」握緊了一下君之楓的手，死谷老人露着微笑道：「可能是十七年來我的武功大退，我的魔性也退不少，而我的人性又萌長出來吧，否則以前我怎麼沒想到我需要朋友呢？」

握緊了一下死谷老人枯瘦的手，君之楓微笑着由衷道：「很高興你有這個轉變，更高興我有這個榮幸做你的朋友。」

高興得闔不攏口，死谷老人拂着銀髯放懷暢笑道：「幸好當初我沒殺你，否則我怎有現在的快樂呢？到現在我仍不能具體的說出我爲甚麼不殺你，可能是冥冥中天意給我的指示吧。」稍稍一停，死谷老人轉回方才的話題，他道：「我方才的要求，你願意答應我嗎？」

「爲友兩肋插刀，赴湯蹈火，乃是義理之事。」君之楓正色道：「只是，我怕我的能力不能達到你的付託呢。」

「會的，你會的。」灼灼的凝着眼，死谷老人振聲道：「活了這大把年紀，老夫閱歷太多了，看的人也太多了。不是我托大依老賣老，眞的我還懂得看相呢。」

輕笑了一下，君之楓順口說道：「那眞太好了，你老就幫我相相，我是屬於橫死？寃死？暴死？還是屬於飛黃騰達，不得了了不得的人？」

被他引得一陣發笑，死谷老人隨卽又正色道：「當然老夫不敢說是萬無一失包你準，但八九不離十，差也差不到那去，依我看哪，你堅持而剛强，相貌堂堂，乃發輝之輩也。」

君之楓素不信命理，他淡笑道：「有那麼一日，當不忘記你老。」

死谷老人却又接着道：「只是我無法從你的雙眼了解得更多，你爲甚麼瞎盲呢？你一生下來就這樣嗎？」

提到了他的傷心事兒，君之楓心中不免一陣傷感，他輕歎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你聽了自然就不會說我是發輝之輩了，我所受的崎嶇坎坷，我想，可能也不會差你太多吧。」

甚爲詫異，死谷老人連忙道：「你也有不幸麼？快說與我聽來！」

君之楓遂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向死谷老人述說……

聽完，死谷老人仰天一陣長歎：「天

底下不幸的人，並不止我一個啊！」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苦笑道：「我們是同病相憐。」

凝望着他，死谷老人以堅定的口氣道：「不！你不該傷悲的，不是麼？你還年輕，人不可能一輩子一帆風順，受點打擊挫折總是難免的，老夫深信你是發輝耀明之輩，你一定能找回你自己，重見光明，只要你不氣餒，不自暴自棄，堅持你現在的奮鬥。」

想不到死谷老人還會說出這番大道理，直說得君之楓心中暗叫慚愧！煞忘羞愧的紅了一下臉，君之楓道：「小子當不忘你老今番之金科玉律！」

「得了！得了！」揮着袍袖，死谷老人道：「那來這麼多的嘮什子鬼名堂？告訴你，老夫書念得不多，標準的老土大粗，別再叫我酸溜溜的，老夫受不了！」

被他幽默得發笑，君之楓道：「我眞不相信你是個殺人魔。」

忽地一楞，死谷老人面上泛上一股莫名的悲淒之色，他仰首默然不語……

大惑不解，君之楓道：「我，我說錯話了嗎？」

「沒有，朋友，你沒有做錯甚麼。」緩緩的搖了一下頭，死谷老人苦澀的道：「不知怎麼的，我心中突然湧上一股愧痛的感覺，這感覺很强烈。」

凝結了一下眉頭，君之楓問道：「你愧痛甚麼呢？」

「殺孽的血債，我想是的。」痛苦的閉了一下眼，死谷老人道：「我聞到了血腥味，很濃很烈，那是無以計數無辜的人流出的，他們無端的死在我手裏。」

痛苦的伸出兩隻手掌，死谷老人瞪大着眼凝視着，他突地把臉埋在兩隻手掌裏頭，他痛苦的叫道：「你聞到了我兩隻手的血腥味嗎？我是個殺人魔王！」

默默的啓動了一下眼皮，君之楓沉聲道：「對不起，我無意使你痛苦。」

「不，你沒有理由責怪自己。」用力搖了一下頭，死谷老人依然埋着臉道：「我遲早會有這種感覺的。」

心頭一陣難過，君之楓勸慰道：「你何必如此苛責自己？那並不完全是你的錯，更何況那已是過去很多年的事情了，不是嗎？」

「愈久，我的痛苦愈深，那是必然的。」抬起頭，死谷老人依然那副痛苦表情，他沉聲道：「血債，我是償還不了的，但我必須償還……。」

沉默了一會，君之楓道：「你爲甚麼會這樣呢？」

凝視他片刻，死谷老人道：「你。」

一楞，君之楓詫道：「我不懂。」

「我自個也不懂。」仰天凝望着浮雲，死谷老人道：「你不是我的朋友以前，我從來也沒有這種感覺，你洗刷了我的魔性。」

「我，我……」

嚅了嚅嘴，君之楓道：「我不知道我現在該說些甚麼，眞的！」

握住他的肩胛，死谷老人轉顏笑道：「事實上你是無關的，難道你不認爲冥冥之中有天道公理嗎？我虧欠了天道公理，我自然是要償還我所虧欠的。」

頓了頓，死谷老人轉口接道：「我遺憾我做爲你的朋友而不能對你有所益助，我只能說：你馬上離開這裏，去找金蛾子治好你的雙眼和你的腦瓜子，然後再去找使你掉下這裏的六鬼神——我實在該感謝他們的，否則我就不會有你這個朋友了——報仇，救出甚麼皇甫霏霏的，你以爲老夫的建議如何？」

喜出望外，君之楓道：「你願意我離開這裏了嗎？」

「何止是願意，我簡直是非常要你離開。」緊緊的抓住他的肩胛，死谷老人用力點頭道：「難道說你也陪我窩死在這裏嗎？噢，但願我沒有說要留你。」

强烈的感激佈於形色，君之楓道：「我願意將我的感激留在我的心底，因爲那樣才不會被忘記。」

「你儘管留着好了。」一挑雙眉，死谷老人拍手道：「事實上我也沒給你甚麼，我有嗎？」說着，他緩緩站起來，君之楓也跟着立起來。

拉起君之楓的手掌，死谷老人重重的握了一下道：「路不好走，讓我送你。」語畢，身形一躍，連帶君之楓被「扯」了去！

死谷老人身手確是不凡，單看他這身輕功術，就敢說沒有人能對敵的了。

君之楓連氣也沒運，只覺自己像個風箏似的飛上了半空，暗暗咋舌不已。

不過瞬刻，兩人已停立在谷口。

認眞的凝視着他，死谷老人顯然也依依難捨，他彎身拾起一隻竹竿，送到君之楓手裏，沙啞的道：「原諒我能做到的只是這些些。」

「太多了。」抑住心中的激動，君之楓握着竹竿子，啞聲道：「我會再來的，帶着毒蜈蚣的腦袋。」

輕輕的點着頭，死谷老人竟然滑下一顆老淚來，他哽着聲道：「讓我套句老話，後會有期！」

說畢，一轉身投入谷裏去……

心頭一陣悽然，君之楓直立不語，片刻，方輕歎一聲，佇着竹桿子當拐杖，一步一步的緩緩離去，漸漸的，死谷已被他遠抛而去……

走了約莫一個時辰了，君之楓很吃力的在道路上走着，他的確走得很吃力，他還不曾一個人這樣走呢，他一面走一面想起皇甫霏霏，她生死如何了？他更想起了劍痴和追風俠，他們死得好慘啊！……

他孤單的走着，使他更難抑住心中的悲慟，他一片茫然，他要去那裏呢？

當然是要找金蛾子啦，可是怎麼個走法？他一直注意着有無路人，好問問金安藥舖是不是如此走法，可是走了這麼久，就偏是沒半個行人。他心想着這裏好偏僻啊，失望加上悲傷，使他幾乎要崩潰，可是他一想起死谷老人的「奮鬥」他又挺起腰來了，他更想到要救皇甫霏霏，以及爲死谷老人報仇，他又覺得自己責任重大，怎麼可以氣餒？

他胡亂的想着，也胡亂的走着……

突然，君之楓停下了腳步，他側耳傾聽——他似乎聽到遠處隱隱有蹄聲傳來！

慢慢的，蹄聲越來越淸楚，愈來愈近，他欣喜若狂！停立以待……　（未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創作

三湘七劍（上）

南宮吟雲・文
盧　令・圖

焚梅軒　全眞遭害
易廬山　總管查兇

夜闌，

人靜，

月黑，

風勁！

時序初秋，深夜。

尹家堡內，依稀有一條人影，突自那片梅林中飛起，好快的輕功身法，眞是捷如鬼魅，僅祗一霎眼的工夫，便失去了蹤跡。

就在那依稀人影消失的一瞬間，梅林中央的梅軒內，突然响起一連串的輕微爆炸聲，接着濃烟如幕，頃刻間，已籠罩了整座梅林。

尹家堡在長沙西岸的嶽麓山北麓，堡主「靑囊神劍」尹一涵，名列三湘七劍之一，平生好客愛梅，故堡中有一半以上土地遍植梅樹，並且鳩集名匠在梅林深處與建了一座迎賓館——梅軒，用以接待四方來堡賓客。

這座梅軒的建築，完全以玲瓏取勝，設計得極爲新穎別緻；有荷亭藕榭，也有小橋流水，尤當臘梅盛開，淸香暗度，更是別具情趣。

梅軒中派有十名女僕婢在內服役，負責侍候賓客的飲食起居，並由堡主最器重的弟子凌星岩負責管理。

迎賓館雖有十幾個客房，但僅祗住有兩位賓客，便是昨日自衡州府來的白雲觀觀主靈風道長師徒。

「噹……」

緊急短促的鐘聲，在這夜闌人靜的深夜裏响起，顯得分外的凄厲，恐怖，聲聲震人心弦！

「梅軒失火啦！梅軒失火啦！」

在更樓值更的堡丁，當他發現梅軒冲起熊熊的火光，只嚇得心胆俱裂，一邊瘋狂似地猛敲警鐘，一邊聲嘶力歇地，拚命吼叫。

一條黑影如飛般趕往梅軒，他是本堡總管，綽號「神算雙環」的王道行，但見他一身緊身衣靠，手執龍虎雙環，滿面驚怒之色。

今夜的西南風特別大，因此助長了火勢的威力，王道行趕到時，熊熊火焰已將整座賓館完全包沒，火苗子已透出林梢。

堡中約有五六百戶人家，也全被那緊急鐘聲從夢中驚醒，一個個睡眼惺忪地，紛紛奔出門外觀看究竟。

堡主尹一涵，少堡主尹英，以及堡中的一干武師和門下弟子，也陸續相繼趕到了梅軒。

緊接着數百名男女堡丁也蜂湧而至，有提水桶的，也有端木盆的，王道行忙將手中的龍虎雙環納入腰中，指揮數百名堡丁救火，怎奈火勢太旺，人根本無法逼近到十丈以內，自然他們潑出去的水，也澆不到火頭上去，祗不過是聊盡人事而已。

風愈來愈勁，火勢也愈來愈旺，連接迎賓館的凉亭水榭，也幾乎全被火舌捲了進去。

黝暗的夜空，已被大火燒成橘紅色。

王道行長長噓了口氣，說道：「堡主，火勢實在太大，加以風的助威，梅軒恐已無法可以挽救了！」

尹一涵緊皺着雙眉，沉聲道：「燒掉一座梅軒，倒無關緊要，祇是陷身在火窟的人……唉！尤其是靈風道長師徒，不知將爲本堡招致多大的麻煩！」

王道行不以爲然的道：「靈風道長乃三湘七劍之一，一身功力，已非等閒，照常理說，區區一把火，應該是困不住他們師徒的。」

尹一涵道：「現暫不討論這些，道行，你還是趕緊派人詳細搜查一下，一則搜查靈風道長師徒的下落，再者也查查派在梅軒服役的人，是否還留有活口。」

王道行喏喏連聲，當卽分配每一位武師，均率領堡中弟子一名，在指定的搜查區域內，展開嚴密的搜查工作。

書中交代，「神算雙環」王道行原本是活躍在楚魯豫一帶的獨行俠盜，專幹些鋤強扶弱，刼富濟貧的勾當。

其實尹一涵和王道行雙方早已慕名，祇是緣慳一面，想不到二十年前，兩人在大別山不期相遇，那時都不過三十餘歲，天生傲骨，一言不合，便交起手來，神劍門雙環，眞是勢均力敵，精彩絕倫，經過一晝狠拚，結果仍然不分勝負，後來，丐幫剛接掌門之位的「怪丐」單于平適經大別山，出面排解，兩人惺惺相惜，結成了生死之交，從此一代俠盜，便隱跡在尹家堡充當一名總管，賓主相處，極爲融洽，尹一涵倚之爲左右手，堡中事無鉅細，悉交由王道行獨斷專行，倚畀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搜查行動開始還不到半個時辰，一個年約二十七八歲的精壯漢子跑了回來，垂手躬身向尹一涵道：「師父，剛兒和余師傅在練武場找到了七師弟……」

尹一涵怒道：「他躲在練武場幹麼，爲什麼不來見我？」

自稱「剛兒」的精壯漢子，是尹一涵門下排行第三的徒弟，聞言忙道：「七師弟受了很重的傷，現在還在昏迷不省人事呢！」

尹一涵一聽愛徒身負重傷，不由急道：「你趕快去和余師傅把他抬到大廳去，愈快愈好！」隨又轉首向王道行道：「道行，走！你也隨我回去看看。」

× ×

大廳中，躺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雙目緊閤，面色慘白如紙，嘴角還在不斷的沁出絲絲血水。

尹一涵心裏極爲難過，但沒有在容色上流露出來，他吩咐門下將凌星岩的上衣脫掉，極爲細心的檢查了一遍，但並未發現任何傷痕，可是，當他雙指往凌星岩左手手腕脈上一搭，不禁面色劇變，敢情內腑竟然全被震離原位，顯然是被一種極柔的陰功掌力所傷。

尹一涵人稱「靑囊神劍」，對醫術一道，自有極高深的造詣，雖然發覺愛徒內腑受傷很重，但並無生命危險後，也就放下心來。

「剛兒，」尹一涵道：「快去爲師丹房，將那瓶斷續空靑取來。」

王道行這時焦急的問道：「堡主，星岩的傷勢怎樣？」

尹一涵嘆口氣道：「傷得太重了，整個五臟六腑，完全被一種從表面看不出的陰柔掌力震離原位，生命雖然無虞，但一身功力，已被震散了十之五六，而且還需要一段長時間調養，才能復原。」

王道行「哦」了一聲，心下暗忖：傷及內腑而從表面上看不出來，祇有「綿掌」才有此特徵，莫非……

他想到這裏，不禁心神暗暗一震。

這時，正好倪志剛將藥取來，那是一隻比姆指大不了多少的翠玉瓶，尹一涵接過拔開瓶塞，由倪志剛幫忙揑開了凌星岩的嘴吧，小心翼翼地倒了兩滴乳白液體在他口中。

「道行，」尹一涵道：「請你幫助星兒催催藥力吧。」

倪志剛不用吩咐，已將凌星岩扶坐了起來，王道行盤膝坐在凌星岩的背後，一雙手掌便緊緊貼在他背椎第十三節畧下的「三焦兪」穴道上。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王道行的頭上已冒出蒸騰熱氣，凌星岩的慘白臉色，也漸漸泛出了淡淡的紅暈。

再片刻過去，凌星岩終於噓了口氣，緩緩睜開了無神的眼睛。王道行也及時收回雙掌，神情顯得有點疲憊。

「星兒，」尹一涵慈祥的問：「你現在感覺怎樣？」

凌星岩是長沙府城內雄風鏢局總鏢頭凌霄的兒子，在尹一涵門下學業，排行第七，人極聰明敦厚，加以口齒伶俐，所以深爲尹一涵所器重，也因此特別指定由他管理梅軒事務。

凌星岩一眼見到恩師，本想站起來行禮，但被尹一涵揮手示意止住，仍然坐在原處，虎目中已是熱淚盈眶，低聲道：「星兒很好，祇是太無能了，有損師門威望，請恩師給予應得的處份。」

當然凌星岩此時還不知梅軒已付之一炬，否則，以他敦厚的天性，更不知要如何自責，自苦了。

尹一涵笑着安慰道：「傻孩子，失敗算得了什麼，祇要能緊緊記取失敗中的教訓，古今多少成名人物，有幾個不是從失敗中磨練出來的！」

王道行也笑着加以撫慰道：「星岩，你不必想得太多，事情已過去了，快安靜下來，說不定待會堡主還有話問你呢。」

凌星岩忙道：「師父，王師叔，星兒現在精神還好，星兒也正有很多話要向師父和王師叔稟告呢！」

王道行道：「你還是先好好歇一會兒，有什麼話等會再說。」

凌星岩感激的投了尹一涵和王道行一瞥，默然地點了點頭。

× ×

這是間很寬敞的內廳，從它的佈置，可以看出是堡中很重要的議事之處。

大廳中間，擺着一張雕工極細的紫檀木長條桌，四週都是高背太師椅，一盆萬年松盆景，擺在長條桌的當中。

這時，長條桌四週都坐滿了人；首位當然是堡主尹一涵了，左側第一位是總管「神算雙環」王道行，依次是「擒龍手」向陽，「萬里飛虹」佟震宇，堡主大弟子顧無痕，二弟子岳巍，三弟子倪志剛；右側首座是總教練「皓首神龍」柏天鵬，依次是少堡主尹英，「震山虎」馮戈飛，「寒心掌」胡大海，堡主四弟子管夢熊，六弟子王雁武，七弟子凌星岩。

堡主尹一涵面色嚴肅，但不難看出嚴肅中滲雜着一份發自內心的憂鬱，他目光烱烱地環掃全場一眼，不見五弟子在場，不禁詫異的向王道行問道：「鎭湘怎未來參加會議，可是你派遣他工作去了？」

王道行道：「小弟派他監督料理梅軒善後問題，同時率領幾個堡丁，在堡外附近再仔細搜查一遍，看是否可以獲得點意外的蛛絲馬跡。」

尹一涵滿意的「嗯」了一聲，然後兩道眼光投在凌星岩臉上，沉聲道：「星兒，你現在可以將被襲受傷的經過，詳詳細細的說出來了。」

凌星岩應了聲：「是！」便欠身站了起來。

尹一涵見他精神仍極虛弱，便揮手示意道：「你的傷勢尚未復原，不用站起來了，還是坐着說吧。」

凌星岩對於恩師的這份愛護之情，心裏感到異常激動，本想說幾句感恩的話，但是想想，却又咽了下去，緩緩落座。

「昨天晚上，」凌星岩說話的聲音，似乎有點顫抖，「白雲觀觀主靈風道長師徒來本堡作客，弟子因敬仰靈風道長是位前輩高人，且恩師待以貴賓之禮，乃不敢絲毫大意，恐有怠慢，除循例侍候外，還將男女僕婢，重作了番刻意的安排，務期賓至如歸，感到舒適愜意，卽使梅軒以外的守望，也作了加強的措施。」

歇了一下，又道：「大概是子時光景，弟子因見靈風道長師徒俱已熄燈安寢，便信步踱出梅軒，外面天很黑，風也較入夜時分大了很多，將梅枝吹得簌簌作響。

「驀地，依稀聽到梅林東北角上發出一聲悶哼，因爲聲音極微，加以風搖梅枝的干擾，如非十分注意很容易忽畧過去，弟子當時大吃一驚，便一伏身，施展『蜻蜓三抄水』身法，奔向東北角，到後，只見負責守望的堡丁倒在地上，已是奄奄一息，弟子問他話時，僅用手向練武場方向指了指，便氣絕死去。

「當時，弟子因恐驚動靈風道長師徒，未敢聲張，便悄悄循着死者所指方向追去，將近練武場時，果見前面不遠處，有一條鬼鬼祟祟的人影，心中一喜，便猛提一口眞氣，幾步緊趕，居然在練武場將那人趕上了。」

凌星岩因說話太多，已感到精神有點不濟，但爲了詳細說明受傷經過以及所發現的怪人，還是咬牙支持着。

他又歇了一兒，繼續道：「弟子趕到那人身後約七尺處，方始出聲輕喝道：『什麼人？站住！』

「那人聞聲止步，冷哼一聲，突然轉過身來，弟子幾乎被他嚇了一跳……」

尹英接口道：「是不是那人的長像很可怕？」

凌星岩苦笑着搖搖頭道：「長像可怕不可怕我是沒有看到，不敢亂說，不過他那身裝束和兩道目光……」

「寒心掌」胡大海也接口道：「是不是一身死人入殮時的裝束，頭上還罩上一隻黑布袋子，僅祇露出兩隻眼睛，眸子裏射出慘綠的光？」

凌星岩愕然道：「原來胡師傅也看到了！」

胡大海道：「看我是沒有看見，不過我聽你說及那人的一身裝束和兩道目光，加以我又知道有這麼個門派……」

尹英「哦」聲道：「我知道了，一定是胡師傅告訴過我的那個什麼『殭屍門』，一個頂邪門的神秘組織。」

「殭屍門？」所有在場之人，包括堡主尹一涵在內，都在喃喃唸着這三個字，顯然這個門派對他們都很陌生。

胡大海臉上不自覺地流露出一股得意之色，偸窺了堡主一眼，又向凌星岩問道：「你可看淸他使用的是什麼兵刄？」

「沒有看到，」凌星岩回憶着說道：「不過，我看到他背後斜揹着一隻兵刄袋子，裏面裝的很像是兩截棍或雙鞭之類的兵刄。」

「這就對了。」尹英也似分享到一份博聞的光榮，笑着說道：「師兄，那不是兩截棍，也不是雙鞭，而是一根可以一折爲二，給死人招魂的招魂幡呀。」

尹一涵今日特別破例，沒有喝阻尹英的一再岔言，他閉目沉思了一會，突然雙目一張，暴射出兩道湛湛神光，凝視着凌星岩問道：「後來呢？」

凌星岩不禁渾身一震，定了定神，對所遭遇之事，似仍心有餘悸地說道：「弟子和那人對面後，只見他眼眶中的兩粒瞳仁越來越小，最後小得僅賸半粒米大，而眼中噴射出來的綠光却越來越盛，幾乎使人睜不開眼睛，更奇怪的是，那時弟子的神智好像有一瞬間恍惚，也就是那時候弟子被人在胸膛上印了一掌，因而失去了知覺。」

凌星岩斷斷續續敍述完經過，已是滿頭大汗，鼻息粗重，臉色更是一片慘白，顯然體力已支持不下來了。

尹一涵凝神聽完，嘿嘿笑道：「總算找到了一條可資追尋的綫索，不至盡在黑暗中瞎摸了。」

旋又吩咐尹英道：「英兒，這裏沒你的事了，你照顧七師兄回房去歇憩，記住，每兩個時辰給他服一顆一陽丹。」

尹英是最愛湊熱鬧的，這時叫他離開，心裏實在是一萬個不願意，但格於父命難違，只好怏怏的伴着凌星岩離開內廳。

尹一涵目送一子一徒離去後，又向胡大海問道：「胡師傅，這『殭屍門』到底是個怎樣的門派，怎的我從未聽說過，可否請你再說詳細點。」

胡大海尷尬一笑道：「在下也是偶然聽一位道上的朋友提及，祇知道是個新崛起的神秘組織，在下所聽到的已全說出來了，至於詳細情形，就不知道了。」

尹一涵喃喃道：「這眞是怪事，『殭屍門』和咱們尹家堡有什麼過不去的？再說以靈風道長的一身功力，居然也會陷身區區大火，這未免太離奇了！」

「萬里飛虹」佟震宇道：「堡主，以在下的看法，靈鳳道長早已離開了梅軒，根本就未陷身火窟！」

尹一涵道：「就算他們師徒要離開本堡，咱們以禮接待在先，他們也應該在禮貌上向本堡打個招呼呀。」

佟震宇冷笑道：「愚意以為防人之心不可無，這很可能是個極大的陰謀。」

「陰謀？」尹一涵沉聲道：「你以為這是靈鳳道長師徒故佈疑陣？」

佟震宇振聲道：「在下的看法確是如此，以靈鳳道長的一身修為，如有人在他住的地方縱火，按理判情，決難逃過他敏銳的聽覺，因為這也是一個練武之人的最起碼條件呀！」

王道行道：「佟師傅的分析，不無道理，不過你却忽畧了一點，假如靈鳳道長眞能設計出這個陷阱，一定會想到這個漏洞。當然，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以常理忖度的。」

這時，尹一涵的首徒顧無痕，似是突然獲得靈感，說道：「王師叔，」尹一涵門下弟子，均以「師叔」尊呼王道行。「靈鳳道長師徒會不會是遭到暗算？」

王道行表示讚許的頷首道：「如果佟師傅假定的情況不能成立的話，這便是最可能的判斷了，不過……」

顯然王道行那「不過」二字下面還有文章，可是一個麻面的年輕人匆匆跑進廳來，將他欲說的話打斷了。

麻面年輕人姓鄒，名鎭湘，在尹一涵門下排行第五，他急匆匆走到尹一涵身旁低聲道：「師父，弟子在堡外的草地上，拾到這支銀質骨子，特送來請你老人家過目。」

說完，將手中拿着的一根銀骨，雙手呈給尹一涵。

這根銀質管子比筷子畧粗稍長，中空分成三圓格，一端有吹嘴，骨子中間有三顆綠豆大的活動機關，製造得極為精巧。

尹一涵接過銀管，畧看一下，便遞給王道行道：「道行，你看這是不是褚姥姥的三絕吹管？」

鄒鎭湘躬身請示道：「師父可有什麼吩咐？」

尹一涵揮揮手道：「你下去吧，梅軒那邊的事情也要多加照顧。」

王道行將銀質管子仔細端詳再三，很肯定的說道：「一點不錯，這的確是褚老婆子的三絕吹管，難道她也捲入了這場是非？」

擒龍手向陽道：「褚老婆子的三絕吹管，除了無影神火和無影毒芒二絕外，另一絕便是無影迷魂砂，如果靈鳳道長師徒果眞是先遭暗算，而後葬身火窟，則這婆子的嫌疑，便無法推卸了。」

尹一涵的兩條濃眉幾乎皺到一起，迷惑不解地道：「我記得和這位褚姥姥素無恩怨和來往，她選定本堡來暗算靈鳳道長師徒，其目的何在呢？」

向陽囁嚅道：「可能是和靈鳳道長有仇吧。」

尹一涵對這解釋未盡滿意的搖搖頭。

王道行接口道：「向兄這個解釋，似還欠缺充分理由，即使是向兄所說靈鳳道長師徒是着了褚老婆子無影迷魂砂的道兒，應不單純是為仇，這道理很簡單，因為決心報仇，機會俯拾皆是，用不着來本堡節外生枝，無端另樹强敵，再說，這根三絕吹管遺落本堡，我以為是個絕大的漏洞，總而言之，這是個極大的陰謀，而且因素極為複雜，不過一時間無法理出頭緒罷了。」

胡大海笑笑道：「總管，你是有名的神算，那『殭屍門』的人突然在本堡出現，是不是也有複雜因素？」

王道行冷笑道：「假如江湖上眞有『殭屍門』這麼個神秘組織的話，應該是毫無問題，不過還得詳細調查。」

尹一涵神情肅穆地道：「總管的話很有道理，火焚梅軒，內情絕不單純，一定隱藏一個極大的陰謀，一個處理不當，很可能為本堡招致不幸……」

旋轉面向王道行說道：「道行，剛才胡師傅已說過了，你是有名的神算，這件無頭公案，我就全權奉託你了。」

× ×

室雅何須大，尹一涵的書房雖然不大，可是牙籤書軸，滿目琳瑯，佈置得極為風緻高雅。

這時，尹一涵和王道行兩人，正在書房裏促膝密談。

兩人的聲音都抑得極低，房外的人卽使將耳朶附在門窗上也難聽到片言隻字。

很顯然的，他們是在商談一件極機密的大事情，至於什麼機密大事，就非局外人所知了。

「嘭！」有人在書房門上，輕輕敲了一下。

尹一涵雙眉一皺道：「什麼人？」

門外人低聲答道：「弟子鎭湘。」

尹一涵微感不悅的道：「進來吧。」

鄒鎭湘輕輕推開房門，一見王道行也在房中，自知魯莽，不禁感到臉上一熱。

尹一涵面含薄怒道：「有什麼事？」

鄒鎭湘這才訕訕地跨進房門，給師父和王師叔請過安後，垂手躬身道：「靈鳳道長師徒的屍體已掘出來了。」

王道行目光一亮，問道：「是否還能辨認？」

鄒鎭湘道：「和其他掘出來的屍體一樣，已燒得皮開肉綻，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人形。」

尹一涵道：「那你怎能確定是靈鳳道長師徒的屍體呢？」

鄒鎭湘道：「因為掘屍的地方，正是靈鳳道長師徒下榻之處，而且靈鳳道長弟子所佩的長劍也在那裏掘了出來。」

尹一涵和王道行尷尬地交換了一瞥目光，顯然他們兩人的促膝密談，與此有關，而且，可能是判斷發生錯誤。

尹一涵特別加重語氣道：「你快下去照顧，對靈鳳道長師徒的屍體，要特別好好盛殮，不能絲毫草率！」

鄒鎭湘恭應聲：「是！」轉身離去，並順手將房門帶上。

王道行愼重地道：「堡主，英兒的安危，千萬忽畧不得，最好讓無痕常和他在一起。」

尹一涵道：「這我會特別注意的。」

王道行又在尹一涵耳畔悄聲說了幾句，才起身告辭。

× ×

王道行愁眉緊鎖，面色陰沉地負着手在大廳中不停地踱來踱去，一會兒，「擒龍手」向陽和「萬里飛虹」佟震宇走了進來，同聲說道：「總管找在下？」

王道行改容含笑道：「兩位請坐。」

落座後，王道行道：「我請兩位來，是有關火焚梅軒之事，現在靈鳳道長師徒的屍體業已掘了出來，這雖非本堡蓄意縱火，但亦難脫謀殺之嫌，想煩佟師傅持堡主親筆函走趟衡州府，至白雲山面陳靈雨大師，如能邀其親蒞尹家堡共商善後，更佳。佟師傅有困難嗎？」

佟震宇道：「在下理應効勞！請問總管何時動身？」

王道行從袖中取出一封信札和一包銀兩，交給佟震宇道：「此地至衡州府往返九百里，事不宜遲，我已着人備好馬匹，候在堡外，就請佟師傅卽刻啓程吧！」

佟震宇離去後，王道行將座椅拉近向陽，低聲道：「向兄，咱們相交已有十幾年，你的為人處事，我最瞭解，也早信賴，所以這件事我想偏勞向兄……」

向陽慨然接口道：「總管，你請萬安，祗要向某力所能及，卽使蹈湯赴火，亦萬死不辭！」

王道行道：「我想煩向兄去趟四水丐帮，老實說，冷師傅說的什麼『殭屍門』，我有點懷疑，所以我想丐帮發動他們的勢力，代為調查一下，到底是否眞有這樣一個新崛起的神秘組織，因為我知道向兄和丐帮帮主淵源很深，向兄既已慨然答應，不知何日登程前往？」

向陽道：「這是何等緊急事，豈能延宕，在下畧事收拾，立刻動身。」

王道行也取出一包銀兩，交給向陽道：「這點銀子，向兄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王道行遣走佟震宇和向陽後，輕輕噓了口氣，正待離去，總教練「皓首神龍」柏天鵬却適時走了進來道：「道行老弟是否有暇？」

王道行見柏天鵬面色凝重，知道必有事故，笑道：「老哥哥是否有事見教？」

柏天鵬點了點頭，王道行笑道：「好幾天未和老哥哥把盞了，趁着這個機會陪老哥哥喝兩杯，如何？」

柏天鵬展眉笑道：「這兩天你為了梅軒這檔子事，實在够辛苦了，就算老哥哥陪你吧。」

在王道行的宿舍裏，書案上擺着幾盤風鷄、腊腸之類的下酒菜餚，和一罈陳年花雕，王道行和柏天鵬對桌而坐，經過三巡，柏天鵬突然長長嘆口氣道：「道行老弟，老哥哥有一句話，如骨梗在喉，但不知該不該問。」

王道行微微一笑道：「老哥哥，你怎的和小弟也見外起來了。」

柏天鵬放下手中酒杯，神色異常莊重的道：「你說咱們堡主是否有意問鼎下屆七劍盟主的寶座？」

王道行暗暗頷首，但仍故意反問道：「老哥哥以為呢？」

柏天鵬不悅地道：「道行老弟，你是覺得老哥哥面前不便作答。」

王道行忙陪笑道：「老哥哥言重了，小弟祗是想知道老哥哥突然問及此事，是否懷疑與火焚梅軒之事有關？」

柏天鵬道：「這可很難說，道行老弟，你是否願意答覆老哥哥這個問題？」

王道行噓口氣道：「老哥哥，不瞞你說，這件事連小弟也僅限於猜測；如果說堡主絕對無意問鼎七劍盟主寶座，那是自欺欺人的話，古語道的好：『三代以下，無不好名者！』堡主並非超人，自也不能例外。」

柏天鵬嘆口氣道：「果眞堡主有問鼎七劍盟主的野心，則老哥哥的假設，就有幾分可能了。」

王道行肅然道：「我敢肯定的說，老哥哥的假設完全接近事實！」

柏天鵬兩道白眉一軒，興奮的道：「你是說與火焚梅軒之事有關？」

王道行點點頭道：「因為堡主最近幾年在武林的聲望，已凌駕其餘六劍之上，老哥哥請想，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法，能打擊堡主的聲望，依小弟的想法，這可能還祗是個開端，往後的可能還有更惡毒的手段接踵而來呢！」

× ×

尹家堡內一片縞素，也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

練武場中央，搭蓋着一座巨大的蘆棚，棚內一排擺着十二具上等楠木靈柩，三牲供奉，香煙繚繞。

蘆棚四週，哭聲震天，悲悲切切地，宛如巫峽猿啼，嫠婦夜哭，這些悲慟之人，都是本堡罹難者的家屬。

這已是火焚梅軒後的第四天，堡中延請到數十名高僧高道做法事超渡亡魂，法器誦經之聲日夜不輟。

堡中之人，無分男女老少，各有職司，幾晝夜毫不休息的忙下來，眞是人疲馬乏，臉上全是一片倦容。

這日凌晨，天尚未曙，王道行暗將「皓首神龍」柏天鵬請來，託請暫代照料堡中一切事務，他卽畧事化裝，隱去本來面目，趁着堡中人事忙，一個不注意的時候，悄悄地溜出了尹家堡。

他一路潛踪隱跡，疾行如飛，不到半個時辰，便已趕到緊臨湘江的望城坡——這裏原是一片極為荒凉的漁村，僅有十餘戶漁民，散散落落的，但數年來，這片荒凉漁村突然繁榮起來，不但有一條小街，而且開門七件，均極齊備，不須動輙進城採購了。

望城坡是王道行經常到的地方，他熟練的在街尾一間破茅草房的木門上輕敲了幾下，裏面卽傳出一個中年人的粗魯語聲，應道：「誰呀？恁大清早的……」

王道行冷哼一聲道：「尹家堡的，有急事要過河去，怎麼？不耐煩是不是。」

門，呀的開了，是個相貌猥瑣，年約三十餘歲的精壯漢子，肩上抗着兩支濕的木槳，毫不示弱地一路嘮叨着道：「尹家堡又不是官府衙門，用不着拿來嚇人！我眞不明白，你們要過河辦事，為什麼不能等天亮，偏偏都喜歡趕在大黑天，而且又不約好一道走，眞是要命。」

王道行不禁心中一動，忙問道：「你是說本堡已經有人先我過河去了？」

「難道我還騙你，」精壯漢子藉着屋

內透出的燈光，將王道行細細的打量了一
下，見祗是個堡丁裝束的糟老頭子，不屑
的冷哼一聲道：「難道你沒長眼睛，喏，
我槳上的水漬都還沒乾哩。」
「是誰過河去了呀？」王道行似爲精
壯漢子不怕事的勇氣所屈服，前倨後恭地
低聲問。
「還不是你們尹家堡那隻夜貓子。」
「夜貓子？夜貓子是誰？」
「胡師傅呀。哈哈——」精壯漢子自
己也覺得好笑起來，因爲胡師傅這個綽號
是他取的，「因爲他經常半夜三更過河去
，把我氣壞了。」
精壯漢子話聲一頓，似乎才想起眼前
這個糟老頭子的面孔很陌生，不禁「咦」
聲道：「你這老頭兒的面孔很陌生嘛，好
像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王道行笑笑道：「老朽剛來尹家堡不
久，而且平常很少外出，難怪你老兄不認
識，一回生，二回熟，也許以後要常常麻
煩你老兄了。」
兩人說話間，不覺已到江邊。
碼頭上繫着一艘渡船，王道行上船後
，袖子一捲道：「老兄，水流很急，我來
幫你打槳！」
精壯漢子將兩支槳往船頭一擱，道：
「老頭兒，你會嗎？在水面上不像在陸地
，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一邊說着話，一邊已解開繫船的繩子
，推船離岸。
王道行已將木槳掛好在槳樁上，欸乃
一聲，船已開始掉頭，大笑道：「老朽雖
未在水面上討過生活，但操舟的技巧，倒
也畧知一二哩。」
渡船順着湍急的水勢，緩緩向對岸駛
去。
王道行一邊打槳一邊大聲搭訕着說道
：「老兄在這裏擺渡，辛辛苦苦的，一天
能賺多少銀子？」
「銀子？」精壯漢子失聲笑了起來，
說道：「連錢屑兒也見不到哩，假如能每
天賺個千二八百文的，混住生活就心滿意
足囉！」
「哦？當眞？」王道行故以不甚相信
的口吻道：「剛才胡師傅過江去，大概總
給了幾錢銀子吧？」
「胡師傅，嘿！」精壯漢子鄙夷的道
：「他是出了名的吝嗇鬼，能像今早給二
十文制錢，已是難能可貴的出手了，還不
知要心痛多久哩。」
「胡師傅大概幾天去城裏一次？」
「差不多三兩天跑一趟，多數時間都
是在夜晚，我實在被他給煩死了，可是有
什麼辦法呢，因爲他是尹家堡的武師啊，
拳頭硬，誰敢開罪！」
「老兄，你忘了老朽也是尹家堡的人
呀，」王道行逗着精壯漢子道：「難道不
怕老朽告訴他說你在背後說他的壞話。」
「這——」精壯漢子果眞有點急了，
忙央求道：「老頭兒，眞對不起，小的剛
才說的話，算是胡說八道，請高抬貴手，
千萬別告訴胡師傅。」
王道行哈哈笑道：「老兄，老夫是逗
你玩兒的，咱們都是貧苦人，聽別人使喚
的，祗有同病相憐，怎會使壞……啊，對
啦，胡師傅常趁夜晚進城，是不是去找樂
子？」
精壯漢子被王道行唬了一下，心有餘
悸，可不敢隨便亂說了，不過，他不是塊
能學金人三緘其口的料子，儘管不敢，但
多嘴多舌慣了，實在也忍不住心裏想要說
的話：「老頭兒，如果你賭咒眞的不告狀
，我就告訴你。」
王道行一本正經地大聲道：「天地江
神爲證，老朽決不將這擺渡老兄對我說的
話，告訴胡師傅……喂！老兄，這你可相
信了吧。」
精壯漢子得到王道行的設誓保證，再
也忍不住的又打開了話匣子，笑道：「你
老頭兒說的一點不錯，聽說你們那位胡師
傅可風流得緊呢，常常半夜三更過河，是
去趕熱被窩，因爲他在堂子裏包了個名叫
小翠花的妓女，而且兩人已在平地一聲雷
賃屋同居了呢。」
「是嗎？」王道行笑着道：「你老兄
是聽誰告訴你的，怎會這樣淸楚？」
「你老頭兒敢莫是不相信，」精壯漢
子爲恐別人不相信他的話，特別加重語氣
說道：「老實告訴你吧，是胡師傅在閒聊
時，自已炫露的！」
王道行默然了，暗忖：他爲什麼要將
這些並不光彩的狎邪行爲當衆宣揚？是自
詡比別人强？抑是風流自賞？這些似乎都
不可能，那除此以外，就是別有用心……
「嗯，對啦！這可能是故意施放的烟
幕，」王道行不自覺的喃喃自語：「藉以
掩飾他別的行動！」
「喂！老頭兒，你喃喃的，船都攏岸
了！」精壯漢子大聲吼叫。
王道行「啊呀」一聲，抬目一看，果
然船已靠岸，不禁尷尬一笑道：「胡師傅
眞是艷福不淺，連老朽這把年紀，都聽得
想入非非了。」
說着，探囊取出一塊五六錢重的銀子
，放在船板上，又道：「老兄，說句你別
見笑的話，那隻貓兒不愛腥，老朽一生別
無所好，就只喜歡這個調調兒，半夜三更
的趕過江去，用不着老朽巧辯，你老兄心
裏雪亮，所以特別的轉託你老兄，千萬代
老朽保住這個秘密！」
精壯漢子見是一錠白花花的銀子丟在
船頭上，早已把手中的槳一擱，從後梢跑
了過來，拾起銀子在手裏掂了掂，樂得心
花怒放的嘻嘻傻笑道：「老頭兒，你請放
心，我伍大牛的嘴風最緊了，我不想說的
話，就是用鐵鉗子掏，也掏不出一個字兒
來！」
王道行點點頭，說道：「這老朽就放
心了！」
隨即道了聲：「再見。」便飄然登岸
而去。

× ×

雄風鏢局設在長沙城內的西大街，白
色大理石門廬，門楣上，橫懸着一塊黑底
金字的木匾；「雄風鏢局」四個斗大金字
，係摹擬顏眞卿法帖，雄渾有力，骨骼分
明。
王道行到達雄風鏢局門前，天方破曉
，兩扇紅漆大門業已洞開，幾個鏢局伙計
正在忙着打掃。
他走過去含笑拱拱手，說道：「諸位
早！」

一個中年鏢伙停下打掃工作，抬起頭
來望着他道：「你老早！有事嗎？」
王道行點點頭道：「老朽是尹家堡來
的，受了貴凌總鏢頭的公子凌星岩少俠之
託，有極重要之事須面謁凌總鏢頭陳述，
可否煩請老兄代爲通報一聲。」
中年鏢伙一雙眸子骨碌碌地，又將王
道行全身上下重新打量了一遍，才頷首道
：「好吧。你老就請在這裏稍候片刻，在
下就去代你通報。」
不到片刻工夫，中年鏢伙出來向他招
招手道：「咱們總鏢頭在大廳中等候，你
老請自已進去吧。」
說完，轉身遙指了一下大廳的所在。
王道行稱謝了一聲，便緩步向大廳走
去。
雄風鏢局可說是王道行常來之地，輕
車熟路，不過他此時係掩去了本來面目，
當然得扮驢肖驢了，所以一路行來，故意
東張西望，顯出一副完全陌生而好奇的樣
子。
大廳中，除總鏢頭「鐵面仙猿」凌霄
外，另外還有「連環拐」龔有恒，「搖頭
獅子」佘茂巳兩位鏢師。
當王道行故意畏畏縮縮走進大廳，凌
霄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化裝，方自一愣，王
道行已是深深一揖到地，低聲道：「小的
尹文拜見總鏢頭。」
凌霄一閃身讓到一邊，笑叱道：「道
行兄，你到底是在鬧什麼玄虛？」
王道行雖經化裝，掩去本來面目，但
凌霄目光何等銳利，況兩人相交甚久，一
些習慣性的小動作，不自覺的表露出來，
自然難逃凌霄這等大行家的法眼了。
王道行來到大廳，見已無外人，用不
着再演戲了，便哈哈一笑，抱拳連拱道：
「凌兄，龔兄，佘兄，早！」
凌霄和龔、佘兩位鏢師這才抱拳還禮
道：「王兄早！」
分賓主落座後，凌霄並未吩咐傭人看
茶，因他見王道行此番掩去本來面目而來
，心知定有極重要的事故，不願暴露身份
，所以也就從畧了。
王道行坐定後向凌霄歉然說道：「令
郎身負重傷，敝堡主和在下因未盡保護之
責，實感愧對凌兄……」
凌霄忙搖手道：「王兄，你這番話對
兄弟就顯得太見外了，星兒是爲師門盡力
，不說祗是負點傷，就算肝腦塗地，也是
義無反顧，理所當然呀！」
王道行改容相謝道：「是在下失言了
！」畧頓又道：「令郎傷後，敝堡主曾派
人來告知凌兄，可是，凌兄怎不過江去探
望令郎傷勢？」
凌霄爽朗一笑道：「星兒是尹堡主的
弟子，而尹堡主又是當代武林有華陀之譽
的『靑囊神劍』，些許傷勢，還用得着我
來操心，假使連尹堡主也束手無策，那我
去祗徒增尷尬，於事毫無補益，思之再三
，乃未多此一舉，倒讓王兄誤會了。」
王道行聽的雙眉不停軒動，嘆口氣道
：「凌兄眞是胸懷坦蕩的君子，這一席話
不僅使王某人欽敬莫名，而且也感到慚愧
無地自容！」
凌霄謙遜地道：「王兄的誇獎，凌某
可愧不敢當。請問王兄，今晨這等模樣粼
城，當非無因，不知在下等可能効得上勞
否？」
王道行神色異常凝重的道：「王某此
來，正是想商請凌兄和龔、佘二兄義施援
手，以挽救敝堡這一步危難！」
凌霄義容於色地慨然道：「尹家堡和
敝鏢局脣齒相依，安危同仗，祗要凌某力
所能及，雖刀鋸鼎鑊，決不後人！」
龔、佘二鏢師也同聲說道：「王兄如
能信及兄弟，當追隨咱們總鏢頭畧効棉薄
之力！」
王道行心情激動的抱拳連拱道：「三
位兄台的這份雲天高誼，實在令我王某太
感動了，同時也代表敝堡尹堡主向三位先
行致謝！」
凌霄和龔、佘鏢師連稱：「不敢當！
不敢當！」接着凌霄轉面向龔鏢師道：「
有恒，王兄這幾天够勞累的了，請你下去
吩咐一聲，準備幾樣可口的下酒佳餚，送
到我的書房，咱們得好好的陪他喝幾杯，
同時也商量咱們効力的方法。」
王道行忙搖手攔阻道：「咱們到凌兄
書房去商量商量，倒是可以，祗是，這早
酒……」
凌霄笑着接口道：「早酒怎麼樣？據
兄弟幾十年研究喝酒的心得；早酒醒神，
晚酒提神，午酒更精神！不知王兄以爲然
否？」
王道行雖是滿腹心事，也不禁爲這番
妙論，逗得哈哈大笑，道：「凌兄讜論，
與那『早酒傷肝，晚酒傷脾，不喝傷心』
有異曲同工之妙，王某算是茅塞頓開。」
龔、佘二鏢師也被逗得鼓掌大笑。
這頓酒，喝了將近兩個時辰，才賓主
盡歡而散，王道行告辭時，顯得精神奕奕
，臉上陰霾，已一掃而空。

× ×

羅洋山位於長沙以北約七里許，峯巒
峭拔，流水縈帶，景色極爲淸幽宜人。
山中有一座雷神廟，因爲香火久絕，
且無人管理，以致年久失修，殿宇業已破
毀不堪，幾不能蔽風雨。
在這座破廟裏，却住着一個怪老人；
兩道板刀眉，一雙虎目，蓬鬆灰白的亂髮
和繞頰虬髯糾結在一起，一年四季都是穿
着一襲沾滿油污的夏布長衫。
這怪老人雖是棲身在這樣一座破廟之
中，但長沙的所有酒樓伙計，倒是沒有不
認識他的，因爲他有兩項特徵，使那些酒
樓伙計難以忘懷；第一特徵是好喝酒，但
每喝必醉，醉後的餘興，不是嚎啕痛哭，
便是大笑不止。第二個特徵是他喝酒必先
付錢，而且小費的賞賜極豐，有時甚至還
超過應付的酒資，所以那些酒樓伙計在白
花花的銀子份上，不但不討厭他的酒品，
反而覺得有點喜歡。
可是那些曾經侍候過這位怪老人的酒
樓伙計，誰也不知道怪老人姓啥名啥，但
他們對怪老人的稱呼却有兩種，當面尊呼
一聲醉老人，背後却管他叫醉鬼。
照說這座荒廢已久，裏面蛛網塵封，
蝙蝠糞遍地，而且有一股極濃霉臭氣的破
廟，除了怪老人這種怪人外，是難得有人
問津的，可是此際午牌剛過，却有個面容
淸癯，身材頎長的短裝老人，毫不猶疑地
走進了這座破廟。
（下期續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劍堡主夫人要康浩查證方濤受創之事，翌日，康浩設計獲得方濤中劍負創血衣，不料，方濤在棋子中下毒，康浩中毒後右臂發痲，方濤要脅以解藥交換血衣，康浩爲了自己身負血仇，更要兼顧易湘琴母女及袁氏孿姝的安危，只好忍氣交換，康浩對方濤之胆敢如此明目張胆，百思不得其解，閉門詳思應付辦法，迄晚驀聞太平莊少莊主到來，康浩在大廳屏後聽得少莊主要向易湘琴求婚，因易君俠外出，康浩深恐方濤會嫁禍江東，與太平莊勾結，從此情仇糾紛，永無休止——

煮豆燃豆萁　證疑釋疑團

康浩縱然不畏懼，但這樣一來，也就等於促令太平山莊與復仇會聯手，使他今後的探查行動平添一大阻碍。

——康浩邊想邊行，直到被一聲嬌呼喚住，才發覺自己已經走過書房門了。

書房內，袁家姊妹倆和湘琴都在，袁珠見了康浩，面頰無端的就紅了起來，默然低頭不語，湘琴臉上却像罩了一層寒冰，怒容遍佈，也緊閉着嘴唇沒開口。

袁玉招手將康浩叫了進來，反身拴上房門，低問道：「看見了麼？都是些什麼人？」

康浩答道：「來的人不少，除了太平山莊少莊主，還有他的誼母和一位姓呂的師爺，隨行的約有十餘騎……」

袁玉又問道：「他們究竟是爲什麼來的？」

康浩道：「據那姓呂的師爺說，是因久慕琴妹秀外慧中，奉命特來求親……」

湘琴沒等他說完，恨恨的啐了一口，道：「呸！求他的大頭鬼，我看那些混賬東西是活着嫌膩，找死來了……」

秀眸一望康浩，接着又道：「康大哥，你爲什麼不告訴方老夫子，把那批傢伙統統趕出堡去？」

康浩遲疑的搖搖頭，道：「我也是客人的身份，怎能說得出逐客的話。」

湘琴道：「爲什麼不能？你是咱們的大哥，並非普通客人……」

袁玉笑道：「小琴，這怪不得康少俠，以他的立場，有些話的確不便出口……」微頓，又道：「不過，琴妹的心事，方老夫子應該知道得很清楚，他爲什麼不乾乾脆脆回絕太平山莊？這却令人費解。」

康浩道：「方老夫子，已經挽留他們住下，意欲等候堡主回來，再作決定。」

湘琴大怒而起，道：「這老混蛋不知安的什麼心，我倒要去問問他，究竟他是主人？我是主人？」

袁珠一直沒有開過口，此時連忙攔住湘琴，勸道：「這也不能責怪方老夫子，太平山莊非同一般門派，專程前來求親，更是一件大事，正因他不是主人，才不便作主回絕人家。」

湘琴道：「太平山莊又怎樣？回絕就回絕了，難道咱們還怕開罪他不成？」

袁珠道：「話不是這麼說，人家遠道而來，並無惡意，就算要拒絕他，也得婉言相告，方不失待客的禮貌……」

湘琴連連搖頭道：「我不懂什麼禮貌，只要把那些厭物趕出一劍堡去，誰不走，我就砍斷他的腿。」

袁珠笑道：「瞧妳又鬧孩子脾氣了，人家是慕名而來，跟妳又沒有仇恨……」

湘琴發橫道：「有仇！有仇！就是有仇。我討厭他們，聽到『太平山莊』四個字就生氣，惹惱了我，他們一輩子也別想『太平』了！」

袁珠忍不住笑道：「依我看，他們求親不成，算是幸運，如果討了妳這不講理的媳婦回去，只怕當眞沒有『太平』日子好過了。」

湘琴自己也不禁好笑，白了袁玉一眼，啐道：「妳講理，妳去嫁好了！」

袁玉格格嬌笑道：「可惜他們有眼無珠，沒有這份福氣，若是求到我二姑奶奶頭上，我就先替他們改個名字，叫做『受罪山莊』，讓這批東西好好的受一輩子活罪——」

袁珠笑罵道：「死丫頭，就會瘋瘋癲癲胡說八道！」

這一笑鬧，湘琴的氣也消了，兩人嘻嘻哈哈直鬧到起更時分，才離開書房回後院安歇。

臨別，康浩覷個空隙，輕輕向袁珠道：「在下先去後園等候，請姑娘儘快些來！」袁珠沒開口，只紅着臉，點了點頭。

後園門鄰近上房，實際上就是堡牆下的一道側門，只因上房係女眷居室，後花園又是堡主夫人幽居念佛的地方，堡丁們夜間巡查，如無特殊事故，都很少到後園門來。

康浩選擇這兒和袁珠相見，除了地方僻靜，便於商談之外，更爲了監視園門通路，以防方濤潛入後花園，對歐陽佩如有所謀害。

這時，一彎新月斜掛樹梢，園中只有低沉而規律的虫鳴聲，微風拂過，月影婆娑，花香撲鼻——夜，顯然那麼安詳，那麼幽美。

但康浩却全無心情領畧這份怡人夜色，他緊鎖着劍眉，立身牆影之下，不時仰望上房樓頭的燈光，心裏正默默盤算着應該如何對袁珠說明自己的計劃和安排？

遠處梆鼓敲過了二更，花徑上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康浩連忙迎上前去。

月光下，只見袁珠披着一襲墨色風衣，輕攝裙裾，一步一張顧，彷彿做了甚麼虧心事似的，娉婷婷，怯生生躡足而至。

康浩道：「袁姑娘——」

袁珠一驚，身形頓止，及待看清是康浩，不禁擧手連連拍着胸口，道：「唉呀！你怎麼躲在牆脚下？嚇了我一大跳！」

康浩道：「在下等候將近一個更次，還以爲姑娘不來了呢。」

袁珠臉上忽然一紅，俛首笑道：「旣

然答應你，怎麼會不來——」接着，又赧然問道：「你究竟有甚麼事？一定要等到夜靜更深才能够說？而且，要瞞着小琴她們……」

康浩招招手道：「此地不便詳談，姑娘請隨我來。」

說着，一縱身，飛登上牆頭，舉目回望了一遍，再次騰身飛掠，竟躍上後園內一株大樹枝，緊傍着樹葉濃密處坐下來。

袁珠初時有些猶豫，見康浩接連招手示意，只得也提氣飛身而上。

兩人坐在枝葉掩蔽下，雖然不慮被人發現，但袁珠却芳心撲撲亂跳，更不敢坐得太靠近，隔着樹幹，自己另覓一條橫枝坐下。

剛坐下，就低聲催促道：「康少俠，有話請快說吧。我不能躭得太久，這樣被人看見了也不好……」

康浩點點頭，道：「在下邀約姑娘到這裏來，有一宗極重要的事相商，希望姑娘能讓在下說得詳盡些，同時請留意附近，提防有人潛近偷聽。」

袁珠道：「爲甚麼要這樣愼重？」

康浩道：「事關重大，不能不愼重。在下先告訴姑娘一個消息！如今的一劍堡，已經全在復仇會控制之下了。」

袁珠大吃一驚脫口道：「誰說的？」

康浩道：「是在下親目所見，親身證實，那負責暗中指揮行事的人，就是方老夫子。」

袁珠變色道：「這……怎麼可能！」

康浩道：「事未目覩之前，在下也認爲不可能。但此事非僅千眞萬確，甚至方老夫子也親口承認了……」接着，便將夜探後花園用風鈴劍射方濤，以及搜獲血衣證據，却遭方濤下毒奪去……等經過，詳細說了一遍。其中只畧去歐陽佩如要求帶走湘琴的一段，暫時未提。

袁珠聽了，却有些半信半疑，沉吟道：「照你這麼說來，今天早上咱們三人都曾經中了迷香，是麼？」

康浩道：「正是如此，若非顧忌姑娘的安全，當時在下寧捨一條手臂，也不肯將到手的証據再還給他。」

袁珠搖搖頭道：「可是，一個人若中了迷香蒙藥之類東西，醒轉的時候，必然會有頭暈或嘔吐的現象，爲甚麼咱們今天早上醒來，一點異樣感覺都沒有呢？」

康浩道：「那可能他們所用迷香，不是一般武林人使用的平常藥物。」

袁珠又道：「如果要對咱們姊妹施用迷香，只有上房的貼身丫鬟才辦得到，據我知所，在上房侍候的春蘭和秋菊兩個丫鬟，都是從小服侍琴妹的人，而且是十幾年前就買來的，若說她們也是復仇會的爪牙，的確難以置信。」

康浩道：「方老夫子也是入堡十年以上的老人，若非親見，誰又相信他會是復仇會高手？」

袁珠默然有頃，道：「這件事關係太大，必須查到眞憑實據才行，我看，最好能告訴湘琴……」

康浩忙道：「決不能告訴她。小琴的脾氣妳是知道的，無論她信不信，風聲一定洩漏，方濤發覺秘密敗露，必然會下毒手。」

袁珠道：「依你該怎麼辦呢？」

康浩道：「在下想到兩個方法：一個是請妳們暫時遷入後花園跟易夫人同住，自炊自食，不用任何丫鬟僕婦，由在下單獨對付方濤，以免後顧之慮。」

袁珠道：「這方法好雖好，只怕易伯母不肯，而且咱們突然搬入後花園，也就等於告訴方濤已經發現他的秘密了——你再說說第二個方法。」

康浩道：「第二個方法，只有不動聲色，由在下先帶小琴離開一劍堡。表面上，就以拒婚太平山莊作藉口，留下賢姊妹暗中保護易夫人，這樣諒必不致引起方濤的疑心，待在下將小琴送到安全之處，再回來接易夫人和賢姊妹……」

袁珠道：「你的意思，是要咱們分批逃出一劍堡去？」

康浩點頭道：「此地已是復仇會的天下，住下去隨時都可能發生危險，只好暫時避開了。」

袁珠道：「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這一來，你就成了誘拐小琴私奔，易伯父回來，豈肯與你甘休？」

康浩道：「只要問心無愧，誤解總有一天會明白的。」

袁珠想了想，又道：「你準備帶她到甚麼地方去呢？」

康浩道：「現在還沒有確定的地方，大約不出豫冀二處。」

袁珠正色道：「我覺得你應該再想想後果，女孩子家以名節爲重，倘若輕率從事，壞了小琴的淸白名聲，這可是關係她一輩子的大事。」

康浩聽得一楞，暗忖道：這話不錯啊，我已經決定以昭雪師寃爲已任，難保沒有危險，倘若中途發生甚麼意外變化，豈不害苦了湘琴——想到這裏，不禁默然俛首，無話作答。

正猶豫間，突然有人接口道：「事急從權，古人早有明訓，何況我這做娘的同意了，誰敢說這是誘拐私奔？」

話聲來自頭頂，兩人齊吃了一驚，不約而同站起身來仰面上望，却見歐陽佩如一身黑衣，坐在樹頂另一支枝葉濃密的橫幹上。

袁珠忙道：「伯母，你老人家怎麼也在這兒？」

歐陽佩如冷冷道：「我早就坐在這兒了，只是你們自顧着說話，沒有留意樹頂罷了。」

袁珠臉上一陣熱，赧然笑道：「眞的，咱們只注意樹下，竟沒想到伯母會在樹頂上……」

歐陽佩如低喝道：「現在也別儘注意樹上，當心那邊有人來了。」

兩人連忙縮身回顧，果然看見兩條人影，正沿着堡牆向後園如飛而來。

康浩雙眉微剔，探手按按胸前劍囊。

歐陽佩如沉聲道：「不要出手，先看清楚是甚麼人？」

那兩人藉着牆影掩蔽，身法迅捷，快得有如兩條輕烟，霎眼間已到了後園門前人影歛處，現出一男一女兩個勁裝少年。

康浩頓感眼中一亮，敢情那兩名少年男女竟是逍遙公子的隨身侍女和書童。

當時在大廳上，康浩只覺得兩人面貌

頗爲清秀，未曾特別留意，現在見了他們輕功身法，心裏才暗暗吃驚——看來「太平山莊」之能名列武林三莊之一，的確並非倖致，這兩人的身份，不過是侍女和書童，輕功已有如此火候，那逍遙公子一身武功，不知更要高强多少倍了。

只見兩人在門前畧一張望，便雙雙躍上了堡牆，那侍女聳目遠望，揚手指點着道：「你看這座花園，單獨建在山脚下，除了一道園門，幾乎與外界隔絕，大約就是堡主夫人養病的地方了。」

書童道：「她若眞有病，那兒不好休養？爲甚麼偏偏躲在這鬼氣陰森的花園裏？其中一定有秘密。」

侍女點頭道：「不錯，她身爲一劍堡女主人，怎會獨自一個人住在這樣偏僻的園子裏，的確令人可疑。」

書童道：「姐！咱們探查一下好嗎？也許眞被咱們查到甚麼証據也不一定！」

侍女搖頭道：「奶奶只叫咱們觀察地勢和進退路徑，一再叮囑不許擅作主張，待會兒惹出事來，那就吃不完兜着走。」

書童慫恿道：「怕甚麼？咱們只是偷偷溜進園裏看一看，那兒就會惹出事。」

侍女道：「左右不過是座花園，有甚麼好看的？」

書童道：「哈！如果咱們運氣好，發現了花園中的秘密，這份功勞該有多大？即使甚麼也沒有發現，再悄悄退出來，反正並無損失，何樂而不爲？」

侍女沉吟了一會，仍舊搖頭道：「要去你自己去，我怕挨罵，寧可不要這份功勞也罷。」

書童道：「那麼，妳在這兒等我，我很快就回來。」

話落，雙臂一展，身形衝天而起，半空中曲腰，拳腿，折身，化作「雁落平沙」之式，飄然向園中落去。

侍女啞聲叫道：「記住！只許看，不許惹事啊——」

那書童揮揮手，身軀連閃，已沒入花樹叢中。女的站在牆上張望了一會，也飄下堡牆，退至牆脚暗影內隱藏起來。

袁珠早將兩枚金環扣在掌中，只因未得歐陽佩如允許，不敢擅自出手。此時見那書童居然闖進花園窺探，便束氣傳聲道：「伯母咱們要不要截住這兩個小輩？」

連問幾聲，不聞樹頂回應，兩人抬頭一看，樹上枝葉猶在搖幌，歐陽佩如却早已不知去向了。

同在一樹上，那歐陽佩如甚麼時候離開的？他們竟然毫無所覺。

康浩驚喜的忖道：「難怪方濤侍伺十年不敢下手，原來是怕懼她這一身驚人武功！」

袁珠束聲道：「伯母一定追蹤那書童去了，咱們一齊動手，將這個丫頭擒住好嗎？」

康浩却含笑搖頭道：「不用咱們出手，兩個小輩準討不了好去的……」

正說着，花園中突然傳來一聲輕叱，轉眼間，那名書童已如飛奔了回來。

侍女聽得聲音，慌忙從牆脚閃身迎出，低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那書童沒有回答，只催促道：「快走！快走！」兩人飛越牆頭，急急逃向前堡去了。

康浩輕舒一聲，笑顧袁珠道：「我說如何？這兩個小輩武功雖然不錯，終究年紀太小，怎會是易伯母的對手。」

袁珠道：「聽他們剛才談話的口氣，倒像是奉命專來踩道的，莫非太平山莊求親是假，另外懷着甚麼陰謀不成。」

康浩哂道：「他們今夜嘗了厲害，縱有陰謀，也該知道警惕了。」

袁珠道：「可是，我看那書童臨去時雖然很慌張，却不像負了傷的樣子？」

康浩道：「他們年紀小，又是下人身份，易伯母自然不好意思傷他，想必只給他一次小小的教訓罷了。走！咱們去看看她老人家去。」

兩人躍下大樹，覓路進入後園，直到茅屋前，仍未見到歐陽佩如，而茅屋中一片漆黑，既無燈光，也不聞人聲。

康浩叫道：「伯母已經安歇了麼？」一連問了三四遍，屋裏寂然無聲，毫無動靜。

袁珠星目四掃，忽然失聲道：「不好！易伯母受傷了！」

康浩循聲望去，果見歐陽佩如俯臥在水潭邊那塊大石上，頸臂都無力的虛垂着，分明已經受傷昏迷！……

兩人飛步趕到水潭邊，試探歐陽佩如的鼻息，發覺她氣脈都很正常，只是雙目虛闔，四肢軟弱，倒像是疲乏過度，隨意靠在大石便睡熟了。

康浩轉身道：「姑娘快請檢視一下，看她傷在什麼部位？」自己也藉此時間，由水潭至樹林往返查看了一遍。

搜查檢視結果，歐陽佩如毫未受傷，附近也看不出打鬥的痕跡。

袁珠道：「會不會是中毒了？」

康浩搖頭道：「既無傷痕，毒由何來？或許是中了迷藥悶香，且用冷水澆一澆看。」

袁珠連忙抱起歐陽佩如，直到水潭畔，無奈任憑冰冷的潭水澆浸，歐陽佩如仍然昏睡不醒毫無效用。

康浩又道：「試試她的穴道，有沒有被特殊手法所制？」

袁珠舉掌輕拍她全身三十六處大穴，又以掌渡力，試探她的內腑血脈運行……忙亂了一陣，廢然搖頭道：「她體內氣血暢通，並無阻滯，決不是穴道受制。」

康浩詫道：「這就奇怪了，既無內外傷，也沒有遭藥物暗算，血脈暢通，氣息正常……難道眞是睡熟了不成？」

袁珠道：「事屬反常，必有蹊蹺，我看還是趕快通知湘琴要緊。」

康浩忙道：「現在絕對不能聲張，倘若消息傳進方濤和太平山莊來人耳中，只怕會立刻激動起變故。」

袁珠說道：「那麼，咱們應該怎麼辦呢？」

康浩畧一沉吟，道：「咱們先送她回屋裏去再說。」

兩人抬着歐陽佩如返回茅屋，安置在臥室床上，又守候了將近半個時辰，依然未見她醒過來。

袁珠焦急地道：「就這樣空等怎麼行？等到天亮，仍是瞞不住呀？」

康浩頓足道：「事到如今，只有將那

書僮擒來才能知道實情了。妳暫時守護在這兒，我到西院去一趟……」

袁珠道：「你一個人去，怎是他們的對手？不如暗地通知湘琴和二妹到後園來，大夥兒也好商議。」

康浩道：「我自會見機行事，如果不能得手，再告訴她們也不遲。」

因見袁珠未帶兵刃，便將隨身木劍摘下交給她，臨行又叮囑道：「我走了以後，你就滅掉燈光，把門窗全部打開，這樣才能監視園中動靜，我回來的時候，一定先擊掌四聲爲號，不聞暗號就是敵人。」

袁珠連連點頭道：「你要快去快回，沒有適當的機會，千萬別鹵莽動手。」

康浩答應着出茅屋，展開身法，先在園中迅速搜查了一遍，然後才離開後園，直奔西院客房。

這時，夜色已深，萬燈俱寂，全堡上下都正在甜夢中。

西院一列客房，不下十餘間，此時也靜悄悄的，看不見半個人影。

康浩取一幅黑布紮在臉上，以防萬一失手，被人認出來，同時儘量不以輕功穿房越屋，以免發生聲響，因他深深知道，太平山莊屬下都是精選出來，身手一定不弱，登高騰空，反易暴露行藏。

他提氣躡足，小心翼翼穿過照壁牆，利用廊簷陰影掩蔽，緩緩走到院中，遊目四顧，見左首一間房中，尚有微弱的燈光透出，便輕輕掀近窗外，尋了個縫隙，眇目向裏張望……

一看之下，不由驚喜交集，原來這間房裏共有兩張床，其中一張小床上，正睡着那名書僮，另一張較大的床上，睡着那侍女和逍遙公子的誼母——面垂黑紗的獨臂老婦人。

那侍女睡在裏床，面向牆壁，似已入夢。可是，那獨臂老婦却盤膝坐在床外，正俛首行功調息，床沿邊，斜倚着一柄烏黑發亮的竹枴。

最奇怪的是，時已半夜，那獨臂老婦面上的黑紗都沒有取下來。

康浩側耳傾聽，但聞那書僮鼻息均勻，全無負傷之狀，而且睡得十分香甜。

小床的位置，恰在窗下不遠，如果出其不意由窗外用「隔空點穴」的手法，制住那書僮並無多大困難，但康浩却顧忌着大床上那個獨臂老婦——此人不僅是逍遙公子的誼母，更是他的師父，不用說，武功必定十分驚人，有她在房裏，即使能制住書僮的穴道，也絕不能可將人帶出，弄得不妙，連自己也脫不了身，這可是一道難題。

康浩屏息而待，一直不敢輕舉妄動。

約莫過了盞茶之久，突然看見那獨臂老婦長吁一聲，跨下床，一面替睡在床裏的侍女掖了掖被褥，一面搖頭自語道：「唉！究竟還是年輕人有福氣，剛躺下就睡熟了，怎像上了年紀的人，新換一個地方，怎麼樣也睡不着。」說着，取了竹枴巍顫顫向房門走來。

康浩急忙縮身，閃退在壁角陰影下。

只聽房門呀然啓開，老婦拄枴走了出來，略一張顧，便緩步朝右側院牆脚下而去。

牆脚下，有一棟獨立的矮小瓦屋，乃是西院厠所，敢情這位老太太睡不着覺，竟要入厠方便？

這可眞是鬼使神差，天賜良機了！

康浩心裏一陣狂喜，幾乎忍不住想笑出聲來，靜待老婦的背影消失在小屋門內，立即飛步走出過廊簷，一閃身，掠進了客房……

可是，當他一脚跨進房門，却再也笑不出來了——

因爲身後突然有個冷冷的聲音問道：「朋友，深夜光臨，有何貴幹？」

康浩不用回頭看，已經聽出正是那獨臂老婦的嗓音，登時心頭一震，竟僵立在門口，不敢再移動一步。他知道，那老婦必是早已發現了他，才故意離房入厠，誘他落網，就憑人家這份來去如風的身法，武功不知要強過自己多少倍，此時妄想抗拒，只不過徒自取辱而已。

當然，他也不甘心束手受縛，但情勢逼人，除了鎭靜待機，事實已經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那獨臂老婦吃吃一陣低笑，又問道：「朋友是一劍堡的人嗎？」

康浩默然不答，只把頭搖了兩搖。

獨臂老婦似乎頗感意外，說道：「你既然不是堡中人，却是受誰的指使來這兒窺探？」

康浩不願對她解釋自己的身份，只好閉口不作回答。

那獨臂老婦越感詫異，沉聲道：「朋友，爲什麼不說話？莫非你是啞巴麼？」

這一喝問，却使康浩突然記起方濤手下那名裝啞的書僮，腦中靈光一閃，竟被他想到一個脫身之法。連忙點點頭，又輕「唔」了兩聲，表示自己確是有口難言的啞巴。

獨臂老婦沉吟了一下，道：「轉過身來，把臉上黑布取下來，讓老婆子看看你是誰？」

康浩毫不反抗，轉身取下蒙面黑布，裝作一副木然的神情。

那老婦隔着面紗向他打量了許久，只覺康浩面目陌生，從未見過，又見他徒手空拳，沒有携帶兵刄，不禁戒心稍弛，問道：「你不會說話，可會寫字麼？你能將身份來歷解釋明白，如果並無惡意，老婆子就放你一條生路。否則，只好把你送交一劍堡，少不得問你個『偷入內堡，非奸卽盜』的罪名。」

康浩故作驚畏之狀，連連點頭不迭。

老婦反手掩上房門，用竹枴指着一張臨窗的桌子，道：「那兒有紙筆，你自己去寫吧！」

康浩依命走到桌邊，取水濡硯，磨起墨來，倒像是眞準備長篇大論，好好做一篇文章似的。

那書僮和侍女敢情都是假睡的，這時也爬了起來，問道：「奶奶，要不要去告訴大叔他們？」

獨臂老婦搖頭道：「別忙，等問明白他的來意以後，再告訴他們不遲。」

那侍女望望康浩，惋惜的道：「年紀輕輕的，可惜是個啞巴。」

書僮聳肩道：「年紀大小跟啞巴有什麼相干？難不成一定得老頭子才能啞？」

侍女一撇嘴，哼道：「你懂什麼？整天就知道跟人抬槓！」

書僮道：「妳懂？妳倒說說看，他怎麼會變成啞巴的？」

侍女道：「這還用問嗎？當然是天生就啞了。」

書僮却道：「我不信，我說他是長大以後生病才啞的，妳要打賭嗎？」

侍女嗤了一聲，道：「去你的，誰跟你打賭……」

書僮笑道：「妳不敢打賭了麼？一賭妳準輸，告訴妳學點乖吧，若是天生的啞巴，必定也是聾子，這叫做『十啞九聾』，只有生病啞的，耳朵才能聽得到。」

獨臂老婦大感讚賞，含笑頷首道：「唔！這話很有道理，想不到……！」

誰知話猶未畢，「呼」地一聲響，康浩竟趁他們祖孫三人談笑分神之際，突然捧起硯台，連墨帶水向她砸了過來。

獨臂老婦反應十分迅速，聽得風勢，慌忙偏頭閃避，雖然躲開了硯台，却被墨汁潑了一頭一臉。

幸虧她臉上戴着一層面紗，總算沒有被墨汁迷了眼睛，一股怒火剛由心頭萌發，驚呼之聲入耳，康浩左手扣住書僮，右手拉着那侍女，却將二人當作「人錘」一般使用，猛朝獨臂老婦當胸掄去。

老婦恐誤傷愛孫，不敢硬接，迫得急急向後閃退。

康浩得此空隙，手一鬆，棄了兩人，拍掌震開窗門，飛身而出……

這一連串變化，寫來雖然冗長，其實只有一霎眼的工夫，但康浩的身子剛出窗口，却聽得獨臂老婦一聲怒叱，「蓬」地一聲，背上竟重重的挨了一竹枴。

挾背一枴，只打得康浩兩眼金星亂閃，內腑洶湧翻騰，整個身子像彈丸似的直飛出丈餘外，撞在對面一堵泥牆上，喉頭一甜，張口噴出一大股鮮血。

康浩自知內腑已受了極重的內傷，却片刻也不敢停留，强自掙扎着站立起來，奮力向牆頭上縱去。

可憐他眞氣渙散，一縱之下，幾乎連那高不及六七尺的矮牆也無法躍過，中途力盡下落，急忙用兩隻手勾住牆頭，連翻帶爬，才滾了過去。

牆外是一片花叢，再過去，便是通往第二進院的長廊了，康浩跌落在一列花棚下，距離長廊不過兩丈遠，只要能穿過那條長廊，便可躲進他居住的那間書房。

可是，他用盡平生之力想站起來，無奈兩條腿就像斷了似的，再也不由他主意，才撐起半個身子，一陣喘息，又跌了下去。

這時候，各處俱已驚動，人聲，燈火……紛紛向西院聚集。有人在呼喝，有人在追問，那些閃亮晃動的火把，和天上繁星一樣，在康浩眼中不斷地閃現，接近……

他情知脫身已經無望了，見花棚內有一個挖掘不久的土坑，便索性爬進坑內，又移了兩盆盆景，將自己遮擋起來。

誠然，這辦法委實幼稚而可笑，但他既無力舉步，內傷又急需調息，除了這樣，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不多時，人聲火光漸漸迫近，一大羣勁裝佩劍的壯漢——包括一劍堡和太平山莊門下，正分頭向花棚這邊搜尋過來。

紛沓的脚步聲已到近處，火光下，只見那爲首的正是一劍堡總管方濤，此外，太平山莊少莊主逍遙公子以及獨臂老婦和呂師爺等人雖然都跟隨同來，但爲了作客的禮貌，並未指揮搜查。

方濤神色凝重，用手遙指花棚，向那獨臂老婦問道：「老太太瞧見那人從西院逃出來，就是翻過那堵矮牆走的麼？」

獨臂老婦點點頭，道：「不錯，他逃脫之前，曾被老身打中一枴，業已負傷，料想逃不遠，只在這附近躲藏起來了。」

方濤四顧一眼，道：「這兒毗隣書房，除了那座花棚，能藏身的地方不多，那人既然負了傷，一定逃不出去的。」

於是，吩咐隨行堡丁道：「你們先把守住前後通路，由這座院子搜起，尤其要注意書房附近有沒有足印，這件事暫時不准讓後院姑娘們知道。」

堡丁們應聲散開，刹時將整座院子團團圍住，方濤取過一支火把親自向花棚走來。

康浩暗嘆道：完了，這老狐狸正跟我作對，如今被他搜出，即使不敢加害我，也免不了一場凌辱奚落……

恩忖間，方濤已走近花棚，先用火把在四週查看了一遍，然後走進棚內。

熊熊的火光，照得棚內一片明亮，那方濤又搜查得十分仔細，連盆架或較高的花樹都不肯輕易放過，遇到枝葉署密的花盆，還用手撥開花朵，探頭向裏望一遍才罷。康浩坐在土坑內，眼睜睜望着方濤一步一步走近，心裏只盼奇跡出現，或是棚外有人喚他出去？或是他突然中風生了急症？甚至盼望花棚趕快倒塌下來……

然而，任何奇跡都沒有發生，方濤龍鍾的影子，都到了土坑邊沿。

驀地裏，火光一亮，方濤兩道銳利的目光，跟康浩碰個正着……

四目相對，形藏已露。康浩廢然一聲輕嘆，正準備掙扎站起身來，却不料方濤朝他露齊一笑，竟繞過土坑，大步走出了花棚，向棚外揮揮手，說道：「這兒沒有人，八成已被他逃進後面院裏去了。」

呂師爺問道：「後進院落，是何人居住？」

方濤道：「後面乃是敝堡主的書房，再往後院，就是上房了。」

呂師爺道：「如果逃進書房倒不要緊，只怕被他潛入後進上房，驚了姑娘們却不甚方便。」

方濤道：「呂兄請放心，通往後院的路徑，老朽已命人嚴密護守，好歹要將他搜出來才罷，否則，老朽非僅愧對敝堡主付託，更無以向諸位交待。」

呂師爺笑道：「老夫子言重了。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偸帝皇家，天下儘多憨不畏死之徒，任何戒備森嚴的地方，也難保絕無宵小窺伺，何況咱們並沒有分毫損失，區區小事，老夫子又何須耿耿於懷呢？」

逍遙公子也含笑說道：「呂師爺說得對，彼此不久就是一家人了，快別如此見外。」

方濤搖頭道：「公子雖然海量，但老朽職責攸關，決不能放過那胆大狂徒，一定要將他搜出來……。」

呂師爺道：「搜查固所應當，却不必過份驚動，或許那人早已逃出堡去了也難

說。」

獨臂老婦也改變了口氣，說道：「當時老身倉促出手，那一枴，也許傷得他並不很重。」

呂師爺接口又道：「事情已經過去了，別再放在心上，也不用驚擾太甚了，大家還是回去休息吧！」

逍遙公子連忙打個呵欠，笑道：「對！對！對！夜未央，天未亮，不如再會周公，重尋好夢。」

太平山莊的人不願使方濤難堪，寬慰一番，告辭返回西院而去。

方濤兀自裝模作樣，指揮堡丁繼續往別處搜查，不多一會，人聲漸漸遠離，一場驚險，竟烟消雲散了。

喧囂遠去，庭院中重歸寂靜。康浩怔怔靠在坑內，回想剛才經過，幾乎懷疑自己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他不停地反問自己：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師父的英靈在暗中佑護？莫非方濤的眼睛瞎了？竟會看不見在坑裏有人？

不！當然不！事實上方濤不但看見了他，而且還對他露齒一笑——那一笑之中，包含了譏誚，嘲諷和深意。可是，他卻輕易的放過了他，更設辭替他掩飾，將其他搜查的人都支使開去……

方濤老奸巨猾，心機深沉得可怕，他這樣做，自然不是爲了幫助康浩，而是另有目的，但康浩搜盡枯腸，卻猜不透他的目的何在？

正苦思不得其解，遠處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一條人影，正掩掩藏藏向花棚奔來。

頃刻，那人已鑽進了花棚，並且啞聲叫道：「康少俠！康少俠——」

康浩凝目望去，只見那人一身黑衣，未帶兵刃，面目雖看不眞切，從裝束上，依稀尚可認出是一劍堡的人，於是低應道：「是誰？」

那人匍匐奔近土坑，塞過來一隻小瓷瓶，匆匆說道：「小的奉總管之命，特爲少俠送藥而來，此地隣近西院，不可久留，請少俠儘快離開的好，瓶內是本堡療傷聖藥『續命丹』，對內腑受震，極有神效，一次服用三粒，半個時辰以後就可以提聚眞氣了，總管不便親自送來，請少俠多多見諒。」

說完，也不管康浩回答，低頭竄出花棚，疾奔而去。

康浩握着那隻瓷瓶，瓶上餘溫猶存，心裏卻驚詫莫名，如墮五里霧中。

這時候，他已經無暇再推測方濤的用心，雖然也不敢服用瓶內藥丸，仍將它揣進懷裏，略作調息之後，便掙扎着爬出土坑，踉蹌向後院行去。

他被那獨臂老婦的竹枴傷得實在不輕，每行數丈，便須停下調息血氣，才能繼續舉步，是以走得十分緩慢，所幸一路上並未碰到攔阻的人。

回到後花園，天色已經微露曙光，遙望茅屋尚在五丈外，康浩用盡最後一分力量，舉掌連擊了四下便暈倒在樹林邊……

醒來時，但見紅日當窗，自己正仰臥在茅屋內那張食桌上，袁氏雙姝和湘琴都圍在桌傍，人人秀髮蓬鬆，滿臉疲憊之色，顯然，爲了救醒他，三人曾經耗費了不少眞力。

康浩望望三女，慚愧地道：「我太沒用了，事未辦成，反要妳們相救……」

湘琴截口道：「剛淸醒就說這些廢話，早知如此，爲甚麼偏要瞞着人去找這份苦吃呢？」

袁珠忙道：「小琴，這也不能全怪他，當時他確是一番好意，只盼能先救醒伯母，以免妳知道了會着急，同時也顧忌怕聲張起來，激起變故。」

湘琴道：「我知道他是好意，只是氣他不該一個人到西院去，俗話說：雙拳難敵四手，他明明知道這道理，卻偏偏不愛惜自己。」

袁珠淡淡一笑，又對康浩苦笑道：「我見你內傷十分沉重，同時天色也大亮了，料想不會再有人窺伺，才冒險去把小琴和二妹叫了來。」

微頓，又接着道：「不過，咱們的行動很小心，並沒有讓人知道昨夜後園發生了事故，有許多話，我也來不及告訴小琴。」她言外之意，自是暗示尚未將昨夜的事告訴湘琴。

康浩點了點頭，問道：「易伯母的情形如何？」

袁珠道：「還是老樣子，呼吸脈息都很正常，人卻昏睡不醒，剛才小琴去喚她，也不見任何反應，看來好像是被甚麼迷藥燻昏了似的。」

康浩沉吟良久，嘆道：「如果是迷藥，不可能昏睡這麼久，何況她老人家功力深厚，臨敵之際，自有警覺，豈會輕易爲人所乘？」

湘琴道：「不管是甚麼藥，反正事由太平山莊而起，只要把他們統統擒下，還愁他們不乖乖交出解藥來嗎？」

康浩苦笑道：「事情若這樣簡單，愚兄就不會受這次傷了。」

湘琴道：「你快說，是誰打傷了你的，咱們好歹跟他兩筆賬一次算。」

康浩便將夜探西院的經過，大畧述說了一遍，只省去方濤縱放送藥一段，暫時沒有告訴三女。

他這樣做，並非爲了顧全自己的顏面，而是怕佐證不足，無法使湘琴相信方濤是復仇會派在一劍堡的內綫，如果冒然說出來，于事無補，反增困擾。

三女聽畢，都驚訝不已，湘琴急問道：「康大哥，你說那打傷你的獨臂老婆子像甚麼模樣？」

康浩道：「她臉上掛着一幅黑紗，日夜不肯取下，是以看不見她的面貌。」

湘琴又道：「那她總有個姓氏名字，或者名號甚麼的？」

康浩搖頭道：「只知道她是太平山莊少莊主的誼母兼師父，尚未聽見有人稱呼她的姓氏名號。」

湘琴皺眉道：「這就奇怪了，我曾經聽爹爹說過，武林中『三莊二島一竹林』，都是家傳武功，從未聽說那一家另有師父傳授武藝。」

康浩道：「凡事不可一概而論，譬如你們一劍堡，也是家傳武功，堡中卻聘有秦金二老兩位武術教練？」

湘琴道：「那不是一樣，秦金二老只是負責督導堡丁練功，從沒有傳過我一招

半式。」

康浩道：「她既是少莊主的誼母，情形自然例外，再說，武林中的名門世家，並沒有硬性規定不准子弟學習本門以外的武功呀。」

湘琴搖頭道：「雖然沒有規定，但家家都視爲當然禁例，如果誰家子弟偷學外人武功，那就等於自認本門武功不如人家，這是莫大的恥辱……」

袁玉接口笑道：「像太平山莊這些人，根本就不要臉，那兒還顧甚麼恥辱不恥辱！」

湘琴道：「不！所謂世家門派，莫不以顏面爲重，就算他們偷學了別人的武功，也不會輕易讓外人知道，所以……」

語聲微頓，忽然凝容對康浩道：「我想跟那位逍遙公子見見面，大哥願意陪我一起去嗎？」

康浩尚未回答，袁玉已搶着說道：「這樣只怕不太好吧？人家是來求親的，而妳——」

湘琴一挑黛眉道：「怕甚麼？我又不缺個鼻子，少隻眼睛，難道怕人看見？」

她口裏雖說不怕，粉頰上卻不期浮現出一抹紅暈，回眸望望康浩，又羞怯的加上一句：「有大哥陪着我，諒他們不敢把我怎麼樣。」

康浩沉吟了一下，道：「我倒覺得應該先見見那位獨臂老婆子。」

湘琴道：「爲甚麼？」

康浩道：「一則她是女人，相見無碍禮俗，二則昨夜闖入後園的侍女和書僮，就是她的孫兒女，見面的時候，既可探聽她的姓名來歷，更可以覓機向她套取解藥，那老婆子在太平山莊中地位十分曖昧，如能弄淸楚她的底細，有了對付她的辦法，其餘之人就容易對付了。」

袁珠首先表示贊同，說道：「這話很對，必須『知己知彼』，才能設想應付的方法。」

袁玉奮然道：「對！咱們也可以事先佈置一番，然後，請她到上房來相見，她若交出解藥便罷了，否則，就把她當場擒住……」

袁珠輕叱道：「這可不能鹵莽，你沒聽康少俠說，那老婆子武功精湛莫測，豈是易與的！」

袁玉道：「咱們又不跟她動手，只叫她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怕她則甚？」

湘琴插口問道：「二姊，妳有甚麼妙計呢？」

袁玉道：「辦法多得很，咱們可以去藥舖子裏配一帖蒙汗藥，偷偷放在茶水裏，也可以趁她不防備的時候，突然下手制住她的穴道……」

袁珠沒等她說完，笑笑道：「簡直胡說八道，妳把人家當作三歲小孩子，會看不出妳這種騙鄉下人的花樣？趁早少出點歪主意吧。」

康浩忽然心中一動，忙道：「我有一件奇物，倒可以試試。」

說着，從腰際易容革囊中，取出一對色分黑白，形如龍眼的菓實。

三女都詫問道：「這是甚麼菓子？顏色好奇怪？」

康浩道：「此物名叫『陰陽果』，雙實併生，各具妙用，舉世上的迷藥，再沒有比它更神奇的了。」

於是，便將自己在萬毒谷巧遇毒神的經過，以及「陰陽果」的神效和使用方法，詳細告訴了三女。

袁玉大喜道：「有這寶貝，任那老婆子是三頭六臂也逃不了啦。」

康浩道：「不過，使用時要特別謹愼，因爲這東西的顏色比較刺眼，最好跟其他同樣黑色的食物混在一起，才不致引起她的疑心。」

湘琴道：「這容易，我有一罐黑棗蜜餞，把這『陰陽果』沾些糖，混這在蜜餞裏，一定看不出來。」

袁玉笑道：「咱們自己也得當心，別眞的蜜餞給她吃了，自己倒吃了假的。」

三女笑了一陣，恨不得立刻就回上房，以便依計安排準備。

康浩道：「伯母不能沒有人守護，妳們暫時別忙離開，且讓我先往前堡探探方老夫子的口氣，由他出面邀約老婆子來上房見面，比妳們去請她更合情理一些。」

湘琴道：「你的傷不碍事了麼？」

康浩道：「已經全好了，所以我要去前堡走動一下，以避昨夜之嫌。」

袁玉叮囑道：「你可別把咱們的計劃告訴方老夫子，人的年紀越大，胆量就越小，這件事不能讓他知道。」

康浩點頭答應，卻向袁珠暗暗遞了個眼色，袁珠會意，藉口去潭邊取水，先行離了茅屋。康浩故意多留片刻，才隨後而出。

兩人在屋後水潭邊碰面，袁珠低問道：「有甚麼事嗎？」

康浩取出昨夜方濤派人送來的那瓶藥丸，肅然道：「姑娘常居堡中，請妳仔細看看這些藥丸，可認得是甚麼東西？」

袁珠接過藥瓶，傾出少許，畧一審視，便失驚問道：「這是一劍堡的治傷聖藥『續命丹』，剛才小琴就餵你服過三粒，你身上既有這東西，受傷的時候怎不及時服用呢？」

康浩道：「妳能確定它眞是『續命丹』麼？」

袁珠毫不遲疑道：「當然能够，『續命丹』以關東人參和雪山木精草爲主藥，其味甜中帶酸澀，一嚐就知道。」

康浩依言將一粒藥丸咬破表皮，用舌頭只嚐了一下，果然酸甜中微有些澀味。

他怔怔片刻，不禁喃喃自語道：「這就奇怪了，他這樣做，究竟爲了甚麼？」

袁珠詫問道：「你在說誰奇怪了？是誰送給你這瓶藥？」

康浩連忙支吾道：「沒有甚麼，我只是忽然想到一件別的事情……謝謝姑娘代爲辨別藥丸，再見了。」匆匆收妥藥瓶，拱手告辭而去。

留下袁珠呆立潭邊如墮五里霧中……

× ×

方濤好像料定康浩會來，早已泡好了兩杯熱茶，坐着房裏翹首而待了。

一名新撥來的小厮，垂首站在門口，一見康浩便躬身施禮道：「康少俠早，老夫子正等着您啦。」

康浩微愣，接着挑眉笑道：「方老夫子不愧知人善用，畢竟口齒伶俐的要比裝

啞巴的會招待客人！」

方濤大笑而起，親自迎了出來，拱手道：「老弟台，恭賀康復快請所裏坐。」

入屋坐定，又親手捧過香茗，含笑說道：「本當備酒爲賀，但空腹飲酒，對內傷却是大忌，老朽只好以茶代酒，諸多簡慢了。」

康浩微微一笑，却不伸手去接，搖頭道：「多謝盛情，請放在桌子上吧，在下這雙手還想留着下棋用呢！」

方濤哈哈笑道：「老弟台眞是風趣得很，區區一局棋的勝負何須耿耿於懷。」

康浩道：「這就叫做『一朝經蛇咬，十年怕井繩』。」

兩人相與大笑，倒像是多年好友，把晤言歡，其實彼此針鋒相對，各懷鬼胎，誰也不肯輸口。

笑够多時，方濤才換了一臉關切之色，低聲問道：「內傷可曾痊癒了？那瓶藥丸還有效嗎？」

康浩取出藥瓶，輕輕放在桌上，正色道：「在下特來送回聖藥，瓶中藥丸顆粒未少，請老夫子過目。」

方濤訝道：「這藥是敝堡堡主親自煉製的，難道老弟台也疑心它有毒？」

康浩道：「藥丸雖然無毒，但前車之鑑，不可不防，在下苦思甚久，實在不明白老夫子何以會如此厚待？逾份之情不敢生受，只好辜負老夫子的美意了。」

方濤搖頭嘆道：「這就是老弟太多心了，彼此誼屬一家人，老朽如有惡意，昨夜在花棚中儘可聲張，豈會先友後仇，幹此畫蛇添足的勾當。」

康浩道：「在下也正欲請教，何以日間滲毒于棋盒，晚間却承助于花棚？先仇後友，其故安在？」

方濤笑道：「日間的事，老朽被情勢所迫，爲了取回證物，只好行險冒犯，其實，老朽縱有天大的胆量，又怎敢加害少主！」

康浩一愕，道：「甚麼『少主』？」

方濤道：「令師貴爲會主，方某忝爲屬下，老弟台豈非方某的少主？」

康浩沉聲道：「你弄錯了，在下的師父早已去世，决不是復仇會主！」

方濤含笑道：「老弟台儘管不承認，事實令師並未去世，却是千眞萬確的，這誤會將來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那時候，你就會相信了。」

康浩怒目道：「你們爲甚麼要一口咬定復仇會主是我師父？你們究竟和我師父有甚麼深仇大恨？連他老人家死後也不肯放過？一定要毀了他老人家畢生英名才甘心？」

方濤慌忙站起身來，俛首道：「老朽怎敢誣衊會主！老朽只是據實直言，耿耿此心，可表天日。」那神情，竟是誠惶誠恐，毫無半點虛僞造作。

康浩雖然忿怒，見此情景，却也發作不得，心想：方濤充其量不過是復仇會中一名屬下，未必知道會主的秘密，何況那復仇會主的音容狀貌，無一不逼眞，連自己和駱伯傖都尋不出破綻，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想到這裏，倒覺得方濤如此愚忠，未免可憐可笑，便輕哼一聲，沒有再開口。

方濤見他默然無語，忙又虔誠的說道：「自從少主蒞堡，老朽便接獲會主密令，無時無刻不在護衞少主的安全，會主迭遭巨變，二次出山，立意要爲咱們這些被欺凌歧視的同道出一口氣，其間有許多隱衷和顧忌，難怪少主無法體諒，但師徒畢竟是師徒，一家人有話總好商量，俗語說：打架不離親兄弟，上陣還須父子兵，少主是聰明人，想必明白這個道理……」

康浩揮手道：「好了！好了！咱們不談這件事，我只是問你，太平山莊那個獨臂老婆子究竟是何來歷？你可知道麼？」

方濤搖頭道：「老朽只知道她姓廖，是少莊主的誼母，其餘的就不太詳細。」

康浩道：「此人武功詭異難測，臉上又始終戴着一幅神秘的面紗，你不覺得奇怪嗎？」

方濤微笑道：「名門世家，誰不供養着幾個武林高人，這也是很平常的事。」

康浩道：「她能受太平山莊供養，自然不是無名之輩，可是，却沒聽說過武林中有位姓廖的獨臂老婆子這份名號？」

方濤沉吟片刻，含笑反問道：「原來少主昨夜前往西院，就是想探查那老婆子的來歷麼？」

康浩道：「不！我是另有緣故——」

方濤神秘地笑道：「少主的『緣故』，不說老朽也能猜到……」接着，又壓低了嗓音，輕聲說道：「這件事，儘可放一百個心，無論爲公爲私，老朽都不會讓太平山莊和一劍堡結親家，只要少主喜歡，老朽可以拍胸作保，湘琴那妞兒遲早是你的人。」說到這裏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康浩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佯問道：「你既然無意促成婚事，爲什麼却將太平山莊的人留在堡中？」

方濤得意的揚了揚眉頭，低聲道：「少主，這是老朽『一石二鳥』的妙計，試想易君俠平生只此一女，愛如掌上明珠，豈肯應允下嫁龐文彬那紈袴子弟，婚事十九是不會成功的，但老朽却極力挽留太平山莊坐待覆音，一則可以籠絡龐家，二則便於居中挑撥，等到易君俠回來，讓他們當面扯破臉皮，二虎相爭，必有一傷，那時，川陝一帶便是咱們復仇會的天下。」

康浩聽得心驚不已，忙道：「萬一易堡主竟答應了這件婚事呢？」

方濤大笑道：「那絕對不可能，別說老朽會從旁進言，單憑少主和湘琴這份情意，那個妞兒不愛俏？她會捨得拋下少主，去嫁那個癩蛤蟆龐文彬麼？不過老朽却要奉勸少主一件事，在易君俠返堡之前，最好別和太平山莊的人見面，更不可再去西院窺探，以免他們發現有這位情敵住在堡中，預先作了準備。」正說着，門外小厮高聲通報道：「太平山少莊主和呂師爺特來拜會總管。」

方濤立即站起身來，催促道：「少主別跟他們照面，快請迴避一下。」

康浩冷哂道：「爲什麼？難道我就不是一劍堡主的客人？」

方濤急急說道：「姓龐的跋扈得很，此時見了少主，必然引起不快，萬一爭起風來，……」

康浩本來並不想跟逍遙公子見面，聽了這話却突然生出一種被侮辱的感覺，重



重哼了一聲，道：「那更好，我正要見識太平山莊有些什麼驚人的藝業？」

話未畢，小厮又報道：「龐少莊主已到院門了，請總管出迎！」

方濤急得抓頭搔腦，央求道：「少主，事關重大，千萬不能意氣用事……」

康浩拂袖而起，冷笑道：「你若怕事，儘可躱遠些，我替你招待貴客！」

門外脚步聲已到近前，只聽逍遙公子尖聲笑道：「招待不敢當，昨承老夫子盛情，小生特來回拜。」

方濤頓足一嘆，無可奈何的低聲叮囑道：「稍等見面時，萬望少主以大局爲重，多多忍耐——」話沒說完，便匆匆迎了出去。

康浩挑了挑劍眉，傲然倚桌而待，心裏暗忖道：只要易君俠不是復仇會主，就算爲他而開罪太平山莊，也是值得的……

思忖間，方濤已陪着逍遙公子和呂師爺走了進來。

那逍遙公子見了康浩，神情頓時一呆，失聲道：「原來老夫子正在會客，我們來的太不巧了！」

呂師爺正和方濤含笑寒喧，也突然收斂了笑容，眼中精光連閃，拱手道：「敢問這位朋友是——」

康浩不待方濤開口，冷冷笑道：「在下姓康名浩，風鈴魔劍門下。」

逍遙公子望望呂師爺，臉上竟微微變色，恍惚很驚訝的樣子。

方濤連忙引介道：「康少俠快來見見，這兩位就是名滿西南武林，川中太平山莊的龐少莊主和呂師爺……」一面向康浩連施眼色，示意他不可怠慢。

康浩裝作沒有看見，只倨傲的拱拱手，道：「久仰了。」

逍遙公子大步走了過來，一探手，猛可抓住康浩的右腕，用力搖着問道：「你當眞就是康浩？」

康浩也不示弱，一面運氣護住手腕，一面左掌疾出，也扣住了逍遙公子右腕脈門，冷哂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假不了……」

他只道逍遙公子欲借把臂相詢的機會，存心較量，故而毫不客氣，運聚眞力，由左掌直逼了過去。

誰知力道發出，那逍遙公子却好像絲毫沒有準備，低哦了一聲，眼神中立即浮現出痛苦之色。

康浩大感意外，急忙撤力鬆手，倒退了一步，訝然接道：「……龐兄莫非認識在下？」

逍遙公子輕噓了一口氣，搖頭笑道：「不！小生雖然未曾見過康少俠，早聞閣下的大名，想不到却在此地相遇。」

康浩詫道：「在下自入江湖，並無藉藉之名，不知龐兄由何得知？」

呂師爺接口道：「康少俠乃是名師高足，出道雖晚，盛名早已傳遍江湖，太原孤身赴會，單劍獨闖少林，智勝苗廷秀，義救郭金堂……這些事蹟，武林中誰人不知？那個不曉，豈僅我家公子，連區區也仰慕久也。」

逍遙公子咧嘴而笑，翹起大拇指道：「格老子的，硬是要得！」

方濤見此情形，心裏倒不禁憂慮起來，他雖然不願康浩和逍遙公子衝突，却也不希望他們變成朋友，是以笑在臉上，愁在心頭。

康浩則是既驚且詫，疑雲滿腹，皆因「太原赴會」，「少林闖山」，以及「義救郭金堂」這些事，都可能衆口鑠金，傳遍江湖，唯有自己在萬毒谷遭遇毒神苗廷秀的經過，除了曾在洛陽節孝坊告訴過駱伯傖和黃石生，甚至連湘琴都不知道，那呂師爺却怎會知道呢？

他越想越覺得奇怪，忍不住多打量了那呂師爺兩眼，恰好呂師爺也正望着他微微而笑，彼此目光相觸，康浩心中忽然一動……

適時，呂師爺含笑說道：「我家公子對康少俠神交已久，難得在此巧遇，倘蒙不棄，就請移駕西院，杯酒一叙，少俠意下如何？」

康浩赧然道：「怎好叨擾！」

呂師爺道：「四海之內皆兄弟，少俠何必客套，我家公子正思回席酬答方老夫子昨宵欵待的盛情，倘得少俠作陪，正是無上榮幸。」

方濤忙道：「老朽忝爲地主，理當由老朽作東。」

逍遙公子哈哈笑道：「要得！要得！格老子你請客，我出錢。」

康浩推辭不過，只得同行。

一行人來到西院，果然由逍遙公子拿出銀兩，委托方濤代辦，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頃刻間，就端整出一桌極豐盛的酒席來。

主客入席坐定，却不見那姓廖的獨臂老婆子祖孫三個。

康浩暗覺奇怪，忍不住探問道：「聽說龐兄有位誼母，乃是武林中絕頂高人，不知能替在下引介引介麼？」

逍遙公子笑道：「康兄請先喝酒，我乾娘剛被一位袁姑娘請到上房作客去了，等她回來，自當替康兄介紹相見。」

方濤聽了這話，頓時驚容露面，不禁用困惑訝詫的目光，頻頻向康浩偷望。

康浩也暗怪湘琴太過性急，竟不待回音便把老婆子誆了去，萬一不能得手，豈不鬧出事來……

席間，逍遙公子逸興遄飛，不停的舉杯敬酒，康浩却掛念着計謀成敗，顯得唯唯否否，神思不屬。一心只想早點抽身，趕回後園去。

無奈那逍遙公子一味攀談邀飲，竟然大有一見如故之意，呂師爺也找上了方濤，一杯接着一杯敬個沒完，不多久，一罈五十斤裝的「狀元紅」，已經喝得點滴無存。呂師爺又再開一罈來。

方濤業已有七八分醉意，搖搖幌幌站起來，打着酒話道：「老朽年邁，不勝酒力，實在不能再喝了……」

話未說完，却被逍遙公子揮手攔住，道：「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能結識康兄眞是生平一大快事，非喝個痛快不可。」

方濤苦笑道：「少莊主如未盡興，不妨和康少俠多喝幾杯，你們年輕人酒量好，老朽委實無法再陪了。何況堡中還有許多瑣碎事務，必須老朽去處理……」

逍遙公子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天大的理由也不行，格老子的，不醉無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綫）

歸，醉了再歸！」

方濤道：「老朽已經醉了！」

逍遙公子怫然不悅，道：「自己知道醉了，那就是沒有醉，方老夫子，你不肯賞臉喝酒，莫非怕酒裏有毒藥麼？」

方濤忙道：「少莊主言重了，老朽怎敢！」

逍遙公子把眼一瞪道：「我這個人向來一根腸子通到底，不會轉彎抹角，格老子臭話說在前面，今天誰要中途逃席，誰就是看不起我龐某人！」

呂師爺急忙轉圜道：「公子何必認眞呢？方老夫子身爲主客，豈有不待終席的道理，當然會陪公子喝到盡興才罷了。」

那方濤無可奈何，只好重又坐下。

他爲了掩蔽身份，不敢以內功逼抗酒力，勉强又喝了十來杯，只覺天旋地轉，終於一頭栽倒桌上。

逍遙公子向呂師爺施個眼色，低聲道：「試試他是眞醉或是假醉？」

呂師爺試了試方濤的脈息，點頭道：「的確是眞醉了。」

接着，招手喚來一名隨侍莊丁，沉聲吩咐道：「你送方老夫子回東院休息，傳話撤去殘席，凡是一劍堡的人，一律不許進入西院！」

康浩聽得吃了一驚，連忙推開杯盞，長身欲起……

逍遙公子突然伸手將他攔住，低笑道：「康賢侄，你可不能走，咱們還有好多話要談哩！」

康浩駭然失聲道：「你們是——」

逍遙公子笑道：「你先別嚷，仔細看看咱們是誰？」

康浩定神看了好一會，又回頭望望那呂師爺，心裏忽然一陣狂喜，激動地叫道：「原來是四叔和六叔！」

逍遙公子吃吃笑道：「總算沒白疼你，還記得咱們這些沒出息的叔叔！」說着，抹去臉上易容藥膏，敢情這位「逍遙公子」竟是飛蛇宗海東，呂師爺却是鬼臉書生黃石生。

康浩驚喜交集，撲翻跪倒，哽聲道：「眞想不到會是二位叔叔，中州一別，想煞小侄了。」

黃石生急忙探手相扶，感慨的道：「咱們尋你尋得好苦，你三姑被砍斷一隻左足，咱們也險些喪生在紅衣火炮之下，萬里迢迢，九死一生，彷彿做了一場惡夢，所以剛才在東院相遇，咱們幾乎不敢相信眞的是你！」

康浩含淚問道：「駱伯父和三姑他們現在何處？」

黃石生道：「三姑斷足殘廢，現已和奪命雙環以及田娥等一同被護送回保定去了，你駱伯父和李七叔則因身具特徵，易容較難，故而沒有同來，如今都在終南山中等候消息。」

康浩奮然道：「四叔，咱們現在就去見他們，好嗎？」

黃石生搖頭道：「光天化日之下，不可鹵莽，等夜晚再說吧！」

康浩問起孟三姑斷腿緣由，黃石生也詢問康浩脫險經過，彼此互述別後遭遇，感慨萬端，唏噓不已。

尤其康浩得悉孟三姑爲了自己，竟被醜潘安羅凡砍斷一隻左足，而自己却在河底甬道中反助羅凡脫身，憤慨之中，又增無限悔恨。

黃石生安慰道：「大丈夫恩怨分明，原是應該的，三姑雖然斷了一隻腳，她若知道你已經平安無恙，相信她會含笑釋懷了。」

康浩嘆道：「小侄只覺得人與人之間，恩仇界綫，太難分辨。譬如羅凡與我無仇無恨，僅爲了霍玉蘭一面之辭，便欲將我置之死地，可是，那冉肖蓮，却在危急關頭，不惜冒險救我脫險，究竟他們誰算對我有恩？誰算和我有仇？眞叫人無從論斷。」

黃石生忽然目光一閃，道：「你提起冉肖蓮，我倒想起一樁怪事，當咱們得神鷹之助，追踪趕到蘭封城外那座莊院的時候，因爲去遲了一步，復仇會主已經焚莊逃走，火勢熄滅後，却在一間石屋內，發現一具女人的屍體……」

康浩大驚問道：「那具屍體像什麼模樣？」

黃石生道：「屍體的頭顱，已遭內家掌力擊碎，面貌無從辨識，但在背部却被人用利刄刻劃了四個血字，寫着『抗命者戒』！」

康浩心頭一震，失聲道：「一定是冉肖蓮——她拾命救我脫險，自己竟遭了復仇會的毒手……」

語聲一陣顫抖，凄然又道：「唉！這可憐的女人，一生受够了欺凌和屈辱，想不到臨死也如此悽慘。」

黃石生却微微一笑，道：「你說她死得可憐，我倒以爲她死得奇怪。」

康浩詫道：「怎樣奇怪？」

黃石生笑着從懷裏取出一封信，說道：「你先看看這封信是誰寫的？」

康浩見那封套上寫着「留交巫老前輩親啓」字樣，連忙抽出內箋，其中也只有寥寥數語，寫道：「復仇會主即一劍堡主，欲求確證，速往終南。」

箋內未落姓名，但字跡娟秀，一看即知是出自女子手筆。

康浩愕然道：「這封信是從那裏得到的？」

黃石生道：「咱們由那座莊院折返客棧，這封信已經存放在櫃上了，據客棧掌櫃說，送信人是個少年書生，而且說話時語聲清脆，一雙大大的眼睛，十指纖細白嫩……你想，除了冉肖蓮，還有誰知道復仇會主就是一劍堡主？」

康浩不禁皺起眉頭，沉吟道：「這的確是件奇怪的事，如果冉肖蓮沒有死，那被殺的女人又是誰呢？四叔，你看會不會是她事先寫好了這封信，付托給一位心腹侍女送去？」

黃石生笑道：「當然也有此可能，不過，我總覺得那冉肖蓮不是平凡女子，她既然對人世懷着滿腹仇恨，豈能甘心就這般默默無聞的死了。」

康浩喟然道：「這世上虧欠她的太多，但願她能獲得些補償才公平。」

黃石生道：「話雖如此，但那份補償的代價，只怕十分沉重……」接着，話鋒一轉，低聲問道：「這些日子你可在堡中可曾查到什麼證據嗎？」

（未完）



名作家
嚴沁
心血結晶
文藝創作小說
寫出了青年人的心聲
刻劃了青年人的苦悶
剖視了各階層的人生百態
經已出版
珊瑚戀
嚴沁
嚴沁
嚴沁著
沉沉黑夜…………3.30
心影…………3.00
火焰之花…………3.30
戲劇人生…………3.30
珊瑚戀…………3.00
跳躍休止符…………3.00
大情人…………3.00
淡愁…………3.00
潮女…………3.00
夜露…………3.00
釋情…………3.20
彩色天橋…………3.60
烟水寒…………4.0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至四